CHONGQING CHUBANSHE

东欧文学丛书

情与火

〔捷〕伊·斯韦达 著

星灿 劳白 译




CHONGQING
CHUBANSHE



东欧文学丛书

情与火

〔捷〕伊·斯韦达 著

星灿 劳白 译

QINGYUHUO QINGYUHUO

· 重庆出版社

JIŘÍ ŠVEJDA
POŽÁRY A SPÁLENIŠTĚ

根据ČESKOSLOVENSKÝ SPISOVATEL
V PRAZE ROKU 1982 版本译出。

责任编辑　刘世龙
封面设计　高济民
技术设计　刘黎东

〔捷〕伊·斯韦达著 星灿 劳白译
情与火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6.625　插页4　字数276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 7-5366-1217-6/I·220
定价：5.85元

出版说明

东欧各国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其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欧文学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些国家尽管各有自己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也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曾遭受过俄国、奥国或土耳其的长期压迫和统治，而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曾为祖国的复兴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又遭到德、意法西斯的侵略和占领；经受了战争的巨大创伤；战后东欧各国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过巨大成就，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和曲折。

文学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又是社会和时代的反映。东欧各国的文学源远流长，有着光辉的历史传统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后来虽然遭受了外国统治者的压迫和摧残，但随着民族复兴意识的觉醒，东欧文学也相继繁荣起来，其独出特点就是东欧文学同人民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联：民族解放斗争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学的

繁荣又推动着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19世纪文学就以其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创新而引起世界的瞩目，出现过一批具有世界声望的诗人和作家；如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显克维奇、普鲁斯、奥热什科娃，捷克的马哈，聂姆曹娃、聂鲁达，匈牙利的裴多菲、约卡伊、米克沙特，罗马尼亚的爱明内斯库，卡拉迦列，保加利亚的波特夫，伐佐夫，南斯拉夫的普雷舍伦、兹马伊等。20世纪以来，东欧文学又以其丰富多采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上：各种流派各种风格争奇斗妍、各放异彩，除现实主义文学外，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文学相继出现，无产阶级文学迅速崛起。先后有波兰的显克维奇、莱蒙特和米沃什，捷克的塞弗尔特，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文学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追求和创新，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后初期，东欧各国人民在大战中的悲惨遭遇和英勇斗争，都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反映，而建立新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也曾是许多作家描写和讴歌的对象。五十年代前后（除南斯拉夫外），曾出现过公式化、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随着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文学观念开始了巨大的变化，作家们深入探讨社会和

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大大扩大了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成了作家们探索和描写的对象。既有反映尖锐的政治斗争、工业化，农业改革等重大题材的社会画卷，也有表现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的作品；既有描写和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诗歌、小说，又有对社会上种种的阴暗面和腐败现象进行嘲讽和揭露、对过去错误进行反思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各种文学倾向、各种文学流派纷繁呈现，形成了一个百花争奇斗艳、竞相开放的景象。有的作家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竭力反映当代社会中的种种现实问题；有的作家打破旧的文学模式、突破时空观念和情节框架；有的采用怪诞、魔幻或者象征、隐喻等手法。东欧各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探索和创新，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就，也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关注，并得到了欧美文学界的好评。

文学是各国人民之间互相接近、了解和增进友谊的桥梁。早在本世纪初，东欧文学就开始被介绍到我国来。鲁迅、茅盾等革命文学的先驱们，曾积极热情地向我国读者介绍过东欧被压迫民族立意在反抗的呐喊文学，并亲自翻译了东欧作家的作品，还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东欧文学对“促进我们新兴阶级的文学发展必将起到很好的作用。解放以后，我国和东欧各国建立了友好的

联系，五六十年代期间，东欧文学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来，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东欧各国文学的发展概貌，以及东欧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成就；也为了使我国的文学界能从东欧文学中得到经验和借鉴，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我们特编选出版这套“东欧文学丛书”。这套丛书由著作和翻译作品组成、著作包括东欧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评论专著，由我国从事东欧文学研究的学者撰写而成、翻译作品以小说为主，着重介绍东欧古典和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名著佳篇，同时兼顾各种流派各种艺术风格。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对我国读者有所裨益，并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指教。

序　幕

卢米尔·布拉贝茨两肘撑在窗台上。前不久这窗户刚用石灰粉刷过。他一面抽烟，一面透过雨滴四溅的玻璃窗，心事重重地望着通向研究所的宽台阶。雨水渗进白雪覆盖的窗檐，变成灰白的浊水。昨晚下了一整夜的雪，对这，卢米尔清清楚楚，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睡着。直到早晨，雪花才变成雨滴，肆无忌惮地吞食着它的长兄——残雪。“白等了一场，”卢米尔思忖着，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她不会来的。何必望眼欲穿地盯着那些开往这边来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呢？她来个电话不是很容易的事吗？也许她不知道这里的新电话号码，可是总机会替她转过来的啊！总而言之，她不会来了。在这儿傻呆呆地望着这些脏台阶真是白费心思。”

他离开了窗台，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随后将一张实验室的圆凳子拽到窗前坐下。这样便可

借窗栏杆挡住视线，免得再看见那宽台阶。而街道还在卢米尔的视线之内，他望着街道，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辆开过来的车子。他已经心烦意乱，可还是耐着性子坐在窗旁，因为他仍旧不相信等不到她。他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不可能这么一下子就结束，既不打招呼，也不作什么解释就结束啊。何况她这么离开他也不是头一次了，只是从来没像这次离开得这么久。这时间对他来说简直长得可怕。事情已不可挽回。任何东西的弹性都是有限度的，过了这个限度就非蹦裂不可，宽容也是如此。

通风柜旁写字台上的电话铃响了。绝望中出现了一线希望。他紧紧抓住听筒，屏住呼吸，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喂，我是布拉贝茨。”他终于说了一句话，喘出了一口气。

“我是沃巴特。你好，喂，建材厂要的材料你已经准备好了吗？”

“什么厂？”卢米尔反问了一句，并不掩饰他的失望情绪。

“乌斯季的米勒瓦厂！他们从我们这儿拿去了粘土样品，如今已纳入国家计划。他们想来谈一下质量问题……还是没找到？你好好找找看！我已经把他们的信直接转到你那里去了……”从实验室主任的声音里可以听得出来，他已经有些

烦躁和生气了。卢米尔瞅了一眼门边的那张折叠桌，上面堆放着报纸、杂志，传阅文件和纸包，总而言之，3 天以来的邮件。是啊，朱扎娜离开这儿已经 3 天了。不可饶恕，遗憾之至！

“你找到了吗？”沃巴特焦急地催问着。

“兴许能找到。准在这儿的某个地方，可是这儿乱极了。”卢米尔解释说，两眼扫视着他的新实验室，“所有的家具都挪在一块儿，用布盖着，到处都是乱纸片……”

“你那儿是不是还是粉刷匠在粉刷房子时摆着的那副样子啊？”沃巴特急坏了。

“就是！”卢米尔回答说，他辛辛苦苦奔了这么些年，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这个位子，可他现在却第一次这样什么也不在乎。

“我马上派人到你那里去！”沃巴特怒气冲冲地吼了一句，可又马上把嗓音压低，像在密谋什么似地轻声说：“卢米尔，该死的，那个来要材料的小子就在我办公室，他正急得什么似的，我是从维尔卡这儿给你打电话的。你得把这事儿当作特急件来办。我求求你，赶快把他们的合同书找到，该放在你那儿的。你还得准备好该说的话。我把那小子再缠住一个钟头，然后就全在你了。你快加把劲吧！这是你的第一项任务，所长肯定会很注意你的能力如何。你知道，这些厂子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弄得不好，他们会找麻烦

的。”

卢米尔答应把一切事情办妥，然后挂上电话，坐在写字台前，点燃了一支烟。“疯子！”他自嘲地说：“你这个自欺欺人的家伙，胆小鬼！你哪会不原谅她啊，你会原谅她的，你还恨不得欢迎她回来哩！只是她不配你这样，她并非鲁莽行事，而是早就想好了什么时候走合适。”

卢米尔兴味索然地翻过了那一堆邮件，这封信他不可能看不到。“米勒瓦建筑陶瓷厂”几个字还是用的粗体字。下面是沃巴特批的一句话：“请交覆盖层研究组组长处理”。卢米尔冷笑了一下。这头衔是一星期前才开始跟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熬了这么些年，他的名字总算写进了挂在大厅里的本所基本情况介绍一览表里，他终于从租来的房子里搬进了他们单位一流的单身房间。这是多么不寻常啊！一切都是为了她，而她却走了。什么都没有了！”我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了，”他思忖着，“我曾经拥有她和她的朋友们，特别是罗曼。如今朱扎娜投进了他的怀抱。现在一切都完蛋了。真空中是无法生活的，何况离她又这么近而且……”

谁在使劲敲实验室的门。一个穿灰色工作大褂的大个子女人走了进来。

“我得把这儿收拾一下，工程师先生！”她大声嚷嚷着，一面担心地环视了一下这间房子。

“我不是工程师。”他挥了一下手。像男人们通常那样地皱着额头。

“这个沃巴特真是疯啦，”她摇了摇头说，“说什么只需一个小时。这么乱用一个小时收拾得完?”她又瞅了瞅卢米尔，擤了下鼻子，“我去把姑娘们叫来。可您这个小时别呆在这儿碍手碍脚的，把您需要的东西捡一捡，然后……”她边唠叨边往门口走去。

卢米尔怀着一种虔诚的谢意照她的话去做了。他从书桌里取出那份粘土的分析材料，同米勒瓦厂的来信卷在一起，到走廊上去了。走廊上很冷，冷得要命。失恋的人们乐意并顺从地忍受着孤独的煎熬。

他在走廊拐角一张冰凉的皮椅子上坐下来，打开文件夹，草草地读了一下那封来信。米勒瓦厂方要求这些粘土具有制砖的最佳性能。他们的要求是那样地傲慢和可笑。区里一开采煤矿，粘土就成了妨碍采掘的累赘废物。他曾一度兴奋地想到，砖厂可以利用这些废物生产出优质砖和顶板条来。他还有点眼力，毕业于陶瓷工业学校。可是这一热情的火花很快便熄灭了。朱扎娜不来，米勒瓦厂需要粘土就让它得到刚采掘出的粘土好啦！这种露天矿井至少有一打，从索科洛夫到乌斯季，整个区都可供它挑选。

他把文件夹往旁边一扔，靠在硬椅背上，揉

了揉疲倦的眼睛。走廊上的大窗户朝城市开着。他从未讨厌过这座城市，可现在却觉得它讨厌透啦。当然，他从来也没想到要生活在索科洛夫，仅仅因为朱扎娜他才在这里留下来，如今已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不呆在这儿了，”他想，“我今天就打辞职报告，谁也不会理解的。新提升的研究组长自动辞职？不过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接替我的人多的是。可我辞职后又怎么办呢？回老家到我告别8年了的父母身边去，像个失恋了的中学毕业生毛孩子那样重打锣鼓另开张？”

“我早就知道，朱扎娜会毁了你的生活。”妈妈会伤心地叹着气这么说的，“你们一起生活这么多年可又不结婚，不可能会有别的结果。”

妈妈尽管在许多问题上是错的，可她这个预言实现了。未婚同居只能打消渴望结婚的姑娘的奢望，对男人却绝对不能。朱扎娜并不渴望结婚，她生活得很自在。

“你们这样真丢人，”他一回来，妈妈便冲着朱扎娜和他的关系这么说，“而且还走得这么远。”

的确丢人。他们在破破烂烂的老城区租了一间房子，街上关于他们的那些闲话可难听哩。人们猜测朱扎娜每年都上医院去做一次人工流产，说是因为她讨厌孩子。实际上朱扎娜是生不出孩子来的。也许就因为这个她才这样轻率和放荡不羁地生活，关系时松时紧，直至最后彻底分手。

“信任是非常美好的，但不能盲目。”每当卢米尔一个人回家，让朱扎娜留在他们共同的朋友、画家罗曼·什卡赫那里时，妈妈总是这样说。

他相信了他们。罗曼在他业余创作的几幅小画上进行了无私的帮助，甚至帮他推荐到展销会上去了，总之他随时准备给他们出主意和帮助。朱扎娜和他结识之后，曾经当过他的模特儿，现在还当。卢米尔愿意相信朱扎娜和罗曼之间的友谊是纯洁的，朱扎娜也一再坚决向他保证这一点。就这样，经过早期的几度猜疑忌妒之后，他完全相信她了。

“你要是不相信我，我就没法跟你一块儿生活了。”她常怀着一种忧伤之情轻声对卢米尔说。

他相信了她，对她很宽容。

“妈妈会欢迎我的归来的，”可是他突然又一想，“我不能回家，提着箱子回去占掉他们3间房子中的1间？那里已经住了父母和姐姐一家呀。不能去！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个男子汉就更不能这样。一个27岁的男人难道还有权利这样懦弱和束手无策？”

长廊尽头的门突然开了，一个身穿深色服装的高个子男人从办公室走出来，后面跟着惊慌失措的沃巴特。

“这种办事方式是绝对不行的！”那高个子大声嚷道。卢米尔愣住了。

“我理解你的不耐烦，可是……”

沃巴特是消愁解气的能手，只可惜他眼前的对手是个死硬派。

“尽是搪塞，”高个子打断了沃巴特的话说，“搪塞和拖拉。带我到所长那里去吧，我不爱听这些话。开一天车价值多少？我的一天价值又是多少？您有个概念吗？”

他们走过长廊的拐角处，卢米尔吃惊地目送着他们。是奥达卡尔！没错。卢米尔刚才读那封信时，看到落款处生产部主任的签字，就想到这可能是奥达卡尔的父亲。他在乌斯季曾经有相当高的职务，多少年之后是不是到这个不大的厂子里来当头头了，这个厂子常安插那些犯了错误的大干部，有时也安插一些雄心勃勃的年轻工程师。马什卡的父亲很明显还留在领导岗位上。他的儿子奥达卡尔·马什卡在追赶他，成了年轻的生产部主任。马什卡历来很惹人注目，也很自信，如今显得比那时候更坚定果断。不知他脖子上现在还有没有挂着那个颈饰，上面刻了个“13”，据说它能给他招来幸福。他肯定还挂着它。他看去混得很不错。

他们在卢米尔办公室门口停下来。

“稍等一下，工程师同志！”沃巴特谦和地点了一下头，用身子挡住门说，“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去叫他。”

奥达卡尔不满意地嘟哝了一下。他比沃巴特高出一头，样子很吓人。卢米尔站起身来。

“不用了，伊尔卡，”他笑着说，“你好，奥达卡尔！”

他们两人都转过身来，显得十分惊讶，奥达卡尔更是惊讶不已，他突然喊了起来：

“卢米尔……”高兴得把声音拉得很长，他又成了一个普通的人，“你在这儿干什么呀，老兄？我可连做梦也没想到……”

他们使劲地握了握手。卢米尔意识到，他以前和朱扎娜泡在一起太疏远老朋友了。奥达卡尔曾经是他最好的朋友。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他们形影不离，他们一块儿滑雪、打篮球，干什么都一块儿；有一段时间，人们称他们双胞胎；他们长得一样高，一般粗，而且彼此护着。如今奥达卡尔·马什卡比当年胖一些，显得有点富态了。

“我看得出来，二位彼此认识，”沃巴特松了一口气，微笑着，略带几分歉意地开始退着走到走廊尽头他的办公室那里去，“我不打搅你们啦，同志们，你们一定会谈得双方都满意的……”

“你们可逼得我够呛，”等沃巴特在门口消失时，奥达卡尔说，“我可真有些火了。”

卢米尔泰然无事地摇着头说：

“这也无济于事。”他说：“你就是到总头目那儿去发火，我们挖出什么粘土，你们就得到什么

样的粘土。你们那个小不丁点儿的砖厂还不是我们的对手，这么个联合企业。”

“你别冒傻气了，卢米尔，“奥达卡尔申辩说，“我们是政府直接过问的一个厂子，不是什么小不丁点儿的砖厂。”

“那也一样。”卢米尔微笑着，打开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

至少有半打妇女在占领着这间办公室和实验室。

“我们总不能在这里……”奥达卡尔开腔了。

“只管拿上你的大衣。”卢米尔安抚他说，他自己穿上了大衣，抓起电话，拨了个号码。

“找秘书室的莱什科娃！”

“维鲁什卡①，请您转告沃巴特，我和那位刚毅果敢的工程师出去了。万一有什么事给我来电话，就请您……”他犹豫了一下，“算了，没事了，再见！”他挂上电话，看了一眼奥达卡尔，笑了笑说：“朱扎娜是不会再来找我的。”

奥达卡尔若有所思地皱起了眉头，抬起胳膊来，神经质地弹了一下指头：

“等一等，朱扎娜……就是那个……”

“对，就是那个，”卢米尔说。

“你还一直跟她……”

① 莱什科娃是姓，维鲁什卡是名，其实是同一个人。
——译者注

“已经不啦，3天前她和我分手了。实际上连告别也没有，一句话，走啦，常事一桩。”

“我的老天爷！那你就得摆出这么一副殉难者的模样来？”奥达卡尔摇着头说，“要是我老婆跑了，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不幸。”

“我们一直没结婚，”卢米尔说。他为自己能这样若无其事地谈到这事而感到有些忧伤。

“这情况比我想的更简单了！”奥达卡做了一下鬼脸说。

“你是个白痴！”卢米尔情绪沮丧地说。

“我是啊，卢米尔，不过已经好多了。要是在以前我还更会不把你的悲伤当回事。”

“也许你还能帮我一把。”卢米尔说着，打开公文包，把薄薄的一个工作本放到里面，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广场上的小酒店人满客多，很不安静。索科洛夫更接近两班倒的捷克北部城市，而不像西部舒马瓦山脚一带的宁静村镇。在这里无论白天、晚上或夜间都很热闹。

卢米尔和奥达卡尔坐在一张有着毛玻璃桌面的酒吧长柜台边，在洁净的帐单反面添上了一条条铅笔道①。关于提供粘土的事，他们在来酒店

① 按捷克有些酒店的习惯，顾客每要一杯酒，便在帐单反面划一道，最后根据道道的数目一起结帐。——译者注

的途中，坐在塔达尔小轿车上已谈过了，这辆车就停在酒店门前。如今他俩边喝白兰地边谈着朱扎娜：

"你说，她教你画画了？"奥达卡尔已经问了好几遍，又自言自语地打趣说："喏，这可是个够调皮的家伙，很会开玩笑，的确很会。可是你同样也可改变一下她的模式啊！"

"没意思，"卢米尔表示拒绝说，"我现在的情况不能再难堪了。"

他们又斟了一杯酒。奥达卡尔歪下头给他出谋划策说：

"咱俩一块儿上她那儿去一趟！她就住在温泉旁边。我要不要去告诉一下司机艾米尔？"说着瞟了一眼窗外的黑色轿车塔达尔，大个子司机艾米尔坐在车里。

"没意思！你要是想给我干点什么，那你就老老实实再在这里坐一会儿，免得我独自留在这里喝。"

"你一向是头蠢透了的牛。"奥达卡尔叹了一口气说。他们又要了白兰地，轻蔑地撇了一下嘴。奥达卡尔又说：

"你不能这样！还有比女人重要得多的事情，你仔细想一想，老在这件事上钻牛角尖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瞅了一下奥达卡尔，只见他容光焕发，两

眼闪闪发亮。他觉得，奥达卡尔从来没为娘儿们伤过脑筋，他在女人面前显得有点高傲，所以也从来没挨她们甩过。事情就是这么怪。

“看来,你已是个幸福的已婚汉子啰,”他刻薄地说。

“已经 3 年了，小伙子!”奥达卡尔微笑着说。

“我认识她吗?”

“很难说。我从布拉格娶来了她,夏天某个时候我就该成为一位幸福的爸爸了。”

“你会淹死在这幸福中的。”

奥达卡尔微笑了，抚摸了一下胸口，那个饰物还挂着哩，这准是一个好护身符。

“你究竟打算干什么?”奥达卡尔严肃地问他。

卢米尔耸了耸肩膀，他透过窗户望着停在外面的塔达尔轿车和水泥抹平的广场。“这讨厌的城市,”他心里默想着,“这座讨厌透顶的城市。”

“我要离开这儿!”他坚决地说。

奥达卡尔若有所思地扬起眉毛说：

“我已不止一次听过你这 么说了。 你忘了?”

卢米尔摇摇头，当然没忘。那还是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们一块儿坐在德依维采小酒店里喝罗姆酒，那时他们都才19岁，样子显得老成极了。他决定休学，跟朱扎娜到卡罗维温泉去。奥达卡尔使劲地劝阻他。奥达卡尔本人的目标是读完大学，他学习得相当顺利。他父亲那时是研究

所所长，每个月都要来系里一趟。奥达卡尔当时对卢米尔又是恳求，又是发火，又是说服，但都没能让他放弃朱扎娜。

"你那次要是听了我的劝告就好了。"奥达卡尔有些伤感地说。

"我什么也不惋惜。"

"因为你是愚蠢的罗曼蒂克，幻想家！"奥达卡尔喝了个够，点燃一支香烟，吐着烟雾，歇了好大一会儿，将手搭在卢米尔肩上说："幸亏你还有个能冷静考虑问题的朋友。最近我那部门正在调整实验室，我手下将有300人，要不就是310人……"

"我真没想到，你还是这么个大人物！"卢米尔表示惊讶。

"瞧，卢米尔，你得习惯起来。我们正处在该占领重要岗位的年华。你该意识到，几年之后我们中间有些人将管理大工厂，领导部里的一个厅或局，甚至参加到政府里去……"他抬了抬胳膊，摇摇头说，"可我们扯得太远了。我已经说过了："你到我这儿来，让你担任我的一个新实验室的头头，干不干？"

卢米尔没有主意地摊了一下手臂。

"我到哪儿住？在乌斯季我很难找到住处，可要我每天从利特威诺夫坐车到……"

奥达卡尔很有气魄地微笑了。

"我总不致于把你请到一个要你睡写字台的地方去吧？那么去吗？"

卢米尔握了握他伸出的手。对他来说一切显得突然轻而易举，理所当然。万能的朋友，乐于助人的朋友，这真叫人感到欣慰！

"你的意思是说，要我提出辞职，调到你那里去？"他问道。

"就是这意思！"奥达卡尔点了点头。

"档案怎么办？不是先要看干部档案吗？"

"你的档案？"奥达卡尔满不在乎地抬抬手臂说"技术员，预备军官，爸爸是工人……还是工人吗？"

"负责干部。"

"你瞧，要是每份档案都这样一清二楚就好了。还喝点白兰地吗？"

"我想我们该稍微歇一会儿了。"卢米尔拒绝了。

奥达卡尔没再坚持，他环顾一下周围，不满意地皱起了眉头。

"你说得对，咱们还没有这个酒量。可是咱们不能老呆在这儿，还有比这儿好一点的地方吗？"

"马利卡酒家，那儿通宵营业。"

"那咱们走吧！"奥达卡尔作了决定。

他们走了出去，外面下着毛毛雨。3月天又冷又阴沉。司机坐在车子里，开着暖气，他们两

人坐在后面的位子上。

“艾米尔，抽一下马鞭吧！”奥达卡尔兴高采烈地说着，一边指着前方，“上马利卡酒吧去，卢米尔给你引路。”

发动机一响，车就开动了。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广场。卢米尔指路，如今他心情舒畅，“这也是一种解愁的办法，”他想，“每天喝上5大杯白兰地，想法子慢慢地忘掉她。”

夜里又开始下雪了。轻盈的雪花在空中回旋飘荡，落在房子前面古色古香的路灯下，结成一座座亮晶晶的圆锥体。卢米尔打开一瓶伏特加酒，喝了个够。可是，傍晚时分那种无忧无虑的情绪却已无影无踪。街道上杳无一人，房子里空空荡荡，他自己也感到一片空虚。要是奥达卡尔不用走就好了，要是他能在这里逗留几天就好了，哪怕待到第二天早上也好啊。他俩常在一起熬夜，有着讲不完的话。可是要熬过这苦闷、这孤独、这难以忍受的、这伤神而徒劳的等待，需付出多少时间啊？……

他离开窗口，走到桌子跟前来取烟。朱扎娜常爱坐的那把摇椅，样子极其凄凉。往日，她坐在这把椅子上最爱朝哪个地方瞧呢？对面那幅他画的画，那是画的朱扎娜。有几笔是罗曼给添上的。他不计报酬，宽厚而无私，像个真正的朋友，

他对她很了解，了解得非常透彻。

他望着这幅画，紧闭着嘴唇，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怎么他毫无仇恨，胸中只有一种难言的悲伤和痛楚。他们一起经历了些什么？他们是怎样相迎和相送的？当罗曼知道我们互相爱慕时，他忌妒我了吗？也许？一定！要不怎么会将她永远夺了去而不回返呢？

他点燃香烟，忧伤地望着这间房子。真恨不得马上能收拾一下他的东西，递上辞职报告，乘车离去，顺路把这间房子的钥匙扔进罗曼的信箱里……可惜的是，不可能。还得等个把月甚至六七个月，我还得被判为这些引人回忆的一切东西的俘虏。即使所有的人都理解我的辞职、对我发慈悲，最好的情况也得拖到3月底。工作的法典是不会重视突如其来的情感悲剧的。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烟雾钻进了他的眼睛，这柔和的烟雾已将他笼罩。他拿着空酒瓶，坐到摇椅上，深深地吸着这烟雾，味道实在不佳，他的胃在翻腾，烟雾越来越浓，离早晨还很远。“一个27岁的男子汉也可以变得如此地不知所措！”他想道。他将椅子转了个方向，免得要直望着朱扎娜。

第　一　章

钢筋结构的桥梁在5月的艳阳下微微闪光，桥下淌着深沉如镜的宽阔的易北河。每当卢米尔想起乌斯季，浮现在他面前的便是这样一幅画面：一座用大铆钉连接起来的钢筋长拱桥，横跨在一条黝黑的、没有波浪而似乎十分稠浓的河流上；河岸上耸立着一座长满树木的小山岗，顶上便是维叶特鲁舍小城堡。对这座城市，他没有更近一层的关系了。有好几次来到这里，他总是在奥达卡尔父母那儿住上几天，这在同一个宿舍的朋友之间是常有的事。前不久他还这么深信：他只能在两座城市里生活：一是他父母的住地，他的出生地利特威诺夫，一是卡罗维温泉。他在那里学习过，他在那里遇上了朱扎娜，他在那里和她初恋了，那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所房屋都能勾起他的回忆。如今他穿过这两座城市，在利特威诺夫没有停留，因为还未到合适的时候；在卡罗维

温泉他不得不停下来。

他以为，给他来开门的会是罗曼。最初，他有些害怕他们俩面对面地站着的那一时刻的到来：罗曼随时戒备着，等待着他的进攻，而他这个受骗者却彻头彻尾陷进了手足无措的窘境。他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结果是朱扎娜来开的门。清晨还带有几分凉意，可是她却只穿了件薄薄的家庭便服。罗曼习惯于暖和，他的画室里几乎一年四季生着炉子。卢米尔站在她面前，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她披散着的长发闪烁着铜光，样子很迷人。

“卢米尔——”她惊讶地扬起了眉毛。

他相信自己能够自制，让一切都庄严地、平静地过去，可当他看到朱扎娜这副假装出来的惊讶样子，估计他们两人都早已透过细密的窗帘看见他了时，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

“他害怕自己来开门？”卢米尔说，轻蔑地笑了一下，“那倒大可不必。我要是想揍他的话，那我早就揍了！”

她没回答，只轻声附和了一句，她相信这一点：她这种镇静和驯服的表情过去常使他为之感动和心肠软了下来，这是她的可靠武器。朱扎娜非常擅长运用这武器。今天，卢米尔抑制住了这种软心肠。他打开公文包，把他和朱扎娜像夫妻般一直共同收藏在一个木匣子里的东西：出生证、

毕业文凭、出国护照、血型卡，统统交了给她。她没有要那些钱，反正也没多少。罗曼的钱可能多得多，他把钱放回公文包，要求朱扎娜将那把多余的钥匙交出来。

“你反正也不会再需要它，”他毫无责备之意地说。

她瞅了一下他那辆停在走道上的小车，又扬起了眉毛说：

“你要离开这里？”她问道，装出一副苦脸，仿佛是他要和她分手，而且恰恰在现在。

她在演戏，这使他感到非常气愤。也许到头来她也相信了这一点。

“请问你，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他恶狠狠地说。

她微笑了一下，直盯着他的眼睛。

“兴许我还回来……”

真恨不得给她一记耳光，辱骂她几句，可他做不出来。她知道，他们这么些年来彼此非常了解，她从衣兜里掏出钥匙，她伪装出的惊讶已经暴露无遗。她把钥匙交给了他。他们的手掌又碰在一起了，这是几个星期以来重新出现的一次亲密的接触。

“再见了，卢！”她说着苦笑了一下，“你不能生我的气，你不可以生我的气！”

他没说话。

“我很高兴，我们没有难堪地分手。”她松了一口气说。

卢米尔离开了卡罗维温泉。他暗自发誓，再也不回这里来了。也许在各条街上、每所房屋前都有她的足迹。在所有城市中他只剩下利特威诺夫了，其实还有乌斯季。他决定在那里住上几个星期，也许几个月，也许好多年，谁知道呢。这儿离利特威诺夫很近，只需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如果因一时软弱忍不住想要开车去找朱扎娜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温泉还是相当远的。他像一个漂离沉船的水上遇难者，在这艘小小的救生艇上，放着他 的 一 口 箱子，一只提包，里面装着他的换洗衣服，几幅画，画架及画具，十几本心爱的书和两包薄薄的100克 朗一 张的钞票，其中一包朱扎娜拒收了。在同朱扎娜共同生活的 8 年中，他们没有多少积蓄。最多的是回忆。为了抵达彼岸，他得驱走这些回忆。

汽车驶过用大铆钉连接起来的钢筋桥，可是没走从宽柏油街道通往斯特舍科夫别墅区的那条路，而拐到了僻静的岸边，比他预料的到得更早。12点刚过，他不能事先不打招呼就到人家家里去赶午饭。

起初，他将小车停在河边林荫道上的一棵大栗子树边。和在老家利特威诺夫一样，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芳香，水香和混杂不清的化学香味。

他犹豫不定地四下里张望了一番，不知往那儿开好。后来他又开回到桥边，准备游览一下这座城市。

丽达·马什科娃往打字机上换了一张新纸，打上了一个标题：测算结果分析。她果断地吸了一口气，眯缝着眼睛瞅了瞅摊在写字台上的图表，神经质地用指头敲打着打字机上的字盘，疲倦地吐了一口气。一片空虚、渺茫，既无闪电又无火花，只有束手无策和令人不快的烦恼。她一动不动地呆坐了片刻，然后又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图表来。从吸管瓶里喝了一大口浓味矿泉水，很熟练地打开了捆得好好的一份毕业论文，这是奥达卡尔在4年前写的，曾经得了个优等分。她翻阅了一下实验报告部分。"序言写得很有气魄！"她想，"只可惜硅酸盐和生物化学的术语不完全是一码事。"

"在1至5号图表中列举了在真空中不起变化的溶液浓度，"她大声而肯定地说着，并立即将这句话写了下来。"所得的数值继续根据5号方程式的第1部分来处理。"

她读完导言的句子，删去了一段，无可奈何地垂下胳膊，她的脑子今天灌不进一点儿专业知识了，干脆怠工不干啦。也许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她还得写上整整一个下午，直到5点钟，她父亲

才允许她休息。“不可能，”她想，“根本不可能！每个正常人都应该理解！”她从桌旁站起身来，两眼穿过敞开的阳台门瞧着大花园。太阳像在7月里一样照得暖洋洋的。她走过没有窗户的小厅，来到杨娜的房间。

杨娜躺在沙发床上，正伸手到床头柜上去拿书，一见丽达进来，忙把手缩了回去，闭上眼睛。留着棕色长发的头正在随着电子吉它的节拍摆动。

“爸爸已经回来了？”丽达问。

“什么？”杨娜吓了一跳，立即关上录音机。

“我只是问你哩！”丽达说。

“你可真是个神经病，”杨娜摇摇头，看了看表，“才12点半。”

杨娜房间的窗子朝别墅之间的街道开着。丽达探身阳台外。屋前的柏油路上空无一人，车库门紧闭着。爸爸也帮不上忙，即使是星期六他也在守着他的研究所，说是怕它散了架。她欣赏了片刻那座别墅中的满园春色，眺望着近处山坡上的道道绿色林堤。她突然想，下午要是到卡罗维的小木舍去呆着那是再惬意不过的了。在走出杨娜房间之前，她用下巴指了一下还在放着音乐的录音机说：

“老听这玩意儿还不如念点书哩！”她以教训的口吻说。

"遵命，老太婆！"杨娜扮了一下鬼脸，狠狠地扭了一下开关，咔嚓一下响得很刺耳。

"我真的这么老了？"丽达扶着暖洋洋的阳台栏杆沉思了片刻，眯缝着眼睛瞧着园子里盛开的樱桃花，"我在家里连烟都不让抽，"她喃喃自语着，并小心翼翼地弹去烟灰，以免在阳台上留下点滴痕迹，"说我怎么怎么，倒不如说杨娜有点神经病。她简直有些胡来，这屋里的一切都使她感到不顺心，她什么也不承认，不珍惜，真是不可理解。"

丽达将烟蒂扔进草莓圃里，剥了一块口香糖。把她那分暂时还很薄的论文放到夹子里，拿着它上父亲的工作室去了。她昨天就已交给父亲的演算结果不在这里了。放在写字台上的文件夹里只有父亲的下属、包括几位科学副博士的一些研究材料和附有详细说明的长达好几页的研究所人员职务表。她望着这分厚厚的表册，心中不免有些伤感。著名的马什卡博士竟成了一个行政官员。据她回忆，父亲总是直到傍晚还呆在研究所里。那时候还的确在解决一些研究工作方面的问题。他尽量不当官做老爷，很有自己的特色，人们称他为"奥达·穷折腾"。后来他就力不从心了。上医院、住家治疗、去疗养地！他们要给他工伤劳保，可他没接受。从此，他口袋里的测量尺被药片盒所取代，再也没有大着嗓门说过话了。"没指望

了，"她悲伤地思忖着，"我们家再也没有谁能够发明出什么来了。爸爸一退休，只会研究他们单位的工资系统合理化问题，以及对组长之间扯皮的鸡毛蒜皮问题做些调解工作；在退休期间还可审读一下杨娜的毕业论文，这在他一生中已是第4次审阅论文了。而奥达卡尔则在盘算着从生产部主任尽快晋升到工厂厂长，再升到总经理，当然最后一直到部里。"我则将通过这讨厌的毕业论文来彻底结束我的研究工作，尽管晋升的大门向我敞开着，我也要结束研究工作。至于杨娜，如果她同意的话，也许能成为兄弟姊妹中第3位上化工大学的学生。可是这难啊，爸爸！"她瞅了一下爸爸的照片，那里还有总经理发给爸爸的一枚什么勋章。"她要是耍起牛脾气来不听劝告，等她研究出一种什么奇怪的炸药来，她就会把这幢房子连同花园、树木及用科学方法培育结出的果子统统炸个粉碎，飞上青天。杨娜根本不存在价值观念。"

她将毕业论文搁在写字台角上，那里专放些急待处理的文稿。她穿过卧室来到饭厅，餐桌已擦得干干净净，桌上摆了6个浅盘子和6个深盘子，水果罐头碟、刀叉、大勺和小勺，像每个星期六全家聚在一起时那样。"等一会儿，该入座了。一边是奥达卡尔和伊林娜，他们对面是父亲母亲，杨娜和我坐在两头。爸爸对家庭关系有他

一整套观点：凡是未结婚的都是不成熟的，都得忍受一切，家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还特别宠着伊林娜，全身都在战战兢兢地等待着孙子的出世，并为此而感到骄傲。”从厨房里传来妈妈郑重其事的回答声和伊林娜的提问，丽达做了一下鬼脸。不错，伊林娜是个很用心的炊事学徒，她很快就该与奥达卡尔搬进自己的住宅，她想给他做出像家里妈妈常做的那种菜。为了奥达卡尔，她什么都愿意，甚至离开了布拉格。“当然啰，”丽达想，“我们的奥达卡尔是令人倾倒的。他是个软心肠的、两米高的大个子。伊林娜对我们这位可爱的兄弟真可谓一见钟情。奥达卡尔确是一位可信赖的朋友，乐于助人。”

她绕过餐桌，打开酒柜倒了一杯葡萄酒，很内行地尝了一口，又把杯子倒满了，把瓶子摆得让父亲一眼就能看出已经有人动过它。她又喝了一大口酸涩的葡萄酒，然后朝厨房走去。

妈妈已经不在那里。伊林娜正拿着一个大搅拌勺在翻动开水中煮着的大馒头卷①。她围裙下面挺着个大肚子，样子很得意，很气派。

“你也不嫌热，”丽达说，她摇摇头，“这么高的温度你还在厨房里，怎么连窗户都不开呀？”

她打开了窗户，深深地吸了一口芳香宜人的

① 捷克馒头是用开水煮熟，切成片食用的。——译者注

5月空气，将脸转向伊林娜，背靠着阳台疲倦而烦闷地又叹了一口气说：

“我真想从这儿跑出去。”

伊林娜体谅地瞧着她：

“论文进行得怎么样了？”她问道。

“糟透了。”她回答说，“我现在一边看着你，一边就想，你怎么就把馒头做成了，而没有烦死呢？”

“当经济师要容易得多。”伊林娜说。她看了一眼表，迅速将馒头倒在案板上，“其实呀，”她摇摇头说，“妈妈做得好些。”

“她在哪儿？”

“到窖里取水果罐头去了。”

“那你就别夸她了，反正她也听不见。”

伊林娜羞怯地笑了笑。丽达往木盆里放了些水，把器皿洗了，她看着伊林娜切馒头片。“一位经济工程师！奥达卡尔把她带来家时，她是多么可爱呀！很开放，有魄力，老练。不久以前，确切地说当她还不能肯定自己怀了孩子时，她还是这样。如今每个月都胖上一大圈，温顺得几乎有些过分了。她什么活儿都干，对谁都原谅，连电影院也不上，更别说参加晚会了。过去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去的，她现在成了一只地地道道的老母鸡。”

5月的清香透过敞开的窗户传进了厨房。她

想，下午的天气一定会很美。可一想起毕业论文的实验部分，这下午就显得可憎了。卡雷尔将会在小木屋里度过这个下午，要到傍晚才回来。这是唯一的一个允许破坏我最后几星期铁的学习纪律的外人。可他是外人吗？家里人把他当个男子汉看待吗？他们还会允许谁每年陪我去南斯拉夫度假呢？卡雷尔是个什么表哥，可是能和表哥谈恋爱吗？妈妈肯定以为我们会结婚。自然科学博士卡雷尔·波拉克在她看来是个理想的丈夫。我实在有点腻味了，有时真叫人无法忍受。当然，比起写毕业论文来还是要有趣一些。

“伊林娜——”她开始试探着问道，“卡雷尔说，克利舍有一个人做定制摇篮，你想要一个，对吗？”

“想要。”伊林娜点了点头。

“我们得去找他一趟。你知道，还挺费事的。”

“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我们可以找到。你去跟奥达卡尔说一声。”

“可奥达卡尔下午在建筑工地。”

“我们并不需要他，只要向他借一辆小汽车就行。”

“你跟我一块儿去？”

“当然啰！”丽达显得热情主动。

外面响了几声喇叭，丽达朝外瞅了一下，透过玻璃窗跟父亲招了一下手，他也以同样的动作

回答了她的问候。

“你完全可以从家里搬走 到那里 去住着!”母亲的牢骚话传到了厨房。

父亲下了车，抱歉地耸了耸肩膀：

“不刚12点吗!”

“都过 1 点啦!”母亲责备地说。

“我的表可能停了。”父亲好心地微笑了。他是一个患着心脏病的大个子。奥达卡尔可能是继承了他的好心肠。

“哪是去取什么水 果罐头 去了呀，”丽达装着怪相说，“其实 跟条 警犬一样站在那儿数分计秒哩!”

母亲进来了。她瞟了一眼洗得干干净净的餐具，满意地微笑了，将两瓶草莓罐头放在架子上。这是他们去年用自产的草莓做的。

“那儿几乎没罐头了，”她叹了一口气，“也许能吃到 6 月吧!”

“一定能!”伊林娜微笑着说。

“但愿如此……”丽达操心地点了点头，然后看了看伊林娜，“你根本就不知道，咱们的妈妈想听到什么。她总得老为一个什么操着心。”

奥达卡尔乘着他那辆蓝色轿车回来，在屋前的柏油路上停下，按了一下喇叭。父亲上车库去了。

“快盛上汤吧，小猫们，”奥达卡尔冲着窗口嚷

道，"我饿啦。还有急事哩！"

"全家人又坐到一块儿了。只等一声铃响，大家聚到餐桌旁，"丽达想着，她突然感到一种肃穆的宁静。在一片嘈杂的极不舒适的学生宿舍里哪会有舒舒服服坐在家里餐桌旁这种令人欣慰的节日气氛啊！在宿舍里有的只是愚蠢的影射和彼此的不尊重。在这里我什么也不会缺少，也不需要约然，这里并不需要一条驯服的小狗，再说到秋天他也将去服役了。

午饭后，杨娜在洗餐具，奥达卡尔在吃冰淇淋点心，饭厅里散发着咖啡和奥达卡尔的烟香味，丽达很想抽支烟，可是在父亲面前她不敢。他自己从医院回来后就不再抽烟了，可他从未禁止奥达卡尔抽烟，甚至在他的工作室里抽也没事。"可要是我试着抽上一支呢？"她琢磨着，"也许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因为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但她还是没这个胆量。她想走到暖和的阳台上去，也还得等着，看看父亲给每个人安排些什么下午和晚上的任务。大家都在等着。他夏天的心肌梗塞把他的权威提高到高于一切的地步，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

"我看了你昨天的计算结果，"父亲说。怀疑地看了丽达一眼。

"怎么样？"她笑了笑说。

“完全不行。”说罢将脸转向奥达卡尔，“你能抽出半小时同我们坐在一起谈谈这个问题吗？我星期天还有点儿事。我想要你帮帮丽达。”

“可是我得去建筑工地啊……”奥达卡尔拒绝了。

“老是建筑工地建筑工地的，你们该多与伊林娜去散散步，在她这种情况下散步很重要。”

“我们和伊林娜下午已经安排事儿了。”丽达连忙说。

父亲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在桌上敲了一下指头，这意味着他的不满意。他看了看丽达：

“我的上帝，你怎么想起来把施奈德图表中的数据代入所有的方程式啊？”

杨娜正在吃冰淇淋点心，惊得咬住勺子不动，被丽达看见了。丽达显出一副不明白的样子说：

“爸爸，这有什么不好的？”

“施奈德图表只用于一定的集中。”

“其他数字我是用内插法算出来的，这在梯尔的著作里已经公布了的……”

“圣母玛利亚！我已经听不下去了！”杨娜猛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把勺子一扔，“这不是一所普通的房子，简直是所疯人院！你们也谈一回别的什么好不好？”

她转过脸来，朝门口走去。

“我今天至少吃了一小碟嘛。”父亲安详地说。

从桌旁站起身来，“到我那儿去讨论，丽达！这儿的确不合适，杨娜说得对。”他抱歉地点了点头，回他的工作室去了。

“你疯了还是怎么的？”丽达生杨娜的气了。

“你们太烦人了！”杨娜撇着嘴说。

“我从来没这样对待过爸爸。只有你才这样粗暴和自私，对你来说什么都无所谓。”

“自大的山羊！”杨娜回敬了一句。

“好啦，杨娜，”奥达卡尔调解说，“你要是害怕毕业考试，那你还可以有 1 个月的时间好发神经病。”

“我什么也不害怕，我就是烦他们讨论科学。”杨娜已经收敛了些。她端着小碟子朝厨房走去，再也没回餐厅来。

“你不该跟她吵嘴，丽达！”奥达卡尔劝她。

“要是谁都不去顶她，过一会儿我们谁都会受不了她的。”丽达申辩说。

“她自己会好的，”伊林娜像母亲般温柔地微笑了，“我妹妹原先也是这个样，后来简直成了一位温文尔雅的夫人。”

丽达瞅了她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跟她挤弄了一下眼睛，然后对奥达卡尔说：

“奥达卡尔，下午把你的车子借给我们用一下好不好？”

“可我要上建筑工地去呀……”奥达卡尔几乎

是在向她求情。

"你又不远，而且我们是去为你的孩子找小床啊，喏，伊林娜——"

"克利舍有一个做定制摇篮的，"伊林娜说，她不知所措地笑了笑。

"你们可以打电话定制嘛！"

"要是赶上他们有现成的呢？"丽达反对说。

奥达卡尔不乐意地抬了一下胳膊说：

"你们总不能把它塞到我的车子里吧！你跟爸爸说说看，他从没拒绝过你什么事儿。"

"我会说的，你这个小气鬼！"丽达一甩头，站起身来。

"你等一等嘛……"奥达卡尔讲和地说。

"小气鬼！"她开玩笑地重复了一句，走进了爸爸的工作室。

父亲坐在他的桌子前，继续在翻阅她论文的后几章。他从眼镜上方瞅了她一眼，责备地点了点头，把纸页放进夹子里，搁在一边。他确实没有时间。

"不喜欢？"丽达说，假装失望。

"苍白无力，没有火花。这样的论文恐怕连杨娜也写得出来，可她连中学还没毕业。"父亲抬了一下胳膊，手掌放在桌子上，"你打算怎么办？"

丽达低着头，没说话，装出一副绝望的样子，这个办法很管用。

"星期一早上到研究所来找我。我给你安排几个实验，找些需要的资料。第2次测算准能成功。"

她低着头从桌上拿起她的毕业论文，父亲按住了她的手。

"放在这儿吧！我跟奥达卡尔再看看这篇论文。"他和蔼地说，"我现在时间不够，可奥达卡尔准能帮你出点主意。"

她弯下身子亲了亲他的脸，低下头请求地说：

"爸爸，把你的车子借给我1个小时——"

他瞅了瞅她。他的蓝眼睛透过眼镜对她眨巴了一下：

"那你的论文怎么办？"他碰了一下她那篇薄薄的论文。

"14天以后才交。"

"系里规定的期限是专为那些漫不经心的懒学生的，你应该有自己的期限。"

"那就13天以后交，这是一个喜气的数字，是不？"① 她笑了笑又说，"借给我吗？"

他从抽屉里取出车钥匙给丽达。丽达又亲了他一下。

"等一等，丽达，"他把她叫住，"有人好像喝了酒！"

---

① 按捷克习惯"13"是个不吉祥的数字。丽达故意说反话。——译者注

“我只是那么意思了一下。”她踌躇了一会儿说。然后讨好地、顽皮地对他眨了眨眼，摆了摆手。父女俩彼此太了解了。

她来到外面，舒舒坦坦地吐了一口气。这烦人的论文，能把什么兴致都给毁掉！可话说回来，即便在星期六下午，任务缠身的值勤警察能帮年轻貌美的女郎吹气球玩吗？你能给我举出个这样的例子？……

她让伊林娜快换衣服，然后来到屋前。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她的脸庞，微风情绵绵地抚着树的梢头。天气真好！她一想到能痛痛快快地坐着车子兜兜风就觉得这天气更美了。她和伊林娜1个小时后做好了一切准备，随后径直朝山坡上驶去。今天下午不会有什么烦人的事，也见不到那个美男子卡雷尔了。

当她开着这辆寒碜的旧车子出来时，直为没能开上奥达卡尔那辆漂亮的车子而感到遗憾。

在她们驶向主要街道时，发现旁边停着一辆掉了漆的破旧的菲利采牌红车，她的情绪顿时有所好转，用胳膊肘碰了一下伊林娜，并对她做了一个鬼脸说：

“这辆车恐怕是一辆比‘特拉邦特’还要破的车子。”

说完笑了起来，菲利采车上的司机瞅了她们一眼，表情十分忧伤，像是听懂了她们的话。

卢米尔注意到了这位姑娘怎样关上车库门，慢慢走近车子，坐了上去。他想：没错，准是她，丽达！当她们从窄窄的柏油路擦边驶过时，他看了一下她的脸，他难过地意识到，她没有认出他来，而且还觉得他很可笑。“当然啰，凭什么会认出我来呢，我们总共只见过4次或者5次面，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9年前哩。从那时候起，她一定遇到过许多人，许多有趣的人，特别是男人，她是一位很引人注目的、迷人的姑娘。那时候，就长得很美，特别高，苗条，乌黑的长发一直齐腰，细嫩白净的脸蛋，尤其是她那种自信，显得很有魅力。……那时候她多少岁来着？也许是15岁？对，她那时已经有公民证了，可是却因为不让她参加我们的毕业化妆舞会而苦恼。那么现在她该有24岁了，一定还在准备结婚。那第2位女性呢？从她宽松的衣服来看，准是奥达卡尔的妻子。要是这星球上每一个微小的世界都有着自己的生活，别人是无法捉摸的，”他思索着，“我们只能一个时期接一个时期地记下它的变化，思考着，我们已经成熟到哪一步了。”

房子也变了。添了个大车库，正面的大窗户和宽敞的门厅。花园的篱笆一直通到柏油路那儿，在开满鲜花的树丛中耸着一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小亭子。几年前他觉得这房子小得多，也

没这么阔气，是很一般的。他和朱扎娜先后住了8年单身宿舍和租赁宿舍，此时在他内心激起一种对空旷、寂静和安宁的模糊渴望，这所房子正向他展示了这一切，可是它看上去太高不可攀、封闭森严了。

他把小车停在离房子大门及窗子很远的地方，然后慢慢地朝那辆闪光锃亮的豪华轿车走去。他想，这一定是奥达卡尔的车。马什卡先生还保持着他的老本色，奥达卡尔却喜欢讲点排场。他在门前停步，突然犹豫起来，他觉得一切都绝对的欠考虑，太幼稚，也很不礼貌。事先不打招呼便闯入人家田园式的星期六下午、闯进亲蜜的家庭圈子里来，这实在不合适。他回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车子，看不见什么行李，这样倒好，熟人间的相互拜访也是很普通的事嘛。

卢米尔按了一下电铃，退到门边。他明显地觉得他的心在怦怦直跳。任何解释都是徒劳的，他感到自愧、羞惭。"我不该来！"他不安地想，"我是怎么想的？他们会像欢迎一个丢失的儿子一样欢迎我吗？可对他们来说，我压根儿就是个外人，只是出于困境而来的啊！"

大门开了。马什科娃太太站在面前，他马上认出了她。仿佛9年过后她一点儿也没变老。

"您好！"他微笑着向她道安。

"您好！"她回答说，额上的皱纹加深了些，

“您是来找我丈夫的还是——”

“来找奥达卡尔的，”他迅速回答说，仍然微笑着，就像通常那些多年不见的老熟人等待着片刻之后的热烈欢迎那样。

“我马上去叫他，”她慌慌张张地连声说。转身去到走廊上喊道：“奥达卡尔！”又往前厅走了几步，然后敲了敲门。

他脸上的笑容突然收住了，变得痉挛和难堪。他听到了悄声耳语，又一次敲门声，坚定有力的脚步声。突然，奥达卡尔从走廊里出来，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卢米尔——”他嘘了一口气，摇摇头，猛烈地挥动着手臂，高兴地笑了。“妈妈！”他朝里屋喊道，“这是卢米尔啊！”他抓住卢米尔的手，指着门那边说：“进去吧！这可能吗，老兄，妈妈说，看上去你好面熟——”

马什科娃太太在厅堂里欢迎了他，她直为小小的误会表示歉意。卢米尔让奥达卡尔拽进了餐厅。

“我来啦，就像你说过的——”卢米尔相当慌乱地耸了一下肩膀。

“好极啦，我估计到了这一点。你还没吃饭吧？”

“我刚吃过午饭。”

“你回家去了？家里人怎么样？老兄，我起码

有10年没见过他们了——”

“我是在波希米亚饭店吃的。”卢米尔说。

奥达卡尔愣了一会儿，然后抬头望着天花板，张开双臂说：

“你真是的，妈妈！”他朝厨房嚷道，“你知道，卢米尔干什么了？来我家之前，他在波希米亚饭店吃了午饭。真不明白他——”

母亲将身子探出门外来说：

“您不该这样——”她客气地微笑了。

“你真让妈妈过不去，”奥达卡尔说，“我想，你至少该喝杯咖啡，来块点心。”

卢米尔点了点头。他觉得，这一切都过于热烈。

“我不要咖啡，妈妈，”奥达卡尔说，又补充解释一句：“我刚刚喝过。”

就留下他们两个了。他们终于坐到桌子边。沉默片刻之后，奥达卡尔清了一下嗓子，亲切地望着他说：

“怎么样？跟朱扎娜的事怎么样了？”

“吹了，”卢米尔说，“我打了辞职报告。”

“他们什么时候放你？”

“已经放了。我在星期四已交掉了工作。”

“那么说——”奥达卡尔疑惑地半闭着眼睛。

“那么说我已经没有工作，没有住处了。”卢米尔难过地说完了这句话。这时，父亲走了进

来。

卢米尔站起身来，作了自我介绍。

“对，我想起来了，”马什卡博士记起来了，“奥达卡尔同我谈起过您。在这种情况下，我简直没法相信，我们老得多么快。”

“您不显老，”卢米尔说，直盯着他的眼睛，“您根本就不显老。”

他们坐下。妈妈把咖啡和点心送来后又走开了，让男人们坐下谈话，这是这儿的规矩。

“您过得怎样？”马什卡博士饶有兴趣地问道，“奥达卡尔说，您在褐煤研究所覆盖层研究室担任领导工作。这工作一定很有意思，也很重要。覆盖层问题一直是个热门课题——”

卢米尔忙喝了一大口咖啡，烫得很。他急忙考虑怎么回答好。显而易见，这里谁都不了解他的情况，但他又意识到，不能撒谎。

“我去那儿没多长时间，”他终于说，“我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不能再留在索科洛夫了。”

“可现在已经好了。”奥达卡尔微笑着说。他看了一下表，“你们会有足够的时间聊聊的。我得到建筑工地上去看看。”

“那我就不打搅了，”马什卡博士说着站起身来，“您来了，我很高兴，卢米尔，真的——”他愣了一会儿，让人几乎觉察不出来地微笑了一

下，像是有些尴尬。他走向门口，又回过头来说，“我们什么时候谈谈丽达的毕业论文?”

“不能等到明天吗?”奥达卡尔耸了耸肩。

“那你带上它，先看一遍，我们才好谈。”马什卡博士抱歉地点了一下头说，”不会耽搁多久的，卢米尔。”

卢米尔笑了笑，摇头表示没关系，又喝了一口咖啡，这时他才觉察到，他忘了放糖。

父亲坐到他的硬沙发椅上，戴上眼镜，看了一眼他的儿子。儿子站在门口，背略略弯着，这表示他已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他沉默着，心里不好受。

“你给我说清楚吗，奥达卡尔?”父亲问。

奥达卡尔束手无策地耸了耸肩膀。

“那回我们在索科洛夫交谈过。他正处于这种不愉快的情况下，我想帮他一把。你也知道，我们过去是最好的朋友。”

“你答应他什么了? 当头头?”

“为什么一开口就带刺?”

“他已经提出辞职了，难道只是来串串门?”

奥达卡尔叹了一口气。

“那回我想，可以安排他到实验室去——”

“可你后来把卡雷尔安排进去了呀，”父亲摇了摇头，沉默了片刻。然后狠狠盯了他一眼：

“哪有这么办事的？”他生气地说，“你像个小孩子似的。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将一切向他解释清楚。”

“这不够。你既然把他请来了，就得关心他。至少开头得这样做。你何年何月不再扮演万能的上帝这角色，我就高兴了。”

奥达卡尔不耐烦地应了一声。

“我可以走了吗？”他问道。

“快走吧，拿走这毕业论文。”

奥达卡尔从写字台上拿起丽达那份薄薄的毕业论文，带着满腹委屈走了。

工程师博士马什卡一动不动地坐在他的大写字台前，过了一会儿，他才从关着的门那儿将视线转移到那分长达好几页的、关于研究所的新工资制度的建议书上来。这项工作由他主持，关系到300多人的利益。他下面这300多人都在等待着工资制度的合理化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围绕这工资问题，争吵、猜测、谣言……没完没了。这是他退休前几个月内最艰巨的一项工作。诚然，正如人们所说：辛劳一生后的光荣退休。

他一页页地翻阅着这花名册，不知所措地揉了揉疲倦的眼睛。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人站在看去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面前，寻思解决的办法，弄得精疲力竭，可同时这一切又充满着无可比拟的魅力。然而这一回，这一切却充满着无

可比拟的艰巨性。把改组后的研究室托付给谁呢？交给那些有经验的成员？可他们越来越多地将精力集中在自己的研究任务上，而把领导工作当做一种负担；交给那些已显示出自己才干的最优秀的年轻工程师？可那些资历较长又自以为将担负领导职务，他们会感到受委屈。年轻人是相信我的，相信我办事客观、合情合理。可是遇上这样重要职务的任命，倘若他们像奥达卡尔一样不能胜任怎么办？实验室门上贴上新的标志，身上带着吹牛的名片，得了！年轻人有点爱吹嘘，同时又很重名利。在米勒瓦工厂把很多年轻的技术人员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上，可话又说回来，那里尽是年轻人。要是在研究所这么做，就会产生代与代之间的争斗。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决定呢？

星期一，起草委员会第一次碰头。他知道，他的讲话分量最重。越是意识到责任的重大就越发犹豫不决。他戴上眼镜，坚定地拿起钢笔。心想这又不是第一次遇到难题，我这把老骨头总不致害怕吧！

房子建在别墅区边缘一个不大陡的山坡上，房后长着一片稀疏的树林，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建筑工地中间有几株小白桦和一株枝叶茂盛的栗子树。树荫底下停放着3辆轿车和1辆摩托。奥达卡尔徐徐驶向它们，关上马达，朝外面看了看。

“咱们到啦。”他微笑着说，“你可以换一下衣服，我这里有的是工作服。”

他们下了车。奥达卡尔靠在挡泥板上，他看看尚未粉墙的建筑，又瞧瞧卢米尔，骄傲地沉默着。

“你在建造一所漂亮的房子。”卢米尔赞叹着。

“哪里哪里，”他故作谦逊地说，又显出很操心的样子叹了口气，“房子倒是不坏，只是太费事了。找材料、运输，为每一件小东西找遍全共和国，等你什么都找齐了之后，又得去找真正肯干活的工匠。”

“工匠你也找到了呀。你好像造的是一所镶板房——”

奥达卡尔愁眉苦脸地点了点头。这房子对他来说一定意味着付出很多很多，是一项宏伟的生活目标。

“这是一种理想的解决。”他终于说，“尽早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每座建筑的意义所在。建筑的规模是由设计方案来规定的，这可不能马马虎虎凑合事儿。恰恰相反，你要是磨洋工，你就会得不偿失。这需要一个和谐的劳动班子，只要有可能，便几项活儿同时进行。”

“只不过许多人没条件这样干。”卢米尔表示异议。

“因为一开始就得投资两万，然后就靠挣的

钱来盖房，求快是不行的，我敢说，准备工作比建房本身要重要得多。”奥达卡尔看了一下表，指了一下房子说，“跟我到里面瞧瞧吧，好让你有身临其境之感。过一会儿咱们还得去看看砖厂，我的车库还需要几根空心梁。”

卢米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奥达卡尔已经走了。卢米尔想问他，他曾向他许过愿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儿，可是已经错过了时机。他决定等他的朋友主动开口。

他们从停在砖厂前长长的柏油道上的一辆斯科达卡车旁驶过，来到传达室。门卫毫不迟疑地抬起栏路杆让他们通过，还向他们行了个举手礼。

卢米尔惊讶地环视着周围，当然，他原先也并没以为这只是个十来个人的小砖厂，可是米勒瓦厂的规模之大也完全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瞧这混凝土地面的大提货场，在码好的砖和顶板条下面还有排水设备，装有玻璃和金属结构的现代化车间，至今在专业书上还没读到过的流水作业大楼和隧道窑炉，油位指示器，成半打的仓库和辅助车间，十辆载重20吨的拖斗车，车门车身上都钉有米勒瓦工厂的厂徽。他们在一堆码好的顶板条前停车。奥达卡尔下车对一辆货车上的人说了几句，又回到卢米尔这里。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去参观一下操作

情况，星期天只有窑炉还工作，其他就没什么好看的了。可是要等它装上窑——”

卢米尔同意了。他们穿过提货场，来到作业大楼，在场院边沿躺着一大堆废砖料、破啤酒瓶、旧手套和断木板。奥达卡尔皱着眉头解释说：

“这是整个砖厂里最糟糕的地方，人工码砖，谁也不愿意干，我把那些吊儿郎当不爱出勤的人调到这里来干活。生产本身就是最大的改造者。”他撇了一下嘴，便朝作业大楼走去，“我是一个很严厉的、招人恨的头头，我要求铁的纪律。”

他们穿过上面盖着顶棚的运输轨道，五条铁轨上停着好几辆耐火炉车，车上装着煅烧好了的砖和顶板条，都码得整整齐齐。

“在这里出砖。”奥达卡尔讲解着，“出窑工从窑炉里将车斗运到头两条轨道上，等砖冷却后，便经第三、四条轨道运到卸砖场，然后把车斗打扫干净，或者清理一下车厢底，立刻移交码砖工，他们重又将砖坯装到车斗上，推进窑炉里，就这样循环着干。”

“至少是一点浪费也没有——”

“只是有时来不及卸砖，码砖工得站在那里等着，没法往窑炉里送车斗。于是我们就得拿一些烧过一次了的砖补上，这些砖就算在二级砖里，一年有那么几百万块。我的朋友，这还不是自动化的工厂，就像大家所要求我们的那样。要办成

应有的水平，还有一大堆工作在等着我们哩。这也是我们的愿望。这是半年前意大利人移交给我们的厂子，他们一走，我们就得自己来管理，现在还没有理想的组织，主要是缺乏一只强有力的手。砖坯超过了指标，出窑却拉了后腿，又有什么用呢？”

他们沿着隧道窑炉往前走，奥达卡尔一个劲儿地为卢米尔讲解着，卢米尔则连连发出惊叹声。一个个生产车间连着自动转运台和滚珠轴承轨道，一切机械设备都是通过调度盘操纵的。

他们走过压制车间，绕过干燥室来到备料场。钢板传送带将闪亮闪亮的粘土等原料源源送到这里。

“这是我们那儿的粘土吗？”

“是你们的。里面带了很多铁渣子，我们还得在转运机里装上磁铁吸收器。你知道，这种铁砂一进到粉碎机里，就会有半个班的人倒霉倒在这上头。我们像需要盐一样地需要原料，现在备料场的存料才够5天用的，而砖料至少要熟上10天才合用。”

卢米尔像从离得老远地听着他的话语，他眼睛望着那一堆堆闪亮的粘土，心里却在想着朱扎娜。

“怎么样，喜欢吗？”

他收回心来。他想，这只是一些泥土嘛，堆

得那么高，却没有朱扎娜的足迹，一个也没有。

“这是一个棒极了的工厂。”他回答说。

奥达卡尔突然变得严肃地说：

“你知道吗，卢米尔，那实验室已经交给一个工程师了——实际上是一位博士，自然科学博士——”

“我本来就无此奢望。”卢米尔说，他意识到，他是不善于撒谎的。

“我给你另外找一个工作。等星期四厂长回来，我就去找他。”

“我不想麻烦你了——”

“别冒傻气了。你也不用为住处伤脑筋，家里人已考虑到让你住在我们家。”

“这不行。我每天回我们家去睡觉，反正不太远——”

“太远了！”奥达卡尔说，“那次在酒店里我虽然醉得胡言乱语了一通，但你说的话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你说过，等有了时间才去那里。”

他承认他是这么说的。他们又从砖坯房走回到提货场。司机已经用链子将顶板条栓在车上。奥达卡尔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凝视着庞大的作业大楼，眼里洋溢着欢乐与骄傲。

卢米尔心情沮丧。他心里想，奥达卡尔活得有滋味，他有老婆，有房子，有砖厂，很快便将有个孩子，他挂着那个“13”颈饰很走运，他是那

样的幸福，而我却望尘莫及了。

那辆红漆剥落的“菲利采”牌小汽车仍旧停放在不显眼的拐角路边。丽达关上车门，回头又看了一眼，车上的卡罗维车牌也没向她说明什么，再说她也不感兴趣，她进屋了。下午的短途行车和在卡罗维小木舍的小憩给她带来的兴奋情绪渐渐冷却下来。傍晚卡雷尔要来拜访，烦人得很。这些个大学生已经认识好些年，还有什么可聊的呢，毫无疑问又是讨论毕业论文。可怕极了，还有两个星期才能结束，她厌烦地想着，然后是一个月的等待，毕业答辩，谢天谢地，随后就完事大吉了。但愿顺利通过。秋天，奥达卡尔和伊林娜就要搬进新居里去了。春天，退休父母要去喀尔克诺舍山区小别墅里住一段时间，这时正赶上她一生中的第1个25年，它不是最丰富多彩的，更确切地说，还有点神情暗淡、无所成就，既不痛楚，也无明显的幸福。

厨房和餐厅都空无一人，连工作室里也没有一个人。她后悔自己这么急着赶回家来，没精打采地从工作室走出来，踏上了台阶。

为未来的、奥达卡尔的继承人准备的房间的门敞开着。父亲在擦地，母亲在挂窗帘。

“你总算回来了，”她一见丽达便说，“给套上伊林娜的枕头和一床被子。”

"发生什么事啦?"丽达吃惊地说,"据我所知,伊林娜还没生孩子呀。"

"奥达卡尔来了一位同学。"母亲解释道。不赞同地瞅了瞅父亲,"你该认识他的,他这不是第1次来。"

"总不致于住在这里吧?"

"说什么只要找到住处就搬走。"母亲说。

"可这是一间小孩住的房间啊!"丽达皱着眉头说。

"伊林娜反正还得要几个月才生嘛!"

丽达不高兴地摇摇头。

"还要他在这儿住上几个月?准是个什么部长大人,你们还把他请到家里来住。"

"是奥达卡尔请来的。"父亲放下拖把,瞅了丽达一眼,"他答应给他工作和住房,他就得照顾他。"

"太妙了,"丽达挖苦地扮了个鬼脸,"那还得管他吃饭啰?"

"当然得管!"父亲说,"总不能让他上饭馆去吃吧!"

丽达装出一副委屈的神态。这所房子的宁静受到了威胁,她为此感到非常生气。

"外面那辆破车是他的?"她瞧不起地问道。

"不知道。"父亲说,严厉地瞪了她一眼,"我想,你妈已经给你打过招呼。"

“我走啰！”她不耐烦地顶了一句。她下决心要让这个不速之客住得不舒坦。

她好久没想出个出击的办法来。在见面互相介绍时，她装出一副什么也回忆不起来的冷冰冰的样子。当卢米尔谦逊地谢绝在她家吃饭时，她极不礼貌地睥睨着他，轻蔑地笑了笑。

“这个我能相信吗？美男子。”她想道，“你闯进我们家的大门，然后又来装模作样讲客气。”

“您现在喝杯咖啡，还是习惯于晚一点喝？”晚饭后，母亲问他道。

他从桌旁站起身来，不知所措地在手心里捏着指头。

“谢谢，可是我该走了。”他说。

这使她吃惊。她扬起眉毛，微微摇了摇头。“怎么回事？这个卢米尔。”

“可是我们已经给你预备好房间了呀！”这个模范主妇、老妈妈反对他走。

卢米尔有点脸红了。丽达占了上风地想道，“瞧你这副可爱相，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这个下巴上有条坑道儿、标致的脸上蓄着一天没刮的胡子的时装模特儿。”

“我不能接受，”他说，“我仔细考虑过，这样不行。”

“别神经病了，卢米尔！”奥达卡尔抬了一下

胳膊说。

“可您不会拒绝喝一小杯白兰地吧。”父亲 说完，便到他秘书那儿去了。

卢米尔又坐了下来，忐忑不安地望着铺在桌上的绣花台布。她侧身向他说：

“别让我们家的老太太为难了吧，”她轻声说，“反正你今天也找不到旅馆，乌斯季星 期 天的旅游者很多，特别是外国旅客——”

他以困惑不解的目光瞧了她一下，就像中午在屋前那条窄窄的柏油路上擦边而过时那样。他有一双漂亮的眼睛、蓝灰色的，大而饱含着忧伤。她感到愧疚了。

“真的，留下来吧！”她说，“也免得这屋里死气沉沉。”

他微微一笑，显得无可奈何并有些歉意。他不明白，啥也不明白，这使他懊恼。

八点刚过，卡雷尔按门铃了。他得意地提着一个装有一瓶葡萄酒的书包，加入了这次在凉亭中的饭后闲聊。丽达恨不得当着他的面砰地关上门。

卢米尔盖着一床薄薄的棉被躺在沙发床上，睁眼望着天花板。他心情坏透了，一点儿也不想睡。他不属于这里，今晚在凉亭里他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如同屠夫养的一只拉车的狗落到一群

贵族血统的纯种狗之中。最好是收拾起行李到旅馆去住；但绝不能回家，要是回家，爸爸妈妈准要问起朱扎娜，问起他的工作，而他又不善于胡编乱诌。只可惜旅馆客满，丽达这么说的，住满了不速之客的旅游者。

他叹了一口气想道："我在这里亦是不速之客，丽达一度并不掩饰自己的敌意，杨娜持中立态度，似乎对全家人均不爱理睬，伊林娜从来对谁都和和气气，奥达卡尔把什么事都看得轻而易举，马什卡夫妇为儿子的过失而感到必须尽责，唯有卡雷尔·波拉克无需伪装，他的言谈像射箭似的溜顺。

他点燃一支烟，将窗户完全打开，探身窗子外面。他后悔来到这里，让自己在此一直关到第二天早上。他并不留恋索科洛夫，反正他也决定离开那里，可是本该以另一个样子开始的。"是我自己把事情弄糟了。"他伤心地想道。

突然有个什么东西敲打着窗栏杆，他朝黑黝黝的花园里望去，看见一根绳子栓着只小篮子。他瞧了瞧顶楼。

"给我一支点着了的！"丽达轻声说。

他慌忙咽下那口烟。

"你也睡不着吗？"他终于问了一声。

"我不习惯一个人。"她回答说。

他笑笑，有点儿束手无策和惊慌失措。他没

懂这话的意思。也许只是一种计谋，为屠夫养的拉车狗设下的圈套。

“你给不给呀?”她急切地催促着。

他急忙点燃了另一支烟，估量了一下窗户到阳台之间的距离。

“我够得着那里。”她轻声说。

他看见了她的手。他站到窗子上，抬起胳膊，一会儿他们的手指触到一起了。

“谢谢，我喜欢斯巴达牌香烟。”

他继续抽他的烟，等待着，可她再无什么反应。几分钟后，一支还在闪光的烟蒂飞过窗旁，落到花圃中。他又点燃了一支烟，心里想着朱扎娜、罗曼，猜想着他们大概在干什么。今天是星期六，城市许多营业是通宵达旦的，也想到了丽达。她挺美，但不友好。

第二章

她已经醒来半个小时了，可是没起床。她住的是整个这所房子里最好的一间。在上班的日子里，听不到下面清晨的嘈杂声。花园那边，只从敞开的窗子外面传来谷地城市那遥远的、千篇一律的喧哗和鸟雀的歌唱。她躺在床上，等着大家离去：父亲和奥达卡尔在6点以前走，伊林娜总是6点半走，步行到医院去，她是那里的经济学家。母亲必须在7点差5分赶上公共汽车，杨娜认为到化工学校只需几分钟快步便够，所以她总要拖到8点前几分钟才动身，免不了经常迟到。杨娜今年中学毕业，谁也别想让她上大学。

丽达从床上可以看见她的毕业论文片断，她把昨天整整一个礼拜天都花在它上面了，可她根本没有考虑化学式子和计算，脑子里老想着卢米尔。真是个怪人！星期天一大早他便没吃早饭，把一个画架子和一口小木箱放进他那辆破车里，

说是要到哪个山上去一趟，到傍晚才回来，和父亲及奥达卡尔聊了一会儿，洗了个澡。他房子里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这回没怎么抽烟。

“再躺一小会儿。”她懒洋洋地想道。这醒来后的一小会儿可非常重要。要画出这一整天的曲线。“他昨天一整天究竟呆在哪里呢？他一个人呆在那辆破车里面干什么呢？他准在回忆，他想一个人呆着。”

昨天午饭前她悄悄来到他居住的房间，她不是在自己家里吗？一看他的箱子根本没打开，只有一个旅行小包，像是不打算在这里久住的样子。在柜板上的夹子里有几张照片。她流览了一番。有几张上面有一副年轻女郎的脸蛋，一个迷人的女人。她和奥达卡尔在一起讨论毕业论文时，她向他打听过这女人的情况。他谈到朱扎娜和一个什么画家，他谈得很开心，可是她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关于这整整8年奥达卡尔又能知道些什么呢？谁又能知道他们的情况呢？恐怕只有他们自己。

她又回顾了星期六晚上在凉亭里的情景，想起了卡雷尔的矛头指向卢米尔的影射，很俏皮，但是叫人难以忍受。“卡雷尔经历过什么？这个令人乏味的冷血男孩，她妈的宠儿，跟卢米尔相比他能有多少经历？而我呢？没有，压根儿就没有，只会忌妒和攻击。”

丽达终于起了床。她敞着窗户在瓷砖澡盆里洗了很久的澡，精心挑了一件满意的衣服穿上，走下楼来。卢米尔坐在饭厅的饭桌旁，正在翻阅她的毕业论文。

“它摊在这桌子上，我随便翻了翻，”他抱歉地说。

“我真希望有你这分天资，”她烦恼地叹了一口气，微笑着说，“说点行家鉴定吧！”

卢米尔耸了耸肩膀。

“我觉得，这里有个小小的差错。”

“是吗？”丽达喊道，“这论文我爸爸已经审阅过。”

“这我已经看出来了。可是，即使你爸爸是研究所所长也可能会有小疏忽。点燃瓦斯的正常条件也不是20度。”

她低头去看打开的论文夹，找到了那个错误，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我记得你好像没上完学吧？”她说。

“我后来参加了函授考试。”

“那一个学期？”

“我说了，只是参加了考试。”

“我得拿给爸爸去看看，他得揪一下自己的鼻子。”她朝厨房走去，走到门口又转身回来问道：“你吃过早饭了吗？”

“我在等你哩！”他说，眼睛望着她。

“可是我只打算吃个煮鸡蛋。”

“我还以为我们要吃红烧肉丁哩！可是你看去还不像需要控制饮食的样子嘛！”

“好啊，你这个失业游民，你就是这样来钻空子的？”她微笑了，还略有所思地眯起眼睛说，“这不至于只是一种出于礼貌的邀请吧！”

“恰恰相反，”他平静地说，“我将会很高兴，因为我谁也不认识。”

“我呢？”她摇了摇头。

“屋里的一切，并非属我。”

“我不喜欢谚语。都是过时了的，如今世界已在建造能住上两万人的房子。”

他环顾了一下饭厅。

“但与这所房子大概无关吧，”他说，“不过我也许很快就搬走。”

“也许，”她无所谓地耸了耸肩，但她心里却在想：“这可有点遗憾。”

他们开着车朝城里驶去。微风吹进敞着顶篷的车子，舒适而又凉快。再说这“菲利采”牌小车掀掉帆布顶篷也显得好看多了。这是他这8年来留下的唯一财产。

丽达从旁端详着卢米尔那张聚精会神的脸，心里激烈地斗争着。“是请求他将车子开到远远的地方去呢？还是屈从于责任感，让他把车子停到

研究所门口呢？必须去研究所！毕业论文陷进了死胡同，而且不能拿父亲的时间和他的一片热诚开玩笑。可是，晚一个把小时又有什么问题吗？”

“共进早餐的邀请算数吗？”她问。

“当然算数。”他说。

他们驶过热闹的工厂街，她斜靠在卢米尔身上，微风拂晓，她的秀发飘撒到他的脸上。

“可是我想在外面哪个地方呆一呆，比方说你昨天吃早饭的地方。”

“这地方太远了。”他笑着说。

“或者去一个什么类似的地方也行。”

卢米尔在表示同意之前，稍微踌躇了一下。然后将车停在一家食品店门口，什么也没说便下了车，让马达继续开着。不一会儿便抱着几个纸口袋和盒子回来了。丽达也什么都没问，随他开着车走。

他们在布尔诺一家偏僻的花园饭店的木桌上吃了早饭，离小店几米远的下面淌着一条小河，河的两岸，高山坡下是一片宽广的平原，平原上是鲜花盛开的樱桃树。他们挨近坐着，她真希望时间停止流逝。

“你昨天也是一个人吃的早饭吗？”她问道。

他笑了笑，摇摇头。他跟在她家时相比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坚强的人，有自信心的人。他用一把闪亮的小刀给她切了一片面包，抹上黄

油和果酱，他同她至今所认识的小伙子和男人完全不一样。

“我以为您是为她而来的呢，”她试探性地直盯着他说。

他停了一会儿没吃东西。

“我跟你说过，这里我谁也不认识。”他耸了耸肩膀。

“我说的是朱扎娜。奥达卡尔已经给我稍微说了说。”

“已经无济于事了。”他说。

“你要是知道还有希望呢？”

“那我可能去找她，我何必撒谎呢？要把一件持续了好些年的事情忘掉，不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能办到的。”

他的坦率使她感到屈辱。“这是一种懦弱？还是坚强有力的表现？”她思忖着。她又向他打听朱扎娜的情况，她想知道她的一切。他的每一个回答都引起她的一种微弱的痛感。她领略到了这种忧伤。使她苦恼的是她无法分担他生活中的痛苦。

他们从桌边站起身来，收拾干净废纸，慢慢走向停车的地方。

“你愿意看的话，”卢米尔突然说，“我这里有她的照片。”

她以目光表示了回避。河上驶着一条拖船，

在它拖着的3条小黑船上装满了沙子和碎石。“我们上哪儿去吃午饭？”她问。

“你得去找爸爸，”他说，“这毕业论文旁边的字条上写着的。”

“我知道，”她叹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

他们在研究所门口的大停车场上停车了。她仍旧坐着不动。她觉得，在这所城市里她突然没法呼吸。她把这种感觉告诉了他。

他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也许这只是一种情绪吧。”他劝慰地说。

她下了车，但她根本不想走。

“你还得失业多久？”

“不知道，这取决于奥达卡尔。”

“奥达卡尔可什么都能办成，”丽达说。

“你应该为有这样一位十全十美的哥哥而感到高兴！”

“你要是明天还找不到工作，那你还带我去吃早饭吗？”

“乐于效劳！”

“那我该去用功了。”她挪步了，可刚走了两步又返回来说：

“朱扎娜倒底是怎么称呼你的？卢姆卡① 这种称呼我不喜欢。”

---

① 卢米尔的爱称。——译者注

"我记不得了。"他严肃地说。

"你不想记住吗?"

他摇了摇头。她审视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当他一低头，她的嘴唇触着了他的脸。

"我将称呼你卢!她轻声说，又触着了他的脸，随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站在下面，她从四楼的走廊上看见了他。一直等到他慢慢地将小车开走，她才离开窗口，朝父亲的办公室走去。她已经迟到了很久，有些喘不过气来。

卢米尔坐在车子里，看着丽达走上台阶，朝研究所的大门走去。他对这幅画面已经很熟悉。星期一、星期二和昨天她都是这样走去的。每次都走得很慢，每次都迟到。星期三是 9 点到的，今天11点才到。

"到下午两点我一定能结束。"她走之前说。星期一她在研究所待到下午 6 点，是她父亲送她回家的。

他坐在车上，望着庄严的研究所大楼。她向他透露说，她每次都从走廊的窗户注视着他。电梯可能已经在上面了。不错，她已经站在那里了。她抬起手来，向他招了招，随后终于走掉。

他开动了马达，可车子仍然没动，他琢磨了一

下，这几天都发生了些什么。他觉得，朱扎娜给他留下了不可愈合的伤口，后来意外地出现了丽达。这是我在这里遇到的第一个人。她看了我一眼，但没认出我来；后来又向我进攻，如今她又坚持说她透不过气来。当然，她是一个迷人而任性的姑娘，也很自负。她尽可以假装谦虚朴素，因为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她尽力表示出自己的独立性，但她显然不是她自己一个人。她一再说，她不愿意留在布拉格，那里没有任何吸引她的东西，这是可能的。奥达卡尔也是这样的，乌斯季一个最受人尊敬与有权的父亲的儿子，在布拉格虽然是个优等学生，但这也只是几千分之一而已。可是丽达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度过在撰写毕业论文期间的片刻空闲呢？

"你对她要当心啊，卢姆卡，丽达可是个了不得的怪物啊！"

这是奥达卡尔同他从花园里回来时对他说的。他一直在谈丽达，而没谈及工作。说是领导不在，还得等。

3天之后他感到了一种徒劳的不安。他倒并不是缺钱用，索科洛夫那边还应给他汇一些来，可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每个人都有工作，每个人都有目标，连丽达也不例外，尽管她是在父亲的督促之下。只有我是这样一天一天地混着。他边思索边加快了车速，心想"离下午两点还有相

当一段时间，我得试一试。”

在砖厂门前停着一长列卡车，大部分司机都坐在驾驶室座上打瞌睡，也有的在聊天，还有的三个四个扎成一堆在玩扑克，卢米尔在门口停住车，走了出来。

“请出示书面订货单。”门房拦住了他。

“我是来找人事处的。”

“那倒是另一码事，我们是要人的。”门房郑重其事地皱了一下眉头，将他领进门去，“倒数第二间房。”他指着一间写有“哈斯曼同志”门牌的房子对他说。

接待室在提货场院的边边上。今天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在卸车场上聚集了许多工人，将炉车上的砖和顶板条装到抬得高高的小斗车上。头巾扎得紧紧的女工们在清扫炉车底和运输轨上的碎砖破瓦。

他敲了敲接待室的门。白费劲儿，里面话声激昂，一片嘈杂。他不想进去添乱。几分钟后从屋里走出两个穿着旧工作服的怒气冲冲的男人，走到走廊上还吐了一口痰，说了几句辛辣的骂人话以解气。

他进去了。哈斯曼正坐在写字台前，刚刚点燃一根烟，额头上尽是汗珠，表情疲倦而不如意。

“您有什么事？”他冷冷淡淡地问道。

"我想到这儿来找个工作做。"卢米尔说。

哈斯曼点了点头，忍住呵欠，他冷漠地、几乎是以厌倦的目光看着他：

"在职的？"他蹦出了第一个问题。

"不是。"

"嗯，判过刑吗？"

"没有。"

"嗯。"哈斯曼叹了一口气，他定睛看了卢米尔一阵。"我们这里需要人，"然后说，"只是人们都以为，这里有座金矿。码砖工人每月能挣6000，可这种工人我们够了。"

"我没什么专业要求。"卢米尔说。

"那你可上备料场去，也可去压制车间，或者运转站——提货场也缺男工，那儿的工资也很高。可是码坯车间的人总想溜出来换个地方。您学过什么手艺吗?"

"我毕业于陶瓷工业学校，有6年的专业实践。"

"是这样吗？"哈斯曼激动得站起身来，"陶瓷专家？我们的30个技术员中只有两个搞陶瓷的，至少应该有20个。您最后干的什么工作?"

"索科洛夫研究所的科级领导，你们从我们那里运顶板条粘土。"

"遇到不幸了？"哈斯曼问道，表情很关切。

"我是主动辞职的。"卢米尔说，他心里想，

“可不是吗？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不幸。”

哈斯曼并不见得已经相信了卢米尔。

“我想看看你的证件——”他几乎有点忧伤地噘起了嘴唇，“你要是来这里工作，我正用得着，我没有第二个检验内行。您是不是还记得这个研究所的电话号码？”

卢米尔把电话号码告诉了他。哈斯曼宽厚地微笑了。

“只需请您稍等几分钟——”

他出去了。理所当然，干部审查必须有证人。哈斯曼已经是有把年纪的人了，所以办事谨慎，总爱多几个心眼儿，继门房之后他便是第二位把自己当成厂长的人。先打电话，然后寻找有关档案，提些问题，了解为人如何。他不知道档案里有些什么，任何时候对这都不感兴趣，可大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他总是一本正经的，并不参加干活，只是坐满8小时。他总得比别人高出一头。

卢米尔抽着烟，望着院子里这个貌似热情的人。“兴许这儿会要我。一会儿就能见分晓！这是全砖厂里最糟糕的地方，奥达卡尔说过，他是心里有数的。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去的？怕什么？总得有个开头嘛，总比束手无措地在原地踏步、每天早上都看不到希望要好吧！”

不到10分钟光景，哈斯曼又出现在接待室了，笑眯眯的像只雄蛙。

“布拉贝茨同志！”他贼道，“您知道，我不得不这样核对。”他已经站在他的写字台前了。突然翻阅着台历说，“星期一您上这儿来，厂长该回来了，他一定愿意跟您聊聊。咱们约定早上6点您到他那里吧！”

“我一定来！”卢米尔同意了。

“您在你们那儿拿的是11级工资吧？”

他又点了点头。他是拿这么多，只拿了1个月，但也算拿了。

“在我们这里您虽然只能拿到10级，但却是专家10级。有40%的浮动工资。大约在3000以上，这在你们那儿连科学副博士也拿不到这么多，是吧？”

“这份工资的确可观。”

哈斯曼表示惊讶说：

“可观吗？”我等它等了12年。可是——“他挥了一下手。拿出一份表格来，“您把这个填一下，星期一见过 厂长之后 到我 这里来 一下。可观的——”。

卢米尔在接待室门前看了一眼表格。一个晚上就能填好。婚姻状况（已婚——未婚），配偶空着——他折起表格，放进衣袋里，朝传达室走去。“我将常常走过这里，每天早上。我被公民身份证上的公章捆得牢牢的，如今要回到朱扎娜那里去就更难了，我得放弃她。只是朱扎娜根本不会想

回来。我这傻瓜!”

他在上车之前，还回头瞅了一眼。砖厂的烟囱朝天空里吐着浓烟。提货场上一片繁忙。就这样，我从下星期一起就要来这里上班了，他突然觉得心情轻松了些。

“菲利采”红色轿车在一长列卡车后面消失了，可是卡雷尔·波拉克还在沿着这个方向眺望着。他站在办公大楼的平屋顶上，倚着栏杆。砖厂在他的眼底下就像躺在他手心里。他看见卢米尔从人事部门领导的接待室里走出来。他想，这位不速之客想干什么呢？不会是找工作，要是找工作他会同奥达卡尔一块儿办的……

“博士先生——”

这一短促的轻声呼喊打断了他的思路。玛露什卡·维多娃谦恭和羞怯地微笑着，大学生们表情很活跃：小伙子们大着胆子做了一下鬼脸，姑娘们忍住了唧喳耳语。

“我们讲完了备料部分，”卡雷尔转身面对着学生们，他微微抬了一下胳膊说“混合的生粘土由钢板运输带送到生料转化车间的给料机上，生料在这间屋里‘变熟’，等到它已具有所属的特性后，装上斗式挖土机，经过滚轧机，把大土块甚至小石子碾碎，进到真空压榨机里，从这里便制造出成型了的生砖和顶板条。这些坯子在干燥室

里加工到标准干燥度，码在坚实的窑车斗上，推进隧道窑炉煅烧。经过煅烧的砖再运至全共和国。这玩意儿很有销路。”

他用头微微示意，讲解已经结束。接着出现了一片静寂，玛露什卡·维多娃耸了耸肩膀。

“你们如果对哪个专门问题有兴趣，可以向博士先生提问，”她对学生们说，当她看到没人提问时，便又接着说，“我两年前在您那所工业学院毕业，分配到了米勒瓦厂的实验室里工作，当我听说这里生产的砖是用粘土和灰尘以及别的工厂的废料作为原料时，我感到震惊。”

别的任何人都没感到震惊。大学生们都在各想各的心事。

“还有很多东西……”玛露什卡开始说。

他看了她一眼，带着和蔼而谅解的神情。她沉默了，垂下眼睛。他知道，她想为他捧场，这是一种令人欣慰的想法。她望着他时，他朝她笑了笑，然后朝消防站台阶走去。

“直接参观工厂会使你们得到更多的知识，”他边走边说，“下面由工厂工艺师、斯莱比契卡工程师接待你们。”

在他后面响起了一阵笑声。“一群傻孩子，”他反感地想道。“这种活动有什么意思？只能浪费时间，吊儿郎当少干活，就跟那个二流子似的。没教养的大老粗，而丽达却不可理解地、突然看

上了他。她很任性，也许她疯了。她肯定很快就会清醒过来。这小子没什么水平，只长了一副宽肩膀，不知羞耻的粗鲁劲儿。丽达当然是个富有感情的有学识的女人。尽管她有时不能很快弄清方向，但她还是善于辨别价值的。

卡雷尔·波拉克，这位自然科学博士坐在他办公室的写字台前，点燃了一根香烟。他瞧着这现代化的实验室的玻璃墙和这十几个部下，心里就感到踏实平静了。

玛露什卡·维多娃在钢玻璃墙那边准备咖啡。喝完咖啡后还有关于原料的牢固度，湿度标准和质量的实验等着卡雷尔去做。尽管一个科学博士不适合做任何这类实验，但是99%的化工大学生的命运就是如此。他寻思，“也许总有一天，稍后一些时候，等到所有琐碎的生活问题都得到解决，就能好好地集中精力了。到那个时候，既不必受下级的追赶，也不必畏惧上级，就能过上宁静的日子了。人家不可能给我提供更理想的位子了。有像奥达卡尔这样的朋友的确是件幸事。至于卢米尔·布拉贝茨当然什么用处也没有，他最好从哪儿来的还是滚回哪儿去。”

今天，丽达把那半小时懒觉取消掉了。刚一醒来便去淋浴。昨晚因誊写毕业论文的第一稿，在父亲的工作室干到深夜。复写了两份，一份给

父亲，另一份给辅导老师，但她并不觉得累。她又从奥达卡尔那儿听到许多新情况，她越是对卢米尔知道得多，越是被他所吸引。

她正在淋浴，用人造海绵擦着皮肤，心中有一种快感。"今天只需从研究所复制室取出表格和线图，将毕业论文寄到布拉格，下周上辅导课，作些小的修改，父亲最好校阅一遍，由研究所印刷厂装订成册。然后几乎有整整一个月能和卢米尔在一起。了解他，冲破他的矜持，一定能成功。全屋就我们两人有空，我们可老在一起，多多接触了。"

饭厅里空无一人。饭桌上除了毕业论文原稿外，还有父亲的一张字条：重抄下列几页，12点钟去找他。她浏览了一下这几页，只有一点儿小改动。她得充分利用12点以前的自由。

她走到房子外面。车子还停在那里，从花园里传来敲打的声音。她回到屋里，从工作室窗子那儿注意到，卢米尔在修理坏了多年的花园篱笆水泥柱。她瞧着他，心中浮现出一丝忧愁。他在修筑饥饿墙啊！他肯定很快就会走掉。

她离开窗子，在镜子前理了理散乱的头发，从阳台走到花园里。

"你好啊，艺术家！"她喊道。

他转过脸来。

"你好，女工程师！"他微笑着说。

她径直走到他跟前，表示怀疑地看着他修过的篱笆。

“你在向我们家表示感谢吧，而我已经饿了。我们去吗？我今天用不着赶……”

“你不是要重打一遍字吗？”他说。

“秘书室的人给我打一下就行，这只是半个小时的活儿。咱们去吗？”

他没点头，只耸了耸肩膀：

“今天是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她吃惊地重复了一遍。

“我星期一上班。”

“要上班了？”

“终于！”

她立即变得忧伤起来。他突然躲开了她，回到了普通的世界。

“为什么奥达卡尔什么也没对我说？”

“他什么也不知道。我自己找到了这个地方。”

“哦……”她点了点头，真想哭。

她回到饭厅，坐到桌子跟前。从专为客人预备的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来点上，怀着敌意地瞅了一眼她的毕业论文。突然她变得很坚决，抓起电话机，可是没拨号码。最好还是不要拿命运开玩笑，爸爸能保密不张扬出去，我告诉他吧……她跑回工作室，往父亲的记事本上写道：

“我到布拉格就毕业论文向辅导老师质疑去了，大约星期天回来。丽达。”

她把记事本摆在桌面正中央，从抽屉里取了200克朗，沿着楼梯跑进自己的房间。很快作好了上路的准备(她常常是这样匆匆忙忙离家的)，然后来到花园里。

卢米尔已经拌好了水泥，丽达观察了他一会儿，终于他回过头来了。

“你还要往哪儿抹水泥?”她问道。

“这儿有个地方破了。”

“只有我才破碎了哩，”她笑了笑说，“都碎成一个个原子啦!”

他也笑了，直望着她的眼睛。

“我担心，对于你，我无能为力。”他说。

她走到他跟前，微微低下了头。他真高，至少有奥达卡尔那么高。

“卢，”她说，“今天能陪我去布拉格吗?”

“去布拉格?”他惊讶地重复了一遍。

“你害怕到那里去?”

“你爸爸那里怎么办? 他不是在字条上写着让你——”

“我已经给他打电话了，”她打断他的话说，“我想带着毕业论文去质疑，不再修改了，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沉默片刻后说：
“我们什么时候走?”他问。
“马上!”她坚决地说。
“好吧，等我把这根柱子修好。”
她有点儿不高兴了。她原以为他马上能把活儿停下来哩。她耐着性子，一直等到他把那点活儿干完。

她感到高兴的是，这座城市总算留在他们身后了。她父亲正在办公室主持工资委员会会议，她中午本该来这里的，当她打门前过时，真担心父亲会偶然看到她，打乱她的计划。她从复印室取出表格和线图，挑了她所需要的东西，把剩下的东西丢在父亲的秘书那里，匆匆跑进楼下会客室，走时连电梯也没敢叫。
他们过了利托姆涅西采、特雷辛、迅速朝布拉格驶去。她最后检查了一遍准备交给辅导老师阿坦麦茨工程师的毕业论文复印件，瞟了一下卢米尔那副沉思的脸和他那双老盯着外面的忧伤的眼睛。“他对她的思念一会儿也没断过，”她暗自想道，忌妒之针扎了她一下，“他也许每时每刻都在准备着再回到她那里去哩!”
“你这次来我们这儿只是来打打短工?”她问道。
“要长期呆下去。”

"你已经决定不再去卡罗维温泉了?"

他摇了摇头。

她不相信。他是喜欢朱扎娜的。深夜黑灯，他便走到窗前，望着黑幽幽的花园，仍在思念着她。她要是给他来封信，他肯定会放弃一切，立刻走掉。

她指着车厢壁上安装的收音机问道：

"还能听吗?"

"没有顶篷听不清楚的。"

她打开了收音机，调了一下台：

> 通向幸福的大门是多么地不牢靠!
> 很少有人知道：早晨离去的爱情
> 已经无法再追上。
> 也许它离我们很近，就在身旁，
> 下一回呀，请给它让个位子，莫失时光!

"多好的歌啊!"她感叹了一声。

他没接话，只点了点头。他沉默不语，眯缝着眼睛，嘴角上流露着痛苦。

"别想她了!"她又生气又请求地说。

他仍旧没回答她。车子在学校门前停住了。

"我尽快去一下!"她略表歉意地说。

他摇了摇头；

"你不用为我赶时间。"

这时候她真想冒犯他几句，让他想点别的什么。他没懂她的心意，或者说是不想懂。他的样子冷漠得跟这座石头砌成的学校大楼一样。

她穿过走廊，朝教研室走去。她对毕业论文没什么兴趣。一心想着"计划全失败了！他之所以来，只因为他是住在我们家里，同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晚饭，再也不为别的了。可是为了朱扎娜，恐怕要他步行他也会乐意。"

阿坦麦茨工程师为难地搓着手掌：

"我原以为您要到下周才来的。不瞒您说，您有点儿让我出其不意……"

"我是顺道来的，我父亲在这儿有个会，顺便捎上我了……"

"对，对，我懂……"他几乎是痛苦地眯起了眼睛，"我中午还有点急事，可是既然您这么远来……下午要回去吗？"

"明天回去。"她说，"可是我也可以等到星期天……"

"我们不能耽搁您父亲的宝贵时间，"工程师拒绝了，"我明天午饭后在这里等您。下午1点钟对您合适吗？"

丽达走出了大楼。车子空荡荡地停在台阶旁。他没等她。她失望而不知所措地四下里张望着。

"我们可以走了吗？"从她后面传来了一个声

音。

她转过身来，只见卢米尔正从台阶上走下来。

“你去哪儿了？”她耸了耸肩说。

“随便走走，这儿我还熟。”

她等着他走到她跟前，然后默默地凝视着他的眼睛，心上浮起一朵愁云。

“阿坦麦茨要到明天才有时间。你能在这儿留下来吗？宿舍里肯定有空床位……”

“你们家的人会怎么说呢？”他问道，“他们一定没想到你会回不去。”

“我从教研室打了个电话，到乌斯季有直通电话。“她撒了个谎，漫不经心地说。

他看了一下表。

“家里有人吗？”

“杨娜在家。她会转告的，你不用担心。”

他一直对这有点儿信不过。他沉默不语，但是丽达知道，他会留下的。她松了一大口气。

房间里亮着台灯，轻声演奏着音乐，他们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第1只酒瓶已经空了。他们正在等着雷纳达把隔壁房间的钥匙送来。他们等了很久。丽达心里知道，雷纳达是等不来的。他们不可能等来她，因为她压根儿就不在布拉格。丽达为这一小小的诡计而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

可是不这样又怎么能使他到这里来呢？她望着卢米尔，她还是那样闷闷不乐地坐在小桌旁，愁眉苦脸地沉思着。她真希望他问起那位拿钥匙的女朋友究竟什么时候来，可是卢米尔却一声不吭。

他喝干杯里的葡萄酒，举起玻璃杯说：

“我的杯子已经空了……把第2瓶酒打开吧！”

卢米尔看了一下表，耸了耸肩膀。

“可是相当晚了呀，”他不想再开一瓶了。

丽达同意了。

“雷纳达不会来，卢米尔，”她说，“你得留在这儿了。”

她躺在他的胸口上。他的脸触着了她柔软的头发。他细心地吞吸着这馥郁芳香，心里想着朱扎娜，他们曾经是怎样地相爱啊！最后一次的相处也已经成了过去的事，很久以前的事了。朱扎娜如今在与罗曼恋爱，她一定很幸福。

“你干吗不说话呀？”丽达轻声问道。

他只微微耸了一下肩膀。她两肘支撑着，皱起了眉头。

“你在想她？”她说，“我知道。”

他摇了摇头，微笑了。她开始吻他，那么热烈，那么急促。

“不许你想她！”她几乎有些生气地喃喃说，

"你和我在一起时，什么别的也不许想。"

她突然沉默了，不理睬他了。卢米尔睁开眼睛，看见她在他上方俯视着他，那样迷人，那样丰满。她又吻了他一下，笑了笑，这回显得有些自责。

"我们才认识一个星期哩！"她说。

"这一点儿也不重要。"

她皱起了眉头。

"你为什么不说，我们已经相识9年了？真的……"

他定睛看着她。这究竟是一个固执、任性和爱忌妒的孩子呢？还是一个已经觉察到他的神不守舍，认为这是一种罪过的女人呢？

"时间并不重要。"他说。

她犹豫了片刻，不再皱着眉头，又吻了他一下。她的嘴唇乃至全身都是火热的。他拥抱了她。是啊，这一切都太快了，但他是喜欢她的。

她转过身去背对着他，几乎屏住了呼吸，闭上了眼睛。他将手掌盖在她的额头上。

"我跟家里任何人都没通电话，"她轻声说，"我根本就没打算打电话。"

"我想到了这一点。"

"你生气吗？"她睁开了眼睛。

他摇了摇头。

"我们家的人要气疯了，至少妈妈肯定会这

样，你害怕吗?”

“反正我要搬出去了。”

“搬出去?”她重复了一遍，沉默了片刻，“我喜欢你，卢!”她说，“也许我甚至爱上了你。”

“可能吗?”他微笑了。

她坚决摇头说：

“我不愿意你搬走!”

“必须这样做。你自己也说，你们家的人不会轻易罢休的。”

“我不让你走，你相信我吗?”

“完全相信。你们家谁也没有说过像你说出的这些话。”

“你别开玩笑了。”

“我真是这么想的。你是全家的宠儿。谁也不许跟你作对，你什么都得有……“

“那么你，”她打断了他的话，过一会儿又坚决地问他道，“爱我吗，卢?”

他吻了她。他内心某处感到一阵奇异的战栗的隐痛。他对这种感觉很熟悉。

她把他的沉默当作了同意。

“可是你老想着她。”她还在责难他。

“也许是我不愿再重复这种错误。”他说。

“你害怕重新恋爱?”她审慎地问道。

“也许是。”他说。

她紧紧地拥抱着他。

“你不该害怕，卢，”她悄声说，又微微笑了，“你至少得相信一个人啊……”

卢米尔在学院门前等着丽达，坐在石栏杆上。他简直无法理解，一个星期前他才见到她坐上她父亲的小汽车，庄重、美丽而又离他那么遥远，今天他却已作为她的丈夫在等着她。他一度觉得这种想法很幼稚，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可是他一见她从大门里走出来，他立即起身问道：

“结果怎么样？”

她只叹了一口气。

“提了一些意见，是吗？”他关心地问道。

她没立刻回答，只若有所思地皱着眉头，突然又微笑了。

“5年来，我没过一天无忧无虑的日子。我现在想过，至少到明天，你允许吗？”

“当然。”他说。

他也是这么希望的。

他们到下午好晚才回到家里。太阳喜人地照耀着，他们并不急着赶路。收音机为度过周末后往家走的旅人们播送着音乐。

“我会感到寂寞的。”她突然说。

他看了她一眼，她苦涩地笑了。

“你要去上班了，”她解释道，“我一个人怎么

办？”

“你得誊抄毕业论文啊，爸爸一定想让你将所有数据再演算一遍。”

“我跟谁一块儿去吃早饭呢？”

他没回答。他意识到有种什么东西已经结束了。他第一次地为这么快找到工作而感到惋惜。

“家里准会乱了套，”丽达叹了一口气说。

“肯定的，”他赞同地说。

他们想错了，家里其实很平静。除父亲以外，其他人包括杨娜在内，都坐在那儿看电视。

他们打旁边过，向家里人打了声招呼，马什卡一家人也随便回答了一声。奥达卡尔鬼头鬼脑地眨了一下眼睛，杨娜扮了一下怪相，母亲将眼镜放在小桌子上，然后站起身来。

“我去热一下晚饭，”她微微叹了口气说，这声叹气表示着责备。

“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丽达不让她去热。

这一声叹气就更加意味深长了，还加上这目光，卢米尔在这目光面前就像是个罪犯。

“喝咖啡吗？”母亲问道。

“我不要，”丽达拒绝说，“我想去躺着了。”

“您呢，卢米尔？您也要去躺着吗？”

他愣住了。这句话够狠的。这是明显的逐客令。

奥达卡尔从电视屏幕前转过脸来说：

“喝点咖啡吧，卢米尔，咱们聊聊天……”

母亲走了。大家和丽达一起坐在起居室角上的小茶几旁。

“她没想得那么坏。”丽达轻声说，电视里正在演警察与罪犯互相射击。

“可她就是想得那么坏！”杨娜说，连头也不回一下，“你们别抱幻想！”

丽达气得紧闭着嘴唇站起身来：

“你无法无天啦，你！——”

“你要干什么？”卢米尔悄声说，正在这时，门开了，父亲走了进来。

他环视了一下房间，没有回答孩子们的问候，而急于问道：

“毕业论文答辩进行得怎么样？”

“还好，”丽达说，“只有几处小错。”

“今天就算了吧，你一定很累了。明天早上8点我在研究所等你，请你准时来。”父亲匆匆瞅了一眼电视机，不满意地嘟噜了一句什么，又回到他的工作室去了。

“卢……”丽达悄声喊道。

他瞅了她一眼，而她却伤感而急切地望着他的眼睛。

“你怎么啦？”他轻声问道。

“我想要你吻我一下。”

“在这里？”

她点点头。他吻了她。坐在电视机旁的人是看见了的。妈妈也是他们接吻的见证人。她将咖啡放在茶几上，生气地走开了。

“我去躺一躺，”丽达说，“别让我等很久啊！”

她又吻了他一下，站起身来。这时杨娜转过脸来说：

“那个美男子来找过你。”

“卡雷尔？”

“他每天都来一次，今天甚至来了两次。”

“他要是再来这里，我可不让人随便什么时候把我吵醒。”丽达说完便走出了房间。

奥达卡尔从沙发上站起来，倒了两杯白兰地，坐到卢米尔身边。

“这儿发生了什么事？”

奥达卡尔狡黠地扮了一下鬼脸。

“朋友，你们该昨天回来的，那就会经受一次台风。爸爸没介入，很明显，这是丽达的主意。可是妈妈为这件事气糊涂了，她可吃醋哩！”

“你呢？”

“我？你们都是大人了。我只是想，你对于我们家的这丫头来说是个心肠太好了的人。还要白兰地吗？”

卢米尔同意了。他们又在一起干杯，就像过去在索科洛夫那样。

“下星期我就搬走。”

奥达卡尔不相信地皱起了眉头，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最后耸了一下肩膀。

“对你个人来说，这样也许更好。只怕对你的牵力太大，你想走也走不了。”

后来，卢米尔一个人在房间里时还一直琢磨着奥达卡尔刚才说的那句话。屋里已经静了下来，花园里一片漆黑。他抽着烟，心里意识到，他非离开这里不可。让人家为难，他受不了。

“你真坏，卢，”她责备地说，“让我好等——”

“要是有人来这里怎么办？”他担心地问道。

她没回答。也没让他再问一遍。

第三章

丽达站在朝小河开着的大窗户旁，怒气冲冲地皱着眉头，手指头敲打着窗框。

“那么你是想说，卢米尔不够派头啰，”她激怒地说，“我是不是该这么理解？”

父亲心不在焉地翻阅着她的毕业论文，耸了好几次肩膀，瞅了她一眼说：

“对卢米尔本身我没有什么意见，可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也不同意你们采取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相处方式。”

“我不相信你的话！”她说话语气很硬。

他像往常碰到不愉快的事情那样皱起了眉头。

“奥达卡尔什么都跟我说了，”她气鼓鼓地接着说，“一切的一切！就连妈妈所说的也告诉我了，她说只要卢米尔一进咱家的门，她就要把他撵出去。不是这样吗？”

“我只谈我自己，丽达!”父亲和解地说，“可能妈妈用了类似的措词，可是你不能怪她，她太激动了……”

“可是对卢米尔就不许这样。他要是知道了怎么办？谁也没权侮辱别人!”

父亲站起身来，像在寻找一个什么支柱似的，疲倦地环视了一下他的办公室。“他大概在想什么呢?”她突然琢磨起来，“想他在这里度过的漫长岁月？想他为照管那些不能中断的实验在这里度过的晚上、星期六、星期天，为的是想深信自己已经竭尽全力做了一切？他从来一次也没怀疑过他所做的这一切的意义?”

“丽达，”他终于说，“你谈到权利的问题，相当正确。可是你在5年之后，眼看就要接近目标时总该削弱一下这权利吧？这条道路是极其冒险的，感情冲动的……”

“爸爸，我已经24岁，可还没有遇到一个我可以和他共同生活的人，直到如今才遇到了卢米尔，至少你应该理解这一点，我求求你!”

她望着他。他们总能互相谅解，甚至了解得非常透彻，他们的兄弟姊妹都这么看：父亲最能容忍丽达了，他绝不允许人家委屈她。

“那么还攻不攻读候补博士呢?”父亲问。

“不攻读。”她说，“我不能到27岁才……”她耸了一下肩膀，“这当然不好看，爸爸，反正我不乐

意。"

她不得不避而不去看她，她感觉到他在凝视着她，但是她却没瞅他一眼。

"怎么这样轻易地放弃了一切……"他叹了一口气，"就为了他？我对卢米尔虽然有好感，但我同时又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他是一个比较轻率和没有目标的人。"

"不是这样的！"她猝然申辩着。

"是这样的。尽管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可却没把大学读完，把有趣的工作也放弃掉了……怎么会有这一切现象呢？你以为，这都是为了你？他不可能预料到，会在这里遇上你。你得脚踏实地！丽达，至少你该结束学业之后再……"

他恳切地望着她。她多想表示自己的异议啊，但是她没有论据，而又不能谈起朱扎娜的问题，他理解不了。他会认为这正是卢米尔的软弱。

"你坐下，丽达，"他和蔼地说，"我看过阿坦麦茨工程师的意见了。"他关切地点了点头，"有一部分论文得重新测量和计算。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艰难的一周在等着你，你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她默默地坐下。父亲翻阅着毕业论文，不时审视着他自己注上的意见。他这些批注写得很简练，一个个小字十分清晰。"他为这份论文恐怕花去了一半的夜晚，"她想。突然，她又想到，"正

当我们在谈情说爱时，他却在写这些批注，连夜里也没有安宁。”

“这些意见都提得很是要害地方，最好是把整个实验部分都重新改写一下。”

“什么都得重来，”她伤心地想道，“这个礼拜我们得共同来偷出每一秒钟。”

“你在听我说话吗，丽达？”

她忙收回思路。

“我在听着哩，爸爸。”

“那么你把工作程序记下来！”

她打开本子，拿起一只圆珠笔，听着父亲劝说的声音，想着卢米尔。

厂长巴尔达在早上6点前几分钟出现在走廊尽头。卢米尔根据他那身非常合体的浅色服装、大黑公文包，主要是根据他在台阶上就简明扼要地与人对话、处理问题的果断态度认出了他。当他打发完最后一起迎上来的人，正朝他的办公室门口走去时，卢米尔迎了上去。

“您是来找我的吗？”巴尔达问道，疑惑地瞅了一下卢米尔手里拿着的信封，“您要是来要求赔款的，就去找供销科处理。”

卢米尔抱歉地耸了一下肩膀。

“哈斯曼同志说，您可能要找我谈谈，我要来这里工作。”

巴尔达打开门，怀疑地摇了摇头。

“哈斯曼闹神经病了？星期一往往事情最多，何况我已一个礼拜不在厂里啦。”

“我该在别的时间来吗？”

“你只管进来吧，你叫什么名字？”

“布拉贝茨。卢米尔·布拉贝茨。”

“那么来吧，布拉贝茨，我们看看你能干什么。”

他跟着厂长走了进来。他被厂长这种别开生面的欢迎形式弄得很慌乱，站在门边不敢动了。办公室很简朴：写字台和会议桌连在一起，几个公文柜，一个同时又当花盆架的保险箱，地板上铺着灰色的地毯。

“坐下吧，咱们喝杯咖啡！”巴尔达拿起电话，向秘书室要了两杯咖啡，“你是从哪儿被撵出来的？”他问道。

卢米尔向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厂长不相信地皱起了眉头，瞅了一下填好的表格，给哈斯曼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对这个新来的人有什么看法，然后挂上了电话，一副赞许的表情。

“那么说是位陶瓷工作者啰？”

“是陶瓷工作者。”卢米尔说。

“还是位专家，是吗？”他满意地眨了一下眼睛，胖乎乎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主任……一个铁饭碗。只是我们这儿的主任已经够多的了。我先

在发货组考核考核你，同意吗？”

“我估计到了这一点。”

巴尔达“嗯”了一声，走到窗子前，招手叫卢米尔到他那里去，他望着极不吸引人的提货场说：

“发货组是我们厂的非常特殊的一个部门，”他正关切地开始解说时，突然有人敲门，奥达卡尔走进了办公室：

“早上好！”他大声问了一声好，一见到卢米尔，惊讶得拉长了脸。

“你有什么事，奥达卡尔？”巴尔达朋友般地问他，“已经到了开厂务碰头会的时间了？”

奥达卡尔漫不经心地笑了笑，抬了一下胳膊。

“我实际上是为卢米尔到这里来的……”

“你们认识？”巴尔达不相信地摇了摇头。

“我们曾经一起在卡罗维温泉学习过。”奥达卡尔说，“不久前我们偶尔遇上了，卢米尔想调工作，因此我想，事情既然已经摆到桌面上来了，最好是分配他去负责备料场的工作。”

“别挖墙脚，工程师，我们已经达成协议让他去发货组，是这样吧？”

卢米尔点了点头。他注意到了奥达卡尔责备的目光，心里感到不是滋味。他想，“我把事情全弄糟了。奥达卡尔的确费了心，我那种自己来照顾自己的想法是毫无意义的。至少我应该跟他说一声。”

"让一个上过陶瓷工业学校的人整天在提货场跑来跑去，这不可惜?"奥达卡尔不同意。

"我们考核考核他呀！谁知道，兴许有一天你得把生产部主任的工作交给他哩，"巴尔达开心地笑了，他拍了一下卢米尔的肩膀说，"最好你留下来听听我们的厂务碰头会，也许你一下子听不大明白，但总会在你脑子里留下点东西。"

他们坐了下来，女秘书端上了咖啡。

"你把咖啡弄甜一点，卢米尔！"奥达卡尔故意说，然后走到窗前，"你很快就会厌倦这工作的，这么容易就上当了……"

还没等他们喝完咖啡，砖厂的各部门头头便都来到了这间办公室：党组织负责人巴利兹，厂工会主席科塞克，主任机械师克莱什尔，工艺工程师斯莱比契卡，供销科科长卡洛乌斯，唯一的一位女领导，经济师什米多娃，最后一个进来的是自然科学博士卡雷尔·波拉克。

奥达卡尔匆匆瞟了巴尔达一眼，微微皱起了眉头，清了一下嗓子，打开记事本说：

"上星期我们的生坯计划超了50%，可是生料转化场的存料没完成指标，生料未按规定的时间转化为熟料，我们可预料到，攻关试验的成果将会下降，"他沉默了一会儿，又看了碰头会的主持人巴尔达一眼。

"怎么办，斯莱比契卡工程师?"厂长点了一

下工艺师的名。

“我们需要从备料场得到两倍于现在所得到的粘土和灰料，我已经向巴利兹同志提出了……”

“我是答应过了的，可为了保险起见我让他们在我们开完碰头会之后送，我亲自到那里去一趟。”

“此外我要多加点班，备料场得不停地给我们送料。”斯莱比契卡接着说。

“我可以给，”什米多娃答应说，”关键是你们的人要肯去干活。”

“我想，在这方面科塞克同志能帮我一把……”斯莱比契卡耸了一下肩膀。

粗手大脚的大个子科塞克摇了摇头说：

“我不懂这里面的名堂，可是生料转化场不如不加班而实行轮班制。”他将手掌往桌上一拍，啪地一声响得不轻。

“这当然在理，”奥达卡尔连忙说，“只不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正常班已经不够了。停机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计划内的百分比。”

巴尔达以责备的眼光瞅了一下主任机械师。

“我缺两个钳工。”格莱什尔说。

“那你就给自己发一套工作服和一个工具包，巴尔达的手指往空中一伸，“那你就只缺一个钳工了。”格莱什尔不满地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但是没提反对意见，这样做没意思。

“我们还得保证顺利地把砖卸下来，”奥达卡尔强调说，“上星期有四个早上没有腾出来进炉车斗。今天的情况会怎样呢？”他看了一下科塞克。

“我走之前，小伙子们还没开始码砖，”科塞克说，他并没有生气。

“这怎么可能呢？”巴尔达发火了，“星期天不是卸下了砖，把车斗腾出来了吗？”

“卸下了……”相当肥胖的里哈特·卡洛乌斯说，“可我们无权使用那种高脚平车，所以我们不能卸在地上，而是卸在吊板上。”

“真是乱弹琴！”巴尔达恼怒地说，“都没什么可喂窑炉的了，还要那些吊板干什么？立即清理一下！”

“我已经通知了……”卡洛乌斯迅速而心甘情愿地家示了同意。

巴尔达站起身来，这就是说今天的厂务碰头会到此结束，他还简短地回答了各人提出的一些小问题。头头们中只有奥达卡尔留了下来，他在巴尔达的写字台前，将这一周生产所需要的一切记了下来。

“你对这种会议有什么印象？”厂长问卢米尔。

“什么印象？……”卢米尔犹豫不决地笑了笑说，“这是个新厂子，还没有很好地运转起来……”

“说得对，你要帮助我们运转起来。你别装怪相，”巴尔达敲打了他一下，“发货组像其他环节一

样重要，你在那里正儿八经要顶个人用。奥达卡尔这号人我是不会放到那里去的，他在建他的房子……”

“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在那里啦！我还到发货组去碍什么事呀！”

巴尔达走到奥达卡尔身边，亲昵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望着卢米尔说：

“我不会用什么指示来消耗你的精力的。你先跟米哈尔·巴维尔卡干一段时间，现在他一个人在抓发货这一摊。有什么要求吗？”

“暂时还没有。”

“那好！你可以干起来了。你需要什么就来找我。到头来奥达卡尔也会乐意帮助你的，尽管你是他的竞争者。”

他们握了握手。巴尔达的手劲儿很大，他幸灾乐祸地笑话了卢米尔的哎哟声，告别时还用他的狗熊掌捶了他的肩膀一下。

卢米尔朝门口走去，期待地瞅了奥达卡尔一眼，奥达卡尔停止了写字，瞅着卢米尔。

“祝你走运，卢米尔！”他诚恳地说，“那里可是一座原始森林啊！”

他们互相对视了片刻。卢米尔带着几分歉意耸了耸肩膀，走出了办公室。他怀着一种像上次去参军时的同样的心情：既有一丁点好奇，也有一点点害怕，只不过那一回是去到陌生人中间，把

朱扎娜留在了家里；这一回在身边有一个可靠的好朋友，在乌斯季有他每天都可回到跟前去的丽达。

奥达卡尔已将那份对生产部门的要求读了三遍，但他既没说话，也没看谁一眼。巴尔达终于停住了脚步，不再在办公室里神经质地走来走去，他不知所措地咳嗽了一声，走近奥达卡尔身边。

“全都写了？”他问。

他点了点头。

“你什么也没忘吧？”

他摇了摇头。

巴尔达沉默了片刻，带着鼻音叹了一口气，友好地拥抱了奥达卡尔。

“你的房子现在怎么样了？”他问道。

“星期六开始装饰内部，”奥达卡尔终于说话了。

“这几乎快结束了嘛……”巴尔达满脸的高兴，他又关心地问道，“有暖气吗？”

“答应给。”

“喏，很难找到，是吗？”

“是难。”

巴尔达又沉默了，他掏出香烟，点燃了烟卷。

“我去看了一下上釉车间，”他赞许地啜了一

下嘴，"不坏！好主意，妙极了的……"

奥达卡尔没回答。巴尔达绕过桌子，从窗口眺望了片刻提货场，然后转过身来，抱歉地抬了一下胳膊。

"你生我的气了？"

奥达卡尔表示不解，但没说话。

"你要是在我们讨论之前对我说一声就好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备料场要人的请求书我至少放在这里两个月了，"奥达卡尔发了句牢骚。

"只是上级还没批给我们啊。"

"我们怎么不可以将发货组挪到生产部去呢？这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内部调整嘛……"

巴尔达几乎是恳求地将头低到挨着了肩膀。

"奥达卡尔……"他求和地说，"你自己也知道得最清楚，发货组这部分对我们来说有多么棘手。一个班来不及卸车，星期六的特殊加班也不是可喜的解决办法。"

奥达卡尔的表情很自信：

"要是让我来管发货组，你就呆在一边看着我们怎么把这戏演活吧！我只要一个工长。省得人多嘴杂一人一个主意，没有进炉车斗？我召开纪律检查会，要求赔偿生产中的损失。要不一步也迈不开。"

巴尔达只是耸了耸肩膀，叹了一口气，坐到

厂长办公桌旁。他沉默不语，“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奥达卡尔想。要是把发货和维修抓在手里，就用不着坐在这里了。反正他也不想在这儿长呆，没这股耐性子。同时他也乐意回到企业总公司他那间宁静的办公室去。投资局局长不能来领导这么个厂子，上面也不是这么个意思，只是让他来管管这些年轻力壮的狼罢了，可他们比他有力得多。

他看了看表，站起身来。

“你要走了?”巴尔达问道，惊愕地笑了笑。

“我们还得去照看一下生料转化场，既然没人过问它——”

“这该死的工作，”巴尔达关切地说，又和解地补充了一句，“需要的话，你把发货组组织一下，把布拉贝茨带走。”

奥达卡尔点了点头，告别走了。

流水作业大楼里机声隆隆，两条生产线都在运转，灰色的钢质运料长带从真空压制机里出来，铁面无情的切削机将料条断成砖和顶板条。整整齐齐摆在转运车上，按有规则的间隔距离沿着滚珠轨道运进码放塔。两个流动干燥机也一直在运转、将生坯送到干燥室里，又将烘干的砖转到装卸台口的轨道上，码砖工人像机器一样地工作着：弯腰、握住重重的顶板条，放到窑炉车斗上，反复这样干着。他的动作必须快得使装卸轨上的带

子不致停止运转，一天工作8小时，只能在吃饭和喝水时休息一小会儿。一班要码20吨。

奥达卡尔从装卸台走了回来。压制车间情况正常。彼得·恰佩克完全可靠，只是有时需要驯服，他现在正从压制机那儿朝这边瞅，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奥达卡尔向他打了个招呼，彼得不情愿地以同样的手势回了个礼，便转身走了。

“你的错！”奥达卡尔想道。他细听了一下马达的声音，满意地断定，没有任何故障杂音，便又朝备料场走去。那是砖厂较薄弱的地方。他是不喜欢这些地方的。

米哈尔·巴维尔卡坐在接待室中央的一把圆椅上，缩着两条长腿，好让它们能塞进写字台下面。他面前摆着个带有储存帐卡的金属计算器，一本来客登记簿和一盘瓦拉什地方风味的沙拉子。他透过敞开着的大窗户，眯缝着眼睛巡视着整个提货场，一直望到场院的大门口。

“那么说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啰！”他几乎是厌烦地问了一声，边问边望着有两辆卡车开过的传达室门口，咬了一口脆皮角形面包，抓起电话说：“老大爷，给我放行两辆汽车，或者马上3辆。我有个助手啦！”将电话往叉架上一扔，不满意地啧了一下嘴，又咬了一口面包，怀疑地摇了摇头说：“今天我都快忙疯了！”

“事情太多吧?”卢米尔问道，脸上露着微笑。

“乱哄哄的!”米哈尔说，甩动着他的长胳膊，“我该给你介绍什么呢?这是座典型的原始森林，提货场上本应该有42个人的，可是你知道来了几个？才25个。每个星期一都是这样。眼下我们不给这些浪荡汉分组，反正还得合在一块儿干一阵子，你瞧见那些汽车了吗?”他指着那些正往院子里开的汽车说，“你记下它们的车牌号码，每辆要些什么货，要多少，然后将它们打发到某一垛砖那儿，等它装满了，便叫一个提货员来点一下砖数，你在通行证上签个字，这就是全部工作。你主要应注意的是，别让他们把一等品装走了，私人用砖我们只给二等品，清楚了吗?

“有点儿明白。”卢米尔勉强地说。

“这就够了，其他的你很快就能明白。”

卢米尔朝门外走去。

“你到哪儿去，老兄?”米哈尔叫住了他，“你就蹲在这儿，在这儿等着他们。”

他犹豫了一下，不知该不该听他的。他那语调实在让他不痛快。可是他后面的门突然开了，斯莱比契卡工程师走了进来。

“今天的产量，”他兴高采烈地嚷道，把一本厚厚的登记簿扔在写字台上。

米哈尔打开登记簿，翻到带有复写纸的那一张，在一长串数字下面签了个字。

“这是新来的工长。”他点了一下头。

“我们已经见过面了。”工程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把手伸给卢米尔说：“巴维尔。”

“卢米尔·布拉贝茨。”

接待室门前停了3辆车子。米哈尔转过脸来说：

“少来这些客套了，咱们这儿忙着哩，”他不耐烦地把一个本子交给了巴维尔，招手叫卢米尔到他跟前来，“你去打发这几辆车子，我得去看看那帮浑小子，院子里怎么人那么少？对了，伙计，监工是这儿最重要的工作，小伙子们要是一翻篱笆到小店里去喝酒，你就别指望还能把他们找回来，那你就只好自己去装砖！”

他从桌边站起身来，把一包斯巴尔特牌烟塞到工作服口袋里，朝大门走去。突然停下步来，仔细打量着从车子那边走来的一个夹着蓝色尼龙包的、样子很富态的人，他忙转回身来。

“喂，老兄，”他以相劝的口吻说，“你瞧瞧这些哥们，让我来对付这一帮，你到卸车的地方去看看，我派了一个班组去清扫窑炉车，他们要是跑掉了，那你就会挨彼得·恰佩克一顿骂，不过你会习惯的，在发货组，谁都可以骂大街。”

卢米尔走出接待室，朝运输轨道那边走去。高脚平车装着从窑炉车上卸下的脆砖，慢慢地来到敞开的吊板跟前，车后抛下一块块碎砖头，穿

长褂的老大爷将碎砖捡到一只提桶里，然后再运到碎砖堆上，这样的碎砖在提货场上有10来堆。

旁边轨道上停着几辆已经卸完砖的窑炉车，上面盖着几根断了的顶板条。一个围着彩色领巾的长发小伙子将残片耙到一起，装到手推独轮车上。车满之后，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便疲倦地将手推车推到最近的一堆残砖碎料中。

卢米尔在一座流动月台附近站住了，他眯缝着眼睛望着这些轨道。怎么办？是拿起一把耙子和扫帚，开始清理呢？还是穿过整个院子，到这座满是灰尘的砖厂的各个角落，去寻找那些躲藏起来了的提货工人呢？正当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手足无措地寻思的时候，砖坯房的铁皮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皱着眉头的瘦长男子，身后跟着一队半身赤裸着的彪形大汉。

“小车怎么不来？”他冲着颈上拴着花领巾的小伙子嚷道。

“我已尽力而为了。可这儿只有我一个人……”

卢米尔朝他快步走过去。

“巴维尔卡派了一个班组到这里来，只是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到哪儿能找到他们呢？”

从砖坯房里来的那条汉子不耐烦地瞅了他一眼问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是发货组新来的工长。”

“我叫恰佩克·彼得。如果这些小车5分钟以内不能送到码砖工那里，我就把你们的发货组捣个稀巴烂！”

“我去找找人看。”卢米尔说。

“我们等着！”彼得·恰佩克瞧不起地嘟噜了一句，朝码砖工点了一下头，朝第1辆车子走去。

几分钟内，车子已经消失在砖坯房里，轨道边只剩下一堆堆碎砖。

“其他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卢米尔问那小伙子。

“在大楼后的砖垛中间。”小伙子勉勉强强地回答了一句，又开始清理轨道。

卢米尔上那儿去了。三个穿着破旧工作服的男人围着一张用顶板条搭成的临时桌子，坐在用砖头码成的凳子上吃茶点、打扑克。看去正玩得开心呢！

“你们是发货组的吗？”卢米尔问。

3人中最大的一个疲倦地瞅了他一眼：

“是啊，大叔！”

“我是你们的新工长，”卢米尔说，“轨道上尽是碎砖头，赶快跑去清理一下！”

这3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撇了一下嘴，继续发他们的牌，接着打下一盘。

“任何一个笨蛋都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们中间的一个领头的说，三个人都笑了。

卢米尔只是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慢慢地走回接待室。在他背后响起了一阵笑声。他真恨不得转身回去，一人给他们一拳。可是，笑声突然中断了。

“我可没客气跟你们讲！”他听到米哈尔发火的声音，又模模糊糊听到几句讨价还价的声音。突然：“少跟我啰嗦，干活去！”

他没转身，绕过慢悠悠移动着的满载着滚烫的砖和顶板条的窑炉车列，闪开了一架架码得满满的高脚平车。他心里憋得慌。“我真是个白痴！”他暗自咒骂自己说，”自投罗网钻到这么个鬼地方来了！这太可怕了，无政府主义！真是混凝土筑成的原始森林！”

丽达放下电话，皱着眉头望着那一长排比重瓶。这些东西使她心烦意乱，总而言之一切都使她感到不顺心。眼下是那个爱吃醋的傻瓜卡雷尔使她心烦。“可我什么也没答应过他呀！”她生气地想道，“是不是因为我们不能一块儿去度假了？他可以找别的伙伴嘛，准能找到一大把。他也可以自己去嘛！他怎么都可以，就是别老来电话，折腾人！”

她测量了新的一组试验的溶液，将数据写在

黑板上，又看了看表。1点半了，卢米尔还没来电话。她委屈地叹了一口气。他只来过一次电话，那是在他来到这个该死的砖厂的头一天来的。他请求原谅说他必须留下来工作，没法去接她。就连后来几天他也没在研究所门前等她。在停车场停着的不是他的“菲利采”而是卡雷尔的“菲亚特”。

她从外衣口袋里取出药盒来吞了一片海洛因，准备好下一种溶液，可随后又将铅笔往实验桌上一扔，固执地咬着嘴唇。这可不行！从头到尾测量一遍，还要计算……她憎恶地打量了一番这些溶液，走出了实验室。

“所长同志正在谈要事。”女秘书冷冰冰地说。

丽达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猛地一下推开重重的、蒙着装饰料的办公室门，走到里面去了。只见父亲和他那已上任好几年了的副手扎奥拉尔工程师，还有一个穿着深色衣服的灰白头发的男人坐在会议桌旁。那第三个人她不认得。她一进来，3人都停止了说话，不约而同地朝她望去。

“等一个小时，丽达！”父亲不耐烦地说。

这个闭门羹使她感到一肚子委屈。她感觉到泪水已经涌上眼眶，连忙转过脸去。

“出了什么事，丽达？”父亲困惑不解地问道。

“我们可以等一会儿嘛，不是吗？”扎奥拉尔工程师说。

“当然可以。”那个陌生的人说，“奥达卡尔，你需要什么就吩咐好了。我们和艾达再看看那些建议。”

父亲在走廊里追上了她。他不说话，她感到他在生气。

“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在实验室里问道，深深地呼吸着，以强压着他的不平静。

她耸了耸肩膀。

“我不知道，我根本就弄不出来。”她哭着说。父亲拥抱了她，他的手又大又有劲。这双手往往能排除所有从外部向她袭来的不快与危险。

“喏，别这样，小姑娘……”父亲安抚着她，瞅了一眼她放在实验桌上的图表，“这真是不可理解，”他摇了摇头，“你有调准了的恒温器吗？”

她没回答。恒温器根本没接上电。

“它指示的度数是22。丽达呀丽达……”父亲轻轻责备了她一声，“你想想看，你在干什么，你只剩下几天的时间了。”他沉默了片刻，若有所思地咳嗽了一声，看了看表说，“我去求求霍扎特，看他是不是能帮助你。可你的头脑要清醒些：你已经在论文的第一部分做过了类似的测试，你必须根据第二方程式将其测量结果加以变换，然后才能写入表格，懂吗？”

“我懂了，爸爸！”

他带着鼓励的神情笑了笑，抚摸了女儿一下

便走了。丽达又吞服了1片海洛因，在霍扎特来到之前，她调准了恒温器。

“这课题挺有意思。”霍扎特在翻阅了试验题和测试结果后说，“我在《化学工业》1月份那一期看过一篇类似的材料。您不知道这篇文章？”

“我从来没读过《化学工业》。”她抱歉地耸了耸肩膀。

“这是个缺陷，”他责备地伸了一下指头。迅速审视了一下实验桌上的仪器。戴上银丝眼镜，“咱们干吧？”

她几乎是请求地看着他说：

“我以为要等一会儿才开始哩，我已经干了两个礼拜，弄得晕头转向了……”

霍扎特尴尬地眨了眨眼睛，查看了一下表格。

“您是不是想要把这重新过一遍？”他问道。

“您要是不嫌麻烦的话……”

“当然不，这是很平常的事，而且我也能体谅您的心情。我写毕业论文时心理状况也不是最好。您稍微去走动走动散散心，我的同事巴耶尔3点钟来，我们自己来。”

“爸爸会怎么说呢？”

“博士先生要是来，我就说您出去买点吃的去了。”

“多谢您啦，工程师先生。”她怀着诚挚的感

激之情微笑了，然后走出了实验室。

休息室的大电动钟上的指针已指到差5分3点的地方，研究所的第1批职工已经从敞开的两扇大门里走了出来，可是卢米尔的“菲利采”并未出现。丽达站在透明的电话间里踌躇不定。“他明知道我的心情会怎么样，可就是不来，”她伤心地想着，抓起电话机，拨了号码。

“我是发货组的巴维尔卡，”那个负责给奥达卡尔的房子供应建筑材料的大粗鲁汉说。

“我是马什科娃。”丽达冷冷地说。

“奥达卡尔的电话号码是23号分机，您得再叫一次电话，遗憾的是我这儿没法转给他……”

“我想跟卢米尔说话。”

“跟布拉贝茨·卢米尔吗?”巴维尔卡吃惊地打了一下口哨，电话机里也随着响了一下，然后又装成惋惜的样子补充说，“那我就没法效劳了。有个义务劳动队来到了我们这儿，他正跟随他们在院子里跑哩！您6点左右来电话试试看吧……”

她气恼地挂上了电话，突然想到要向父亲借辆车，开到米勒瓦厂去，于是又抓起了电话机。一刻钟后，开来一辆门上标有米勒瓦厂徽的黑色塔塔尔牌值班车，就像奥达卡尔答应的那样。司机打开后面的车门，递给丽达一支烟，在开向砖厂的路上说了一些笨拙的笑话，车子在砖厂门前停下了。

“再往下我就不能开了，否则会毁了车轮子的。”他抱歉而殷勤地说，就像对上司的亲妹妹应有的那种态度，并帮她下了车。

丽达站在发货场边，皱起眉头四下里张望了一番。她和奥达卡尔到这里来过好几趟。他的热情并未感染她，她对这个砖厂就像对待其他任何一座什么别的厂子一样地没什么感情，今天尤其打心眼里恨它。它满处灰尘，脏得要命，嘈嘈杂杂，还一股石油臭味。这鬼厂子的某个地方该有卢米尔。他不能来找我，连个电话也不打。

她小心谨慎地穿过场院，米哈尔·巴维尔卡从接待室走过来，他已经换过衣服刮过脸，肩上挎了一个体育用包。

“热烈欢迎啊！”他扮了一下鬼脸，鞠了一大躬，朝铁轨那边的一堆人挥了一下手臂说，“布拉贝茨同事在卸砖的地方。”

“那怎么回事，您要回家了？”她进逼地问道。

“卢米尔很能干，他一个人干得了。”

她瞧不起地打量了他一番，骄傲地转身朝轨道那边走去。她终于见到了他。卢米尔正站在窑炉车中间，对那些穿着新工作服的人讲解着什么。她定睛望着他，突然，一股对米哈尔、对这个砖厂、对夺走了他的这一切的仇恨涌上心头。“这一切都得怪奥达卡尔。”她愤懑地想道，她得长久地忍受着。

卢米尔突然回头，看见了她。她看见他在向这一群人抱歉了一声，然后朝她走来，带着疲倦的、知过的微笑。

“出了什么事吗，丽达?”他问。

她沉默不语，他拉着她的手。

“咱们离开这儿吧，卢!”她急迫地望着他的眼睛说。

“可我不能啊……”

她固执地咬着嘴唇，紧锁着眉头。

“厂长号召参加义务劳动，我们高兴的是，真有人来了……”他恳求地对她说，“我不能把他们甩在这儿。”

“大家都回家了，我刚刚看见的。”她执拗地说。

“正因为这样我才留下来。”

“布拉贝茨先生，”铁轨那边有人喊他。

“我得走了，”他求情地对她笑了笑，“你要是愿意的话，到办公室去，我待会儿给你烧杯咖啡。”

她摇了摇头，表示拒绝。

“你打算在这儿呆多久?”她不满意地问道。

“到7点，也许7点半。”

她感觉到泪水已经涌上了眼眶。“谁也没跟我来过这一手，”她脑子里突然闪出这个念头，“就连爸爸也会停止工作，跟我走的。要是约然，肯

定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毕业论文；要是卡雷尔更不成问题，肯定会关上办公室门，把参加义务劳动的人打发回家。”

“卢米尔，”她最后通牒式地说，“我在传达室门口等着你，10分钟！”

“丽达……”他拒绝了。

“然后我便步行到乌斯季去。我想你不会让我一直走到那里的。”

她转身慢慢离开了，没有回头，没有怜悯。她知道这是一种威迫，一种难以抗拒的压力，但她别无他法。有种什么东西在她心中破灭了。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独，她从来没有像现在需要卢米尔这样地需要过任何人，她从来没有真正恋爱过，现在却真的恋爱了，几乎透不过气来。

当她已经不相信他还会改变主意时，他在通向砖厂的那条路的尽头追上了她。他先打开了车门，然后才停了车。他已经换过衣服了，一脸愁容，一句话也没说。丽达站在灰尘仆仆的公路上，她生气了，也希望他知道她在生气。

“上来吧，丽达！”他说。

她听从了。小车开动。她透过玻璃望着午后的太阳，沉默不语。

“你怎么啦？”他恳求地、和解地问道。

她没回答。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感觉得到，她总想让他和她在一起，片刻也不属于任何别人，对任何人、任何东西都不想。

“给我一根烟。”她终于说话了。

他给她点燃了一根烟。她深深地吸着，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和为自己的依赖性而感到有点儿害臊。

“咱们去哪儿？”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点以前我必须返回去，”他说着看了一下表，“但愿那儿不会出什么事。”

“你要是害怕，可以马上调头往回开。”

他紧闭着嘴唇，加足了马力。小车在公路上迅跑着，在城池边猛地一拐，进了山，很容易地爬到了山上。她搞不清他要把她带到哪里去，他们从来没在这儿呆过。可是她什么也没问，自责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们经过公路旁那家有花园的小饭店，一直开到山顶上，那里有个破旧荒芜的了望台。

“那回礼拜六我就是来的这里。”卢米尔说。

他们下车了。站在开满鲜花的嫩绿的草坪边。两边是密密的森林，四周一片静寂，间或从森林深处传来鸟鸣声。卢米尔拥抱了丽达，她紧紧贴近他，可又害怕看他。

“你生气了吗？”她知过地轻声问道。

他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我只是不理解你……”

她抽搐地紧紧捏着他的胳膊，她希望他也有着像她那样的心情。

“我爱你，非常地。难道这也难理解吗？”

他轻轻地推开她，她低下了头。他将她搂在怀里。她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幸福。他沿着草地慢慢走向绿色的森林堤坝。她闭上了眼睛，森林边缘延伸着柔和的绿色地毯，他们在这浓密的青草中谱写了爱情的颂诗……

了望台附近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犹如一部朦胧的影片一次又一次地重现着。丽达闭上眼睛回忆着他的触摸以及那些只属于她的语言，感到无限忧伤。她坐在寂静的传达室门前的小车里等着卢米尔，像个弃儿。“我们两人都是弃儿，”她痛苦地思忖着，“在唯一的一次共同的下午里竟有如此多的危险和不安。”

他终于在传达室门里出现了。她疑惑地望着他。

“总算过去了。”他松了一口气说。

“要是没过得去呢？”她进逼地问道。

“那我恐怕就要丢掉饭碗了。”

“一点儿也不必遗憾！”她坚决地点点头说，“我反正要跟奥达卡尔说，让他给你另找一个工

作。你不能留在这地方，你不许留在这儿，我不乐意！”

他什么反对意见也没表示，再说也没有时间。

霍扎特和巴耶尔在下棋。金属棋盘上摆着带磁性的棋子，仪器已经关掉，测算出的结果写在图表上，实验室门上的大电钟指着7点半。

“我耽搁了一会儿。”她耸耸肩膀表示抱歉说，“你们很生气吗？”

巴耶尔微微笑了一下。

“我今天做下半班的试验，一直到晚上9点，你用不着赶时间。”

她急忙收拾起图表，向他们道了谢，朝门外走去，霍扎特追到走廊上对她说：

“您父亲来找过您，找了好几趟。他不相信关于您出去买点吃的的说法。我觉得他好像是生气了……”

“也生您的气了？”她问道。

“倒不怎么厉害，我只是想让您心里有个数……”

她在去到休息室的路上就已经发火了。她没坐一下。当卢米尔开着车离开停车场，加快速度行驶时，她碰了一下他的肩膀说：

“别这么赶，咱们一块儿出去吃晚饭。”

“那你们家的人会怎么样？”他有些担心地问道。

“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我根本不在乎别人对我的态度。”她说，并深信这是对的。

卢米尔坐在房间一角上的小茶几旁，看着奥达卡尔熟练地往两只大玻璃杯里倒他喜爱的格鲁吉亚酒。他心情很坏。时近半夜，电视屏幕一片漆黑，屋里寂静无声，只听得从厨房里传来一种似乎很遥远的水流声，从工作室里传来马什卡博士的平静、然而很心切的声音，没听见丽达的声音。他们刚一到家，她便和母亲在厨房里吵起嘴来。她对父亲很明显地不敢这样。“也许父亲没生气，”卢米尔想，可他又不相信这一点。“他一定生气了，只是会克制得多。我不能留在这里！在这种很快就可能转变为毁灭性暴风雨的紧张的寂静中，不可能过着不永受责备的生活。”

奥达卡尔将带有托盘的玻璃杯放在茶几上，做了一下鬼脸说：

“瞧你那副样子简直像个殉难者。是因为丽达？还是工作中出了什么问题？”

“你的情绪太好了！”卢米尔苦涩地说。

“你也这样好不好？”奥达卡尔微笑着举起了酒杯。

“在这种气氛下？”

奥达卡尔迅速瞟了工作室一眼，然后又瞅了一下厨房，开心地微笑了。

"两方面都较着劲儿，这在我们这个家庭是常见的事儿。你根本不要在意，一到早上又太平无事了。"

他们干了一下杯。

"卸了点儿砖吗?"奥达卡尔愉快地眯缝着眼睛问道。

"14车。"

"不错嘛，你们是在院子里卸砖?还是也发货了?"

"我们把砖装在砖架上。个体户由米哈尔在管，他3点钟就走掉了。我觉得他在把我当傻瓜使。"

奥达卡尔关心地皱起了眉头，他手握着玻璃杯，对着黄澄澄的酒凝视了片刻。

"他举止有些粗鲁，在发货组干了一段时间的人都这样。这不是你呆的地方，你得尽快从这地方挪出去。你上函授把化学学完怎么样?"

卢米尔笑了笑。这句话突然地、出奇不意地使他回忆起索科洛夫的一段经历。不久前褐煤研究所的所长也说过这句话。那一回他是和朱扎娜一块儿商量的这个问题，和朱扎娜……

他不得不再饮一口酒。

"我已经递了申请书。"他说。

"什么?"奥达卡尔吃惊地问道，"你怎么一直守口如瓶?卢米尔，你可真有毁坏自己前途的特

殊本领！"

"一个发货组要工程师干吗？"

"这由我来操心吧！你会得到介绍信的。"奥达卡尔狂妄地张开双臂，随后又放下来，几乎有些伤感地说，"老兄，你根本什么也不告诉我，这也真怪。你是找我来的，我们住在一所房子里，可是只有在丽达没空的时候，我们才得见面。"

"是责备吗？"

"你这笨蛋，我总不致于吃你的醋吧！"

"我却和你想的不一样：我从索科洛夫来到这里，占用了你们的房子，还拐走了在你们家享有特殊地位的女儿。"

奥达卡尔顿时严肃起来。又拿来一瓶白酒，倒满了两杯，把酒杯放在桌子中央。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谁也没有任何反对你的意思，可是你们的一些做法使他们无法接受。爸爸为丽达从实验室溜掉一事感到很恼火。他好不容易给她找到一个帮助她的、一个年轻的工程师，而她却来了这么一招。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往我上班的地方去了个电话，她想要借辆小车，很难拒绝她，要不借给她，她会生气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几乎是请求地望着卢米尔说，"你该劝劝她，卢米尔！"

"劝？她会听人劝？"

"她一定会听你的劝。"

“究竟该对她说些什么呢?”

“让她至少在论文答辩之前把功课与你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只是几个星期的事，然后她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啦!”

“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呀……”

“正因为如此，你该解决一下。”

直到夜深，卢米尔还在自己的房间里回忆这番谈话。楼上传来打字的声音，下面工作室的黄色灯光照进了小花园里。这所房子里是多么地繁忙紧张，有多少期望和督促啊!

他从窗口往外眺望。打字机的声音已经没有了。他朝上望了一下，凉台上空无一人。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还有几句听不大清楚的劝告的话，又是一阵脚步声，然后听得丽达进了房间。他前去找她，在他们约定的地点相遇了，拥抱了。

“你等我了吧?”她轻声而幸福地说。

“等了。我还以为你已经去睡觉了呢。”

他将她搂进怀里，她闭上了眼睛。他意识到，此刻没法劝告她，劝她懂事些，审慎些，只能尽情地相爱着……

早上卢米尔睡过了头。丽达有意将闹钟开晚了半小时。

“要不然一直到 8 点我都只一个人，卢。”她

解释了一句，又睡着了。

他用冷水洗漱了一下，很快穿好衣服，和丽达告别后，匆匆下楼。母亲站在下面厅里，严肃地紧闭着嘴唇。她是早该离家去上班了。他放慢了脚步，正从容不迫经过她身旁朝外走去。

“卢米尔，”她冷冰冰地说，“我感到很不愉快，你相信吧！您最好从这儿搬走。”

他转过脸来，她没有看他：

“您使我非常失望，卢米尔！”

“请您原谅。”

他走到房屋前，这是一个极其美丽的早晨。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别墅区街道上的柏油马路，空气里弥漫着花园里的草香。富有魔力的地区！他想道，这是一个封闭区，这里的别墅从不出售，只由儿子继承或作为女儿的陪嫁。

他打开自己那辆“菲利采”小旧车的门，瞅了一眼这房子。下午有足够的时间供他搬迁。其实谈不上什么搬家，只有一口箱子，一个提包和几块画板。离开就是！他突然想到，该回到丽达那儿去，把一切都告诉她。

不，她反正会知道，今天就能知道。说不定他们正在告诉她家庭会议的结果呢，管它三七二十一，她得自己作出决定。

他坐下来，发动了马达。房子寂静无声，他不知不觉产生出一种奇怪的淡漠情绪。“我在这里

呆的日子不长，”他毫不激动地想道，“才两个礼拜。是你们给我下的逐客令，但还是得谢谢你们。你们帮我重新开始了生活，那么再见了，也许这样更好。”

等他一下车，走进传达室，从未有过的那股内在的力量又消失了。厂门前仍旧是一列没完没了的大卡车长队，水泥篱笆柱石的巨型自动窑吐出一批又一批的砖和顶板条。卢米尔开始了在砖厂的第5天。头4天他只记住了两个出了名的工人：布洛乌塞克和皮达什，那是常常躲在院子里的各个隐蔽地方让人家找不到的人；卢米尔还认识巴维尔·斯莱比契卡和卡雷尔·波拉克这两个属于奥达卡尔领导层的、有些盛气凌人的唯美主义者，特别是那位扮演着他的上司角色的米哈尔·巴维尔卡。他们两个是不能替他找到住处的，也许巴尔达能够，可是绝不能让奥达卡尔知道。

他走过接待室，进到最后一间房子里。

“早上好，同志！”哈斯曼笑着给他打招呼，而且非常同志式地，“您是去签工作合同吗？我建议厂长给你两级半基本工资，加上奖金，浮动工资等等，那您每月能拿到4000克朗。这相当可观了，是不是？”他骄傲地点了点头，等待着他的吃惊和感谢。

“我没地方住。”卢米尔不满意地说。

哈斯曼的表情就像突然咬了一个酸柠檬。

“很难满您的意，”他摇了摇头，抬了一下胳膊说，“您要的是什么呀？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房子给结了婚的住呢！”

“我只要一间旅馆里的房间就行了。”

“这就够了吗？那太好了，您写个申请报告，顺利的话，到冬天您就可以搬家。哟，同志，乌斯季不是索科洛夫，我可以向您提供单身宿舍。”

“独间房子吗？”

“至少也得住三个人……”

“三个人？”卢米尔不知所措地耸了一下肩膀，伸手去摸烟抽。住了多年的私房之后现在又回到单身集体宿舍。同两个陌生人住在一起，连片刻独处的机会也没有，谁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没有任何别的可能性了吗？”他意味深长地小声问道。

哈斯曼若有所思地皱起了眉头，用指头弹着桌面，别有含义地咳嗽了一声说：

“我老婆在单身宿舍工作，关系搞得还不错，您要是付三个床位的钱，在一定时间内你可独自占用一间房。可是您知道，在那里的不只她一个人……您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我明白！”

“我得给那里打个电话吗？”

“那就全托给您啦！”

“没问题，主要的是您得记住：有点好处别到

处张扬，免得鸡飞蛋打。”

“您就放心吧！”

他谢谢了哈斯曼一番，向他道了别，来到发货场，他为事情能有这样的结果而感到高兴。

米哈尔在接待室前两辆卸下围板准备装砖的卡车旁跑来跑去。

“你在哪儿闲逛，老兄？”他老远就大声嚷嚷，生气地抬起手来看表，“过了 8 点啦，可你还没换上工作服，打个电话给传达室，让他们把那三辆车子放进来。告诉他们，我在这里照看建筑队的人。”他跳上第 1 辆卡车的踏板，对司机点了一下头，又回头对卢米尔说，“你主要得好好照看着窑炉车的装卸活儿，码砖工今天一个个气大着呢。”

卡车开走了。卢米尔在换上工作服之前，先给传达室打了电话，第一位顾客已经在敲门了。

“我想要些顶板条，师傅，可是要一等品……”他恳求地眯缝着眼睛，意味深长地抖动了一下他的帆布包，笑了笑说，“您不会为难我的……”

“根据指示我只能卖给私人用户二等品，”卢米尔说，可他突然想到这会不会是巴尔特对他的一种试探。

“我想用它来铺顶层，得结实点儿……”他迅速从帆布包里掏出一瓶白兰地，一条香烟和一包

什么东西，“外面谁会知道呀！……”

“您把东西收回去，”卢米尔厌烦地皱起了眉头，“您白白浪费钱，二等品一样结实，只是尺寸不同。”他在订货单上批了个字，打发那买主到一堆二等品那里去了。

等他打发完三位买主之后，斯莱比契卡工程师胳肢窝下面夹着一个大册子走了过来。

“米萨① 不在这儿？”他问道。

“跟建筑队在一起。”

“那么你给签个字吧！”斯莱比契卡打开那本册子，将它放在桌子上。

卢米尔瞧了一下写着字的那一页，每辆窑炉车都编上了号，注上产品种类和几等品，车子交接表一直写到下两页。

“半小时后给你拿去，”卢米尔抱歉地说。

“为什么要半小时后？”

“我先把最后一张订货单处理完，再接收。”

“你以为，哪辆小车会从轨道上消失掉？它至少也有20吨啊！”

“我不能对我看不见的东西签字。”

斯莱比契卡摇了摇头，没说话走了。卢米尔打发走最后一位顾客，从桌上拿起那本登记簿，朝运输轨那儿走去。

---

① 米哈尔的爱称。——译者注。

他划掉了几个号码，突然觉得他在干些徒劳的工作。小车根本不是根据本上写的次序排列的，有些车工人们甚至已经卸掉了。他继续查对着，只是因为他可以独自一个人呆着。他一个号码接一个号码地认真地查对。等到全表核对完毕，车轨上还停了一辆装满了顶板条的车子，底架上没注明几等品。他怀疑地看了一下统计表。这是一项徒劳的工作。白白浪费了半小时，他瞅了一眼卸砖的地方，愣住了。只见哈米尔正大步朝这边走来，样子显得很生气。

“你在这儿愣着干吗，老兄？”他挥了一下手，“那些逃亡者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咱们根本就没卸车！”

“我在核对产品数……”他自责地解释道。

“我的上帝！你还有时间管这个？你快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吧！他们正好给我送了这个。”

“这里多出一炉车来。”

米哈尔愣了一下，不相信地眯缝着眼睛，“统计表上？”

“运输轨上。”卢米尔瞧了一下没号码的那辆小车，“连产品质量也没标上。”

米哈尔走到那辆炉车跟前，点了点头，轻蔑地咧了一下嘴。

“你下次在干什么之前，最好先问一问。这辆小车子不是我们的，产品是用来建上釉车间

的，得长点见识！你也应该想到。既然没标号码，就不能卖，不卖的产品就不入库，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么把下面3辆卡车放进来吧！可是你得加紧点儿干，老兄，要不我们得呆到晚上。”

他听从了米哈尔的话，没提任何反对意见。带着一种脖子上勒紧着绞索的心情回到接待室，“我又像一个大笨蛋似的，”他难过地想道，使劲往一块碎砖头上踢了一脚，连屋顶上的钢梁都震响了。

卢米尔站在走廊和办公室之间的小窗子边，等着穿灰色工作服的住房管理员填写登记卡。

“115号房间已经空出来了吗？”她对着通向隔壁屋的、开着的门喊道。

“肯定的！区里说，他至少要两年才能得到房子。”里面的一位妇女回答说，声音里还带着几分微笑的开心。

“可是米莱娜，他的东西得搁到仓库里去啊！”

管理员在登记卡上用红笔写了个“115”。

“副主任对我说过，我本可以得到一间单身房的。”卢米尔踌躇地说。

她瞟了卢米尔一眼，表示怀疑和轻蔑。

“您是不是还想要一套住房？”她扮了一下鬼脸说。

卢米尔得长久地忍耐着。他突然紧捏着手中

那装着糖果盘和樱桃酒的纸口袋，恨不得拿着往墙上一砸，然后立即离开这儿。他想起了索科洛夫的宿舍，想起那些不洗澡的身体的呼噜声与汗臭味，想起公安局那些穿着制服的警察们每一天的检查，想起喝醉酒的同房者们的瞎胡闹，他咬紧牙关，果敢地咳嗽了一声。

“我该去找哈斯曼太太的。”

从隔壁房里走出一位身材苗条的妇女，胸前挂着用金链拴着的眼镜。

“是布拉贝茨先生吗？”她问。

他应了一声，笨手笨脚地将纸口袋放在窗台上。他觉得简直要窒息了。

那位妇女笑了笑，瞧了她的这位同事一眼。

“让布拉贝茨先生住进7号房间。”

“可是这已经预订给蒙茨塔夫了呀……”

“布拉贝茨先生不会在这里住很久的，”她俯向登记卡，在红色数字后面添了一个括弧，里面写了个“7”，把钥匙交给卢米尔说，“您如果需要什么，就找我好了！”

他走过了用方块大石砌成的又宽又凉爽的走廊，从走廊两旁的住房里传出录音机播放的音乐。吉他弹奏声，还有歌声和笑声。空气中弥漫着像在索科洛夫那儿一样的臭气，红烧牛肉和杂酚皂液的味道。等他走到走廊尽头时，熏得他不得不屏住呼吸。他沿着阶梯上楼，穿过一道扉门，

走进一条窄一些的走廊，这儿很安静。几间临时应急用的机动房。卢米尔打开了他的那间住房的门，走了进去。这是一间很宽敞的房子，过道上有个小厨房，一个洗脸池，小厕所，房里的家具几乎是新的，3张铺上了被褥床罩的沙发床，小桌子上摆着一张说明卡，上面印着如下字样：

——同志：

欢迎您来我们这里住宿，我们这里是根据今日最现代化的住房条件布置的，请您保持清洁，遵守住宿条例。

下面就不必再念了，和通常别的住宿须知上写的大同小异。卢米尔坐着小车回去把行李取来，放在柜子里，然后看了一下房间价钱：350克朗1个月。350克朗换来一个僻静之处。

他的包里有瓶伏特加，他打开酒瓶喝了一个够。每到一处新宿舍都是这样来开始他的第一天的。一副必备药剂，为了减轻开头与结束的困难。两者都是很难受的。

他在床上躺了下来，点燃了一根烟，心里想着丽达。等她知道后，她会干出什么事来呢？最好是什么也不干。别发火！他突然想到这栋别墅区的房子太陌生了，仿佛从没存在过。他非常想念朱扎娜……

第四章

走廊上的嘈杂声慢慢地静了下来，研究所已经空无一人。星期五的实验结束得早，完成一项研究任务需要一大批工作人员，而这些人到星期五下午就有些坚持不住了①，特别是赶上春光明媚的日子。工程师、技术员、实验员，大家都急急忙忙向自己那辆停在车场上的小汽车，或者向红色的电车奔去。丽达从窗口看到这些人。只有父亲一个人还默然无声、全神贯注地在数着她的毕业论文结束的篇页。她焦躁不安地等着，不知他会给她什么样的评价，甚至审稿评语，但是她的焦急情绪更主要的是来自卢米尔。已经3点半了，可仍不见红色菲利采轿车的影子，跟昨天一样。他今天也跟昨天一样，没有给她打电话。她整整一天都在关心着那架电话，一听科里有人

① 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星期工作5天，星期五是周末。——译者注

打电话她就在一旁生气。当她父亲将她带到实验室去，硬让她重测那些表格中的有争议的数据时，她也生她父亲的气，可她还是没能等来卢米尔。“他怎么不来电话呢?”她恼火地想道，“是有什么重要事情?还是因为我让他睡过了头使他上班迟到了而表示抗议?”要不就是忘了?等着她像昨天那样去找他?也许他喜欢下午一个人按照自己的习惯过，晚上只是等着她找上门去。他已经习惯了，淡漠了。要是为了朱扎娜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动身，哪怕翻山越岭……

“这个方程式与下面的文字相矛盾，”父亲突然说。

她从窗子边转过身来。

“为什么?”她委屈地反问道。

“延伸度的常数应在括弧前面，否则的话，方程式就是错的。”

“我忘了，”她不加思索地说，“谁都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只是你在这篇论文里不该忘了，人们会根据你交上去的状况来评价。”

她疲倦地叹了一口气：

“星期天我再从头至尾通读一遍。”

“应该这样。星期一让人誊抄一下文字部分，准备好图片，星期二我已经安排好了装订，你瞧，连一天多余的时间也没剩，你在最后的一天交论

文。"

"我总算交出来了，这我就很高兴。"

"这算不了什么，丽达，"父亲教训地点了点头，把文稿放进夹子里，看了一下表说，"咱们走吧，线图到家里再画。"

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已经是差几分就4点了。他们7点钟才到家。柏油街道上空无一人，小伙子们还没回来，杨娜出远门露营3天，他们要1个月以后才毕业，因此总共只有4人在家吃晚饭。

"还要一点儿调味汁吗，丽达？"妈妈问她，亲切地微微一笑。

"我没胃口！"

"你非得把这个丫头累坏不可，"母亲生着父亲的气，又和蔼地看了一眼丽达，"你们该结束了，你看她浑身都在发抖。"

"这我一点儿也不奇怪，"父亲怀疑地说"我只是不明白，她怎么能一直升到5年级，她根本不能集中精力和独立干任何工作。要是我就不让她参加国家考试。"

"你的要求太高了，爸爸，"伊林娜说，还调皮地笑了笑。

"幸亏你不是教授。"丽达扮了一下鬼脸说。

母亲挥了一下手嚷道：

"别耍贫嘴啦，丫头们！一说打嘴仗，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当上个将军。你们父亲要到布拉格

去参加考试前，两个礼拜没睡觉呢！”

“她最缺少的就是责任感。”父亲回了一句，但他的话被三个妇人的一阵开心的笑声淹没了。

这种没有料到的家庭舒适气氛使丽达平静了下来。母亲也不再那么固执，她已把卢米尔看成事实。她沉思着，望着伊林娜的大肚子。“等奥达卡尔建好了房子，我们家就搬过去。这样的房子恐怕全城也找不到。”

“小伙子们还在建筑工地？”她问伊林娜说。

“奥达卡尔想在 8 月底以前赶完，小东西也该有两个月了……”

“你已经在盼望自己的房子了，是吗？”

伊林娜小心地瞅了父母亲一眼，认可地说：

“谁不高兴住进自己的房子呢？”

晚饭后母亲收拾了桌子，父亲站起身来：

“养养神吧，丽达，还有一刻钟。8 点钟我等你，你必须坚持住！”

是，必须坚持。打发那最后几天，然后总算能开始生活了，像奥达卡尔和伊林娜一样，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无忧无虑地、正常地生活。总而言之，她知道，和卢米尔在一起能够过上这样的日子。

她煮了咖啡，在阳台上偷偷地吸着烟，吞了一片海洛因，嘴里嚼着橡皮糖，下楼到父亲的工作室去了。

卢米尔从窗户边走开，一动也不动地在暗黑的房中站了一会儿，然后伸手去抓酒瓶，可是没喝多少。这一常用药今天什么忙也帮不了他，只能把他困在这间房子里。“可是上哪儿去呢？在这座陌生的大城市里去拜访谁呢？丽达？这是我在这座城市遇到的第一个人……不去找丽达！她该自己来。她得自己打碎这个已明确地告诫我该呆在什么地方的温室式的家庭。”

他穿上衣服走下楼去。这是一个湿润的5月的黄昏，即使是这市中心的空气也充满着春天的芳香。一群男人走出宿舍门，有的大声说笑着，但大多数人是独自一人，默默地、仿佛若有所思地走过停车场，去到有片黄色灯光的地方。卢米尔不能呆在屋里，他拉下帆布帘，点上一根烟，慢悠悠地开着车出去了。

他将车子停在十字路口，沿着窄窄的柏油道朝别墅走去。奥达卡尔的车停在这里，从住宅的窗子里传出阵阵乐声。昨天他还可以按门铃，可以进到里面去，可是今天他已没有这个勇气。谁来开门呢？丽达准和她父亲在工作室干活儿，奥达卡尔和伊林娜在一起，很少见到他。只有母亲可能出来。也许她只从窥视孔里看一眼，根本不开门，然后把电铃关掉。

他又回到车里，穿过别墅区，径直朝城里开

去。"干什么好呢？在灯光照耀下的大街上徘徊，无所事事地打量着橱窗？或者坐到哪个小酒馆里去喝个酩酊大醉？回老家去！明天我回家去"，他下定了决心，"出得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妈妈会从我的衣兜里小心谨慎地掏出身份证，从中发现我换了工作和住处。然后又会怎么样呢？同情的目光，叹气，也许还有哭泣。'朱扎娜欺侮了你，你为她而毁坏了生活，我早就说过了，她只能给你带来不幸。我高兴的是，你们不在一块儿了。可你别装成没事的样子，你是没法骗过妈妈我的……。'"

是啊，他知道，在妈妈面前是没法装成一副生活如意的样子的。对朱扎娜仍旧记忆犹新，对她的回忆则更加勾起他的痛苦，而丽达却留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别墅区的某个篱笆后面。

他把车停在单身宿舍楼前，锁上车门，精疲力尽地走上楼去。在楼梯拐角处垃圾箱旁边遇上了彼得·恰佩克。他光着膀子，只穿了一条褪了色的旧长裤和一双拖鞋。

"怎么回事呀，布拉贝茨……"他吃惊地摇了摇头说，"不会是砖厂着了火吧？"

"我住在这儿。第一天……"

"他们把你撵出来了？"

"谁呀？"

"别这样了，朋友！"彼得将手亲昵地搭在他的

肩上说，"马什卡家族虽然哪儿有什么风吹草动都知道，但我们也一样知道他们家的动静。昨天丽达到处找你，她正处在国家考试的前夕，后来你们却不知钻到哪儿去了，这你就没法通过她家里这一关。可你用不着难过，你该为摆脱了这一束缚而感到高兴。你会打扑克吗？"

"一点点。"

"什么一点点？要嘛就会，要嘛就不会。你当过兵吗？"

"两年。"

"那你就是我们的人。你屋里没藏着什么酒瓶子？"彼得狡黠地眨了眨眼，"喝两口怎么样？"

卢米尔笑了。

"你已经不为那些窑炉车而恼火了？"

"是你给了我劝告，小师傅！"

等他们一走到那窄窄的走廊，彼得变得严肃起来。在房间里，他紧锁眉头看着卢米尔打开窗户，取出伏特加酒，然后带着怀疑的神色说：

"哥们儿，突然，我都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号子人了，"他不满地说，"这种房间只有哈斯曼能够搞到，也只有巴尔达或奥达卡尔才能摆布得了。你要是一条狗的话，就不会看到你这间房间，这很明显……"

卢米尔转过脸来，盯着他的眼睛，在这一片刻他极其希望彼得像原来那样对他友好，信任他。

从他在走廊拐弯处遇到他之后，心里已经感到好受多了。

“奥达卡尔什么也不知道。”他诚恳地说。

“你说的也许是真话。否则的话你很难跟那个学陶瓷的姑娘跑遍整个发货组。他们在惩罚我，也没让我去那里。”

“什么，惩罚？”

彼得撇了一下嘴，拽过一张椅子坐下来，伸出手臂说：“给我喝点儿吧，朋友，”他拿起瓶子狠狠地喝了一口，然后点燃一根烟，点了点头说，“哟，卢米尔，想当初我也当过大官哩！我一进厂就是一名工艺技师，我还和奥达卡尔一块儿去意大利实习过，只不过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把窑炉扔在一边了，因为那里面乱七八糟的，几个小时之后让我负责一个小实验室的工作，说我效率低，我便搬到这个该死的鸡窝里来了。我看了工作记载，开始到干燥室找奥达卡尔的茬儿，我如今呆在压制车间，什么也不缺。”

“可奥达卡尔并不是管人事的啊，”卢米尔不同意他的话。

“论官职是不由他主管。可是对生产部的许多许多事情他比全厂任何一个人都要知道得透。不管他需要什么，只要一去找巴里兹和科塞克，他们便给他签字，因为像得了慢性病一样地人人都知道，著名博士马什卡的独生儿子对砖厂来说是

至关紧要的。巴尔达还夸奖他如何如何关心厂，办事如何如何有效率。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朋友！他要是看谁不顺眼了，他准给他小鞋穿。1 年前他答应过给我 1 套单身住房，可现在似乎已经忘了。"

这些指责可够严厉的了，卢米尔几乎有些不敢相信。他对奥达卡尔的认识并不是这样的。

"你知道得够清楚的了。"他说。

彼得站起身来，和善地笑了笑说：

"等你像我一样在砖厂里呆上这么久，你也会一样这么看的。"

彼得房间里已经有两个膀大腰圆、光着上身的码砖工在端着大啤酒杯开怀痛饮，窗子上放着一大排酒瓶。

"我带了一个人来，好凑齐四个人打扑克。"彼得一进门就大声说，把伏特加放在桌子上，"卢米尔·布拉贝茨。"

码砖工们同声咕噜了一句，卢米尔握了握他们粗硬的手。彼得斟了酒，一人一杯。

"你什么时候需要揍谁一顿，你就知道该上哪儿去求援，可是他们至少得有 8 个。"说完干了一杯。

丽达把两个水龙头开到最大限度，站在底下淋浴。她感到十分疲劳，龙头喷出的水驱散了她

的疲倦。她从来没有像今天傍晚这么苦这么累过：她得在爸爸的严厉监督下，一页不漏地阅读和检查校对每一个公式，每一道方程，每一条数据。她知道，在没有弄完一半论文文字部分之前，她是不许站起身来的。父亲订了一个很严密的计划：今天校第一部分，明天校第二部分，星期天核对完表格和线图。他很善于、也必须完成计划。直到只差两页就干完一半的时候，他才放开她。

她用一块大浴巾擦干身子，自我欣赏地照着穿衣镜。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她瘦了点儿，更好看了。她穿了一件轻便衫，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出浴室，轻轻走下楼来。一楼里还亮着灯，母亲在等着父亲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她突然觉得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又突然怀着莫大的同情心想道，让孩子们和他们的丈夫、恋人在自己屋子里过，这对父母来说是多么地残酷啊！她一直走到卢米尔的门前，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房间里一片静寂。

"布拉贝切克①……"她轻声喊道，可是无人回答。她连忙摸到开关，打开灯。房里空空如也，且打扫得干干净净。卢米尔的东西全拿走了。她突然喘不过气来，全身一阵刺疼，她咬紧嘴唇，一口气跑到起居室，门也不敲就闯进了隔壁房间。

---

① 布拉贝茨的爱称。——译者注

伊林娜已经睡了，奥达卡尔在小台灯下看书。

“奥特克①……”

他吃惊地瞧着她问道：

“出了什么事，请问你？”

见她没有回答，连忙起身走到她跟前问道：

“到底出了什么事，丽达？”

“卢米尔在哪儿？”她急切地问道。

“卢米尔？我不知道啊，他不在自己房里？”

她摇了摇头。

“是吗？……”他开始笑了，“大概在哪儿耽搁了吧，你已经看管起他来了？”

“奥特克，他搬走啦！”她说着哭了起来。

伊林娜动了一下，轻声抱怨了句什么。

“安静点，丽达，”奥达卡尔扶着丽达的肩膀，把她带到起居室，连忙对她解释说，“他有事该对我说一声的，可能是他不得不回家去一趟吧……”

“他没回家，”她急不可待地打断他的话说，“你知道他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是搬走了，可能会在哪家工厂宿舍里……”

“你跟我一块儿到那里去吗？”她忙说。

“现在？”他吃惊地问道，“这毫无意义，丽达，你想到哪儿去找他呀？他也可能到哪儿租间住房……”

① 奥达卡尔的爱称。——译者注

她挣脱了他，坚决跑回自己房间里去了。她打开衣柜，匆匆忙忙换了件衣服。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但又必须采取点行动。她吞了两片海洛因，取出一个大皮包，开始往里面塞行李。等她拉好皮包拉链，母亲走了进来。

“你想干什么，丽达?”她严厉地问道。

她没回答。使劲拉紧着行李包的保险带。

“把衣服脱下，去睡觉!”母亲催促她说。

她狠狠地盯了母亲一眼。

“是你把他撵出去的!”她大声喊道。

“我对他说过，该另外去找个住处。”

丽达感觉到自己的脸在抽搐、颤抖，简直是怒不可遏。在这一片刻她恨她母亲，瞧不起她。

“我去找他。”说罢便提起皮包要走。

“马上给我脱下衣服躺下去!”母亲像是连嘴都没张似的冷冷地说。

“你别再指挥我了，懂吗? 你去指挥杨娜好了，可是我不会再跟你讨论什么问题了。”

母亲举起手来，使劲一抡，给了她一耳光。丽达愣了。这一耳光使她吃惊，同时也使她感到屈辱。

“你别歇斯底里的，”母亲说，“躺下睡觉吧!”

丽达转身抽泣，摔倒在床上。

“丽杜什卡①……”母亲轻声说。

① 丽达的爱称。——译者注

“别理我！”她嚷道，“快走开，别理我！”

母亲走了。丽达匆忙起身，插上门，回到床上。她听到起居室有人说话，然后又敲了她很长时间的门，她没给他们开。“明天等着瞧吧！”她憋气极了，“要你们好看，特别是你，妈妈！”

奥达卡尔离开了丽达的房门，不知所措地搔着脑袋，责备地点着头。

“你这的确太过分了，妈妈！”

“你难道没听见她说的话？”她辩护说。

“我听见了，可是打一个成年女子的耳光……”

“她简直像个肆无忌惮的！”

父亲进来了。

“这儿发生了什么事？”他不满意地问道。

母亲没回答。

“只是她们女人们稍微折腾了一下，”奥达卡尔说，不是滋味地撇了一下嘴，“我要睡觉去了。”

父亲走到丽达门前。

“丽特卡……”他轻声而和悦地叫道。

没声。房间里连一丁点儿声音也没有。他离开了，又慢慢地转过身来，不同意地嘟哝了几声，便朝楼梯那儿走去。

“她简直是肆无忌惮！”母亲说，“肆无忌惮！”

他没答理她，慢悠悠地走下楼去。他生气了。

以前，他一生气就大喊大叫，现在却沉默不语。直到楼下有人敲门，他一直沉默着。

早上，她用甘菊汤冲洗着哭红了的眼睛，仔仔细细化了一阵脸妆，直到样子看去完全恢复了精神平衡才走下楼去。她等待的星期六的千篇一律的日程：父亲在研究所。奥达卡尔在建筑工地。伊林娜在凉亭。母亲在摆弄着那笔除了她谁也认不清的星期六菜单，有的画个十字，有的画个问号，所有这一切一直延续到10点开始做午饭的时候，——可这一次，她估计错了。

母亲坐在起居室，无可奈何地耐着性子的伊林娜在旁边帮她的忙，电视里放映着为士兵们准备的规定节目，所有的门都大开着，好让屋里连老鼠也溜不出去。

“你已经睡好了，丽杜什卡？”母亲朝厨房里喊道。

她没回答。“突然又来这么个讲和的调调？”她瞧不起地撇了一下嘴，“晚啦！我的老娘！晚啦！在每个人的生活里，决定自己的所属、所选择的这一时刻总要来到的。你当然不属于我这一群体啰，是你自己站到圈外去的。”

“爸爸叮嘱说，他将为你的论文早一点回到家。你吃早饭吗？”母亲甚至没等她的回答便站起身来。

"凭什么不吃饭?"丽达想道,"公开的逃跑是不可能的。"她多方劝说自己,"所以只好用宁静和安详来麻痹她的守护者们,以便能悄悄地溜掉。这样就会显得更严重。"她朝房间里走去。

"你好,丽杜什卡!"伊林娜微笑着跟她打招呼。

"你好!怎么样?"

"好极了,肚里的小东西有点儿爱踢脚,可是还有足够的时间呢!毕业论文怎么样了?"

"星期天结束。国家考试之前我是不会去看它一眼的。"

"你能过一个很美的夏天。你还去南斯拉夫吗?"

丽达耸了一下肩膀,抽搐地一笑。

"我要是你我就去,"伊林娜接着说,"谁都没法知道,1年以后又会怎么样。"她把手掌按在肚子上,样子可怜巴巴的。

母亲端上了早餐,安稳地坐了下来,稍微观察了一下形势,然后装出一副和悦的样子说:

"我们昨天和你爸爸谈到当硕士的问题,"她一边说,一边观察着丽达的脸色,"这整天整天的学习的确不怎么有利,父亲同干部处的副处长商量过,你能不能在研究所找个地方边工作边当见习生。"

她耸了耸肩膀,意思是说不反对,但她并不

相信这回事。爸爸恐怕不愿她到他身边去工作。马什卡博士不退休，研究所的门对她就是关着的。

“现在你主要的是要坚持住，”母亲叹了一口气，“只差一个月，你就将是工程师了。有时我都以为自己等不到这一天就会死去。”她苦笑了一下，手按着心口。

“骗人！”丽达脑子里闪过这么个念头，但是她抑制住自己，对母亲不说出这句话来，“没法防御的无聊的骗人把戏！”

“爸爸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嘛？”她像一个正常的乖女儿一样平静地问道。

“11点以前准回来，他考虑到了你的事情。他很为你操心，听说你的论文特别难。那个巴莱克，他和你爸曾在一块儿学习，可他们从来都合不来，他还对你爸有一大堆莫明其妙的蠢想法。”

“奥特克到底在哪儿？在工地上？”

“只到10点。”伊林娜说，“然后要在砖厂做个什么实验。”

丽达放下餐具，夸奖了母亲的早餐，猛地一下站起身来：

“我去看看他完成得怎么样了。写了这一通论文我得歇歇脑子。”

母亲犹豫了片刻，只短短的一会儿，急忙瞟了一眼伊林娜，表示允许地点点头，收拾起餐具

来。

“我可以跟你一块儿去吗?”伊林娜问。

“当然可以。给奥特克把点心带去吧!”

“他已经吃过了……”

“你这小笨鹅,”丽达叹了一口气 想 道,“你不是什么也不懂,就是心眼儿太诚实。”

她们出了家门,母亲站在窗子边的后面瞧着她们,微笑了。她朝她们招了招手,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你大概不致于以为,妈妈,我会像少先营里的小丫头那样提着箱子从家里出走吧?卢米尔会关心我的!”

建筑工地前停了一大列轿车:奥达卡尔的闪闪发光的“日古利”,卡雷尔那辆随随便便停在两棵大树中间的运动型“菲亚特”,一个著名的粉刷匠的“赫利莱尔”和两名泥瓦 匠的 两 辆“斯科达”车。

“嘀,小汽车排成行了!”丽达刻薄地说。

伊林娜缓和地笑了笑:

“这都是奥特克组织起来的。他 想让我们和小东西能在6个星期之后搬家。他想早点完成这任务算了,这建私房的事也够让他费心的了……”

“他今天还有可操心的事!”丽达 想道。说着朝入口走去。隔了好些日子以后的今天看到这座房子,样子很壮观,可并不使她动心。这一带任何一栋新楼和他们的别墅相比,她都不觉得怎么

样。这别墅还是25年前父亲从一个企业家那里用低价买下来的，这种别墅今天实际上是非卖品了。新建筑的内部装修看去更好些。奥达卡尔从原来家里那栋房子获得了灵感，前厅起得宽宽敞敞的，楼梯和通向其它房间的过道都很宽，在建筑法规许可范围内尽量把面积扩充到最大限度。几个泥瓦匠正在认真地抹墙，没注意到丽达走过，随后她又回到伊林娜身边。伊林娜正以喜悦的目光欣赏着抹得光滑平整的墙壁。

“奥特克在哪儿？”

“大概在下面车库里吧！”伊林娜边说边给她指了一下路。

奥达卡尔和卡雷尔站在宽敞的车库里，他们正在讨论煤气取暖的问题。阳光透过没上门板的门洞射进车库里。卡雷尔首先看到了丽达。慌慌张张扮了个笑脸，笨手笨脚地朝她走去。

“丽达……我还以为你不在乌斯季了哩……”

“你瞧，我却在这儿。”她随便应付了他一句，转过脸来对奥达卡尔说，“我得跟你说话。”

“丽杜什卡，我求你……”

她倔强地把头一甩，穿过了大门洞。

他一会就撵上了她：

“真的，我跟这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丽杜什卡！”

她转过脸来，盯着他的眼睛说：

“奥特克，你现在马上带我到那些卢米尔可能去住的宿舍！”

“可是丽杜什卡，这——”

“我愿意，奥特克！”丽达打断了他的话。

他看了一下表，耸了耸肩膀。

“11点我们还有一个新压制机的合口实验。我必须在场。”

卡雷尔慢慢走出了车库。他温和地笑了笑，就像他每当竭力争取什么的时候那样：

“我可以去。用不着我们两个人都去帮着实验。”

丽达拒绝地瞅了他一眼，心想，“谢谢了，小男孩，”她撇了一下嘴，“别勉强，你根本没法跟卢米尔相比，你连他的脚趾头都够不着。”

“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卡雷尔！”她说。

卡雷尔只稍微耸了一下肩膀，他善于控制自己。

“家里肯定不会同意这样做。”奥达卡尔拒绝说。

“只是我必须与卢米尔说话，必须！你明白吗？”

奥达卡尔叹了一口气，他仿佛还想说点什么，可后来把手一挥，走进了车库。

“我觉得，你这么办不理智。”卡雷尔突然说。

“为什么？”她进逼地反问道。

“你自己知道得很清楚。”

“这你是无法理解的。”她深信不疑地说，朝那列停着的车子走去，走了几步之后又转过身来，“那些证明书你都还了吗？”她问道。

“还没呢！”

“我两个都要。”

他笑了笑，点头表示同意。

“当然啰，丽达，我预料到你会需要的。”

“你什么都预料。”

“只是我对你有些了解。”卡雷尔瞅了一眼这堵墙，缓和地点了点头说，“别耽搁了，丽达，车子备好啦！”

他们在星期六的街道上行驶着，奥达卡尔沉默不语。她已经怀疑他开着车子故意在卢米尔不可能呆的地方转来转去，可是后来，他们终于绕过一座难看的灰色房子，将车停在卢米尔的“菲利采”旁边。

“你在车上等一会儿，丽杜什卡，我会找到他的。”奥达卡尔以商量的口吻说。

“我跟你一块儿去！”她坚决下了车。

传达室空无一人，锁着门。玻璃窗后面的墙口挂着各个房间的钥匙。奥达卡尔看了一下表，含含糊糊骂了一句什么，气呼呼地走进宿舍里去了。她贴在玻璃窗上细看了一下房间号码，试图

猜出卢米尔住在哪间房里。13号？这是奥达卡尔的幸福数字。要不就是17号？约什卡① 信这个号码……

奥达卡尔从宿舍的旋转门里走了出来，后面跟着心惊胆战的门房。

“我马上去看看，工程师先生，马上，”他一个劲儿地点着头，“您知道，对新搬来的人我还记不住……”他打开传达室门，翻阅住宿登记簿，“这儿！您瞧，布拉贝茨·卢米尔，7号房间，在第4层楼上。”

“我去一下马上回来！”奥达卡尔说，可是丽达笑着摇了摇头：

“我自己去，”说完便朝宿舍门走去。

卢米尔正在淋浴，显得有点儿虚弱，且相当慌张。他在彼得房间呆到半夜过后，他们在一块儿喝了伏特加，又喝了葡萄酒和啤酒，打了一通扑克，聊了一通砖厂的事。主要由彼得讲，卢米尔想起他关于奥达卡尔的一些话，心里不免感到难过。

“我可不想要这样一个敌人，”他想，禁不住撇了一下嘴。“为什么不呢？敌人也是伙伴啊！怎么也比自己一个人好，多少亲人尽管被人思念着，可却在度着没有思念的周末啊！朱扎娜呆在

① 卢米尔的乳名。——译者注

罗曼的画室里，她在看我的画吗？罗曼那儿有成打的好画，我的画既然分文不值，她凭什么要看呢？她昨天好晚才睡，也许还在睡觉吧？也许他们在作爱？丽达已经坐在写字台前，已经与父母的决定相妥协，正在忙她的论文吧。我们家的人在干什么呢？妈妈在采买，爸爸准在门前照看小莱谢克，大莱谢克值完化工学校的夜班之后正在睡觉，兹登娜在收拾屋子，他们会煮什么吃呢？”

他突然非常地想家，他已经好久没回过家了，朱扎娜不高兴看到他回家，他有时也想家，但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想得厉害。因为他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孤单，这样离家遥远。

他一面思念着故乡，一面琢磨着，今天该往下走经过特普利采和杜霍夫呢？还是往上走沿着克鲁什山脉回家？他犹豫不决地思忖着，眯缝着眼睛任那冷水浇淋。浴室的门突然开了，丽达出现在面前。他不敢相信地呆望着她，喷头的水丝丝发响，关着的浴室变得幽暗，昨夜的疲劳让他离开了现实，可是丽达走了进来，冲他微笑。

“你把我彻底忘了，卢！”她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他关上喷水龙头，伸手去抓毛巾，这时，丽达却拥抱了他。

“你会弄湿一身的！”他轻声劝她说。

“没关系！”她轻声回答说，并吻了他。

他领受了这一充满着难以言语形容的快感的接触。她是如此地热情，离得如此地近。她闯到这里来了，简直造反啦！

“怎么回事？你搬了家，却什么也不告诉我？”她柔情地责怪他。

“我想，这样会更好些。”

“你真会气我，”她叹着气，瞧了他一眼，“你爱我吗？”

他证实了，他的确爱她。

“你撒谎！”她说，“你怎么忍得住一个人呆上这么久？”

“你得学习，丽达。我得回家去看看，明天回来。”

她猛地一震：

“我想跟你一块儿去，卢！”

“你得学习。”他又说了一遍。

她不同意地摇了摇头：

“我的毕业论文已经写完了，我不打算再修改。谁也帮不了人家的忙。你自己也说过，这样更好些……”

“可现在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有人敲门，接着，奥达卡尔进了前厅。他带着负罪的微笑问候了卢米尔，不知所措地耸了耸肩膀。

“事情和我想象的结果一模一样。”他叹了一

口气说，“家里人会发疯的。可这是他们的错，他们应该想到这一后果。”

“丽达该回家去，奥达卡尔，”卢米尔说，“不愉快的事已经够多的了。”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回去！”丽达顶牛说，“我同你一起到你家去。”

卢米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可是奥达卡尔用胳膊碰了他一下：

“别费劲去说服她，卢姆卡，没有用，丽达是个顽固得要命的人，你们要是能在今天赶回来就太好了，爸爸对她的论文抓得可认真呢。”

“当然，”他保证说。

“你什么也别答应，布拉贝切克，”丽达说，还神气地笑了笑。

奥达卡尔无可奈何地站起身来，耷拉着两条胳膊，用责备的目光看了一眼丽达，友善地拍了一下卢米尔的肩膀。

“那么就祝你们一路平安吧，卢姆卡。向家里人问好！”

“谢谢，我一定转达，别生气！”

“我们两人的关系不会因为这事有所改变的。”

“忙你的砖厂去吧！”丽达说完把奥达卡尔推到门外，插上了门。

他们沿着克鲁诺什山脉朝利特威诺夫驶去，随后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等待着播放他们喜爱的歌曲。

“你们家到底住在哪儿?”她问道。

“火车站附近。你熟悉利特威洛夫吗?”

她不好意思地耸了一下肩。

“离那儿只有几公里，可是我好像只进过两次城，我对化工学校更熟悉。”

“你和爸爸一块儿去的?”

“他有时出差带着我去。我很高兴坐他那辆‘603’号。”

他想象着一个黑发苗条姑娘如何挨着一位强壮有力的所长坐在塔达尔公务车的后座上，他仿佛看到父亲宽大的手掌搭在他孩子的肩头上，心里想：这样郊游多来劲啊！

“你们家里的人不知道你走了?”他问道。

她摇了摇头说：

“我都24岁了，布拉贝切克，请你记住点！”

“你有时不觉得老吗?”

“朱扎娜更老！”她回敬了一句。

她的反应使他忍不住笑了。他想起朱扎娜怎样挨着他坐在这辆车上。她的个子比丽达小些，戴着一副没有屈光度的眼镜，头发披散着，很柔软。她一路寻思着那些最平凡的自然法规，如腐烂，阴火的问题；过些时候又带着一种对无法揭

示的奥秘的苦恼将这些思想喃喃地说出来。可是她并不假装知识渊博。只是有时在学校里不怎么用心罢了。

“你常和朱扎娜一块儿回家吗?”丽达突然问道，审慎地打量着他。

“有几次，但那是在最初的时候，后来很长时间都不去了，因为她和妈妈不怎么合得来。”

“你最后一次回家是在什么时候?”

“去年，圣诞节前某个时候。”

他准确地记得那一天。圣诞节前最后一个星期五，他请了假，而朱扎娜却撒谎说她要到布拉格去出差，于是他便一个人回家了。他也得向她撒谎，每当他想回家去看看父母，她便笑他哭着想双亲了。她自已跟她的父母关系很疏远。

“你在家里呆多久?”

“到晚上便返回来了。”

“那你爱朱扎娜胜过爱你父母。这是对的。”

他信不过地看了她一眼。

“我真是这么想的,”她固执地说，“我爱你也胜过爱他们。”

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楼前空无一人，从几十户人家的阳台里传出收音机和录音机里播出的音乐，也传来没有睡够觉的孩子们的抗议哭叫。他瞅了一下房屋的平顶，八层楼上通向阳台的门是

关着的。

“他们不在家？”丽达问道。

“不知道。咱们按按门铃看。”

“你没有钥匙？”她觉得奇怪。

“我有。”

他许多年来一直保存着家里的钥匙，甚至当父亲有一次换了一把锁，也给他从信里寄来了新钥匙。可是他知道，这把钥匙是开不开门的。有一段时间他默默地顺从了母亲对朱扎娜的敌意攻击，可是后来又独自决定到陌生的索科洛夫去过一种新生活，放弃了利特威诺夫住房的使用权。今天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他们亲近的最大障碍已不复存在，归来的浪子的这一角色使他感到不自在。

丽达站在开着的电梯门前说：

“我最好在下面等着。”

“那是为什么呀？”他不解地问道。

“你也许愿意一个人先进去。”

他拥抱了她。

“你必须和我一起去，不然我会紧张的。”

他们来到8层楼上。门里一片静寂。卢米尔按了一下电铃，门里响了一下，把门上的玻璃嵌板都震动了。莱谢克的光脚丫在前厅地板上闪动。

“妈妈！”莱谢克喊叫着，听得出是他的声音。门开了，小男孩失望地愣住了，“是卢米尔舅

舅，"他朝房里嚷道，"还跟来了个什么女的！"

丽达开心地笑了。

"你给我带来了什么使我吃惊的好东西吗？"莱谢克不怎么热情地问道。

"你不请我们进去？"卢米尔微笑着。

"进去好了！"他漫不经心地说，"可是外公在画画，咱们家谁也不许大声嚷嚷。"

屋里传出一阵窃窃私语声，卢米尔懂了。母亲担心他和朱扎娜一道儿来。爸爸终于出来了，他是作为侦察员出来的。

"怎么回事？"他带着暴风雨般的热情讥讽地嚷道，"又到圣诞节啦？"他紧紧地握了握他们两人的手以示欢迎，当然，也像在任何地方对待任何人一样与丽达你我相称，还审视地眯缝起眼睛，"你没打开门？运气不好，是不？喏，就是这么一回事！"

"别再提这些啦！"卢米尔笑了笑说，"我要是把门打开了的话，你又会嚷嚷，说我像回家一样地往这儿钻，是不是？喏，就是这么回事！"他对着父亲的玩笑来了一句，又仔细闻了闻说，"从你身上感觉得到有好些颜色，你是不是又在涂抹什么？"

"你听听他是怎么说话的！"①父亲对丽达说，

---

① 意指卢米尔说话不客气，不说他父亲是在"画画"，而说他在"涂抹什么"。

“他的那些破画才一文不值呢，我让你看看我的画——”他得意地自夸着，牵着她的手上走廊去了。

母亲从厨房里走了出来，脸上像每次那样稍带点儿惊慌的神色。

“别让人家活受罪了，老头子！”她劝阻他说，彬彬有礼地向丽达作了自我介绍，请她去吃午饭。

他们坐在挂满了画的舒适的屋角餐桌旁。母亲在热饭，父亲在照看着调皮的莱谢克。

“姐姐在哪儿？”卢米尔问。

“兹登卡吗？”母亲表现出骄傲的神色说，“在打扫卫生！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住房。过一会儿就会来接她这个宝贝儿子。”

“谢莱克呢？”

“大谢莱克已经在罗马尼亚两个月了，他到那里去建个什么厂子。你一年才回来一次，跟你有可说的。”

“上个礼拜我们到索科洛夫找你去了。我不得不亲自开着那辆特拉帮达。妈妈担心你已经在什么地方失踪了。”

“我能怎么想呢？因为从那儿寄来了钱也寄来了信，可是你却不见踪影。他们甚至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

“我现在在乌斯季。”卢米尔说，“我还得替奥

达卡尔向你们问好。”

“奥达卡尔？对，奥达卡尔……”父母都装得一切都已弄明白，一切都可放心了的样子。但是他还是估计他们要没完没了地盘问他，等他单独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午饭后妈妈煮了咖啡，爸爸拿出了李子酒，点燃了烟斗。收音机轻声地唱着，老挂钟像几十年前一样有规律地摇晃着钟摆。

“我们还以为你们不在家哩，”卢米尔说，“这么热的天，你们却把阳台门关得死死的。”

“这是因为莱谢克，他老爬栏杆。”母亲狠狠地吓唬了一下小男孩。

“你知道——”父亲吸了一口烟，耸了一下肩膀说，“我又开始干活了，这一来我就看不住这个小淘气鬼了。”

他骄傲地、充满爱心地看了一眼墙上的画，卢米尔甚至有点怜悯他。

“我看得出来，你画了不少新画。”

“是呀，儿子！我现在有时间，主要是有地方了，我还在房子里布置了一间小画室，像年轻人那样。”

丽达表示出惊讶和不敢相信的样子。

“这些画是您画的？”

父亲顿时兴奋起来，就像突然长高了似的。

“你喜欢吗？画得不错？喏，是这样！”

“的确不错！”丽达说，她很会说话，“我不喜欢那些只有作者本人和少数几个人看得懂的画。”

“这也是我的话，我看得出来，你有眼力。来，我给你看点东西！你也可以来，儿子？”

他把他们带到最大的一间房子里，他把这间房子变成了画室。墙上挂满了看去像放大了的照片一样的画。这的确不怎么高明，可是正因为这一点卢米尔还特别喜欢他父亲。

“瞧，怎么样？够意思吧？喏，就这么回事！”

“够意思吧？你们看呆了，是吧？喏，就这么回事！”小莱谢克也跟着在起哄。

“这小家伙可真够调皮的！”卢米尔微笑了。

“能说会道比长了 4 只手还要好。”父亲严肃地说。

丽达笑了。他看了她一眼。

“不是这样吗？不是？就是这么回事！”

他稍微等了一会儿，让他们看完他这展览厅的四面墙之后，指给他们看一幅装了框子的画。

“这是仿照斯拉维切克①的风格画的。”他骄傲地说，“我的斯拉维切克，原作画得很好，最后——还是由你自己来评吧！”他打开柜子，取出那幅用一张大挂历包好的斯拉维切克作品的复制品。按照几何线严格地分成了几个小方块。

① 捷克画家。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擅长风景画。——译者注

“我更喜欢您的那一幅，”丽达说。

“那自然啰！我那一张的颜色也更好些，可是没人买我的，说我的不是艺术。那张我哪儿也别送，怎么样？”

“真可惜！”丽达说。

“不，”卢米尔忙说。

“你别来抬扛……”父亲挥了一下手说，“你更喜欢经济学家，是不？”他瞧不起地扮了一下鬼脸，“不久前我到卡什内尔那儿去过一趟，他也是个经济学家。同时他还画画，卢米尔倒承认他画的是画。他把一个管子劈成4块，用毛笔在上面乱抹一气，说什么这是煤床，你瞧瞧，就这么回事！”

“卖画常常是卖个名。”丽达评论说。

“对了，你说到点子上啦！你的本行是什么？”

“丽达今年在化工学院毕业。”卢米尔说。

“那么是工程师啰？我马上看出来了。我信任技术人员。哲学家和科学院院士都是些赶时髦的。”

“可是有些工程师也一样。”卢米尔反驳说。

“只是他们中间的这种人少些，”丽达得意地扮了一下鬼脸，看了一眼父亲说，“我真的喜欢您的画。”

“因为你没有鉴赏力。”卢米尔悄悄说。

“我听见你说的话了，你这个小坏蛋！”父亲吓唬他说。

“别理他，他是嫉妒您哩！”她笑了，“您画这么一张画要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父亲像一位正在揭穿自己作品秘密的大师一样忧愁地眯缝着眼睛说，“我要是早晨开始动笔，到傍晚就该结束。也可能不吃午饭，一口气下来。卡什内尔在他的画室里有一张画画了1年。他总是一会儿跑出去，把画搁在画架上，发一阵呆，然后又坐下来，喘着气，跟条猎犬似的，这算什么活儿？你说呢？就这么回事！”

“这才是艺术哩，爸爸！”卢米尔说。

“少废话，你！——”

母亲开了门，指着饭桌那儿说：

“来吃点儿点心吧！”

“卢米尔——”丽达说，“我把手提包丢在汽车上了……”

“她根本就没带手提包来，”他想道。他懂她的心思了，便将她送到电梯前。

“你没必要这样，”他劝她说。

“别撒谎，整个时间你都想着要看那封信。”

“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根本不拆开它。”

“再见！”她笑了，吻了他一下。

“那位小姐是谁呀？”卢米尔刚一走进饭厅，母

亲便好奇地问道。

他简短地向她说明了一切。关于朱扎娜，关于马什卡一家，关于新的工作……母亲惊讶地听着，还不时跟父亲交换一下眼色，“你瞧，我想对了吧！”

“我料到了，”等卢米尔说完之后，母亲叹了一口气说，“朱扎娜给你带来了不幸。感谢上帝这样完结了。感谢上帝！……”

“那封信——”他说。

“我把它退回去了，”母亲飞快地脱口而出，可她不善于说谎。

“喏，给我吧，妈妈——”他伸出手来。

她把信收在收音机上的线织网罩下，是朱扎娜寄来的，从信封上的字体一下就能认出。他在拆信的时候，强迫自己冷静，是结婚请柬

“……我曾经不相信，你真的走了，你在这里离我很近的时候，我那么有把握地感到：过些时候一切都会回返的。现在我非常地想念你。我常到我们的住房那里去，寻找你的足迹。你仿佛就在这里，在每一小块墙壁上。卢，我求求你，与我们的8年相比，这空虚的几个星期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注意到母亲牢牢地盯着他的担惊受怕的目光，他感到有些难为情，母亲一定读过这封信了。她利用热气拆开了沾胶的信封，又把它封上了。

“你说吧，你别再到她那里去了，卢米尔！……”母亲恳求他说，“你不许去她那里了。丽达是一位多么文静有礼貌的姑娘啊，……你干吗不说话呀？你为什么不说点什么？”

他没法回答。他想起了在军队里的最后几个星期。思念朱扎娜的那股难受劲儿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他已感到一种新的平衡和宁静，可是她突然给他寄来一封封来信，有一封里面还放着一块树皮，这棵树曾是他们相爱的见证。“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时候了，朱扎娜！”他想道，“再也不会有了。”

晚饭后，兹登娜来找小莱谢克，她很快就和丽达交上了朋友，因此他们只好打消晚饭后立即回乌斯季的念头，接受兹登娜的邀请到她的新居去坐一会儿，快到半夜才回来。房间已经准备好了。餐桌上已经摆上了一盘三明治和一瓶家酿的红葡萄酒。他们吃饱之后，丽达走到铺得干干净净的床边，不知所措地耸了耸肩膀。

“你知道吗？我有点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不好吗？”他反对说，“难道我们得各人住一间房，然后再往一块儿跑？”

她没马上回答。若有所思地环视了一下房间，最后望着他说：

"你带过很多女人来这里?"

"随你想像有多少吧!"

她拥抱了他，叹了一口气。

"我心情越来越坏，我在忌妒你。"

"因为你想知道我的一切。"

她点了点头，突然轻轻挣脱他说：

"把那封信给我，卢，"她说。

他把信给了她。丽达读信时装成很勇敢的样子，可始终也没法装像。

"我不去布拉格了。"她摇摇头说，"管它国家考试不国家考试。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乌斯季，一天也不能。我知道，你准会去找她。"

"我要是想去的话，谁也拦不住我。只是我已经不想去了。"

她转过身去，他抚摸着她的头发。可她却愠怒地移开了。他决定等待她，直到不再执拗的时候。

没过多久，她像雷诺阿①笔下的"戴草帽的姑娘"一样，转过脸来：

"你究竟为什么不喜欢那些画?"

他微笑了，挨近她说：

---

① 奥·雷诺阿(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版画家，雕塑家。——译者注

"我喜欢。我只是故意逗着爸爸玩。我有时还吓唬他说，临摹实际上是要受处罚的。"

"是吗?"

"不是。"

"那就好。我喜欢你爸爸，你妈妈也非常可爱。总之你们这儿一切都跟我们家不一样。这样舒适，温暖……"

他吻了她。

"这只是更平凡一点。"她说。

"你知道我爱你吗?"她问他，突然皱起了眉头。

"她称呼你为'卢'，可你却撒谎说不记得怎么称呼了。"

"这是真的，我什么都忘了。"

他拥抱着她。她在他怀里完完全全放松了，并轻声地请求他。他没听见，但从他们的亲吻中已经理解到了。

她知道，这次美妙的旅行终须结束，可是她不愿去想这一点。她几乎是怀着痛苦的心情和利特威诺夫告别的。她根本就不想回家，不想回到父母身边去。

"由于你的缘故，如今我简直痛恨乌斯季。"他们乘车返城时，丽达痛苦地说。

"可我还是喜欢乌斯季。"卢米尔微笑着说，

“我在这里过得更好了……”

“你住在那讨厌的单身宿舍里，”她愁眉苦脸地说，“咱们到那里去把你的东西取出来，回到我们家去。”

“你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这行不通。”

是啊，她知道行不通，可她又不能妥协，也不愿意这样。

她让卢米尔在广场上的一家小吃店门前停车，亲自挑选了他俩今晚的晚餐和明天的早点。

“我留在你这儿过夜。”她在单身宿舍的房间里这样坚决地说。

“门房看见你进来了呀，”卢米尔拒绝说，“这同在学生宿舍一样，10点以后不许留客。”

“能出什么事呢？”她反问道。

“他可能来找你。”

“让他来吧！你别让他进来就是。我们要是夫妇，又怎么住呢？”

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

“可是我们还不是啊！”

“你不想要我？”她问他，紧张地等着他的回答。

“你根本不了解我，丽达！”他停了一会儿说。

“我了解你。很透彻地了解你。我现在只是在帮助你忘却，我知道，你很快就会爱上我的。”

他拥抱了她。在这一瞬间她意识到，她无法

想象在今后的生活里没有卢米尔。

“然后怎么办?”他轻声问道。

“然后很简单，咱俩结婚。我什么都已经想过了。6月份毕业，7月份结婚，8月份到南斯拉夫去蜜月旅行。”

“你们家没和卡雷尔订这个计划吗?”

“我什么都忘了，跟你一样。”

他笑了。

“我们将住在哪里呢?”他又提出异议说。

“这也准备好了，8月份奥特克搬走，春天我们家的人也搬走。整栋房子都是我们俩的了。可我们不光是我们自己……”

“你还忘了许多别的东西……”

“你也是，布拉贝切克!”她责备地说，突然，有人敲门。

她吃惊地转过身来。

“别开门!”她求他说。

“别害怕，还不到10点。”

他开了门。走廊上站着她的父亲，脸沉得像块石板。

“晚安!”卢米尔说。

“晚安!”父亲回答了一声，走进房里，打量了一下四周，一直不高兴地摇着头。

“不能这样下去了。”

丽达好斗地出来顶嘴说：

“我们怎么想就怎么下去！”

“所以我才来，”父亲说，很疲倦地叹了一口气，坐到桌子跟前。

第五章

宽大的排汽管里冒着气化石油的滚滚白云，随后传出马达开动的声音。几辆笨重的拖车慢悠悠地开到厂门口，32吨重的庞然大物装载着一级顶板条。

卢米尔知道，这是开到哪里去的。他在后面望着它们，感到一种苦闷和轻微的妒意。离开提货场，驶出大门，沿着白色的公路开到洛索维茨，特莱齐。一路上打开收音机，转动着大方向盘，哼着那些引起他许多回想的曲调。在平静的马达盖上吃顿茶点，买好够两人吃的熟食晚餐，然后朝布拉格开去！去找丽达。这只是一种愿望，不可能实现的。星期天晚上一半干燥室的暖气不灵了，生产部减慢了两个转炉的速度。今天，连发货组的烧砖数量也下降了，巴尔达在早上的厂务碰头会上介绍了亏损情况。

"老兄，别在这儿傻愣着啦！快到前面的转运

台去看看吧！”

卢米尔回头一看，米哈尔正大步朝他走来。样子很生气。他从一早起就满肚子的火，供销科科长卡洛乌斯在发货组接待室向他传达了巴尔达的指示：要不惜代价保证供货计划的完成，满足所有顾客的需要。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让一半卡车直接开到运输轨那边去，让买主直接从出窑的炉车上取货。工作条例上是不允许这样装车的，安全规章制度是绝对禁止这么干的，可是完成任务压倒一切，这关系到职工的奖金问题。

“我已经放了3辆汽车到院子里来，这些小子已经急疯了，你快把他们带到前面的转运站台去，我来关照后面的。”米哈尔用指挥官的腔调说，这是不容争辩的。

卢米尔听从了他的指挥，不愿和他争吵。再说米哈尔在这儿工作的时间也长得多，有权组织劳动。他把那3个急不可待的买主带到炉车那儿，并叮嘱他们小心别出事故，然后朝接待室走去。到了工间休息吃茶点时，职工们都朝食堂涌去，卢米尔没去，他想一个人呆着。丽达昨天走了，要到星期五才回来。还有漫长的两个白天，两个傍晚，两个黑夜，他得独自一个人度过，因为他已向马什卡博士许了诺：绝不上布拉格去找丽达，放理智些。

他填写了今天经手的产品登记卡。突然，接

待室的门儿渐渐开了，样子十分可怜的拉佐·皮达什和温达·布罗乌塞克一前一后出现在他面前。

“我们可以进来吗，工长?”拉佐·皮达什以请求的口吻问道，从头上摘下那顶帽檐上满是油污的运动帽，进了门。

“怎么啦?”

“温达,”拉佐·皮达什对着门外喊道，“工长会好心接待我们的!”

整个发货组出了名的二流子站在他面前，样子既温顺又可怜。瞧他们那副穷相，简直没法对他们厉害起来。

“你们有什么事，小伙子们?”卢米尔和蔼地问道。

拉佐·皮达什往前挪了一步，用拳头按着扁平的肚子。

“该吃茶点啦,可是昨天有人在楼里把我们俩的钱包都偷光了。”

“你们报告了吗?”

“为这几百克朗去叫警察……”温达·布罗乌塞克可怜巴巴地缩着脑袋，也往前挪了一步说，“你能不能行行好，借给我们50克朗,到发工资的时候还给你……我们饿了……”

“我已经没有一点儿劲干活了。”拉佐·皮达什叹了一口气说。

卢米尔打算借给他们。心想离发工资只有两天了，他还有足够的钱，便掏出了50克朗，交给了拉佐·皮达什。

"谢谢啦，工长先生！"拉佐·皮达什鞠了一躬，往钞票上啐了一下。就在这一刹那，米哈尔回到了接待室。

他怀疑地打量了一下这两个工人，又凝视了一阵卢米尔。

"你借给他们钱了？"他疑惑地问道。

"借了，"卢米尔承认说，"昨天有人偷了他们的钱。今天，他们俩连茶点都买不起了。"

米哈尔轻蔑地笑了。然后又生气地皱起了眉头，对皮达什伸出手来命令说：

"拿来，皮达什！"

拉佐·皮达什乖乖地把钞票还了回去。

"现在你们两人赶快走吧，打扫炉车去，要不我就去叫警察来，让他们来查查，到底是谁昨天晚上偷了你们的钱！"

当这两个家伙慌忙走掉之后，卢米尔摇了摇头：

"米哈尔，你不认为，我想借钱给谁就可以借给谁吗？"

米哈尔猛地一下转过身来对他说：

"别在我这儿来这一套！同事先生！这院子里的活儿多得干不过来，你要是给这些混蛋钱，他

们就会翻过篱笆去下酒馆，那你就再也别想把他们拽回来了。”

“也许他们真的饿了吧？”

米哈尔没回答，只是轻蔑地撇了一下嘴，他从抽屉里掏出香皂盒，洗了洗手，朝大门那边走去。

“我到水箱那边去，”他郑重其事地说，“在我回来之前，你照看运输轨那一片。有人把炉车上的碎砖头直接扔在轨道上，转运台上的人已经有意见啦！”

卢米尔感到脸上的肌肉在抖动。

“你大概去过那里了，是不是？”他毫不客气地反问了一句。

“我可没这份闲工夫。”

“你干什么有工夫？”

“现在我去吃茶点。”米哈尔得意地一笑，用指头弹了一下帽子，扬长而去。

卢米尔将发货卡往桌上一甩，散得满桌都是。他点上一根烟，又一张一张地将卡片捡了起来。他一肚子怨气，觉得自己窝囊。“我是个弱者！”他心里暗自嘀咕，“胆小鬼！废物！活该！”

“卢米尔，你可不能这样干啊！”彼得善意地责备了一句，“转运台上的工人把满是碎砖头的炉车朝我们车间送，往这样的车上没法码砖啊！”

卢米尔扫了一眼院子，工人们都吃茶点去了。

皮达什和布洛乌塞克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卢米尔从运输轨那儿捡起一把刮刀朝前面的一排炉子走去。

“傻瓜！”彼得边喊边从卢米尔手中把刮刀夺过来扔在地上，“你要这么干就完蛋了，你真的这么神经病？你这做法简直和傻子一样……”彼得说着叹了一口气 突然朝最大的一堆码好的砖后面跑去。

片刻的静寂。接着只听得一阵怒吼，随后是几声辩解。突然，从码得高高的砖墙迷宫里走出 4 个工人，很勉强地朝运输轨道那边走去。

“他们在那儿玩扑克，”彼得说，他一直等到那4人开始清理炉车上的碎砖头时才挥了一下手说，“你得稍微教训教训那些买主。他们顺手就把碎砖头扔在车子下面，哪一辆车子如果出轨，码好的砖就会被摔得粉碎。在这个地方你得放厉害一点，要不你就会跟你的纪律检查一块儿完蛋。”他强调地翘了翘下巴，领着他的码砖工回车间去了。

卢米尔慢腾腾地沿着轨道往前走。空卡车紧挨着小炉车群停下，四周尽是碎砖破瓦。这可真不怎么样，那些私人买主，只挑选那些一点儿破损也没有的砖瓦，其他的顺手就扔在地上了。

卢米尔在一辆上面标有利特威诺化工厂字样的塔达尔牌大卡车旁站住了。只见一个穿着工厂制服的小伙子在装车，一个看去像是他们的头头

模样的人在指挥他们，告诉他们哪块砖该装，哪块砖该扔在地上。

“这些扔坏了的砖我统统要记在你们帐上。”卢米尔生气地说，“而且要算全价。10克朗1块。”

那人朝下面瞅了一眼，笑了笑，拍了拍胸兜儿说：

“待会儿我来找您。”他意味深长地眨了一下眼睛。

“发货单你们到供销科那儿去领。”卢米尔取出登记簿，记下了塔达尔卡车的车号。他低下头去查炉车的车号，发现这是为上釉车间准备的非卖砖瓦料。“谁让你们到这儿来装车的?!”他气愤地挥了一下胳膊。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爱管闲事？”那汉子满不在乎地反问了一句。

“把装上的砖瓦统统给我搬回去！这是非卖产品！”

“你疯了？把我当傻瓜还是怎么的？”

“砖厂也和别处一样，有它一定的规矩，你们必须遵守！”

小伙子们停止了装车，等着他们的头儿发话。那人不解地摇了摇头，笨手笨脚地下了车，走到卢米尔跟前。

“您究竟是什么人？”他带着一种优越感问道。

“发货组工长。”

“我可是总工长巴维尔卡叫来的，小伙子们，接着装！”他冲着车子嚷道。

卢米尔好不容易抑制住怒火。

“你们这是在捣乱！”他一字一句审慎地说，然后怒气冲冲地朝食堂走去。

米哈尔吃完茶点之后不大乐意地站起身来，在去提货场的路上都满脸的不高兴，沉默不语，直走到装满一半的塔达尔卡车旁才软了下来。

“刚才我们那位伙计说的话在理，”他说，“这里面有点儿小差错，费尔德克先生！”

“有什么小差错？”费尔德克爽朗地笑了，“但我们总还可以商量吧，是不是？”

“没什么好商量的，”卢米尔摇摇头说，“这些顶板条是不外卖的。”

“大概是镀了金？”费尔德克做了个鬼脸说。

米哈尔抱歉地耸了一下肩膀。

“的确不能卖，你们得把卡车开到旁边那辆炉车旁去装砖。”

小伙子们已经从卡车上爬了下来。

“这些专为上釉车间准备的顶板条必须卸下来！”卢米尔的话很坚决。

“您不致于这么认真吧？”费尔德克说，“巴维尔卡先生，瞧您的啦！”

“可也真是的，卢米尔，我们总不能——”米

哈尔想缓和矛盾，"让他们再把装好了的卸下来吧，就这么一回出不了什么大问题，反正原本也是拿来当隔板的。"

"你怎么知道？"

"反正我知道。"

"登记卡上没有，就有可能成为剩余物资，必须卸下来！"

米哈尔眯缝着眼睛，脸上的肌肉气得直颤。

"开走吧！费尔德克先生，"他朝前点了一下头，然后回过头来对卢米尔说，"没什么好解释的，我负责好了！您就不必多费心了，伙计！"

"我明天找卡洛乌斯去！"卢米尔说，气得声音都在发抖，我们得弄个明白：到底谁有什么样的权和责。"

"你主要该弄明白：你在这里还一直处于见习阶段！"米哈尔瞧不起地撇了一下嘴，大摇大摆地朝接待室走去。

卢米尔望着他的背影，无可奈何地紧捏着拳头，诅咒自己最初到这里来上班的那个日子。

米哈尔放下电话，透过大窗户瞧着传达室。3部卡车穿过院子朝接待室这边开来，可是门外的卡车队伍似乎一点儿也没缩短。这日子叫人烦透了，乱糟糟的不堪入目，再加上卢米尔发火了。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卡洛乌斯会作冷处理

的。他很清楚地知道，谁对他更需要。

卡车已停住，买主们下了车。米哈尔逐个打量分析他们。那个提着两个尼龙兜，面部表情惊慌的人肯定会留到最后一个，他想。他带着不耐烦的表情接待了第一个买主。

那两个人连10分钟都没占到就把事儿办妥了，他们是办这类交涉的老手啦！米哈尔忙把两瓶白兰地、1条硬纸包装的斯巴尔特牌香烟和3瓶高级香水放入轻便旅行包里，把满脸惊慌的那个小个子请进屋里。

“你有预订单吗？”

“这儿，请过目……”

300根顶板条……”他透过窗子担心地瞟了一眼提货场，“您是远道而来的？”

“还是从耶布龙涅茨来的。”小个子突然产生了一种疑心。他恳求地抬起双臂说，“我是专门请假来这里的，师傅！”

米哈尔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啧啧了一声，伸手去取发货规章。

“您也许能在这儿挑到点什么，”他没有把握地说，不声不响地给他办了个手续，走出了接待室，示意那小个子坐到车上去，“我指给您看，该在哪儿装车。”他疲倦地叹了一口气，站在登车板上，让车开到一堆碎砖那里，堆里躺着几根没有断的顶板条，“您想用来打隔断还是当天花板？”

他问道。

“当天花板，师傅！”小个子热情地回答说。

“那么你可以使用二级品顶板条。”

小个子急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背弯得厉害了。

“师傅，我不能买点儿一等品吗？”

“一等品我们只卖给公家单位。”

“可是我——”小个子四下里顾盼了一下，然后将手伸进口袋。

“您别打主意啦，”他责备了一句说，“要是让人知道您拿的是一等品，我就倒霉了。”

“我就说，不是您叫我来的，是我自己弄错了。”

米哈尔不吭声了。

“只要您费心给我指一下——”小个子恳求地眨了一下眼睛，以闪电般的动作往米哈尔口袋里塞了几叠钞票。

“等我走了之后，您把车子开到那辆蓝色卡车后面去。”

“多谢啦，您只管放心吧，要是有什么事，我就说是我弄错了。”

米哈尔回到了接待室，轻蔑地撇了一下嘴，“真是些怪人，你说是一等品他就以为是一等品了，其实那儿也是码的二等品。”米哈尔这么捞好处也还是有些担惊受怕，可等到了家里，又该向家

人吹牛说他如何如何占了个便宜。如今又捞了三百，这并不坏嘛！他稍微定了定神，伸手往口袋里摸了一通。小小的一出戏便捞到300克朗。以前他还害怕碰上检查员，如今已经油啦！再过一年也许两年也就“呀呀”啦，米勒瓦啊！呆在这儿眼睛里和头发里的砖瓦灰够多的啦，对那些浪荡汉也看够了，他们关心的是，怎么偷懒怎么藏得稳妥些，免得挨揍。在这个野人国再呆上一两年，在别处要熬上10年才能得到的一切也就全捞到手了。

拉佐·皮达什坐在接待室门前的台阶上，两手疲倦地放在膝盖上。布洛乌塞克手撑着刀，嘴上叼着一根烟，两眼斜视着米哈尔：

“没什么活儿好干的了？”冲着他来了一句，然后瞅了瞅表，“三点钟换班，你是不是不知道啊？”

拉佐·皮达什站起身来，摘下帽子说：

“我们是来向您借50克朗的，工长，温达说，您有钱。”

米哈尔气得抬起手来，可又无可奈何。这种胆大妄为简直使他吃惊，他从皮达什身边走过，打开了接待室的门，然后转过身来对他们说：

“我什么钱也没有！”

布洛乌塞克放下刮刀，一直追到台阶上，指着米哈尔工作服上的口袋：

“您好好看一下嘛，工长，兴许在院子里有

什么掉了进去呢……”

米哈尔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他离布洛乌塞克那么近，能清楚地看见他那张没刮胡子的脸，那副笑嘻嘻的尊容。他明白自己已经无法摆脱掉了，那两个小子是亡命徒。

“跟我进来吧！”他嘶哑着嗓子说，像在做恶梦似的走进了接待室。

卢米尔谢绝了奥达卡尔邀他去他们家吃晚饭的好意，他无法想像坐在没有丽达在场的家庭餐桌旁是个什么滋味。可是到傍晚时分，门房老太太给他送来了一个口信，说是马什卡工程师来过电话，让他去他那儿一下，只需个把小时。没法子，只好去了。

今天他们家的起居室里没什么人，可是刚等他同奥达卡尔一坐到桌子边，母亲就出来了。

“你还得吃晚饭吧，卢米尔？”奇怪的是，她的口气还相当和蔼，“我为你把饭菜热在炉子上”。

他照实回答说已经吃过了。

“可您至少不会拒绝喝杯咖啡吧？”她微笑着说，“还不是太晚嘛！”

他没拒绝。母亲往玻璃杯里沏上了浓浓的咖啡。她解释说要跟伊林娜一块儿去缝制婴儿衣服，说罢就走了。房子里一片静寂，就剩下他们两个，只听得有金属勺子碰着玻璃杯的声音和从工作间

里隐隐约约传来的父亲与杨娜谈话声音——他们已经开始在准备毕业的事了。

“你到底过得好不好，卢米尔？”奥达卡尔终于打破沉寂问道，还友好地眨了眨眼睛。

“我干吗来这里啊？”卢米尔反问了一句，也眨了眨眼睛，“是怕我到布拉格去找丽达吗？”

他们互相对视了片刻，装了一下怪相，然后哈哈大笑了。奥达卡尔站起身来，按住卢米尔的肩膀，从桌子里掏出一瓶酒来。

“咱们来一杯，怎么样？”

“我的车还停在外边呢！”

“我打算让你在这里过夜的。难道你就那么习惯睡你那个光棍宿舍，在我们这儿就睡不着？”奥达卡尔把酒杯斟得满满的放在桌子上，“咱们为什么而干杯呢？”

“为你的后代。”

“为丽达，祝她通过这次国家考试，使这栋房子得以安宁。”

两人干完这一杯之后又斟了一杯。

“我今天在这里反正是受监护的。”卢米尔说。

奥达卡尔微笑着点了点头。

“有人让我看着你，不让你再去找朱扎娜。丽达什么都跟我说了。她担心，她几天不在这里时，你又会相信朱扎娜写的那封信。”

“你以为我会去找朱扎娜？”

“绝不可能。像你这样的男子汉是不会吃后悔药的。你在发货组已经差不多两个星期了，我甚至不知道，你在那儿是否中意。你离我工作的地方没多远，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我那儿来喝杯咖啡，可你就是从来不打照面。

“我时间太少。”

“别说这话了。以前米哈尔一个人在发货组时，每次都来喝两回咖啡。”

“这有可能。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混乱的场面。除米哈尔外，还有什么人领导这个发货组的工作吗？”

“卡洛乌斯是供销科科长，巴维尔·斯莱比契卡作为工艺技师在一定程度上也负些责任。你没感到那儿有什么问题吗？你要是能告诉我，我会感到高兴的。”

卢米尔犹豫了。抱怨米哈尔？

“你干吗沉默啊？”奥达卡尔催他说。

卢米尔把那车准备给上釉车间的顶板条被卖掉的事说了出来，只是没提到和米哈尔吵嘴的事。奥达卡尔听得很专心，皱着眉头点了点头，然后瞅了他一眼说：

“这的确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严重差错，”他不安地说，“为上釉车间用的试验性顶板条得不到保障，当然我们是有责任的……”他沉默了片刻，

咬了咬嘴唇，“你，卢米尔，你要是能为那一回遇到的事情保守秘密，就到我们两人知道为止，我当感激不尽。我去处理一下，这样的事以后绝不会再发生。”

卢米尔答应了。奥达卡尔重新打起了精神，斟了一杯酒，谈起了在意大利的情况。那回在10个竞争对手中只去了4个。他还谈到米勒瓦厂的建筑工程，谈到保证质量的试验，谈到年轻的厂长科赫特如何退了下来，从总经理室派了个巴尔达来当厂长，他虽不懂生产，但他得来控制那些年轻能干的，免得他们翘尾巴。

“那么彼得·恰佩克呢?”卢米尔问道。

“彼得自己把事儿弄糟了。”奥达卡尔在沉思片刻之后说，“在领导班子里我们年轻人占多数，巴尔达无力反对我们，尽管他们没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彼得，既反对他们，也反对我们，跟谁都搞不来，这是不可救药的一大毛病，所以在他下台时，谁也没去帮他一把。”

“你怎么看他?”

“我?我觉得彼得很能干，这可不是一切。领导生产要求有时善于妥协，彼得那种过激情绪是有害的。他是个懂专业的人，但他不明白更广泛一些的人际关系。”

卢米尔本想问问奥达卡尔，他所谓人际关系是什么意思。但这时工作室的门开了，杨娜拿着

一大包书很不耐烦地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她的父亲马什卡博士。

他们互相问了个好。父亲的脸上掠过一丝满意的微笑。“大概是因为我在实现许下的诺言，”卢米尔想道。他对这个男人感到一种奇特的亲近感。

“您不想和我们一块儿坐坐？”卢米尔微笑着说。

“喝一小杯吧，爸爸！”奥达卡尔提议。

马什卡博士坐下来，将自己的一双大手放在小桌子上，直视着卢米尔的眼睛说：

“丽达说，您决定上函授大学……”

“我已经报名了，还是在索科洛夫的时候。”

“函授学习要求很严，我始终认为这实际上就是一连串的考试。我们研究所就很少有人能坚持到底。这些人必须真正可靠，自觉而又勤奋。您要是愿意的话，卢米尔，我可以为您找些非常好的准备考试的资料。”

“那我太高兴了。”

“您明天上我那儿去一趟，我们可以就一些主要问题作些探讨。”

“要是我不致于打扰您的话……”

“我们很乐意见到您啊！”

干完杯之后，马什卡博士叹了一口气说，他在调整工资的工作中碰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

难，这样晚上放松一下舒服多了，然后又回到他的工作室，继续他的一天16小时工作制。

“你怎么看他的呢?”奥达卡尔问道。

“我不明白，他什么时候睡觉，”卢米尔 摇 了摇头，“老兄，我可不愿当领导。”

“我想的不是这个，”奥达卡尔说，“他对你和丽达的态度怎么样?”

“很宽厚。”

“爸爸是个很好的人，你们会相处得非 常 好的，等到夏天，我们搬进自己的房子之后，你和丽达就住进我们这所房子，这房子很好。”

丽达知道，没法回避掉这次会见；她知道，这将会很别扭很令人不快，可又对这毫无准备。离晚上还有相当一段时间，她总想，在这段时间里能发生点什么事情以解救她，至少是一件使她不致于感到痛苦的事。显然她没有预料到，会在阿坦麦茨的办公室里遇上约然，而且是她孤身一人的时候遇上他。

约然坐在摆着一堆毕业论文的办公桌旁，正在翻阅其中的一本。他抬起了头，看看是谁进来了。当他见到丽达时，顿时容光焕发，匆忙站起身来。

“丽达……我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呢……”他走近她，两手握着她的手掌，含情脉脉地望着她，

“你整整一个月没给我来电话，他们告诉我说你在学校里，可是又说你很快就离开了……”

“我没离开，约然。”她审慎地说。

他根本没注意到她说话时的声调，他也根本没法注意到。他像松鸡一样地情欲十足，简直跟只野黑山鸡差不离。这个来自皮尔森附近一个小镇子的小小大学生，常年连家也不回，只为别在布拉格错过什么机遇。这是全班唯一一个在布拉格找到了房子的人，当然是走了点后门啰。

“我已经取得了硕士学位，本想晚些时候告诉你的，可我忍不住了，你是知道的。”他像胜利者和征服者一样地骄傲而幸福地笑了。

“我倒想放弃这劳什子硕士学位。”她几乎是满不在乎地说。

“你怎么啦，丽达？”

“你至少可以不必服兵役了，”她生硬地说，“你原是花了大力气争取这个的嘛，难道不是？”

他摇了摇头，想辩解几句，可是阿坦麦茨工程师走了进来。

“马什科娃小姐……”他微微一笑，对她的到来表示高兴，坐到办公室唯一的一张沙发上，从一大堆毕业论文中挑出来一本，“看去样子很不错，第一眼就让人感到了这一点，这是成功的基础。”他像行家一样紧咬着嘴唇，坐在桌旁，对约然说，“您的没问题了，教授也是这么认为的。我

想，您不会让我们失望，考试时能取得好成绩。”

约然有点不好意思地耸了耸肩膀，许了几句什么诺言，带着一种淡淡的忧愁离开了办公室。

“您的问题复杂一点，马什科娃小姐，”阿坦麦茨叹了一口气，“我个人相信您对这些材料是独立进行整理加工的，可是巴莱克教授却持另一种观点，您大概能猜出来是什么样的观点，他把这看作是他与您父亲的一次决战，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您要是以普通的方式出现，答辩对您来说就会更有趣一些。您是不是有些胆怯呢？”

丽达漫不经心地摇了摇头。这会儿她正想着约然准在外面等着她，满腹心思地准备着挨她一顿剋呢。

“您的注解弄得很仔细，”阿坦麦茨将手放在毕业论文上，“这些部分可能花了您很多时间，现在我建议您：将引用的著作认真研究一遍，这是教授先生最熟悉的部分。”

“他要是想难为我，我即使把这一切都背下来，他一样会把我撵出来。”

“教授先生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像您所说的难为您。他还对我说，让我转告您，他明天很乐意和您谈谈，11点钟行吗？”

“谁敢不行啊？”丽达扮了一下鬼脸。

“那我告诉他，您同意了。”

她点了点头，阿坦麦茨把手伸给她，和她告

别，并将她送到门外。她在走廊上休息了片刻，见这里空无一人，心想约然也许明白过来，走掉了。

可约然并没明白过来，在台阶上等着丽达。他全身发抖，脸色苍白。

“丽杜什卡，”他热情而果断地说，“我想与你好好谈谈。”

“约然你别——”她微微一笑说，“为什么这么一副悲伤的腔调啊？”

他直视着她。

“可你不能这样毫无理由地把一切都毁了呀！”

“什么一切？”

“你自己知道得很清楚。”

“我任何时候也没向你许诺过什么呀，约然，”她拒绝地皱起了眉头。

他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到后来，脸都涨红了。

“可是你和我同居过，”他终于犹犹豫豫地说了出来，“你还去过我们家。”

“作爱在今天只是两人互相了解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不意味着婚姻。你使我感到失望了，约然！”她叹了一口气，朝大门走去。

“丽杜什卡，等一等，”他追上了她，像一条狗似的挨着她往前走，“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找个

地方坐下来，再好好谈谈吧，你只是一时糊涂，你会明白过来的……”

她停下脚步，打量了他一番。他样子很绝望。丽达意识到，她从来没怎么正眼看重过他，只把他当作一位任何时候都乐意为她效劳的伙伴。凭什么不接受他的邀请呢？晚上和女孩们呆在一起，反正也无乐趣可言，乏味得很，因为她们总是擦眼抹泪的。可是她一想起卢米尔，便又作出决定说：

“毫无意义，约然！”她以劝慰的口吻说，“我在我们那儿认识了一个小伙子，我们要结婚了，也许就在下个月。”

他几乎是叫人无法觉察地摇了摇头。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随后尴尬地一笑。

“可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他呀……”

“我们才认识一个月。”

“你们没法相处啊……”他抬起手臂，抖了一下，“你们才认识一个月，没法了解得很深，你们不可能……”

“正因为这样我才想嫁给他。约然，你得承认，我们俩还能期待到什么呢？我们还会有什么使对方感到惊喜的事呢？”

他望着自己的鞋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眨了眨眼睛说，

“那么祝你幸福，实际上你一定很幸福。”

“我也不准备说请你参加婚礼。”

“我可能不会来。”他痛苦地说。走下台阶，但又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对她说，“你什么时候如果遇到什么难处，可以随时来找我，我总在等着你。”

“这不行，约然，我不愿意这样。”

“但愿你想到这一点：有人乐意给你干任何事情。”

“好，我想着这一点。”

她一直目送他走出大楼，她才走了。

教授博士工程师奥特希赫·巴莱克瞧着打开的毕业论文，微笑了，越来越笑得舒坦，兴趣盎然，随即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皮，凝视着丽达。

丽达努力装出宽心的样子，但是不成功，教授的沉默往往能使人抑郁不安。

“令尊大人可是成绩卓著啊！”巴莱克教授终于开腔了。他赞许地但又皱着眉头说，“出色的论文，的确很出色，您怎么看呢？”

丽达感到受辱地耸了耸肩膀：

“我知道，企图向您搪塞什么都是毫无意义的。”

“您的确这么想，小姑娘，您瞧，即使别处不露马脚，参考书目录也揭示了一切。连我自己也只能选读其中的一部分。”

"我不否认，父亲给我出了主意，他给我推荐了专业书，我想这不能算缺陷。"

"我的那本教材是您选的？还是您父亲选的？"

巴莱克开玩笑地眨了一下眼睛。

"父亲选的，"她毫不犹豫地说，"他很尊重您。"

"我也很尊重他，这是自然的。但我不能相信，他只是给您出出主意而已。这篇论文的专业性这么强，是这个学校里的任何一个学生都写不出来的，除非他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巴莱克微笑着说。他的脸上突然浮现一种忧郁的神色，"是啊，年纪大了，老了，奥达卡尔！他本该在这篇论文中多留下一点小差错的，至少是留下一点儿没解决的问题。像现在这样，您在答辩的时候还能谈些什么呢？"

她又耸了耸肩膀。

"您好好地准备一下，姑娘！把所引用的参考资料准备透一些，定会有人在这方面提问的，您必须证明，您现在的学习成绩不是偶然的。"

她看出来，他是满意的，她决心利用这一点。

"请问，您知不知道，什么时候答辩？时间表听说要到明天才能公布，可是我需要早回家……"

他又笑了。和蔼而理解地对她说：

“您没有选定最佳恋爱时间！”他边说边摇头，伸出食指说，“尽管，恕我直言，您使我吃惊，但我原以为您最迟会在念3年级时就结婚的。”他戴上眼镜，翻阅了一下他的记事本，站起身来，把手伸给丽达，“那么星期二下午5点再见！”

丽达告别后便直奔车站，她还有好多事需要安排，必须搭上下午的长途公共汽车。

卢米尔躺在离窗子最近的一张没铺东西的沙发床上，斜视着画架上的白画布。他没有接受奥达卡尔今天的邀请，也谢绝了马什卡博士的一次肯定非常有趣的交谈，他今天什么都想推托掉，因为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今天，他有一种想要作画的内心要求。他盼望着结束这一天冗长的工作，独自呆在自己房间里。可是当他一打开画布，准备好颜色，一种莫明的忧愁浮上心头，使他心烦意乱什么也不想干了。颜料的香味使他想起了朱扎娜，这种强烈的感情是在乌斯季时从来没有过的。

外面天色已暗。他一直呆在沙发床上。索科洛夫傍晚的残片在白色的画布上活生生地再现了：他画画，朱扎娜在阅读，偶尔站起来，看着他怎么画，然后吻他。当他不知再如何往下画时，她便用手掌蒙住他的眼睛，轻声地说：“卢，爱我吧！”他对她的记忆是多么地牢固啊！他难过地

想着，她已同其色、香、味留在他的记忆里了，不可磨灭，不可驱走，也许是永远永远……。

他起身走到画布前，从他离开索科洛夫那一天起，他是第一次感到如此地难受，朱扎娜的来信使他意识到，她还在等着他，假如他想回去，是有可能回去的。所有这些念头，今晚全都钻进了他的脑子里。

他看了看表，9点半。“我11点到得了卡罗维温泉。他想道，“乘车驶过熟悉的街道，重新感受归来的激动，停在画室门前，毫无羞色地去按电铃。我是宽恕人家，而不是去哀求什么的。她要是呆在索科洛夫我们那间房子里呢，她已经好几天……”

房门突然开了。连门都没敲一声。他转过身来，丽达就站在他面前，乌亮的头发披散在肩上。

“布拉贝切克……”她幸福地喊着，摊开了双手。

他拥抱了她。她的头发凉凉的，室外已经变得很有些凉意了。“我来了，你高兴吗？”她撒娇地问他。

他点点头，轻轻推开她说：“门房呢？他准看见你进来了。”

她微笑了：

“我告诉他说，到一楼去找卢卡什先生，我在

汽车上就想出了这个名字。你害苦了我，亲爱的。为了你，我撒了谎，从家里逃了出来，不学习。只差杀人害命了。”

他相信她所说的。丽达去淋浴时，卢米尔反复琢磨她的话。“丽达能作出一切牺牲，而我却差点儿被一封值得怀疑的信所打搅，我总算自己拿定了主意。”

她紧紧搂着他的脖子。

“我一直等着你来找我呢，”她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可我答应过不……”

“我知道，”她打断了他的话说，“我们已经是成年人，应该有自己的理智，至少要懂得辩护。”

“我们俩都许过诺呀，”

“你难道不害怕，假如我们不想成为理智的人，一切照样存在？”

他没回答。他不想谈，他和朱扎娜在一起时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更强烈，也更痛苦。丽达也默不作声了，仿佛有什么在折磨着她。

“我在布拉格有个男朋友。”她终于说。

“我想到了，”他附和说，“你们相遇了？”

“相遇了。”

她装成很神秘的样子，她心里直嘀咕：为什么她和她男朋友的会见一点也不使卢米尔感到痛苦？这仅仅是掩饰昔日失望的伟大爱情的表演？

还是出自谨慎的一种经验？

“我对他说，我要嫁人了……”她试探性地瞟了他一眼，“我说谎了，布拉贝切克！”

他摇了摇头，她满意地笑了。他知道，她将给予他爱：今晚，就在这间房子里。

提货场几乎无一人影。门口的卡车队列一直排到了十字路口。两个一吨重的炉子从半夜起以最高速度运转着。运输轨上来回满跑。对于发货组来说，今天该是最艰巨的一天。

换班的时候供销科科长卡洛乌斯亲自来到接待室。

“今天我们把炉子里刚刚冷却的产品也卖掉！”他果断地说，“哪儿能装车就开到哪儿去装。哪怕到了晚上院子里连一块碎片也没有亦无妨。只要炉子经受得住，过了星期天我们就会有相当多的存货了。没有交到发货组的炉车上的产品由波拉克博士来定等级。我们不能让人失望，男子汉们！”他往桌上捶了一拳，突然平静下来说，“这要请求你们互相之间别扯皮，你们是同事，这是你们共同的事业。”

卡洛乌斯要求他们双方许诺要互相克制与谅解。他指出，今天如果干得顺利，工长们就会从工资单上看出来。他又回到发货组的女工们中间，叮嘱她们别让他早上的咖啡凉了。

他走后，接待室一片寂静，米哈尔在翻阅成砖登记卡，他瞅了一下传达室，然后看了看表，耸耸肩膀说：

“我想咱俩今天得分一下工，一个管运输轨道，一个管提货场这一摊，同意吗?”

“你愿意在哪？”

卢米尔突然感到，米哈尔这种异乎寻常的和解态度仅仅是因为卡洛乌斯的出现，也是奥达卡尔干预的结果。他不禁有些感到不好意思。

“我随便。”他不知所措地笑了笑。

“你只管挑吧，伙计！”米哈尔挤弄了一下眼睛说，“免得你像个受气包似的。”

卢米尔转过脸去，抓起电话，通知门房把前3辆卡车放进院子里来，然后一声不响地走了。

很难为所有的卡车找到装货的合适地方，码得好好的一座座砖岛被一堆堆来不及清扫的碎砖头包围着。也许到傍晚时分场院就会空空如也。专用车便会摆满所有空地，明天一早，推土机和装卸机就会消除一切运转失灵的痕迹。

卢米尔从蹬车板上跳下来，在订货单上签了个字，把它交给了车上的司机。

“您别耽搁太多，”他抱歉地说，“您也看见了，有多少车子在外面等着。”

买主赶了几步追上了卢米尔。

“可您总不至于让我装上这么些碎砖头吧！”

他无可奈何地抬了一下双手。

“您得从里面挑些整的，别的我们没有。”

“大主任……”买主意味深长地眨了一下眼睛，将手伸进口袋，四下里望了一下，握住卢米尔的手说，“咱们还可以商量嘛，你说呢？”

卢米尔感到买主往他手里塞一把钞票，惊吓地向后退了一步。那人再次向他进攻，企图将钞票塞进他的工作服口袋里。

“您别这样！”他严肃地说，“您要是对所订的货不满意，您可以取消合同。”

买主回到车旁，他一声不响地低着头。卢米尔很同情他，可又只能这样做。他无能为力地想着，这人可能会因此而遭受挫折。唯一的一次行贿，我可以把它瞒过去，这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多付了钱理应得到优质砖，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再说这种砖也太少了，没法挑。

他一看到有个工人在游逛，立即想到了什么。他掏出记事本，朝运输轨那边走去。高脚车停在大卡车前卸砖，车腿压在两根顶板条上，这样一来，从高脚车上卸砖便轻松多了。可是每卸一次，下面的顶板条都被压断，最底下的一层砖也得报销掉，因为太脆。多余的损耗！

卢米尔在记事本上画了一个简单的表格，同时仔细观察着卸砖的情况：烧窑时断裂的顶板条数字，从炉中取出时的损耗量，转运至买主卡车

时的损耗量，买主挑选时损耗量，得出来的总数是惊人的：100根顶板条中损耗38根，而章程上规定须有95％的合格品。

卢米尔将记事本往口袋里一塞，朝接待室走去。他心里很不是滋味。砖坯即使完成计划的130％，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成品砖的计划也不能完成100％。拿顶板条垫在底下肯定不对。因为顶板条很脆，没有弹性。它一断，整个码砖工作都要受到影响。得找个什么东西来顶替它，为什么谁也没想到这个问题呢？

卢米尔刚在桌边坐下，皮达什和布洛乌塞克便走进了接待室。

“又有什么事？”他厌烦地问道。

拉佐·皮达什笑了笑说：

“您有没有眼下不着急用的100克朗，工长？”他一副低三下四的脸相，还伸着手。

“我可真没有，”卢米尔把他顶了回去，心里还真认为米哈尔的话有道理；这些人啊，你伸给他一个指头，他便把你的整个一只手抓住不放。

“您能不能看看您的口袋啊，这儿……”布洛乌塞克拍了拍他胸口那儿说，“兴许哪个来买砖的给您塞进了口袋呢……”

卢米尔真想把他们俩轰出去，可又改变了主意。他们哪来的这么一股粗鲁劲，这么大的神气和把握呢？

“咱们分怎么样？”

拉佐美滋滋地啧了一声说：

“可是得分成3份，工长！”

卢米尔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本子，铅笔，还有几张订货单。这两个家伙傻了眼儿，沉默了。这时，米哈尔闯进了接待室，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我再说一遍，我要把你们交给纪律委员会去！”卢米尔说着，瞟了米哈尔一眼，“然后我再向你们说明一切。我要是抓住受贿的人，”他严厉地说，“立即去报告厂长！”

两个出了名的家伙走掉了，米哈尔慌张地笑了笑，尴尬地摇了摇头，开始在抽屉里瞎翻寻着什么。

“他们想问我要钱。”卢米尔以审视的目光看着米哈尔说。

“我跟你说过，这是一帮混虫，”米哈尔终于把一个实验记录本翻了出来，无所事事地翻阅了一阵，“我得去实验室了，现在车子正出炉，或许您去那里看看！”

“我很愿意去看看。”

“那就快去吧，院子里剩下的这些车我来打发。”

压制机的马达轰隆鸣响，压力指示数在上升，

顶板条在承受着不断加大的压力。

“250，”卡雷尔·波拉克念着，“我再试着增加看看。”

“完全可以达到一等品，”奥达卡尔说，以询问的目光看着卡洛乌斯。

“可惜，”供销科科长几乎有些自责地叹了一口气说，“烧了两遍，我们只得把它们列入二等品。”

顶板条断了，压制机停止转动。

“是在290度的时候变形的。”卡雷尔说，“你们可以拿走。”

大家走到实验报告那儿，挨个儿写上了测量结果，签上了字。卢米尔好奇地环视着周围的一切，这是一个装有最新机械设备的现代化实验室。为保障实验人员的安全、宁静，装有清洁与舒适的玻璃壁。“我本应从这里开始干起，”他难过地暗自想道，“注意规定的工艺，注意保住最佳条件……只是我若来，就准得把彼得撵走。”

“您不签字？”卡雷尔突然问道，带着一种不可一世的轻蔑笑了笑。

卢米尔从沉思中醒悟过来，签了字。实验工人将下一批顶板条料装进压制机里。

“2号隧道炉，23号炉车，”卡洛乌斯朝实验记录器通报着。

奥达卡尔瞅了一下表。

"跟我上去坐一会儿吧，卢米尔，你离开这里一会儿不致于会有什么事。"他将手搭在卢米尔的肩上，像一名有实践经验的老医生，一步一步朝门外迈去。"咱俩待会儿再往实验报告上补签一个名就是了。"他这么一说，谁也没反对。

卢米尔是第1次来到奥达卡尔的王国，他的办公室就在厂长隔壁，正合他的领导身份。秘书室的写字台旁坐着一位年轻体面的女秘书，哒哒不停地在打字。

"请给我们送两份咖啡来，莱恩卡！"奥达卡尔说罢穿过秘书室，朝办公室门走去，"有什么人来电话吗?"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问道。

"动力厂，水利工程的人，还有建筑机械厂的，都是为明天的事儿。"

"从10点开始安排他们来，实际上只有半小时了。让建筑机械厂的先来。"

莱恩卡点头称是，奥达卡尔满意地眨了一下眼睛。他的目光充满了自信和一种拥有权力的宁静感。他一个人就能领导整个工厂。

两人在会议桌旁的两把舒适的沙发上坐下，像平等的同事、朋友那样。奥达卡尔的办公室很宽敞，布置得也很别致，两张写字台，几把开小会用的椅子，还有柜子，沙发和一个花盆架。

"你的办公室满漂亮嘛，真的！"卢米尔诚恳而直率地说。

“这间房子太大了，至少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这样。您知道吗，我正在计划给自己找个得力的人，他对我来说就好比是我的右手。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个技术培训班负责人的职务。”

“巴尔达同意吗？”

“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个职务的设立是出于情况的需要。当然得在恰当的时候，这个我用不着太操心。你怎么样？还在跟米哈尔较劲儿？”他起身从抽屉里掏出一瓶酒来，用小餐巾纸随便擦了擦杯子，然后将酒倒在两个杯子里。

“我要开车，不能喝！”卢米尔谢绝说。

“我也要开车，伙计，咱这种体格可平安无事地灌上一瓶，到了血管里谁也看不见。”

“要是有人看见怎么办？工人要是这样就会毫不客气地被辞退掉。”

奥达卡尔像说教式地抬了一下手臂：

“所不同的是当工人的常常不自觉地喝个烂醉，而我们当领导干部的是因为工作需要，有理由碰个杯。”

他们碰杯了。女秘书端上咖啡，把一封内部文件放在小桌子上，不声不响地回到她的秘书室。

接着他们又抽起烟来。

“昨天我等你来着。”奥达卡尔的眼神略带责备之意，“你没来，丽达会怎么说呢？”

“她昨天已经回来了，在我那里。”

“什么？丽达又从学校里溜回来了？”

“完完全全的地下活动。今天得装作是坐着当天下午的公共汽车到家的样子。”

“你们这些骗子手！”奥达卡尔开心地笑了，“我要是供销科科长，准撤销你的职务。”

卢米尔变得严肃起来。他一下子无法辨认，这是不是装扮得很巧妙的一种暗示。

“我不致伤害了你吧？”奥达卡尔忙问道。

卢米尔迟疑了一下，把今天那两个散漫工人的事儿以及米哈尔的惊慌表情述说了一番。

奥达卡尔不高兴地皱起了眉头。

“我们得查一查，”他心事忡忡地说，“我们知道，有些买主往这儿塞香烟或是一瓶酒，那你拦也拦不住，可是塞钱……我委托巴维尔去办。这是一个能人，供货组好好整顿一下，你瞧瞧看！”他指着窗外说，“满院都是碎砖头，简直没什么可卖给人家的了。”

卢米尔掏出他的记事本来。

“损耗之大，把我吓坏了。我今天作了一个调查，这还只是一次测试，结果真是吓死人。”

卢米尔把自己测算出来的损耗数据说了一遍。

“等一等，”奥达卡尔打断了他的话。他离开坐位去打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之后说：“到我这儿来

一下，巴维尔！"说罢挂上了话筒。

一分钟不到，斯莱比契卡工程师便进了屋里。

"你坐下来听听！"奥达卡尔指着一张空沙发说。

卢米尔重述了一遍。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把顶板条放在砖上，或者放在牢固地搁在炉车上的耐火粘土做的异型砖上。"

"怎么解决在院子里码砖的问题呢？"

"到那里的砖，温度已经降下来了，我建议用报废了的枕木试试看。枕木的弹性大些，而且比较轻。"

"对别的型号的出窑产品也可以用吗？"

卢米尔不知所措地微笑了。

"我还没想那么宽，只是今天早上才想到这个漏洞。"

工程师们闷闷不乐地沉思着。巴维尔·斯莱比契卡掏出圆珠笔来算了一通什么。

"我说，卢米尔，"奥达卡尔突然坚决地说，"从星期一起你就呆在这个办公室。我们利用星期天订出个具体方案来，星期一交到巴尔达那儿去。"

"供货组的工作怎么办？"

"那总是可以安排好的。"

卢米尔感到自己的手心在出汗，他没想到会招来这样的反响，在最隐蔽的心灵深处也没料到这一结果。他突然心里有点打鼓：这种建议是不是有些幼稚？

“这是个很棒的建议。”

“我在这儿还没呆上一个月，也许还没有看到各种有利于改进装卸工作的多面关系。”

“这正是你的优越性，”奥达卡尔严肃地说，“我们在这儿对什么都习以为常了，因此常常看不见别的可能性，是不是这么回事，巴维尔？”

斯莱比契卡工程师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

奥达卡尔拿出第三只酒杯来。3人干杯之后，将书桌和办公室钥匙郑重地交给了卢米尔。

家里一切正常。谁也没有揭穿丽达的小小骗局。

“路上怎么样？”妈妈像每次遇到她从布拉格回来时那样问道。

“热得要命。”她疲倦地叹了一口气，随便问了一句，“卢米尔没来过？”

“星期三来过。”妈妈说，“昨天我们也邀请了他，可他没来，大概有别的事情……”

“大概是吧！”丽达扮了一下鬼脸，暗暗地笑了。

“我对他不来这里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杨娜

放下她的时装画报，厌烦地说，“这一家的娱乐可以叫人笑破肚子，特别是晚上。”杨娜在说反话。

奥达卡尔拿起报纸，对丽达会心地一笑说。

“卢米尔不能来，他昨天开了一夜的夜车，我们正共同在解决一个生产难题，一个小时后他就会来到这里。”

“诸位，我呆在这栋房子里大概要发疯了，尽是些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杨娜把手一挥，起身朝门口走去，“我今天不吃晚饭了。”

“爸爸呢？”母亲生气了。

“他今天会对丽达盘问个没完的。”

楼房前的院子门吱呱叫了一声，这一声响给整个这栋房子带来了生气。杨娜连忙跑到花园里，妈妈准备迎接爸爸的归来，丽达拿起手提包，沿着楼梯进到自己房里去了。

天气适舒凉爽，被阳光照得暖洋洋的空气，透过敞开着的阳台门进到屋子里。5月过去了，5月，是爱情之月，她微笑着，因为她感到无比幸福。“再过三个礼拜就答辩了。然后……再也不用出走，再也不用搞小欺骗，藏着掩着搞秘密活动了……等母亲一听说我要结婚，准会坚决反对，只是由父母决定一切，儿女盲目服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整个二层楼都将属于我们俩，还有花园和凉亭，我们将在那里和朋友们聚会。新婚的布拉贝茨夫妇，结婚！干吗不结？！我已经到了

当妻子的年龄了。

她已听到门外熟悉的脚步声，连忙坐到沙发床上，等着父亲进来。

“情况怎么样，丽达？”

“总的来说还好，可是他说你年纪大了，尽给我介绍一些经典著作，一个小错误也没留下。”

“巴莱克这么说的？”

“是啊，不过他说你还是交了一篇有专业水平的论文。”

“我想你向他适当地解释了一切。”

“这你用不着怀疑。”

“什么时候答辩？”

“17号，一个吉利数字。”

他一直走到阳台前，俯视了片刻花园，然后转身对丽达说。

“你别太相信运气，丽达。你只剩下21天了。你要仔细看一遍整个论文和所引用的资料，并弄清其间的联系。我期待你们在使用实验效果上能达到一个化学工程师的水平。如果把这一点算进去，你几乎每天要看100页。”

“我一定办到，父亲！”她微笑了。

“你好像很快活嘛，丽达！”

“我要嫁人了，爸爸，”她边说边试探性地望着，”这难道不值得高兴？”

“当然值得，”他严肃地点了点头，“可你眼下

还是得想着学习。今天你休息休息，考虑一下学习计划。明天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或者你明天已经有什么安排了？”

“我们想办法挤时间，你不用担心。”

“我没什么担心的。”

“那你就笑一笑吧，爸爸，”她请求他。

他笑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这么一笑，丽达便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今天尤其是这样。她知道，为了她，父亲能尽全力做到一切。直到父亲走了以后，她才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压力。她意识到，答辩的时候她只能靠自己。

她没听到卢米尔的菲利采车开来的声音，只是偶然眺望花园时发现他的车子停在凉亭旁边。爷儿仨在翻阅一叠什么文件，争论得非常起劲。3个大个子男人站在那里，看去真像父亲和两个亲生儿子站在一起。是啊，那两个彼此非常相像。丽达看着他们，想起了他们曾经在草坪上抢球和对着挂在树上的一个铁丝孔练习打靶的情景。他们曾是学校的篮球代表队员。她望着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她是多么地喜欢他们。对两人的感情略有不同，但都很深，简直不知怎么是好了。

卢米尔瞅见了她，她朝他招了招手。顷时 3 人都朝阳台那边望去，会心地笑了笑。重又回到

他们争论的问题上来。她幸福得几乎想要哭出来。“两人相逢，多巧啊?”她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偶然机遇使我们两人在一起度过了这美好的一个月呢？感谢呀！该深深地感谢这一机遇。”

她细心地打扮了一番，随后来到花园。伊林娜躺在花园的躺椅上看书，可是丽达没在她身边停留，即使她已经放下书本，丽达仍旧直朝这三个男人走去。

“你这个好奇鬼最好别来!”父亲笑着说。

“干吗说我是好奇鬼啊，我对这感兴趣!”她顶了一句，向卢米尔打了个招呼，仿佛他们真的已经3天没见面。然后再也没敢多打扰他们，3个男人又聚精会神地商量起他们的问题来。

“我个人倒是同意你的建议，卢米尔，”父亲说，“不过结实的耐火底座，可用于一切炉车，个别实验车除外。最近几年内似乎还不会改变生产项目，肯定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这样，由于高脚车的车架能固定，便可节省装卸时间。要是把砖垫在下面，有的就会因为反复烘烧而断裂，自然会出现次品，并存在一个清除残片的问题。”

“还有一个反对意见、要是耐火材料不能降低灼热的气流，乃至窑炉里的热变呢?”卢米尔提出反问。

“这一点我们通过实验车就可知道结果。”奥

达卡尔回答说。

“还是弄上整整一排实验车更好。”卢米尔说。

“当然得整整一排啰！”父亲表示赞同。

丽达在一旁静听着，她为卢米尔感到骄傲。因为父亲是从来不轻易表示赞同的。

“您一定要把学上完，卢米尔，”父亲像预言家似地抬起一只手说，“您具有特殊的技术才能，我一定替你去找有关的参考资料，这是我曾经答应过您的。”

等父亲转身一走，丽达便扮了个鬼脸。

“你轻而易举就讨得了老爷子的欢心嘛，布拉贝切克！奥达卡尔，你不吃醋？”

奥达卡尔笑着挖苦了一句说：

“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鸟窝了，丽达，爸爸的好感对卢米尔没有坏处，至少你可以不必提前一天逃出学校，坐着公共汽车回来。”

“是你说出去的？”丽达对卢米尔皱起了眉头。

“我们之间什么都说。”

“对有些事情老哥我并不感兴趣，”奥达卡尔狡黠地眨了眨眼睛，“可是他要是跟我谈到别的女人……”

他们哈哈大笑着，丽达看看这个望望那个，有种被捉弄之感，可还真想拥抱他们两人。

“鬼男孩子们，”她想说句什么，可又吞了下去，“也许我简直像个小丫头，可我还是感到十

分幸福，因为你们两个，也因为一切都……”

“别着急，将来还有你受的呢！”奥达卡尔紧紧拥抱着她的肩膀说，“你跟我们还有的是够你去体会的！”

她摇了摇头，不相信。她敢发誓：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感到像现在这般幸福过。

她的这种幸福没持续多久。在星期六的午餐桌上闹开了矛盾，这次又是七个人。奥达卡尔建议到凉亭里喝咖啡，说室外空气特别好，大家都同意，只有杨娜例外。

“我呆在凉亭干什么？我可以出去嘛！”她和全家唱对台戏。

“那你的数学不弄啦？”父亲问她，“你已经把所有例题都复习过了？”

“积分没复习。学校里有人说过，反正毕业时用不着。”

“可在大学里你会用得着的，”父亲说完看了一下表，“三点钟到我这儿来，我们一块儿弄。”

“谢谢了，爸爸，我已经在塞杜斯找了个工作。”

顿时一片沉寂。

“你从来没提过这事啊，杨娜！”父亲终于说。

“我不久前才决定的。”杨娜回答说，满不在乎地摇晃着脑袋。

母亲走到她身边，扶着她的肩膀劝她说："你可不能这样干，杨娜！你现在倒觉得很轻松，等到将来，你每天一大早就得去上班时……"

"即使要我到一个永远回不来的地方去我也不在乎，只要不再上学就行。我可不愿像丽达那样正餐前不吃冷菜却要服开胃药。"

又是一阵令人不安的沉寂。丽达低着头，火得喘不过气来。

"你至少得试一试啊，"奥达卡尔调解地说，"你瞧，卢米尔多少年之后还得去上函授，函授学习可要难得多啊！"

杨娜瞧不起地撇了一下嘴说，

"卢米尔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我跟谁在一起也用不着去改变自己的形象。"

丽达已经忍无可忍了。

"有没有人管管她，给她一个嘴巴子啊？"她气得嚷了起来。

谁也没吱声。这一声大喊仿佛把所有人说话的勇气都夺走了。家庭餐桌旁的气氛非常糟糕。

"假如我可以说点什么……"卢米尔清了清嗓子，胆怯地耸了耸肩膀说，"我认为逼迫一个人去学习是毫无意义的，即使晚一些开始，但只有等他自己真正渴求知识时再去学，那样要好得多。"

母亲恶狠狠地盯了卢米尔一眼说：

"这纯属家庭内部的问题讨论，卢米尔，我看

您还是保留自己的意见为妥。”

“请原谅！”卢米尔说完便朝门口走去。

“等一等！”丽达叫住了他，她盯了母亲一眼，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没好气地冷笑一声道，“你要是还不知道的话，我通知你，下个月我们就要结婚了。当然，我们并不需要你的同意。”

妈妈惊讶得屏住了呼吸。

“你疯了……”

“可能，你用不着操心。你可按你的规矩去处理家庭问题，可我绝对地不予置理！”

他俩走到屋子外面，太阳光直射着眼睛，使人感到晕眩，她蜷缩在卢米尔的怀里，真想痛哭一场。可又不能。与其说是怜悯不如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恨之情笼罩着她。她恨身后这所房子，她恨那如此粗暴而不受惩罚地攻击她的杨娜，她恨母亲这样愚蠢地对待卢米尔，她也责怪父亲和奥达卡尔没出来袒护她，而听任这些现象发生。

“带我远走高飞吧，卢米尔！”她请求着。

“你该回去！”卢米尔劝她说。

她呆望着他，哭了。

“你生我的气吗？”

他吻了她。父亲在门外出现了。他微低着头，缩着肩膀。

“卢米尔，您若不把这场面看得太认真，我会

感到高兴的。"他几乎是在恳求卢米尔。

"为什么不？"丽达顶了一句。

父亲没回答。不一会儿，父女俩的目光相遇了。一种怜悯之感使她僵住了。

"过个把小时我们就回来，爸爸，"她轻声说"我们想两个人单独在这儿呆一会儿。"

父亲转身进屋去了。在这一瞬间她突然明白，将她和父母及家庭捆在一起的这副锁链是多么地粗大啊！幸福感已无望地离她而去。

第六章

厂长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鼓励地眨了一下眼睛，点了点头说：

“来呀，别不好意思，我在等着呢！”

卢米尔握了握厂长伸出来的手，坐到会议桌旁，紧张到了极点。“如今他宽厚地微笑着，让我别被初次失败所拦住，”卢米尔想道，“我真是个疯子，我干吗要以为自己比其他所有的人都聪明些呢……”

巴尔达打开他的塑料夹，从里面取出卢米尔那份解决课题的书面建议，轻轻地抖了几下说：

“妙极了，卢米尔，很棒！”他同志式地、亲切地说，“我都有些为其他技术人员感到害臊。可是你要明白，解决工艺问题，生产任务问题，牵涉到原料、维修的问题，这些问题常常被我们忽略掉。我们将把你的建议付诸于实际，会有成果的。”

“只要这工作没有白干，我就高兴了。”卢米尔耸了耸肩膀说，“损耗这么大，的确使我难过。”

巴尔达满意地点了点头，像长辈似地将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你下一步决定干什么？”他试探性地问道。

“干什么？发货组的问题这么多……首先是组织方面的问题，像片原始森林似的。”

“你说得对，可惜啊，”他叹了一口气说，“关于发货组的问题我们得好好地综合起来研究一下。可是我想到一个另外的问题，”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奥达卡尔向我要了好久的能干技术员，他得是一个很快就能参与生产问题，并能以革新的精神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我觉得，你呆在发货组有些可惜，放在生产岗位上你会发挥得更好，你的意见怎么样？”

卢米尔几乎屏住了呼吸，来砖厂才不到一个月，就要安排他干这样的工作？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干得了，”他说，“我才刚刚熟悉发货组。”

“我不喜欢假谦虚，”巴尔达说，“奥达卡尔对你的评价很高，你是很有前途的。等你结束学业，完成对职务所规定的要求，你可拿到14级嘛，如今哈斯曼拿的12级。你满意吗？”

“当然满意，可别人会怎么说呢？”

“这用不着你来操心，现在主要要求你放开眼

界，开动脑筋。”

他们彼此道别之后，卢米尔像在梦幻中一样来到室外走廊上。这一切变化得这么快，晋升得快，也很危险！

生产部秘书室的门敞开着。

“布拉贝茨先生，”莱恩卡在喊他，“马什卡工程师在等您。”

他走了进去，已经什么也不感惊奇了。

“巴莱克对您的建议怎么说的？”奥达卡尔狡黠地问道。

“他准备采用。还给了我一个职务，你别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奥达卡尔摇了摇头，从抽屉里掏出一张纸来。

“你使我感到惊讶，卢米尔，”他惊讶地说，把那张纸塞给了他，“在上面签个字。”

他瞧了一下，这是一张生产部工艺师的任命书，上面写着他的名字。

“联系串通的压力会带来糟糕的后果的。”奥达卡尔站起身来，友爱地在他肩上捶了一下：“别犹豫不决了，签字吧！谁能1个月给你4000克朗啊？”

他没答话。细读了一遍任命书之后，便考虑着，500个人的砖厂要不要得了两个工艺师。他断定，很难要得了，有一个必须免职。

“斯莱比契卡工程师出了什么事？”

“他现在是生产部和供销科之间的一个什么联络官，我们在这以前就考虑过，怎样领导供销科，使它能与生产部相协调。现在总算找到了解决办法。”

“这么看上去，像是我抢掉了他的位子。”

“是他提出的改编方案，他对整个生产流程了解得很透彻，早就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况且他还会留在自己的办公室，而你是在这里办公。”

他签字了。理由是令人信服的。

“还有，副件上也得签……”

他在副件上签了字。

“我可把原稿留下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奥达卡尔说，“只是要到哈斯曼那儿去履行个手续确证一下。你现在有时间吗？”

卢米尔腼腆地笑了。

“我是你的部下，我的时间由你支配。”

“那么我们去看看生产过程吧，生料转化场得想想办法，那儿有点儿不灵。”

他们从斜坡下的生料转化场穿过暗黑的地下隧道走了回来。装满粘土和灰料的运输宽带朝备料场奔跑的速度比他们走坡度小一些的道路的速度要快得多。导轮的单调的响声和载重车挤出的吱嘎声交织在一起，在他们后面突然冒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卢米尔吃惊地回头一看。

“他们在撒料，”奥达卡尔喊道，他指指前方，“我们得赶快走，一会儿就要下灰料了。”

令人窒息的灰雾包围住刚从隧道里出来的这两位，一直弥漫到附近车间。这里1个人也没有，过了一会儿工人们才从各自躲藏的地方走了出来。

“原来就是这么设计的？”卢米尔讥讽地问道。

奥达卡尔撇了一下嘴。

“隧道里本该挂一个吸尘器的，去年我们从意大利手中接收这个砖厂时，曾信任他们，以为会补交给我们吸尘器的，这是我们的错误。至少你可以知道了，我们有多少事情要干。”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辞职。”

“你别害怕，你在这里又不是一个职业革新家，你在这里只需做到：什么东西使你感兴趣，你便弄弄什么；再说，你要是真跟丽达结婚，在这儿干也挺实际的，她可花惯了钱呢！”

“也许她会改掉这个习惯呢！”

“目前还没必要。我们和巴尔达已经决定了对你解决顶板码放问题的建议给予奖励，你准备得到15000克朗。”

卢米尔惊异地摇了摇头说：

“一个礼拜的活儿就得15000克朗？”

“对专家不按时间而按他出的主意付酬。”奥

达卡尔说，他居高临下地笑了笑，“你还不晓得提高自己的卖价，将来会的。”

他们两人查看了备料场的生产，朝生料转化场走去，从压制车间传来了汽笛声，那儿机器已停止运转。奥达卡尔看了一下手表，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摊开双手说：

“你得到那里去一下，卢米尔。等你办完事之后，到实验车间来找我。你别忘了自己是工艺师，我不在时你就是生产部的头，当然，只是在碰上需要处理的复杂情况时。”

压制工和他的助手坐在无声无响的压制机旁抽烟。卸了砖的车子，还有卸车工人逐渐地占满了整个轨道。再过几分钟，码砖工人又该没啥可干的了。

“这儿出了什么事？”卢米尔问。

“主轴又断了，”压制工人说，对着机器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

“你们去找调度员了吗？”

“找了。”

“叫来了维修工？”

“您能见得到什么人？”压制工撇了一下嘴说。

卢米尔手足无措地换了一下脚，他走到广播器那里，让调度派维修工来。

“值班钳工请立即到压制车间去！”工厂扩音器里马上传出了呼唤。

卢米尔又回到了压制工那里。他们毫不着急，坐在那里显得很开心的那副模样使他非常生气。

“恰佩克在哪？”他严厉地问道。

“一塌糊涂，卢米尔，”压制机下面有人在说话，不一会儿从这儿伸出了一只被烧过的凡士林蹭得很脏的手臂来，“给我点燃一支烟吧，我这只脏爪子没法进口袋去摸烟。”

卢米尔蹲下，给他掏了一根烟。

“很要紧吗？”他问道。

“非常糟糕，”彼得衔着过滤嘴烟头，吹出长长的一口烟雾。“如今你出个主意吧，发明家！等钳工们背来一杆新轴，再装上，我们起码还得等上半个钟头，这8条大汉该干些什么？”他朝码砖工示意，“打扫车间？还是去采黑莓果？”

“主任机械师在哪？”卢米尔生气地问道。

“格莱什尔？”彼得扮了一下鬼脸说，“他才不会来维修呢，他正在创造他的传世佳作，在仓库后面的大空房里建造他的上釉车间呢，他想打入世界市场，他想让他的珐琅顶板在美国盖摩天大楼，两个美元一块，真是个白痴！”

“没东西可上釉的了，这才惨呢！”卢米尔看了一下，又气又急地直摇头。

“有东西可上釉的！”彼得讥讽地说，“有个星期六的特殊班给做，把星期天的休息时间缩短。对啦，朋友，我可以告诉你，有什么合理化建议

可提，你把那些混蛋赶走吧！难道砖厂该成为他们有利可图的企业?!“我们可完成150%的任务。可你大概不能这样干，既然他们已经提升了你，对不对?”

卢米尔没回答。他知道，彼得也曾经当过工艺师，他可以说点怪话。

“还是别这样了，坏不到哪里去。”彼得又和稀泥地挤弄了一下眼睛，“你想出来的那个耐火泥做的底架还真是个好主意。只是有些发明早就有了，可是谁也不动一下窝。炉腔控制室的调整器在仓库里闲搁着，巴利斯找到一些新的部件来代替那些在搬运时毁坏了的，砌炉工在控制室要忍受50度的高温。你知道，在这样的闷热环境里守上12个小时是什么滋味吗？在这方面唯一干了一点事的是科塞克，他给砌炉工定了一项特别补助金，他每个月都要在委员会发一次火，谴责我们这儿谁也不想把这调温问题解决一下。”

“我好好检查一下。”卢米尔说。

“你检查一下吧，卢米尔，在人家给你加奖金之前你就检查！”

钳工背着一个大工具包慢腾腾不慌不忙地从滚筒轨道那边走过来。

“你的新轴搁在哪儿?”彼得朝他嚷嚷道。

“有个伙伴去领去了，几分钟之后就能拿来。”

“那就动手吧，好伙计，至少我们做些准备工

作。”

彼得又消失在压制机下面的竖坑里了。奥达卡尔曾经评价他说：一个自毁功名的鲁莽汉。可是仿佛真理在二者之间的某个中间地带，他决定复查一下对他的指控。彼得不必呆在这架压制机下面的。他可以和那个压制工一样幸灾乐祸地看着维修工的笑话。这种人绝对不存坏心。

卢米尔穿过压制车间，从坐着一群被迫停工的码砖工的斜坡底下，沿着金属阶梯来到隧道炉。控制室里空无一人，温度表上指着80度，他打开了通向炉膛控制室的门，一股灼热的气体堵住了他的呼吸，他忙用手帕捂住嘴和鼻子，沿着一排排燃烧器中间的狭窄的水泥护板小心翼翼地走着。在被控制的火焰的低沉轰隆声中夹杂着喷嘴堵塞的刺耳尖叫声，压力管下面摆着一些洋铁罐，以接装从破外壳里漏出来的重油。卢米尔感到头晕，这是由于无法忍受的灼热和这座新砖厂给他的刺激所引起的，它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竟然糟蹋到这个地步。它像一眼金矿井，人们把它毁掉便走了。

卢米尔把发现的毛病都记在本子上，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奥达卡尔停止使用窑炉，立即着手修理，但他又意识到，巴维尔正是因为这个混乱情况才免了他在生产部的职务，转到发货组来的。这种想法勾起他的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他

得找巴维尔好好谈谈，把情况弄个一清二楚。

巴维尔已经坐到发货组的接待室。如今两张写字台正对着门，一扇狭窄的临时小门填满了两张桌子间的空隙。当你一进接待室门，就会碰上一堵无法通过的“矮墙”，这绝妙的一招是用来对付那些粗鲁的发货工人和没有耐心的顾客的。进到这个地方来你只能规规矩矩。

巴维尔·斯莱比契卡放下职工花名册，抬起头来微笑地望着卢米尔。

“你来取你的东西吧？”他边问边打开小门。

“我主要是为你而来的。”卢米尔说。

“干吗一副这么苦巴巴的相？”

卢米尔穿过小门，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对这一切都感到心里不是滋味。”他束手无策地耸了一下肩膀说。

“是说因为我坐到这儿来了？”巴维尔摇了摇头说，“我们早就准备这么干的，我们一直把发货这一环摆在砖厂最低的地位，这一下让我们得到报应了。我准备来一个根本的改组。”

“我倒要听听……”

“我们想改为计件工资制。把那些不可靠的人放弃掉，组织两个设有班长的工作班，并根据需要充实一些义务劳动者，整个发货这一摊由我一个人来领导。”

“米哈尔呢？”

“供销科科长把米哈尔要走了。他将负责市场信息和厂内交通等方面的工作。”

“你们真会想主意。”卢米尔赞许地说。

巴维尔有些疑惑。

“你是怎么想的？”他敏锐地问道。

“怎么想的？你们只把那些可靠的工人留下，他们为了多挣钱，会拼命地干活儿，一半人能干掉所有人的工作。可是那另一半又怎么安置呢？”

“我们把其中比较好的组织起来专门打扫提货场，其他人交给调度室主任去分配，让他们维修运输轨道。有人要是在那里喝醉，运输火车就会从他身上开过去。”巴维尔开心地笑了。

卢米尔看了一下花名册，在被优化的工人中也有皮达什和卡洛乌塞克，斯莱比契卡工程师这可是动真格的了。当然这只是在发货组。

“我到窑炉那儿去看了一下，”他带着责备的神色看了巴维尔一眼，“像需要盐一样地需要停炉修理。”

“我已经把这列入了11月份的计划，等买主人数减少一点的时候。”

“这太晚了。炉子顶不到11月份。”

“你作为工艺师要想法让它维持到11月，”巴维尔耸了一下肩膀，“我们连一天也不能失掉。需求量这么大，我们得生产现在的两倍，才能把

他们喂饱。”

“我要让它停烧，”卢米尔说，“其实你早就该这样做了。”

“奥达卡尔同意了吗？”

“我马上就去找他。”

巴维尔微笑了，对他友好地眨了眨眼睛。

“你假如愿意听我的劝告，工艺师，我看你还是不去向他要求停炉的好。奥达卡尔可以变得很不通情理，一个很讨厌的头头。”

他什么也没再问。一切都证明，彼得·恰佩克说得很对。这就麻烦了……

6月份这些日子真是无法忍受地难熬。一天一天平淡无味得叫人发疯。父亲一点儿也不让步，丽达已经到了神经崩溃的边缘。上午，她一个人呆在家里，怎么也念不进去书。她只穿一身比基尼太阳装躺在敞开的窗子底下的草地上，有口无心地念着难懂的专业书，等着电话铃响。通常她要是上午等不到卢米尔的电话，下午便跑遍砖厂去找他，她对着那些不知工艺师在哪里的秘书和办公室人员大发脾气，也生卢米尔的气，说是他根本就没想着她，她也生自己的气，因为没有本事停服镇定药，连午饭后的有规律的1小时午睡也不管用。想着想着不觉到了父亲回家的时候，接着来的是对这几个小时所读过的内容的严格考试，简直要使她累得晕过去。然而使她高兴的是，

终于又能见到卢米尔了，至少，一直到晚上可以把她从这令人烦恼的情况中解放出来。

他们自己商定好约会到晚上9点，一直坚持这样做了。他们两人都知道，父亲绝对不会原谅他们的再次撒谎。9点以后她还得继续两个小时，可在这个时候她也没学习，而是躺在自己的房间里，一面翻阅着讲义，一面在回想着他们两人在楼下约会，一直约会到天亮的迷人情景。

她在这苦恼的环形跑道上兜完第1个星期圈子。可是到后来父亲的严厉的计划便破产了。杨娜结束了学业，只有10天她就要参加毕业考试了。当然杨娜造了反，头一天早上就走出了家门，直到天黑才回来。她若无其事地吃过晚饭，坐到电视机前。

“你可以向我说清楚，你一整天都呆在哪里吗?”父亲也许是使劲忍住不发火之后才问了这句话。

“可以啊，”杨娜在这惊恐的全家人面前笑嘻嘻地说，“我在外边。”

出奇的寂静持续了好大一会儿，只能听到电视机里有一位通俗歌曲演唱家在大声唱歌，也没有哪个去把它关掉。

“我总不能去请假，来成天看着我的已经成年了的女儿是不是在准备毕业考试吧!”父亲好不容易说出了话，声音有些颤抖。

“我很高兴你不去干任何类似的事情。”杨娜说。

母亲突然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你要是考不上学，别指望我们来养活你！你得去就业，自己养活自己！”

“妈妈，可我并没有别的奢望啊，只等我把这个业毕了，你允许吗？”

这个问答结束了整个谈话，以杨娜的胜利而告终。她的片刻的胜利减轻了丽达的负担，因为父亲专心致志地关心杨娜的毕业考试去了，这也给了她勇气。第2天她在卢米尔的单身宿舍里一直呆到晚上10点，10点半才回到家里。家里很安静，父亲和杨娜在工作间，两个人都在活受罪，母亲坐在关掉了的电视机前打瞌睡。

“都快11点了。”她困得迷迷糊糊，不高兴地指责她说。

“这我知道。”她学着杨娜的办法满不在乎地回答说。

“你该9点钟回来的。”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母亲显出一副轻蔑的样子说：

“你去他那儿了？”

“和他呆在一起。”

“你的表现太不像话了。你简直像一个野丫头一样老往他的宿舍跑。你一点儿自豪心也没有！”

“既然我们都快要结婚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装成另一副样子。”丽达说完气鼓鼓地朝自己的房间冲去。

母亲阵发性地大笑了。

“这连你自己也不能相信！”她还大声地嚷着。

丽达在台阶上愣住了。母亲的那种笑使她感到屈辱和刺激。这笑声粗鲁地打破了这所房子的静寂……等着瞧吧！

她匆忙把洗漱用具及过夜的东西塞进提包里，悄悄下了楼，离开了这所房子。既然要走，就坚决地走！

赶到卢米尔的宿舍时，已近深夜。门房缩在自己的窝巢里打瞌睡，惊讶地抬起了头。

“上哪去，小姐？”他喊道，可是她没有答理，连头也没有回一下，径直朝楼梯那儿走去。

卢米尔正在画画，她第一次见到他画画的样儿。他又惊又喜。丽达也感到无比幸福。真可谓翻过九重山，越过九道河啊！她从来没有什么浪漫主义情调，直到遇见了他！从来没有任何人在任何问题上这样强硬地阻拦过她，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要留下来和你在一起，布拉贝切克！”她轻声说，卢米尔同意了。

他们把两张沙发床拽到一起，打开了一瓶葡

葡酒，像夫妻般地躺在一块儿，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放弃王宫，在渔夫小舍里生活，多美好！

一阵急促的捶门声把她从假寐中惊醒，她撑着胳膊坐了起来，惊恐地望着通向走廊的房门。又是一阵捶门声。卢米尔醒了，抖了一下脑袋。

“发生了什么事？”他睡眼惺忪地问道。

“有人要闯进来。”她说罢紧紧地依偎着他。

“谁呀？”等捶了好大一阵子门之后，他问道。

“公安局的！”有人厉声而急迫地回答说。

“别开门……”她轻声而害怕地求他说。

“这无济于事。”他说着起了床。

她蜷缩在被子里，捂得难以呼吸。走廊里的灯光照进了房间里。

“您们有何贵干？”她听见了卢米尔的声音。

“有人向我们报告，您房间里来了一个没登记的人。”那人冷冰冰地严厉地回答他说。

“这大概是弄错了……”

“您允许的话，我们想看一看。”

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房间里的灯光被打开。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员走进屋里查看，门房和卢米尔跟在后面。

“她就在这里，”门房点头说。

警察现出一副轻蔑的神色：

“穿上衣服吧，小姐！”

他们回到走廊上。她慌慌张张穿上衣服，吓得魂不附体。卢米尔劝她别着慌的话语传到她的耳朵里，但她听不见他说的什么，怦怦的心跳声使她什么也听不见了。

“穿好了吗？”警察催问。

“好了。”她像在做恶梦似地回答说。

警察走到她跟前。这还是个个子矮小、嘴上无须的毛孩子，比卢米尔整整差了一个头高。

“我想看一下您的证件。”他伸出手来说。

她打开小提包，翻了翻边上的那个口袋。她知道自己没带身份证，白找一遍也还是找不着，以推迟她害怕来到而又必然来到的事情。

“没有吗？”警察表示怀疑地笑了笑说。

“我就住在城里……”她耸了耸肩膀。

“您有工作吗？”

“我在学习。实际上今年毕业。”

“噢！”警察带着讥讽的神色点了点头。

“两个星期之后要参加国家考试。”卢米尔恼怒地说。

“我没跟您说话。”警察把他顶了回去，他指着小提包里的胶木盒问道，“您服这种药品？”他边问边勾动着手指，“我想看一下。”

她把盒子给了他。他检查了一下药片，若有所思地皱起了眉头，朝门外示意说：

“楼下有我们的汽车，您要是真的住在这座城

市里，最好是把身份证去拿来给我们看看。”

这一路很叫人难堪。前面是两个警察，后面是她和卢米尔，像两个犯人一样。来到她家门前时，她意识到，这一下可糟了。父母打开了灯，她刚一下车，他们就已经出现在门口了。

“出了什么事？”父亲慌乱地问道。

“我得给他们看一下身份证，爸爸！”她轻声回答说。

母亲放声大哭起来，父亲麻木地望着警车。

“没事啦，小姐！”警察说，又转向羞愧地牵拉着脑袋的卢米尔说，“我建议你们注意遵守住房规定，下次若这样，我们就得向你们单位和人民委员会报告了。”

警车开走了。他们呆站在大门口。

“进来吧！”父亲皱着眉头说。

“为什么？”丽达满肚子怨气。

“你在给邻居看热闹戏，知道吗？进去吧，卢米尔，我请您——”

他们在起居室坐下。母亲来了，她手里捏着一条揉得皱巴巴的小手绢。

“你们俩的关系的这种现状真叫人受不了。”父亲说。

丽达猛地甩了一下头说：

“受不了？”她进攻性地反问一句，“你这个‘受不了’如果指的是这次‘凯旋归来’，那我就告诉

你，我到他的宿舍去纯粹是因为卢米尔不得不离开这里。”

卢米尔不同意地摇了摇头，但他没吭声。

“这样做解决不了问题。”父亲说，“我们总不能支持宿舍不允许做的事情吧！”

“非婚爱情？”丽达尖刻地问道，“在我们结婚之前，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都可以，只是别在宿舍里，别来警察，你们不已经是成年人有理智的人了吗……”

“不错，你算承认了这一点，”丽达站起身来，拉着卢米尔的手，“来，卢米尔！”

“你要到哪里去？”父亲问道。

“上我房间里去啊！”

母亲突然几乎是感到厌恶地皱了一下鼻子：

“如果什么也不在乎，至少出于羞耻心你们也该去订间旅馆房间嘛，这真叫人感到没意思透了，恶心！”

“这是你想要说的全部话？”丽达讥讽地瞅了母亲一眼，“那么晚安！”

她打开门，把卢米尔拽到走廊上。

“我得走，”卢米尔劝说着，“否则不行，”

她苦笑了。

“我这傻瓜还以为，我对你至关重要哩！”

她知道他不会走掉，但她不知道她像杨娜那样顶牛是不是合适，在最近几天以来，她受了那

么多委屈，简直顾不得考虑这么多了。

他挨着丽达躺在沙发床上，谛听着新的一天来自花园里的音乐会演奏，同时几乎是毫无结果地思考着，如何摆脱公安人员突然介入给他带来的困境。当挂钟敲过5点时，他悄悄起来，吻了吻丽达，小心翼翼地走出了房间。根据老经验，这所房子还能安静半小时，因此，当他在饭厅里碰上吃早饭的奥达卡尔时，他简直大吃一惊。这种吃惊是双方面的。奥达卡尔停止了吃早饭，惊讶地摇了摇头。

“你今天是在这儿睡的?”他用手指头指着天花板说。

卢米尔点头称是。

“家里人知道吗?”

“知道。”

“这可就稀奇啦,”奥达卡尔叹了一口气,把装着煎鸡蛋的平底浅锅推到桌子中间：

“一块儿吃早饭吧，足够两个人吃的。”

“我不想吃，伙伴。给我来那么一小杯白酒!”

“你——早上喝白酒?”奥达卡尔站起身来,怀疑地啧了一声，端来了满满一小杯白酒。“昨天晚上准闹了一场热闹的吧，是吗?”

卢米尔撇了一下嘴，一口气把白酒喝下去。

“我今天去找巴尔达要房子。”

“像你这样情况的人砖厂里至少有20个。”

“只是我非要房子不可。”

奥达卡尔弯下腰来，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说：

“别冒傻气了，卢米尔，妈妈会改变态度的。她原想除丽达之外，你也至少有个科学副博士学位，不过等她一看到你们宣布结婚，就会忘掉这些事，给你们在这所房子里布置一个小安乐窝的。你先在单身宿舍再坚持些时候吧！”

卢米尔表示怀疑地直盯着他的眼睛，

“你真的睡得这么死？”他问道。

“一般，像每个正常的人那样。”

“你知道吗，朋友？昨天夜里，或者可以说是今天早上，公安局的人用警车把我们送到了这里，有人告发了丽达，搜查了我的房间。”

“他妈的……”奥达卡尔扑通一下坐在椅子上，“家里人都亲临了这个场面？”

“勉强熬过了。”

“你这傻瓜，这不明摆着的事吗？他们会让你搬出这个房间的！”

“正因为如此，我得去找巴尔达嘛！”

奥达卡尔疑惑地咬着嘴唇。

“在这个问题上厂长帮不上你的忙，得由厂委会拍板，除非……”他眯缝着眼睛。看得出来，在苦苦思索。

“喏，有啥主意？别让我着急了！”

奥达卡尔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串钥匙来，看了一下表，站起身来说：

“把酒喝完，卢米尔，咱们到克利希去。”

“你让我住到你的机密房去？”卢米尔做了一下鬼脸。

“还有你的情妇。”奥达卡尔笑着推他出了大门。

“你这样做是为了房子？还是终于想踏踏实实在窑炉控制室这儿干下去？”巴尔达两眼凝视着他问道。

“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卢米尔说。

“哪方面的原因更多些？”

“房子！”

“我喜欢直率。”巴尔达沉思地撅起了嘴唇，“因此我也得直话直说。本来应该由意大利人来安装气温调节器的。可是等最后一批设备运到时，期限已经过了两个月。从此一直搁在仓库里，谁也不想理睬它。设备资料我已让人从意大利文翻译过来，当然还不全。化研所的技术副所长答应我派两个这方面的技术员来，可是他的条件是：如果安装不合格，他们不承担责任。”

“我倒很愿意试一试。”卢米尔决心很大地点了点头说。

“那太好了。你到提货场去挑几个人来当帮手，然后就可以动手干起来。我去给你找材料，可是得由你自己来装修，同意吗？”

“那当然啰，住房证呢？”

“等房子建成之后，还得验收。暂时只能给你一个依靠自助改造非住宅空房的许可证。等到砌炉工向我宣布窑炉控制室的温度只有25度的那一天，厂委会马上发给你住房证。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他们彼此握了握手。随后巴尔达从保险柜里取出那包材料，微笑着吓唬他说：

“现在可真得首先讨个老婆，我那房子可不是给光棍的！”

“这您就放心让我去解决吧，厂长同志。我总能找到个老婆住进房子里去的。”卢米尔满意地做了一下鬼脸，感激地和厂长握手道别，在办公室里立即投入了关于气温调节器的紧张学习。

街道坑坑洼洼，仿佛今年已挖过3次，填平过3次，只是一次比一次弄得快而马虎。菲利采小汽车在这些崎岖不平的小丘上跳跑着，或在一个个沙岛上滑行着。丽达感到心里有股无法抑制的激怒。天气热得令人难熬，没完没了的紧张、争吵、交战给她带来的极度疲劳今天尤其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期待着卢米尔把她带到城外什么地

方去，可是他们却来到了克利希，这个地方根本没法使她心旷神怡，只有一个温泉浴池，而且在这炎热的下午还挤得满满的不能伸腿。

“咱们去游泳？”她冷冷地问道。

“这个主意倒也并不新奇！”卢米尔暗自想道，不吭声地把车一直开到小广场，在一家老牌饭店门口停下来，周围弥漫着厨房里传来的炒菜烧饭的气味。“咱们到了！”他说，彬彬有礼地打开车门。

“你不是想把这所饭店买下来吧？”她瞅着土台阶上脏透了的门窗说，厌恶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

他一言不发地摇了摇头。

“你还想要我憋多久？”

就连现在他也不吐真情。他拉着她的手，穿过两边耸立着四层楼镶板房的小街道，这些房子起码有15年的历史了。这是一条死胡同。街道尽头是一幢长方形的房子，一楼的窗户上镶着生了锈的粗铁栏栅。

他们进到这所房子里。卢米尔走到一扇箍着洋铁皮的门前，将钥匙塞进了钥匙孔里。

“仓库？”她惊讶地说，“真是让我喜出望外呀！跟水龙带和杂物呆在一块儿的日子我还从来没有过过哩！”

他恳求地瞅着她说：

"快别这么说，丽达……"

她叹了一口气。

"我什么也不明白，请你别奇怪，我真的有点儿生气。"

他打开门，开了灯说：

"我们就要住在这里啦，"他激动地说，仿佛刚刚打赢了一仗。

她勉勉强强走了进去。走廊上的水泥地板上满是尘土，墙壁几乎是黑的，天花板上布满了蜘蛛网，从这儿散发出一股腐臭味儿和寒气。她小心翼翼地跟在卢米尔身后一直走到窗户上装有栏栅的房子里，里面堆着许多用纸包着的大盒子，这激起了她极大的反感和怒气。

"这是我们的家具？"她讥讽地说。

他没有在意她的突如其来的进攻。

"这是用于窑炉控制室的气温调节器，"他解释说，"我把它安装起来，就能得到这处住房。"

"你管这叫住房？"

"厂长答应给我们安上炉灶，配上洗澡间、贴墙用的油装饰画和安上新门……"

"谁来驱赶耗子？"她嘲笑地打断了他的话问道。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责备的目光望着她说：

"我没想到你会这样辛辣！"

“我并不辛辣，”她反驳说，“可你自己也看得见，这番景象多难看。”

“只是我也看见，两个礼拜之后将会是什么样子。”

“你到哪儿去这么快找到整修工来？”

“我自己干。”

“自己？”她信不过地眯起了眼睛，随后带着责备的口吻补充说：“那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你可以到这儿来帮我的忙嘛，”他不同意她的想法。

她沉默了。环视了一下这凄凉的地方，心里感到一阵悲伤。看看这窗子离地只1米的小破房子，想起了她的座落在最美丽的乌斯季区的带有花园的舒适别墅。

“旁边还有一间房，卢米尔说着走到她跟前，拥抱了她，“这会成为一套好住宅的，丽达，它只属于我俩。”

“可是这又有什么价值呢，卢米尔？你得在这儿卖苦力，千方百计把它变成一套住房，咱们搬进来，过几个礼拜又要搬到奥特克留下的房子里去。有什么必要？只会浪费一大笔钱，你知道，布拉贝切克，我想的是，咱们应该弄一辆新汽车。坐着你那辆车咱们可没法去南斯拉夫呀……”

“为什么没法去？在我们启程之前，我请人来

一次大检修，涂上新漆，再用几年没问题……”

“只是说着玩玩，”丽达补充说，并求情地将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布拉贝切克，不会穷得没办法的。”

卢米尔束手无策地摊开了双手说：

“我总共差不多才有15000克朗！”

“是3万，”她笑着纠正卢米尔的话说，“奥达卡尔说了，完成那项任务你会得到一笔奖金的，很快你就会要瞒私房钱了！”

“还是不够呀。”

“我再添一点儿，不够再向银行贷款。你挣得也不算少，到9月我就上班了……”她殷切地望着他。

“喏，看看吧！”他还是没把握地说。

她皱起了眉头，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意识到，有些话必须对他说。

“卢米尔，别折磨自己啦，我求求你，可是你要明白，我们家的人从来不在钱上计较来计较去的。”

“这我知道，”他说。

她觉察到她的话有点使他感到不好受。她叹了一口气，默默地低下了头。悲伤是软化男人最可靠的武器。可是卢米尔还是沉默不语。

“你有烟吗？”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这儿不让抽烟。”

"那咱们走吗?"

他点了点头，一声不吭地走到门口。第一次互不理解，她想，而且是为了这么个仓库。

"卢米尔，"她轻声说。

他转过脸来。她走到他跟前，拥抱了他。

"那好吧，"她微微笑了笑说，"就把这儿改造成住房吧，我祝福你!"

"我知道，你会同意的。"他说着吻了她一下。

他们走到了屋外，强烈的阳光照得他们睁不开眼来，她的头疼病又犯了，刚一坐上汽车，连忙去找药片吃。

"你干吗吃?"卢米尔问。

"我的头有点儿疼。"

"你试着忍忍看，"他以商量的口吻说，"我注意到你一天到晚都吃它。不光是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她有点不好意思了。耻辱在她身上总是唤起立即给以反击的需要。

"你指的是把我们抓起来的那个警察?"

"我这是为了我们俩好。"他凝视着她的眼睛说，"别这样，丽达! 我求你啦!"

她没回答，感到羞涩。当他们走过桥拱时，她把药片盒扔进了河里。清新的风儿驱散了疲劳和针扎般的头疼。再过几个星期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她琢磨着，不由得感到欣慰。仓库里那所

住房？也行！只需搁上一张沙发床，两把小沙发椅和一张桌子。这是为罗曼蒂克的夜晚准备好的荒凉野地。

他们从河岸那儿转了弯。

“上哪儿去，布拉贝切克？”她问道。

“到‘心肝’饭店去吃晚饭。”他坦然回答说，“我们已经好久不去那儿了。”

“很久很久了。”她附和说，越发清楚地意识到，她从来没像爱卢米尔这样爱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第七章

重油燃烧器朝窑炉里喷射着雾沉沉的杂物，供养着炉膛里熊熊燃烧着的火焰。火苗时黄时红地从观察孔里掠过，转运台的钢筋水泥顶与斜道坡之间的空气越来越热。

卢米尔从损坏了的油泵那儿回到控制室。一个给他当助手的工人沿着阶梯跑了下去，还用手腕遮着脸。两位借调来的空气调节技术员在一张摊开的图纸面前争论不休。

“你就悠然自得地随它这么喷射?”彼得·恰佩克问道，不可置信地摇着头，“你 疯了 还是怎么的?”

卢米尔没答话。他为彼得的到来感到高兴。他虽然该到下午才接班，但他一大早就呆在这儿帮他安装调节器。当然彼得不只会干活，而且还会毫不含糊地指出每一个小毛病。

“这是个垃圾坑，而不是窑炉斜道坡。”

“我去找过格莱什尔，”卢米尔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说，“仓库里听说只有12根管带了，这是留着出了什么故障时用的。眼下我们只能有什么用什么；至少要换上一些较大的盆子而不是这些白铁罐。

彼得走到油泵那儿，从损坏了的压力管里滴出粘粘糊糊的重油。白铁罐渐渐装满了。两个小时必须倒一次，重又倒进主要储藏器里，以减少浪费。

“你知道吗，整个自动调节控制都有毛病了。”他望着油泵说，“油泵虽然能够适量给油，但是并不全能进得去……”

“这几滴油很难影响炉膛里的温度，”卢米尔持反对意见说。

“那么你把所有洋铁罐里的油都倒到一起看看，你就会看到有多少滴油！”

“这也只是一种临时解决办法。”

“只是当你知道了这个办法，你才会一下把它提高到正常的解决办法。”彼得生气地嘟哝了一句，忧心忡忡地点了点头。

“卢米尔，我在你的位子上时大概没睡大觉吧，伙计，要是正赶上烧窑工不在，或者没换洋铁罐，重油流到那些没有盖子的管嘴里的时候，管子爆裂了怎么办？你根本没想过这些？”

“你这个人真是操心事儿多啊！”卢米尔笑了，

但这是一种驱散令人难受的忧虑的微笑。

“也许是。只是任何一个稍微有头脑的人都会停止使用这些炉子。”

“你是不是把科塞克也看作稍微有头脑的人?”卢米尔问。

“看作最有头脑中的一个。”

“那为什么他不停炉呢?”

彼得意味深长地瞟了他一眼。

“科塞克虽然是工会主席，可是在生产方面奥达卡尔是第一位的人物，然后是你。”

他受不了他的那种目光，耸了耸肩膀，笑了笑说：

“所以你才建议我把重油关进炉子里，用微火来烧砖?”

“当然首先我得让压制车间停工，把干燥室烧掉，在整个这段时间我要睡在砖厂，把所有闲人打发到备料场去，我将改为连续运转，几天之后要让搅拌车间噼啪作响。尽管每个人都知道他起码浪费了两个礼拜，但我们还是差不多要压制一个星期的陈料。”

“你能想象得出那股乱劲儿吗?发货组的卡车直接到炉膛里去取砖，好完成承担的订货合同。而我却要停止生产……”

“你害怕了?”彼得直盯着他的眼睛说，“那你晚上给我开一个技术监视证，我自己来停产。”

“你知道得很清楚，这行不通。”

“可惜。没什么，卢米尔，你就让它继续生产吧，等到有一天把你关起来，我去监狱里给你送饭。”

“我给烧炉工写到记事本上：炉子不能没有监视。当现在将有空气调节器的时候……”

“那么就小打小闹修补一下？你很快就学会这一手了嘛！”

彼得手一挥，转身朝控制室走去。卢米尔瞧着他宽大的背影、汗湿透了的衬衫和卷起的袖子，作出了决定。

卡雷尔·波拉克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边搅着咖啡边望着玻璃墙外，观察实验室的动静。这是一种特制的玻璃，在发生爆炸事件的情况下不致引起损伤，当然在这个实验室里是不会有爆炸危险的。在这个实验室里自从彼得·恰佩克离开之后还没有过任何威胁。女实验员们遵循着搭配生料、干料与煅烧过的物质的一般规则，干得很熟练，但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即使搭配不合理，也不会因此而影响产品。她们知道这一点，卡雷尔·波拉克也知道这一点。

“你是来监督我的？”卡雷尔笑着说。

卢米尔只是耸了耸肩膀，多余的问话。其实他们是平级关系，不能互相指手划脚，只能共同

工作。只不过卡雷尔曾是自然科学博士，因此感到受了屈辱。他先是失去了丽达，后又失去了到南斯拉夫休假的旅行证，最后甚至失去了晋升职务的优势。可是他善于自持，他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对所有人和周围的一切都表现出一种隐隐约约的蔑视。

“你是来喝咖啡的?”

卢米尔摇了摇头，在他对面坐下。

“我想和你讨论一下烘烧质量的问题。”

卡雷尔又笑了笑。

“你真是积极得可爱，工艺师!”他开心地说。

他忍下了这口气，不想吵架，望着他的卡罗维领带上的无可挑剔的结扣，把手掌放在桌子上。

“我发现，有些喷嘴比规定的烘烧效能低，这会有规律地影响烘烧的质量，尤其在进入到中段的时候。”

“真的是这样吗?”卡雷尔吃惊了，他从文件柜里取出一个夹子来，打开细看里面的图表，“我不是烧砖工人，可是根据记录来看，温度曲线是在标准范围以内。”

“那准是烧炉工给你的数据不准确。”

“这只是一种臆测。这个记录是唯一合法的凭证。”

“我不想跟你争吵，卡雷尔，”卢米尔和解地

说，“我的依据是，两个月以前在测试顶板条的坚固性时，它的牢度比现在强。那时喷嘴还没损伤得这么厉害。”

卡雷尔打开了另一个资料夹，翻了几下，满意地点了点头。

“今天顶板条的牢度也合乎标准。我们甚至还有足够的储备；况且你也一定知道，工艺储备是任何机械装备的客观因素。让水准线全年都保持在最佳状况下是不可能的。故此产生波动。”

“所以我才呆在这里！”卢米尔不耐烦地说，“我想建议立即停止生产。”

“你想让我支持你？”卡雷尔拒绝地晃了晃脑袋，“虽然不是出于坏心，但是这样的建议我不能附到测量成果上去。”

“等到它的承受能力降到标准以下，那就晚了。”

“要是遇上这种情况，把事故中的这一部分产品作为隔板墙卖掉。损失是极其微小的。”

“问题是人们仍然会拿它们当顶板用，因为找不到任何别的东西。”

“很可能是这样。”卡雷尔承认这一点，他抬了一下手说，“当然这已经不是我们的事情了。”

“你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你别没完没了地缠着我。我的实验是正常的，砖厂里的工艺师是你。想必你并不需要一根

小拐杖来停止生产吧？要不你是担心得不到半年奖金？”卡雷尔满不在乎地闭上了眼睛，喝了一大口咖啡，厌倦地皱着眉头说，“全凉了，”说完站起身来，朝实验室走去。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姿态。卢米尔也走了。

奥达卡尔走进了办公室。把一包操作条例往桌上一扔，躺到沙发上，疲倦地伸了一下懒腰。

“这可真像个蒸锅，我真想去他妈的什么也不管了。”他叹了一口气，动了动下巴问道，“空气调节器怎么样了？”

“明天我们就该动手了。”卢米尔说。

“要是这样，厂长该高兴坏了，真有你的，卢姆佳，几天功夫就啃下了一块硬骨头！”

卢米尔站起身来，犹豫不决地走到他跟前说：

“只是这回我想让一切都停止运转。”

奥达卡尔弄不明白地望着他：

“什么？你身体支不住了？”

“不是这个原因，我稍微看了一下窑炉。你还是看一下这份建议书吧，那上面所有理由都写上了。”他把他的意见书交给了奥达卡尔，等着他用心看一遍。

“你在开玩笑，”奥达卡尔说。

“一点儿也不是开玩笑！”

“在这一点上你在沉于幻想。”

“要是你对了，我真高兴。”

奥达卡尔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绕过办公室，狠狠地甩了一下胳膊说：

“这是绝顶荒谬的，卢姆佳！你应该明白，季度产值高峰还没到，过了夏天我们得达到最高产量。我甚至考虑进一步提高两个炉子的运转速度。巴尔达硬让备料场实行了三班倒，我为根据情况进行的星期六加班而得到了奖金，可你却把这么一份建议塞到我手里？”

“我要对工艺纪律负责，奥达卡尔？”

“我根本不为这个伤脑筋，而对你要负责的是我！你少管这么多闲事吧！够了吗？”

卢米尔沉默了。他突然发现，奥达卡尔对自己的幸福甚至对整个米勒瓦厂持如此乐天派的态度，可见他因为走运而冲昏头脑，盲目自信到了什么地步。他一定还以为他是劳动献身精神和英雄行为的楷模哩！可是万一发生事故，他怎么去弥补那千百万的损失呢？肯定的，毫无办法！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好大喜功、欠考虑的狂妄行为。

“你不同意吗？”

“我觉得这有点像游击作风。”

“而你的建议却散发出无政府主义的气味。你知道，如果你停止生产，会发生什么事情吗？码

砖工们会把你生吃掉，停产期间他们只能领到点津贴费，在技术科那里你就根本别想露面。明白吗，你这样做威胁到计划的完成，也影响到半年奖金，他们只破例给你一个人发了6000克朗。”

卢米尔吃惊地晃了一下脑袋。

“六千？可是我不是从年初就来到这里的。”

“我和哈斯曼替你领的，就算你已经在这里了。这算不了什么特殊。要想把谁抓住，条件就得优惠。”

他知道，是奥达卡尔给他弄到的这笔奖金，肯定不是用正当手段弄到的，可他没说出来。想用来换辆新汽车的4000克朗看来是大有希望。

“卢姆佳，”奥达卡尔很亲切地对他说，“你要明白，我们这儿的烧炉工大都上过中学，是一些懂行的工人，他们每个月差不多能拿到5000克朗，他们知道自己该负什么责任。你要是因为这次谈话而感到不愉快，我会难过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需要一个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依靠、和我一个心思的工艺师……”

“我知道。”卢米尔说。

“那我的确很高兴。咱们来杯咖啡，或者你已经喝过了？”

“我已经喝过了。”

“那么来一杯酒？”他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他不便只是因为没采纳他的建议就拒绝他的

邀请。再说奥达卡尔在这儿的时间比他长得多，他定能更准确地估计整个形势。

他们碰了杯，卢米尔把记事本收到抽屉里，朝门口走去。

“你去摆弄那空气调节器？”奥达卡尔问道。

“我今天想3点结束工作，我想稍微收拾一下住所。”

“那你马上到财务科去一下，”奥达卡尔说着，友善地笑了笑，“哈斯曼说，那儿有你的奖金。”

卢米尔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走出门去了。

准4点钟时，丽达放下了巴莱克要求弄通的化学工艺学，她思想斗争了一番，可是打了败仗，又吞服了一片海洛因，拿条小凳子来到阳台上，点了一支烟。

家里一片寂静。杨娜躺在下面的毯子上拼命地学习着，她只剩3天时间了。伊林娜在晾晒那些雪白的婴儿襁褓，1个月来她差不多每隔一个礼拜洗上它1次，说什么好让它变软些，父亲刚下班回来，可是听不见他的声音。3天前已经辞去了职务，他已经根本不监督、不考试她们了，甚至对她的论文批语也只是那么读一下，没加评论了。她自己的问题如今由她自己来决定，这使她感到惬意。今天下午她也有自己的日程安排，

而且够大胆的。"趁卢米尔在忙着把仓库改建成住房之际，我要让他大吃一惊；从来没想到过！"她满意地思量着，把没抽完的烟头一扔，走出了房间。

奥达卡尔的小车停在安装技师的一辆八九成新的进口车旁。像丽达盼望的那样，车门开着，钥匙插在开关箱上。她坐到司机位上，两手把着方向盘。真是一辆豪华车！跟新的一样！奥达卡尔也为这辆车而感到骄傲，可是这种感觉只延续到卡雷尔买了一辆运动型的小轿车之后。他肯定想超过卡雷尔，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也许他已经攒了钱，一定攒了！剩下的问题是促使他快下决心。

她按了好一阵子喇叭，然后下了车。她很快就等到他了，奥达卡尔出现在台阶上。他一见到她，便不再皱着眉头，向她点头致意。他心神不定地换着脚，像是有什么急事要办。

"你的车子没锁！"她冲着他嚷道。

"放在家里用不着锁吧？"他微笑着说，思索了片刻，点了一下头说，"你需要什么是不？"

"需要！"

他犹豫了一下，所以她迎着他走了过来。

"什么，丽达？"

她假装从容地耸了耸肩膀。

“我听说你决定买一辆菲亚特。”她说，“真的吗？”

“喏，想是想，可眼下难以如愿，莱因德尔答应给我厨房设备的，”他指着一所房子说，“可他现在又说被一个同事要走了。我得自己去找一套。我一天也等不及了。”

“那你准备坐着自己的车去找？”

“坐辆卡车去找，”他挥了一下手说，可突然愣住了：

“你干吗对这个感兴趣？”

她没回答。神秘地皱了一会儿眉头，把脸转过去对着太阳，眯缝起双眼。

“你知道卢米尔用卡雷尔那个旅行证和我一起去南斯拉夫吗？”她问道。

“这我知道。”

“卢米尔告诉你的？”她吃惊地说。

“我是从卡雷尔那儿听到的。”

她表示怀疑并感到有些受辱地撇了一下嘴。

“他准讥笑我们坐着卢米尔那辆破车到不了那里，是不？准说坐着他的菲亚特可以平安抵达，我猜对了吗？”

“几乎，只是他那辆小运动型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要是买，就买一辆大的。可能买一辆131型的。”

她背对着太阳，直盯着奥达卡尔问道：

“那你原来那一辆准备卖多少钱？”

“你问这个干吗？请问你！”

“没什么，只是感兴趣。”

他几乎是抽搐地耸了几下肩膀。

“我划算着得卖上6万克朗，我这牌子吃香，不过如今还——”

“你已经答应给什么人了吗？”她打断他的话说。

“没答应任何人。没必要，想要的人——”

“那你谁也别答应！”她又打断了他的话，表情很严肃，“你想向我们要多大的价？”

奥达卡尔顿时接不上话来，只是抬了抬胳膊。

“可是丽达，这不可能……”

他不知所措地转动着眼睛，突然恍然大悟，严肃地问道：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家的存折给破开？”他信不过地问道。

“我自己有钱。什么时候卖，奥特克？”

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她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恳切而急迫。他怀疑地看着她，突然开始露出了笑容。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奥达卡尔爱钱，从小就喜欢攒钱，但他同样也喜欢给人家送点什么礼物，特别是给她。

“我要是需要的话，比如说明天，你能不能

把你们的菲利采借给我用一下？”

她使劲抱住他，亲吻他。

“我知道你会这样做的，”她幸福地微笑了，“你真好，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他骄傲而谦虚地摇了摇头，眼睛闪闪发亮，在这一瞬间，他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当礼物送掉。

“可你什么也别对卢米尔说，”她请求道，“让他大吃一惊。”

他答应为她保密。为了让他高兴，她陪着他走过整座房子，东问问西问问，赞扬他们的设计方案好，建筑结构坚实，在外面的台阶上又吻了他一次。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好处，奥特克！”她热情地说。

他点了点头，微微笑了笑。

“你别笑，我真是这么想的。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你也用得上我们。”

“我也真是这么想的。”他同意了，“一个人不靠自己的亲人还靠谁呀！”

她进城时是坐的公共汽车，到克利希是步行去的。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夏日下午；她慢悠悠地走过枝叶繁茂的林荫道，心里琢磨着怎样凑齐这5万克朗。几年前操心的父母们存下的有奖保险金她一个子儿也不能动，在有奖储蓄的存折里

她总共有1.2万克朗，卢米尔还有2.4万克朗，“就算有 4 万吧，”她自己纠正说。她突然有了主意，欠下的 1 万，以后再还给奥达卡尔。也许他根本就不会要了，他肯定不会要。他因工作任务和改革建议得了很多很多钱，万把克郎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儿。他的房子大概花了多少钱呢？买新车又要多少钱呢？他收下那 4 万，剩下的零头会忘掉的，他大方惯了，喜欢这样。

窗子上的栏栅没了，窗子框漆得黄灿灿的。“多少不必要的劳动啊！”她惋惜地想道。“即使改修得再细心些，这栋小平房也没法与家里那座拥有整个住宅区最大的花园的别墅比，那二层楼上多宽敞！楼下的汽车库里还安了暖气哩！而在这里我们只能混日子，可我却希望生活！”

她握住新门把手，门开了。里面的小收音机在播送音乐，粉墙的刷子在唰唰作响，走廊已经裱糊好了，地板上铺了一块浅色漆布，墙上装了一管萤光灯，她走进第 1 间房子。这里的一切也全是新的。现代化的厨房设备，裱糊得很细心的壁纸，新的玻璃门。她模模糊糊看见门后有个大个子身影。她悄悄把门打开，朝里面探望。卢米尔站在一只木桶上，在粉刷最后一面墙。他回头一看，跳下桶来，把刷子搁在地板上，抱歉地笑着，像犯了什么错误一样。

“布拉贝切克……”她以责备的口吻说，“你老是把我一个人扔在一边不管……”

“我想今天把它干完。”

“你不能停一会儿吗？至少几分钟……”

他们拥抱了。她闭上了眼睛，有短短一会儿停止了呼吸。他的接触在她内心中唤起了一种激情。她什么也不渴求，只渴求这种接触。

“你会喜欢这里吗？”他问道。

她没回答，她的确不知道。这一会儿她是喜欢的：就他们俩，谁也不能来，谁也不许不请便进来打搅他们。

“不喜欢吗？”他又问了一遍。

“喜欢。很喜欢。你想什么时候搬来？”

“我已经住在这儿了。从今天开始。厂长给了我住房证。”

她笑了。

“你在哪儿睡呢？”

他轻轻推开她，指着屋角用帆布盖着的一堆给她看。

“我甚至已经在这儿睡过一觉了。单身宿舍已经把我除了名。”

“睡在帆布底下？”她同情地摇着头。

他把她带到那一堆东西跟前，把帆布一掀，只见两张行军床，一套折叠椅和桌子。在旅行背包里放着两套刀叉，两对碟子，玻璃杯和调料。

使她感动极了。

他把她的沉默理解成别的意思了。

“明天我们去看看家具。”他安慰她说。

“我们不是商量好了买辆汽车吗?”

“我们首先得有地方住啊,”他反对说。

“那自然啰，我们从我们家里拿些家具来。我们家的顶棚间里都摆满了。一开始这就足够了。明天我们拿上所有的钱，去买一辆汽车。”

“这可没那么简单。”

“我拒绝反对意见!”她无条件地宣布说，“那么你同意买这辆汽车了?”

“今天我留下来和你在一起。这是我们在自己的住房里共同度过的第一夜。你高兴吗?”

“非常高兴。”

她吻了他，提起还剩了一点儿浆糊的桶子，洗刷了一下，又把它擦干净了。

第二天一早和卢米尔坐车走了，整个上午在认真地学习，在他下班回家之前，她已作好了欢迎的准备。她买了土豆沙拉子，在新买的平底锅里炸了一块半成品肉排，还为迟开的午饭铺了一块桌布，打开了收音机，坐在窗旁一直等到他来。她情绪好极了。最后一个礼拜了，然后论文答辩，终于可以过上不必再进行考试的无忧无虑、无所畏惧的日子了。她想把这一切都说给卢米尔听，和他分享快乐，可是卢米尔却磨磨蹭蹭不回来。

她正想去打电话，看他在忙什么，在两栋楼房间的小街道上出现了红色的菲利采，一直开到房子跟前，卢米尔从车上走了出来。她从窗口看见了他，他也瞧见丽达了。她朝他招了招手，深深地意识到就连这些生了锈的栏栅也不能使他们分离开，任何东西都不能把他们隔开。

“我稍微耽搁了一会儿。”他一进门便检讨说。

“对这我在家里就习惯了。我们家的男人总是因工作耽搁时间。在那儿干吗呀？”她像常常听见母亲这么问她地问卢米尔。

“干吗？”他挥了一下手说，“为了安装这套空气调节器，我把好多别的事都搁在一边了，现在我得一件件处理。我还到那家银行去了一趟……”他从提包里掏出钱来，三万两千，剩下的正好够我明天吃一顿茶点。”

“那就至少来吃顿好好的午餐吧！”她边说边把铺了桌布的桌子指给他看。

还没等他们吃完饭，奥达卡尔来了。他敲过门走了进来之后，简直大吃一惊。

“喏，棒极了的一个小窝嘛，”奥达卡尔哈哈大笑道，“你得在结婚之后马上把它捣毁掉，要不就得对他严加监视，丽达！根据我的记忆，卢米尔总是挺招女人的。”

“卢米尔想一直在这儿住下去。”丽达说，好像在向他告状。

“一会儿就会过去的，”奥达卡尔挥了一下手，从包里取出一张盖了公章的什么表格来，“你们在家里把这张表填好，免得在公证员那儿白白耽误时间。”

卢米尔疑惑不解地望着这张表格，一动也不动了。

“你们改变主意啦？”奥达卡尔带着假装的惊讶摇摇头，指着房子前面说，“我都已经把它洗刷干净了。”

他们朝门外望去，小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是刚从工厂里开出来的新车。

“咱们买下吗，布拉贝切克？”丽达问。

“先想好了再说嘛，”奥达卡尔说。

卢米尔呆若木鸡似地站在屋前。丽达数出4万克朗，把零头塞在厨房碗柜抽屉里。

“对吗，奥特克？”丽达问。

“正好！我们可以到公证处去了。”

卢米尔转过身来，不知所措地耸了一下肩膀。

“这不行，奥达卡尔，这至少得卖6万，”

奥达卡尔带着安抚的表情撅起了嘴唇。

“你别发疯了，卢姆佳。值4万，最多我也只想卖到5万。你要是过意不去的话，将来再补给我，等你钱多的时候。而且我还想求你，在我买到新车之前，你能把菲利采借给我使。”

卢米尔没说话。

“我不会把它弄坏的。我只是怕有时需要办什么事，我喜欢坐车。”

“你别让我不知所措了，奥达卡尔，我求求你。”

“就这样吧，布拉贝切克，”丽达说，“把钥匙给哥哥！”

他们交换了钥匙。丽达填好了表，他们3人一道走到门外。奥达卡尔坐上了菲利采，他们俩上了大半新的日古利牌车。

卢米尔把钥匙插到开关上，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她审视地看着他。

“你不高兴？”她问道。

“有点儿难受。”

“这1万克朗我们将来可以还他嘛，”她劝他说，还补充了一句，“我们家里的人也贴了些钱在这部车上面，因此他一点儿也不亏本。”

在公证处没等多久，奥达卡尔到处有熟人关系。小汽车成了他们俩的第一份共同财产。奥达卡尔这么说的。

“晚上到我们家来吗？”他问道。

“明天再来，”丽达说，“请你转告家里人，让他们在屋顶上挂一面旗子。杨娜毕了业，挂一面白的，要是他们把她赶了出来，便挂一面黑的。”

奥达卡尔笑了笑，他突然严肃起来，转身对

卢米尔说：

“我得跟你商量点事，可是……”

“有什么麻烦事？”卢米尔问道。

“明天上班的时候再商量吧！”

他们互相道别，奥达卡尔离去。

“咱们走吧？”丽达问。

“你想开车吗？”

“你让我开吗？”

“这你根本用不着问。而且这也是你的车，你自己找到的。”

她装出一副忧伤的样子，而且带着一种责备的眼光说：

“你干吗要让我扫兴啊，布拉贝切克，你该知道，我有多幸福，亲我一下吧，别再皱着眉头了。”

他听从了她。丽达知道，这种馈赠使他不怎么高兴。他肯定不羡慕奥达卡尔。

奥达卡尔把红色的菲利采开到他经常停车的地方停下，可是发动机随它开着，他着魔似地听着汽缸盖下的隆隆响声。的确，他听得入了迷。陈旧不堪的排汽管在汽缸里发出强压住的破裂声，沿途空气钻进帆布顶上的裂口，尖声呼啸，疲惫的减音器被公路上的每一个凹坑弄得更加疲倦，这一切勾起了他对学生时期的革命年华的回

忆，那时对一切完善物品均持以蔑视的态度，崇尚一切不修边幅和不雅观的东西。他总算听够了，关上了发动机。

他走出停车场，朝大门走去。卡车在排着长队，后面的车还缓缓不断地开来。米勒瓦厂的产品不需要广告，倒是需要双倍的产品或涨价。

“早上好，工程师先生，”门房 随便 敬了一下礼。

他回敬颇有大将风度，随后瞟了一眼出勤时间记录器，其实全砖厂里没有任何人来检查他的出勤。他穿过院子来到了生产楼。

巴维尔·斯莱比契卡从发货组接待室看见他了，略微点了一下头。奥达卡尔径直朝他走去。

“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一切顺利！”巴维尔回答说，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

“米哈尔呢？”

“将要到意大利去两个月，以熟悉新工作。”

“那么说都安排妥当了……”奥达卡尔搔了搔头发，又看了一下表，瞅着生产楼说，“我12点回家，你10点到我那儿去一下！”

“我10点差 5 分到秘书室等你。”

“好！”奥达卡尔点了点头，忙忙碌碌走了。

他碰到了一些伤脑筋的事，因为是意料之外的，所以特别叫人头疼。在他28岁的这时候，实

际上他在领导着整个米勒瓦厂，参与了上釉车间建造方案的实施，完善了工艺设备，而且还造了自己的房子。这种超负荷的任务要求一个完善的组织。他建成了这个组织，信赖它，可是突然不灵了。应诺的厨房设备与杂件以及冷藏设备都落了空。煤气取暖供应也不保险。一人失信便影响着整栋房子的完工，滚他妈的蛋；以前亲自得到的一切承诺都不能相信了！厨房设备是直接由生产厂家答应的，暖气由布尔诺瓦涅特克来提供，瓷砖由拉科夫尼克的贝卡列克提供，因为他正需要顶板条。还有那使整个形势更加复杂化的新轿车，得利用一个星期休假，排除一切障碍！尽快把房子建成，把钱窟窿堵住，在完成这项生命攸关的任务之后，便坚决下决心洗手不干了。老是这样紧紧张张的太伤神了。

砖瓦工已经站在装卸斜坡上，彼得·恰佩克在将一辆辆空炉车分配到各条运输线上。这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可也是个爱闯祸的危险人物。

“干燥室的情况怎么样？”奥达卡尔问他。

“可以烧出 2 至 8 列车斗。”

“这就是80炉车？”

“你还是留点余地算它70车吧！”

“我们需要80车。”

“关键在于今天的压制情况好不好。”

奥达卡尔瞧了瞧斜坡后面的运输轨。5 条轨

上已安排好了一半装好的炉车。他心里估算了一下今天的产品，没法表示满意。

“你去通知星期六加班[1]！”他作出决定说，“最好让早上的那个班去。跟往常一样，每人发特别奖金100克朗，你下午就到财务科去领钱。”

“你是不是还想让炉子转快一点呢？”彼得说。

“我不得不这样。我们没砖可卖了。”奥达卡尔匆忙回答了一句，他已没有时间再闲扯，转身朝窑炉走去。

气温调节器运转正常，炉温控制室里非常舒适，气温表针指着22度，两个烧炉工正在记录测量仪的数据。

“曲线情况怎样？”他问道。

“合乎标准。”

他看了看记录，检查了一下仪器。

“对，一切正常。”他说，那副神气真像指挥官在冲锋之前站在士兵队列前的样子。“12点的时候我们将把运转速度开到最大限度，从11点起你把中间部分烧到980度。”

两个烧炉工都喃喃表示同意，把他的指示写到记事本上。

一切准备就绪。生料转化场的贮备料开始减少，这不是个好现象。备料场负责人出现时，奥

---

① 正常情况，每周只工作5天，星期六是不工作的。——译者注

达卡尔正在琢磨，怎样把灵活的加班组织好。

“从明天起不歇班了！”奥达卡尔指着一堆正在变热的砖料说，“这样下去，一个星期之后就该没有什么存货，要见底了！”

“两班工作没那么多人，女工不肯上夜班。”

“夜里可以只要1个班，这样 也可 节省一点儿。”

“好吧，我去安排。”备料场头头说着把意见记在他的小本子上。

“布拉贝茨来过吗？”奥达卡尔问道。

“在后面运输带那儿。他在 设想 将另一条线直接引到压制车间。他认为对普通砖不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想法棒极了！”奥达卡尔说，心里感到格外高兴。可以毫不担心地让卢米尔在这里独当一面。

碰头会上，奥达卡尔提出了特殊加班的要求，他还指责了一些辅助工作完成得不好，等所有人都离开会场之后，他向巴尔达提出请一个星期的假。

“正当要加快运转速度的时候，你还敢离开？”巴尔达不同意他请假。

“卢米尔在这儿保险出不了事，我 去同 他谈谈。”

“气温调节器怎么样？还灵吗？”

“棒极了！”

“这小伙子真能干……”巴尔达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棒的一把手，”奥达卡尔说，“这个星期他轻而易举地掌握着一切，你可以对他放心。”

“主要是你，奥达卡尔，你相信他就行。”

“我绝对相信他。”

等他走进生产部秘书室时已经心情平静得多、沉着得多了，他接过邮件，看了一下表。

“莱恩卡，通知生产部门的头头来开个会，10点钟，要不10点半。10点钟的时候斯莱比契卡工程师要来找我，你让他直接进来。现在给我挂个长途电话。”

他给她电话号码，坐到写字台边。他得仔仔细细把一件件事写出来，免得乱套。整整一个星期他什么也不管，好在还有卢米尔在，他知道该怎么办。“这辆小轿车的事我还可以等待一个星期。”他暗自想道。这个安排还是很合算的，花钱较少。他粗略地算了一下到年底还能有多少收入，不禁感到满意。房子、小汽车、设备，然后就到此结束！工资、任务奖和建议奖是完全可以够了的。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抓起听筒，壁柜家具厂来的，找供销科副科长。他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用圆珠笔在一条总线下画了个6位数字。

大家都聚集在炉窑控制室的操纵盘旁：奥达卡尔，巴维尔，克莱什尔，两个烧炉工，还有卢米尔。测量器的温度曲线慢慢地往上升。

“第2组开到3/4上，”奥达卡尔指挥着。主储存器中的重油消耗在平稳上升。卢米尔瞧了一眼炉台，钳工们用石棉料将爆裂的管子包裹起来，用结实的铁丝扎得紧紧的。他想，也许能管点用。“把偶数的侧翼喷嘴接通！”奥达卡尔全神贯注地喊道。

他的专业水平不得不让人佩服。他办事果断，准确，灵敏。他知道该干什么，从不犹豫。有时他亲自完成自己发出的指示，常常由于他的参与而使别人感到放心。

“接上奇数喷嘴，把气孔开到1/10的位置！奥达卡尔放松地嘘了一口气，露出了微笑，“好了！现在每隔1小时增开1/10，一直到完全开足。烘烧碎块的温度是多少？”他问卢米尔。

“一般的温度。”卢米尔撇了一下嘴。

“这说明什么？百分之几？”

“实验室没向我报告。”

奥达尔卡不相信地摇了摇头，抓起电话，简短地，当然也非常激烈地指责卡雷尔没有尽到职责。然后抬手指着门口说：

“我们恐怕不能老堵在这里了，”他开玩笑地

说，“小伙子们肯定烦透了我们！”

他们让巴维尔和克莱什尔走了。他们沿着平滑的炉壁，走下楼梯。

“你们星期天准备上哪儿去吗？”奥达卡尔问道。

“哪儿的话！丽达得拼命学习，3天之后就要上阵了。”

“她总算能喘口气了。你知道吗，我真希望你星期六和星期天都留在厂里，无论如何留下。”

“你碰到什么麻烦事了？”

“一个人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尽管我个人认为，一切都已安排得井井有条。”

“你明天要走？”

奥达卡尔看了看表，微笑了。

“我在一小时之前就该走了。”

卢米尔可没有什么可微笑的。在上面控制室里呆着的时候他还什么也没想过，可现在突然有些提心吊胆的。不但没有采用他的停产建议，反而把运转速度加到最大限度，而且奥达卡尔偏偏要走，整个生产重担压在他的肩上。

“你怎么啦？”奥达卡尔激励地拍了一下卢米尔的肩膀

“没什么。我总觉得，我们这样加快运转速度会要坏事的。”

“我跟你说，卢米尔，你任何时候也不要瞎

担心，任何时候也别朝最坏处想!”奥达卡尔站定，把手伸给了他，表情极其友善。真是一位热忱的领导！他总是清楚地知道他在干什么，不论干什么都有一个周密细致的步骤和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他主要是有一种自信心。“星期一我来这儿。”他安抚地向他补充了一句。“你那个关于直接把运输线接到压制车间的建议很好，几个星期之后，咱们的生料转化场就完成指标了。”

“这样大概可行吧，不是吗？”

“不行！我很高兴能信赖、依靠你。”

他们握手告别。他望着奥达卡尔的背影，奥达卡尔正横过运输轨道，来到窑门前，他腰板挺直得几乎有点僵硬，仿佛一名指挥官在检阅他的部队，充满自信和果敢，是全米勒瓦厂的权力无上的生产统帅。他望着奥达卡尔的背影，突然一闪念地想道：“他的车也没了，还得花大钱去买……”在观点意见一致的名义下的绝对服从！加速运转是长远措施的一个开始。自动装置是不可动摇的。整个砖厂实际上就是一条长长的生产带，这条生产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不停地运转。

他在去到压制车间的路上数了一下装满了砖的炉车。主要运输轨道已经装满，可是为保窑炉运动的最高速度，即使在星期天也把两条后备轨都用上，至少要比平日超产30车。多派30辆车到

干燥室去，也多派30辆车到压制车间去。

压制车间运转很顺利。压制工人靠在一个大气管上，抽着烟，漫不经心地瞅着那没完没了的传动带将闪光的砖料送进切削机。卢米尔走近机器，瞅了一下切削机的钢丝旋，然后又看了看表。数出每分钟切29下，最高数字应该是35下，他猛地转过身来：

“为什么不加速?”他憋着怒火问道，“你们不知道运转加速了吗?”

压制工人微微扮了一下鬼脸，一副受宠惯了的满不在乎的表情。米勒瓦厂的压制工人就好比印刷厂的排字工人，总而言之是必不可少、不可替代的。

“我要是一加速，到礼拜一我就会把整个生料转化场的料吃个精光。”他像对一个傻瓜讲述起码常识般地说。

卢米尔越过干燥室接出来的轨道，瞧着从备料场传动出的带子。直接连起来的运输线正将多余的料撒进了生料转化场。“今天夜里，明天，整个一星期都将这样运转着，”他心里想，“这么大量的料非两班倒是干不过来的。”

“加速到每分钟切35下吧!”他命令道。

“要是我的师傅来说我就听!”压制工人说。

“这里工程师同志让你加速，你就加吧!”

卢米尔一回头，发现彼得站在压制机旁。他

搔了搔耳朵根，讥讽地笑了。这个动作使他感到很受刺激。他连忙走到彼得跟前，直瞪着他的眼睛说：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吗，彼得？”

“没什么。假如我们提高到每分钟切35下的速度，下午班就将在7点下班，这样的切砖速度就会把干燥室挤得放不下。”

“你们可把星期六的砖室腾出来。难道码砖工不够？”

“有什么不够的？只是星期六的砖室里的砖还干不了，这一层你们忘了吧？”

“昨天晚上奥达卡尔让干燥室提高了温度，”卢米尔说，“到7点准能干掉。”

“这一点我可不敢相信。”

“要是能有一半就不成问题了。顶板条到星期天在运输轨上就会干掉。”

“但愿能看到这种情景。”

卢米尔突然感到，彼得把这些困难看得很重。他老是牢骚满腹，意见一大堆，他从来不让人家正确而他自己出错。

“奥达卡尔承担责任，”他想着想着说出了声。

“你真会安抚我啊！”彼得扮了一下鬼脸说，“我听到这句话，连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炉子轰隆一炸，他去扒炉子？还是我们？”

“我们将在每一次装车前选些样子，不会出

任何惊人的意外之事的。”

“你怎么想就怎么干吧！你拿的钱反正也比我多！”彼得挥了一下手，朝着装卸台走去。

“彼得，”卢米尔叫住他。

“还有什么事吗，工艺师？”

他慢慢地走到彼得跟前。

“你能找到人去上星期天的早班吗？”他试探着问道。

“能找到。可是他们谁若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得上法庭，还是你自己去安排吧！”

“我明天来，同他们谈谈。”

“你一定来！明天这个时候第一批炉车斗出炉，这些正好是炉膛正中间的。我到你那儿去。两人一起才能忍受得了重击。”

彼得叹了一口气，大步走到斜坡上码砖工那儿去了。卢米尔也转身上备料场去了。突然有种手脚无措的感觉。他想：小轿车准会比他早上想的还要昂贵。

第八章

丽达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卢米尔刚走掉不久。她终于说服他在她的房里过夜，可是已经没法再把他留下。他只留下了温暖的被窝，别的什么也没有。整个房子一片静寂，杨娜已经顺利地毕了业，全家松了一口气，一起悄悄庆祝了一番，可是大家都知道，在短短3天之后，生命攸关的考验在等着丽达，实际上就是后天上午的事了。

过了几天无忧无虑的神仙日子，这几天全由她自己主宰，随她摆布，可是这日子过去了，她不禁有些害怕。她把几本基本的专业书搬到床上，重新翻阅了专家鉴定意见。可是到了星期一在严厉的答辩委员会面前该怎样进行呢？谁来出主意啊？都走了，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们3个都扔下我不管。

她心里很难过。她眼睛瞅着课本，心里却想

起了往日的伤心事，想起儿时的恐惧，成长过程中的可怕事儿，也想起了总是安抚她的父亲，想起每次都能使她高兴起来，不知害怕的奥达卡尔，想起学生时代的爱情，以及那些向她求爱的男人，也想到了卢米尔。他们把我孤独一人扔在这里！她叹了一口气，甚至还溢出了一滴自我怜悯的眼泪。

菲利采车停放在屋前，奥特克乘出租车走了。杨娜在家庭欢庆之后放放心心睡着大觉，父母现在原谅了她的一切过失，母亲和伊林娜出去采购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半个人也没有。丽达把课本塞进书包，坐进了车子里。

别墅区的边缘插进了绿油油、不太陡的斜坡间。道路两旁伸展着一块块草地，安着木椅的休息平台。几乎一步就驶过了柏油街道的叉口。也许她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这座城市，这个住宅区对她意味着什么。她找到了那块长满了草的操场，当奥达卡尔负责照着她，可又想让孩子们玩球时，总是把她带到这操场上来。有个旧水塔在她眼前一晃而过，那是她第一次被一个嘴上没毛的男孩子吻过的地方，后来她又看到那所她和卡雷尔在里面相爱的房子。卡雷尔和他的母亲曾住在这里面。她常来这里找卡雷尔，他们像预先订好了必须相爱似的。两人都是这种相似的别墅，两人都很敬重自己的父亲。可是卡雷尔的父

亲因为汽车失事不幸去世。卡雷尔便突然爬上了被青春少女们追求的高高梯子。“我那时也追过他”，她想到。16岁的丑小鸭，和别的姑娘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我有一个优越的条件：卡雷尔和奥达卡尔非常要好，几乎跟亲兄弟一样，……这时她才明白，为什么她从来没有认真地爱过卡雷尔。对兄弟我们可以喜欢，可是爱只能献给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并不因为历来就有的童年友谊而降低其价值的男人——卢米尔。

她在一个高高的小平台上停了车，下了车，林子里非常宁静，只能偶尔从下面城里传来一声喧哗。离闹市那么远的一块林间空地，两边是河流和秀丽的山峰，斯特舍科夫城堡，维特鲁舍庄园，电视塔，闪闪发光的河带……还有停放着运动型轿车的卡雷尔的房子。这是一座死气沉沉的房子，像一座拥有冰凉房间的石堡，又聋又黯淡无色，对于不在行的观察者来说是不易攻克的城堡，就像卡雷尔本人一样。

她坐到木凳子上，掏出笔记本来，瞅了一眼想象中的巴莱克教授。

“我的论文的目的是要确定溶液的浓度对温室的依附性，”她说完便去掏烟。不，那里是不准吸烟的。

她又专心致意地读起她的笔记来。指责最多的是对工业上的实用价值的估计这一部分。这个

问题连我爸爸也没有解决啊，连研究所的课题也可能不被采用，怎么可能要求我呢？这样的任务只有学校才给的。

“根据我的论文可以得出结论，”她接着说，“在测量浓度对温度的依赖性时，比重瓶的操作是非常费事的，对于工作人员来说是效率很低的，何况在实践中往往只需确定一定条件下的一定浓度，两者关系的一般化和法规化这只是理论上的，对于实践只是那么一个信息而已。”

她愣了，眼睛闪着光亮，我就是这么去答辩；巴莱克肯定可以毫不内疚地把我赶出来，论文的目的性等于零，咱们没有能耐，爸爸！

这回她点燃了一支烟，瞅了一眼她熟悉的那所房子。卡雷尔以他惯有的漫不经心的脚步走了过来，嘴里叼着一根草，穿着一件白衬衫，微微的卷起袖子，样子相当潇洒。她料到他会走过来。她也愿意这样。她把“菲利采”停在树林中的空地里，红色的车身很显眼，肯定老远都能看得见。

他坐到了小木椅上，轻轻碰了一下笔记本和她的手，微笑着说：“你在学习吗？”

“更准确的说我在试着让我自己镇静下来。”

他掏出一根烟来，仔细地搓了搓，点着了，舒舒服服地靠着抽了起来。

“你是要去论文答辩了吧？”他问道。

“星期一去。”

“星期一？”他惊奇地问道，”那你别再看功课啦！你得头脑清醒去答辩，卢米尔在上班”？

她点了点头。他该知道的，就像他能记得她的答辩日期一样。

“对了，他现在代替奥达卡尔的工作，还能在那儿呢，可是他中午肯定回来，你们不想一道去看看我的小房子？”

她的喉咙发紧。在特尔采那儿度过的无忧无虑的下午啊！多少个这样的下午啊……

“你去吗？”她苦笑了一下。

“午饭后就去。”

“一个人？”

他微微摇了摇头，显得疲倦而温和。

“我不能让自己在我这样的年龄一个人生活，至少不能总是这样。”

“我认识她吗？”她审视地问道。

“说不准你是不是认识她。你对她也不会感兴趣。”

说话略带轻蔑的口吻，但是他很善于掩饰自己，几乎有点刻毒。

“当你去了布拉格时，她才开始上化工学校，可能你们在她入学考试时见过面。”

她审视而又责备地看了他一眼。他忍受了这种目光，平静地闭上了眼睛。

“年轻并不意味着优越，”他严肃地说，“但能给人以良好的印象这倒是真的。并不是所有有学问的知识妇女都能像你这样有魅力。”

她悲伤地叹了一口气。卢米尔不善于这样奉承她。

卡雷尔突然从山坡上朝下看了一眼，然后又看了看表。她回过头来，有个姑娘从柏油街道上走过，她高而苗条，头发乌黑，朝这边走来。

“这就是她吗？”她装着并不怎么注意的样子问道。

他点头称是。

“她来早了还是晚了？”

“我等了她一刻钟。”

“她肯定不该这样。”

她不解地看他，她撇了一下嘴。

“你已经待不住了，可怜的！”

“倒不是这么回事，”卡雷尔站起身来，走到车旁，按了一下喇叭，姑娘在下面停住了脚步，朝山坡上看。他对她招手，然后又转身对丽达说：

“一定来啊，我等着你！”

她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膀。

“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她说完真有点儿为不能去而感到惋惜。

“你别的什么时候都可以，我高兴见到你。”他沉默了一会儿，凝视了片刻她的眼睛，“玛路什

卡在我实验室干活，我有时很可怜她。”

她没回答。

“别太用功了，“他劝她说，“一切都会顺利的！”

他慢慢地从山坡上走下去。实验室那位玛路什卡在等着他。他真的有点儿瞧不起她，他喜欢机智的交谈。可是站在下面的这位姑娘只能把自己奉献给他，当然有这也足够了。丽达看见她吻了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忌妒。

卢米尔在更衣室旁边淋浴，急剧的水流冲洗着他头上的尘土，他真恨不得把从四面包围着他的玻璃砖墙砸碎，把它踩成粉末，他很累，很不满意，一肚子委屈。早上离开丽达时，他预计最迟到下午1点能回家，可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了。成果呢？好不容易说服了彼得和码砖工留下来，可是又有什么用呢，由于故障，运输线老停止运转，维修起来又很费时间。是因为克莱什尔没有保证特别的维修服务？还是备料场的问题？早上的12人班组在下午5点就完工了，因为已经没有了做砖的灰料。他们在设备总站找了一个把钟头，到后来他不得不亲自把车子放走。调车的小伙子根本没有来上班，别的人又无权调配车子，备料场终于在晚上7点开工了，可是到早上6点又得换班，问题还会变得复杂化。今天这个漫长的日

子里唯一一件顺心的事是：两个炉子都在毫无毛病地运转着，所有经过煅烧的炉车斗里的砖都达到一等品标准，完全合乎奥达卡尔预先规定的要求。

他在差几分钟到9点时来到了玛什卡家。路上还看得见，6月的白天又是一年最长的。屋前站着一位穿牛仔服的年青人，漫不经心地靠在摩托车上抽着烟。杨娜从屋里走出来，腋下夹着一床毯子。

“我给你开门，姐夫！”她扮着鬼脸说，“有人等你都等不及了。”

他怀疑地看着她坐到摩托车后座上，微微一笑。

“你别以为我们有什么坏事，姐夫，我们去夏日俱乐部。”

“9点开始，你们有事可干。”

“的确有事可干，你别担心，对吧，丹恩？”

“喏，是啊，”青年人喃喃了一声，不耐烦地发动了摩托，疯了似的朝十字路口那边开去。

丽达坐在起居室看电视，像受了侮辱似的皱着眉头。

“工作把我耽搁了，”他说，抱歉地耸了一下肩膀。“我真的没法早些回来。”

“我知道？”她不耐烦地回了一句，连头也没回。

他坐到她身边，她还是不说话，沉默了好久。

“你要是愿意的话，那我马上又回去，”他这么说了，也真是这么想的。他非常了解她的弱点。

“求求你，”她回过头来了，“你反正要到早上才去吧，不是吗？”

“早上晚上都得去。新班上马时我必须在那里，我要对他们负责。”

她恼怒地撇了一下嘴，他理解她。后天她就要去答辩。他在想象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你要杯咖啡吗？”她问道。

他同意喝一杯。

“那你自己煮吧，我要去睡了，我很累。”

只有他们自己在房间里，他唤着她，和解地亲吻她，直至现在她那紧张和恐惧的堤坝才被摧毁。她连忙毫无条理地向他诉说着她是多么地难过，害怕，到最后甚至哭了。他只得安慰她，哄她，一起熬夜。到早上，她睡着了。他不想吵醒她，便不辞而别了。

她搭上最后一班公共汽车。这是他们头一天商量好的，认为这是最合适的办法。她很忧伤，精疲力尽，真好像去到一个永远不再回来了的地方。

“我明天到公共汽车站去接你，”他说，“你一

定能得满分。”

她看了一眼维特鲁舍庄园，它在中午的艳阳下光芒四射像童话里的宫殿一样。她突然微微皱了皱眉头，定睛地看着他。

“到下午两点就一切定局了，我给你往班上打电话，到 6 点你就可以来接我……”

她没有遵守协定。理所当然，她必须夺取更多的东西。她自已坚持说，她不乐意参加同学们的庆贺晚会，要坐第一趟公共汽车回家，就在现在，这最后的一刹那，她的计划全变了。

“我多余跑这么一趟……”卢米尔不同意。

“我宿舍里还有东西，你可以立刻帮我捎走，你来吗？”

他答应她一定去。公共汽车到站，车门已打开，卢米尔吻别了丽达。他发现丽达的手在发抖。他突然想到，丽达一定带了药，她一定会随身带着，可他没说什么。有的是时间，等她回来再说吧。

“我等着你……”

汽车出站了，拐向利托姆涅希采的高速公路上，当它已消失不见时，卢米尔六神无主地换脚站着，掏出烟来抽。去那儿呢？上玛什卡家去？还是回家？

他慢悠悠地来到新车跟前，开动马达，朝米勒瓦厂开去。

他睁开眼睛，猛地一下不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好半天才回想起昨天的夜晚，几乎是在备料场的金属磨旁度过的第二个不眠的通宵。他惊吓地看了一眼电钟，6点5分了。脑子里的生理器官还管用。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做了几下蹲踞的动作，听了听从敞开的窗口传进来的千篇一律的响声。备料场上班了。他忙穿上鞋，猛地一下打开了秘书室的门。女秘书莱恩卡正在镜子面前梳头，身上只穿了件小短褂和白短裤，她被吓得尖叫了一声，慌慌张张地把一件工作服披到身上。

"我应该……你是……我只是换一下衣服。"终于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

他很怜恤她，一个劲儿向她表示歉意，等她换好衣服，他要了一杯咖啡，喝完便又上班去了。

窖炉里正送出一车车烧好的砖，砖烧得不错，可是顶板条的长度却勉强属于一等品。他决定立即将顶板条坯切长些，他连忙朝压制机走去，可是走了几步之后又发现原以为备料场的机器不灵了，其实毛病出在压制车间，压制机鸦雀无声，一动也没有动。

他开始跑起来。压制机进料口处堆着一大堆脱出的硬化了的料。彼得和一个压制工人正跪在砖箱里，从里面凿掉发硬了的闪光粘土。

“出了什么事，彼得？”他着急地问道。

“什么事？有个傻瓜夜里把蒸汽关掉了。”彼得恼火地咬得牙齿格格直响，使尽全力在撕扯着一块块粘乎乎的砖料。

“你们叫了维修工吗？”

“你简直像个小孩在提问题！”

卢米尔手足无措地四下里张顾着，整个车间里连一个钳工都没有。他突然有了主意，沿着蒸汽管一直走到干燥室那儿，打开了汽门。从蒸汽管里冒出滚滚如云的蒸汽。不用说，管子爆裂了。烘烤工把它关掉了，因为他找不到人修理，真是糟糕透顶！

卢米尔连忙穿过工场，仓库，来到上釉车间。钳工们坐在上釉机上抽着烟，聊着星期天的趣事，他们一看见卢米尔便不作声了，带着一副玩世不恭的笑容等着他采取什么行动。

“谁是车间主任？”他问。

“车间主任？”

“我在更衣室看到过他……”

“哟，可能还在更衣室。”组长说。

“克莱什尔呢？”

“你怎么问个没完啊，同志？”

“通向压制车间的蒸汽管在夜里爆裂了。”卢米尔尽力压下见到这些嬉皮笑脸的家伙所引起的怒火。“砖箱堵塞了”。

“你随它变硬？”班组长说，不怀好意地撇了一下嘴，“我可不当矿工！”

“可是你得去修管子啊！”卢米尔说。

班组长不情愿地换了一下脚，望着其他的几个工人。

“我们这儿有活儿，”他们拒绝去，“这在安装日志上写得一清二楚的……”

“你们马上去，全都去！”卢米尔生气地提高了嗓门，等钳工们走了之后，他关上了上釉车间的门，把钥匙放在工作服口袋里。

卢米尔7点差5分回到了办公室。莱恩卡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进来时，他已快速写完关于特殊加班的布告。“请你别生我的气，卢米尔，我只是在你突然进来时吓了一大跳。”

“这是我的过错，”他微笑着说，“我该想到这一点的。”

“可是要有人偶然看见了我们，还会以为是……”她又耸了耸肩膀，“请你别生气”！

他拿起她的手。

“当然不会。”

秘书室突然有人在大声说话，克莱什尔闯进了办公室。他意味深长地扮了一下鬼脸，说了一些什么关于“多余的亲密”之类的话。等莱恩卡走了之后，他挑衅地看了卢米尔一眼。

“你把上釉车间的门锁啦？”

"我甚至还换了一把锁，免得有人进去。"卢米尔镇静地说。

"你疯了？还是喝醉了？"克莱什尔摇着头。

"我决定，上釉车间的工作暂时停它一段时间。"

克莱什尔沉思了片刻，然后皱起了眉头，伸出了一只胳膊说：

"把钥匙给我！"

"等你满足我们所有关于维修的要求，让两条生产线都进入运转之后。"

"你别发疯了，年轻人……"克莱什尔威胁地笑了，"上釉车间是奥达卡尔抓的项目。跟这个小娘们你可以闹着玩，跟我你可少来这一套。"

"你知道，工艺师，你现在最好是干什么吗？"卢米尔恼怒地说，"尽快给我出去！"

克莱什尔吸了一大口气，仿佛还想说句什么，可后来一甩手，匆忙走出办公室，啪地一下关上了门。

卢米尔坐下来，喝完咖啡，又去掏烟。这一极不愉快的场面使他很不安。他受不了这种背后捣鬼和恫吓，因为他是一个开诚布公，胸怀坦荡的人。他往打字机里塞了一张纸，打了一条关于上釉车间暂时停工的消息，并添上了维修的生产要求条例。他突然想到该对最近几月的停车时间作一次剖析，并将其与开始建造上釉车间以前的

同一时期的这种剖析相比较，这将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压制车间又开工了，码坯工清扫了一堆堆挖出来的砖料，可是钳工又不见了。他找到了彼得，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意图。

“你是不是要关掉他们的上釉车间？”他脱口而出地问道。

“我已经把它关掉了。”

“喏，终于关了！”彼得高兴得往他肩上捶了一下，“你得成为一名像样的工艺师，等奥达卡尔回来，会要狂风大作的！”

他的过分兴奋使卢米尔感到有些不快，因为他并不想故意地露一手，也不想惹起争执与不和。

“等以后看吧，”他说着朝压制车间走去。“现在我们必须延长断面，让它们从窑炉里出来时正合尺寸。”

“我已经延长了，还是当你加快窑炉速度的时候，……”彼得突然问道，“你什么时候测量了顶板条的尺寸？”

“今天早上。”

“你是从边上量的，是吗？”

“是啊。”

彼得直点头，仿佛实现了他的什么预言。

“你已经想出原因了？”他问道，“两侧的喷嘴

比上面烧得更厉害，因为重油从这些喷嘴滴进洋铁罐里，克莱什尔治得了这个，得马上找他。”

卢米尔抓起电话，拨了总调度台的号码。不一会儿工厂广播响了。广播里在重复他的找人通知，一个烘烤工来到了压制车间。

“你找克莱什尔吗？他在上釉车间。”

他们相互对视了片刻，同时跑出了车间。

上釉车间的门已被一辆等脚平车顶开。维修组正在安装喷射泵，克莱什尔和工长在检查设计。

“你让人把门顶开了？”卢米尔问道。

克莱什尔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亲自干的。”

“傻瓜蛋！”彼得很想缓和一下口气。

“我没有什么深交好替我去干的。彼得，高抬贵手吧！”克莱什尔开始反击。

“请你们立即停止上釉车间的工作，到窑炉那边去！”卢米尔说。

“这么发号施令你的官还太小了点，工艺师！我有生产部负责人关于建造上釉车间的书面指示，你是他的临时代理，就应该支持我执行他的指示，而不是改变这个指示。”

卢米尔已经感到自己的无权，他变得不能自控了。

“我得让你赔偿这门的损失！”

"半小时后我们就修好它，我有一些能干的小伙子。"克莱什尔讥讽地眯缝着眼睛，"你还挺在乎你这次的提拔嘛，伙计，可是任何一棵树也长不到天上去，你应该想到这一点。"

从顶到的门缝里突然出现一个烧窑工。

"爷儿们，快上窑炉那边去，出来的顶板条完全是碎的！"

卢米尔愣住了。他仿佛觉得上釉车间的地板在他脚下晃动。他听到了彼得的一句骂人话，觉察到周围的纷纷议论，撒腿跑出了上釉车间。在第一个窑炉的操纵台上摆着一辆装满了顶板条的炉车。从通风机里放出的气流里搀浮着薄薄的砖灰。顶板条就像有人扔了个手榴弹似的炸得粉碎。

"我们刚把它拽出来，"另一个烧窑工说，表情很是不幸。

他们走近细看了毁掉的顶板条，保存下来了的顶板条也扭成了弧形。

"温度跟操作规程上的一样吗？"彼得问道。

"从指示器上看是一样的。"

"咱们怎么办，卢米尔？"

卢米尔只是束手无策地耸了一下肩膀。他站在刚刚慢悠悠地开到他那儿的那辆发生事故的车子前面。发生了什么事？还会出什么事？可他没找到任何解决办法。

"我们必须打开炉子，"彼得说。

卢米尔表示赞同，他乖乖地跟着彼得走向操作台，马达一响，钢筋混凝土门慢慢地升高，炉门打开，迎面吹来一股热流。烧炉工抓住下一辆炉车，把它拽到外面。情况完全一样；碎块和灰烬；第三车也是坏的。

“你看，是不是因为不够干？”卢米尔问道。

彼得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走进了隧道里面。卢米尔也跟着进去了。热度更高，闷得他们透不过气来。他们紧挨着滚烫的隧道壁，透过炉车与隧道之间的空隙看了一下炉子里面。在喷灯处有规律地喷吐的火苗突然四散，从顶上洒下火星，掉在炉车上面一层上，片刻后又与喷嘴里喷出的新火苗连在一起。

“我们得降低转动速度和重油的压力。”卢米尔边说边咳嗽。

“得停工！”彼得说。

卢米尔摇了摇头。他突然想到，要是让炉子停烧，这儿就会乱得跟精神病院一样。差10天就到了半年。奖金没了，我怎么对付他们？要是一停止烧窑，到晚上提货场就会空空如也，一个礼拜没砖可卖；要是一停止烧窑，到晚上我也离不开这里，丽达会等得不耐烦……

“卢米尔……”

他看了彼得一眼，彼得眼泪汪汪地看着他，用袖子捂着嘴。他们俩人紧挨着站在一起，仿佛

全世界就留下他们两人在这里，其他的人都呆在离这个该死的隧道炉的喷火口很远很远的安全地方。

“咱们动手吗，彼得?”他不得不使劲嚷道，以压倒那些该诅咒的思想和眼睛里炽烈的痛苦。

“动手，他妈的!”

他们摇摇晃晃走了出来。卢米尔看了一下表，快10点了。丽达也许已经答辩完毕，下午两点就要往这儿打电话了。

“关炉!关掉发动机！根据操作规程停工!”卢米尔坚决地说。

“你疯了!”克莱什尔惊慌地抬起了双手。

“第2座炉子保持在规定的曲线上。替换使用到烘干的顶板条储备量消耗为止。”

克莱什尔转向两个烧窑工说：

“伙计们，你们把这些话写下来!”

烧窑工不声不响地朝控制室的梯子走去。克莱什尔环视了一下周围，一把抓住卢米尔的肩膀说：

“老兄，你至少等一等巴尔达嘛！要是炉子冷了，我们就失去了一整天的时间。”

“这我知道。”卢米尔平静地说，在这一片刻，他根本不去想巴尔达来了会发生什么事。

“你是个怠工分子!”克莱什尔喊道。

“住嘴!”彼得突然说道，把克莱什尔从卢米尔

身边拽开，“与其你在这里瞎喊，还不如爬到炉子上去，免得我们在这儿一直呆到圣诞节。”

克莱什尔气鼓鼓地走了，其他人也都散掉。

“我们还得把压制车间也关掉。”彼得说，“这会惹起极大的骚乱。”

“这我早就想到了。”卢米尔承认说，他突然觉得心里很难受，因为他意识到，丽达今天等不到他，一定会想不通。

马什卡博士非常疲倦地坐在写字台边的硬椅子上，象牙白的电话机搁在伸手便能抓到的地方，随时等着抓起听筒搁到耳边。调制的电磁铁波将会给他带来什么呢？是胜利的欢呼？还是没有希望的轻声呻吟？他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吃力地呼吸着，脸上的肌肉毫无生气。也是16年后第一次重感这样极度的精疲力尽，那一次是病退，在43岁的时候他的心脏出了毛病，可是，在关键时刻他没有屈服，从那时起他每天都在与病魔搏斗，锻练身体。一定要活到奥达卡尔中学毕业，大学毕业；然后是丽达中学毕业，杨娜中学毕业；活着见到丽达的大学毕业典礼……他对能等到这些时刻并未抱太大的希望，然而却等到了！今天这最后的激动人心的一次！谢谢你呀，生命，谢谢啦！

他坐在写字台边，面前的咖啡也凉了。他在等待着电话铃响。他突然意识到，根本没有作丽

达成功的思想准备。要是不顺利的话，他的心脏会怎么样呢？已经有一次梗死了，已经有一次受到了停止跳动的威胁；然而他的意志，渴望活着并等到这些时刻的意志又使他卜通卜通地跳起来了。可是今天会怎么样呢！就是在今天，他感到一种奇特的疲倦；就是在今天，在这最不愉快的一天，在大小会上明显地表露出了阴谋，欺骗，只有当他使尽全力才有可能制止的今天；就在今天，当一块压在他肩上的大石头就要落地，几小时之后工资委员会就要对工资调整问题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刻，他的心脏怎么样呢？

电话铃终于响了。

"电话来了？"妻子的声音直颤抖，她也在迫不及待地等着。

"我预计，她至早也要到下午1点才可能打电话来，"他强迫自已镇静下来。

"可是差几分钟就要到1点啦！"

"在这种情况下，我求你，挂上，别占线，你该了解达丽的脾气。……"

他又靠在椅子背上，两手放在桌子上。"也许你还站在考试委员会前，心里挺紧张的哩，你知道吗，我是多么愿意离你近一点啊。奥达卡尔没需要过这样的帮助，他过去和现在都比我坚强，不过他什么也都来得容易得多。也许一个人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不是不可替换的"。

“生命的终结点，”他想道，“也就是尽最后的义务。为孩子们作好走向生活的准备，让他们能在一般水平之上，能坚强地，勇敢地面对未来。然后就可以堂堂正正地离去了，只是丽达可别让我失望，在最近一个时期她松动多了，变轻浮了……”

电话铃又响了。一下，两下，三下……抓电话机时可别太匆忙，免得断线。也许是丽达又在试着打吧……

“研究所，我是马什卡！”父亲说。

“你好，爸！”对方说。

“丽特卡……”他嘘了一口气，充满了热烈的感激。

这一夜她可体会到了：时间长得多么可怕。她闭着眼睛失眠6小时，从1点到7点。6个小时就像6天，她孤独一人，因莱纳达出于紧张吃了几片安眠药，还不到半夜便趴在讲义上睡着了。

她陷入一片混乱和懊恼之中。她一会觉得自己已经掌握得很好，全都会了；可一会儿又觉得，她什么也没记住，一点儿也没记住。她伸手去摸摸海洛因，突然感到卢米尔会不高兴她这样做的，可是片刻之后她自己又生起气来，气他让自己一个人度过这可怕的夜晚，他跟爸爸、奥达卡尔一

样把工作放在首位，他们3个人都背叛了我，抛弃我不管。她睡不着，她使劲合上眼睛，强迫自已入睡，可结果还是睡不着，只有短短几分钟仿佛完全失去知觉，然后又陷入混乱和恼怒之中，全身直哆嗦。到7点钟时终于起了床，因为布拉格到7点便开始有了生气，小吃店便已开门，牛奶店也是。人行道已经人来人往，在人群中比较容易忍受恐慌和忧虑。管他三七二十一哩！

8点前考生们聚到了走廊上，四个姑娘，两个小伙子。其中的一个就是约然，仅仅这么几天就变得如此消瘦憔悴。“这真是不公平！”当她得知，委员会是怎么组成的之后，她这样气愤地想道。十个男的，有科学院院士，有技术人员，十个人来对付一个大学生，甚至1个弱女子。力量相差太悬殊了。

“你11点去！”约然告诉她，表情像个被判决的人。

“你呢？”

“紧接着在你后面，你别害怕，你会取得好成绩的。”

丽达笑了笑。与其说是笑不如说是紧张得抽搐。每小时总叫两名大学毕业生的名字，也许是怕有人突然晕过去。约然对她来说变得很亲近，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悲剧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可我真害怕，约然！”她轻声说。

他摇了摇头，将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巴莱克走进走廊，他威严得吓人。在这堆大学生跟前停了一会儿。

“你们不是偶然来到这里的，”他和蔼地说，“你们为这次答辩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充分运用你们全部的聪明才干嘛。用不着瞎紧张瞎害怕，你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专家了！”

他走了，立刻叫去第一位姑娘。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丽达坚持不住了。嗓子眼儿堵得慌，鼻子有股怪气味，她预感到非晕过去不可了。她在走廊上来回走着，反复与约然相遇。他们总是沉默不语地互相擦肩而过，连关于卢米尔，关于不久前两人分手的事也没有提到过一个字。

她在窗子前停下脚步，眺望着外面的大花园，试着背出她的论文前言。没成功。脑子不灵。连一个句子也说不完整，她为此感到十分绝望。“完蛋了！”她暗自想道，可她没有哭，只是麻木地望着走廊上的棕黄色的壁柜。然后她听到一个熟悉的脚步声，约然走到她跟前说：

“你主要应向巴莱克说明白，你为什么要选定标准条件的基本测算。”

她不大相信地皱起了眉头。

我已经在阿坦麦茨那儿看过你的论文了，我有钥匙。要是巴莱克问……”

三个小时之后，丽达便站在巴莱克面前的应考位子上了。其他九个男人都专心地盯着她。第10个，即约然坐在门边。她已经在这儿待了半小时，她知道，眼下她还进行得相当顺利。主要是没有打断和插话。

“你为什么选定了这些条件呢?”巴莱克突然问道。

她打心眼里感谢约然，一点也不犹豫地回答说:“考虑在实践中应用的可能性。在实践中通常条件是20度。这些条件容易达到，既经济又实用，尽管不怎么科学。”

“这想法相当聪明嘛!”委员会中的一位理论家说。

“好，”巴莱克说着飞快瞅了一眼桌子，“在你论文中读到的参考资料中，作者推崇使用碱性试验剂，你怎么又这样轻易地放弃了两种方法的有趣的比较呢?”

她没回答。她徒劳地回忆着，可是一点儿火花也闪不出来。她感到她的下巴在发抖。

“这些试验剂是用什么做的呢?”巴莱克问道，目光锐利地看着她。

她意识到，这一部分她根本没有读过，一种就要晕过去的感觉向她袭来。“现在他一定会把我撵出去，”她一闪念道。“把我撵出去，一切都了结了。假期、卢米尔、结婚、整个未来的生活……”

“钠，”约然轻声地向她提示着。

“钠！”她大声重复了一遍。

“对，百分之几？”巴莱克看看她，又看看门口的约然。

她耸了耸肩膀。有个院士向她探出身子，轻声告诉了她，可她没听见。那院士把数字写在一张纸上，微微举给她看。

“27%！”她连忙说。

“26%，”巴莱克纠正说，“不过27%就27%吧！”

那位院士伸了一下头，抱歉地垂下了眼睛，紧接着问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有点过分地夸奖了丽达的答辩，其他在坐的答辩委会成员几乎没再让巴莱克说话了。

过了一个钟头。巴莱克站起身来，带着一种笨拙的殷勤劲走到门口对丽达说：

“请你在走廊上稍候片刻，委员会商量一下。”

走廊上的同学们立刻将她围起来，他们睡足了觉，前来东打听西打听的。她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只是深深地呼吸着，使劲让自己相信，她的答辩已经过去了。兴许他们会决定让她再来一次，因为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

“马什科娃……”她听到叫她的姓。

她走了进去。全体委员会的人都站起身来。巴莱克教授表情严肃：

“根据对您的知识的审核，委员会一致认为：你论文答辩成功，以优秀成绩毕业。”

离开时她和约然打了个照面。

“祝贺你！”他诚恳地说。

“祝你走运！”她回答说。

她摆脱了走廊上的那堆同学，直向阿坦麦茨办公室跑去，办公室的门正开着。她急忙拨了个电话号码。她听着自己打电话的声音。再等一会儿……

“生产部主任办公室，莱伊霍娃，”回话很清楚。

“请接卢米尔，”丽达说。

“遗憾，布拉贝茨先生不在这里。请问，你是谁？”

“马什科娃，我必须和他通话。”

“不可能，真的，他在作业楼，那儿出了点事……”

“那就请你接通到他那里去！”她生气地打断了对方那位姑娘的话。

“我没法转，您得通过总机。”

“那您至少转告他一声。”

“请说吧！”

“请你告诉他，一切顺利，我等着他。”

“我一定转告。”

她挂上了电话，脑子里还在使劲回想着米勒

瓦厂总机的电话号码，然后拨了她父亲的电话号码，从她父亲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非常疲倦、紧张和等待的心情，她把答辩结果告诉了父亲，他用颤抖的话语祝贺了她。“我的好爸爸，”她满怀深情地想着他，并哭了。直到电话里已经没有声音，父亲在离她遥远的地方感受着幸福时，她还在哭。泪水冲洗着她多年来的紧张，泪水打开了她自我怜悯的小门。“我为一个人赢得了欢乐，而他却像忘记了一切。他本该守在电话机旁的。”她对每个打搅他等电话的都满肚子怨气。”这么大的事，却只是从一个秘书那里听到！在我的最重要的日子里，他却在作业楼转，像是什么事也没有似的。”

约然走进了办公室，他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说：

“他可真会磨我！”他又叹了一口气说，“说是因为我给你递了话”。

丽达没作声。太使她失望了。约然走到她跟前，触着了她的头发。

“你能和我们一起待到明天吗？”他问道。

“不行啊！约然。”她说。

他略微表示谅解，微微笑了笑，慢步走出了办公室。丽达看了看表，两点5分了。他们约定的时间。她又拨了一下电话号码。

“莱伊霍娃！”

“卢米尔来了吗？”她神经质地问道。

"可惜没有来。可是我已经把您的电话转告他听了。"

"他说什么?"

"说是傍晚以前他下不了班,"莱伊霍娃似乎有点儿幸灾乐祸。

她懊恼到了极点。她把电话一挂,坚决走到走廊上,约然还站在那里。她走到他跟前:"我今天留下,约然!"她突然下决心说。

码砖工把最后一批顶板条码在炉车上,整个压制车间彻底停工了。他们和压制车间工人一道取下了机头,扫清了砖箱,从装卸坡道那边传来了一阵嘈杂声,吵嚷声,且越来越近,不一会儿,码砖工便将压制机团团围住。

"怎么回事,彼得?"科塞克担心地问道。

彼得转过身来说:

"我们得停产几天。"

"停产?那为什么?不是运转得很正常吗?"

卢米尔在下决心。他担心码砖工这一关不好过,他只和他们在工作上有接触,任何一次停工都要影响他们的收入。他对他们了解得很浮浅,只认识彼得房里见过的那两个人,还有这位在他住房证上签字的科塞克。但是科塞克也得捍卫他这班人马的利益啊。他知道,让彼得出面去向他们解释恐怕更妥当,可是不能让他代替自己去处

理。

“生产线出了故障，”他大声说，眼前直瞪着大家，“谁愿意的话，可以休假3天，或者到三班倒的备料场去干活。”

“为了这几个克朗……”有个码砖工扮着鬼脸说。

“我回家去，”他旁边的一个人说，把手套扔到压制车间的水泥地板上，人群的议论声越来越大。

“谁还想说话？”卢米尔使劲想让自己的嚷声盖过这嘈杂声。

“安静点，汉子们！”科塞克突然说，人群立即安静下来，“你要多少人？”他沉着地问卢米尔。

“至少10个。他们能得到平均工资。是工厂的故障引起的停产。”卢米尔说。

“我想这帐是付得起的。”科塞克同意了。他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小本子和圆珠笔来，望着卢米尔说：“早班几个人？”

“我们需要加强下午班，特别是夜班，早班的人已经够了。”卢米尔说。

码砖工人中又是一片嗡嗡声。

“我不上这班，”穿着一件破衫的小伙子说。

“我不请你去。”科塞克挥了一下大手，又对其他砖工说，“那么谁去上下午班？”

开始有人报名。卢米尔松了一口气。总算没

有闹起事来。他已经平静得多，以感激的目光看着科塞克组织换班。突然彼得捅了他一下胳膊肘，指着那边给他看。他瞧过去，发现克莱什尔和巴维尔，斯莱比契卡从发生事故的炉子旁边走过，在激动地指手划脚。穿着白大褂的卡雷尔·波拉克也出现了，腋下夹着一本厚厚的实验手册。那两个人笔直朝他奔去。

“嗬，已经组成了一个检查小组嘛，”彼得扮了一下鬼脸说，“等巴尔达和巴利兹一回来，马上就能得到一份关于我们是怎样决定破坏工厂的报告。”

“我们到你们那儿去吗？”卢米尔问。

“你怕吵吗？”

“我不愿在全厂工人面前吵架。”

“那走吧，施加压力的小组已经等不及了。”

他们在中途相遇了，二比二。因为卡雷尔还在一堆碎片旁往手册上写什么。

“卢米尔……”斯莱比契卡装出一副解劝的表情问道，“你可向我说明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们停止了顶板条的生产。”卢米尔说，强迫自己镇静。

“可以把停产安排在秋季。据我所知，巴利兹答应的需用料要到第三季度才有。”

“他得马上拿来，”卢米尔说。

"马上?"巴维尔摇了摇头,"在这个季度里我们不允许丢失一天。要是我们完不成计划，对全砖厂都会有着深远的影响。"

"你担心丢了奖金?"彼得愤慨地冷笑了一声，"关于这一点，当你还在生产部呆着，炉子就在你的眼前开始有毛病的时候就应该想到。"

"我不是追求任何个人利益。"巴维尔不服地申辩说。

"我很希望相信你。"彼得说。

克莱什尔突然好斗地插了进来。

"这是怠工破坏!"他吼声大得使压制车间的工人都转过脸来，"你们不顾生产线上所有劳动者的努力而怠工破坏!"

"带着你的怠工破坏的臭粪蛋滚你的吧!"彼得挥了一下手说，"你要是关心一下维修工作的话，我们今天不致在这里呆着。"

"我不打算跟你寻开心?"克莱什尔撇了一下嘴说。

巴维尔·斯莱比契卡和解地抬起手来，审视地看了卢米尔一眼。

"怠工破坏这个词有些过分，但是整个这一事件却也实在有些奇特。你想通过这达到什么目的呀，卢米尔?"

"井然的秩序。"卢米尔说，"我想让机器而不是小车重新跑动，我想让自动化设备能按照规程

来运转，不再有临时修理。”

“我们大家也一定愿意这样，”巴维尔附和着，可随后耸了一下肩膀，“可是你无权一个人作决定。”

“我是工艺师，巴维尔，我现在代理生产部主任。”

“你不会代理很久的！”克莱什尔说，卢米尔没能回敬他一句。

备料场两班同时干活，以最高速度，据他所知也是第1次全部开机。报名参加夜班的码砖工已经回家了，压制车间凄凄凉凉的，检查运转的技术员们今天也不见影子了。仿佛暴风雨前夕的沉寂。卢米尔的确在盼望着这场暴风雨，巴尔达随时都可能从总经理处回来，还有丽达的口信，他没法上布拉格去接她，尽管彼得已答应他来负责备料场的夜班，但是在这种形势下，他说什么也不能离开米勒瓦厂。

他查看了一下备料场，生料转化场，然后来到压制车间，钳工们已在滚筒道上工作，克莱什尔为这种公开的无意义的叛变而感到吃惊，巴尔达已经同他领导班子里的一部分人守在压制机旁。

卢米尔看了一眼彼得，可他却像完全垮了似的。巴尔达已经看到卢米尔，领导班子的其他成

员都抬起了头，等待着事件的爆发。卢米尔踱着不坚定的步子走向巴尔达，他极其希望这时彼得能站出来支持他。对方的这种优势使他胆怯。

“是你让顶板条生产线下马的?”巴尔达用的就是在开会时大发雷霆前的那种声调。

“是!”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知道。”

巴尔达身后的参谋们开始骚动了。“现在该大发雷霆了。”卢米尔想道，可是巴尔达却转过身去，沉思了片刻，刚毅地抬起了双手：

“克莱什科同志马上将作好了一切准备的维修人员召集拢来，由生产部调配使用。巴利兹同志已经去找代用部件去了，假如他能带回一些用于高脚平车的料的话，斯莱比契卡就要保证在停炉期间把这些车修好。我们应该尽量将这段空白缩得最短。这是很明显的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望着炉子，科塞克和彼得正从那边走过来，两人都穿着石棉工作服。

“情况怎么样?”巴尔达问道。

科塞克擦了一下通红的脸，朝炉子那边点了一下头：

“竖坑都掉满了，还一直在掉。”

巴尔达点了点头。

“快去找些义务劳动者来，等温度稍微下降一

点儿，便把它拉出去。你，"巴尔达指着卢米尔说，"去保证备料场的生产，然后到办公室来，我想看看停产计划，3点能来吗？"

卢米尔点了点头。巴尔达带着他一帮人走了，只留下他和彼得。

"我的老天爷！"卢米尔拍打着身上的灰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我至少轻了一公斤重。"

"别太高兴！"彼得说，"奥达卡尔还没来呢！"

"在他回来之前，我们早弄好了。你照顾一下这里好吗？我得去准备一下停产计划。"

"放心吧，朋友！"

快到3点时，卢米尔走进了巴尔达的办公室。会议桌旁坐着全体技术人员，只缺奥达卡尔一人。卢米尔把计划交给了巴尔达，找一个空位子坐下。巴尔达看了一会儿计划，不大坚决地点了点头，然后瞟了卢米尔一眼，心事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扫视了一下全场。

"斯莱比契卡工程师有不同意见。可是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请波拉克博士谈谈实验室的情况。"

卡雷尔打开本子，派头十足地清了一下嗓子，眼睛飞快扫了一下讲义，将手掌按在桌面上：

"我们断定，顶板条在煅烧炉中的损伤原因在于星期六与星期天装上的条坯干燥度不够。于

馏本身的条件和炉子的温度状态都不能证实压制车间没按规程操作，或是某些顶板条在炉车里造成机械损伤，”他又咳嗽了一声，漫不经心地扫视了一眼，接着说，“顶板条的变形可能是真空压制机口造成的，根据实验室的意见并不需要停止顶板条线上的生产。至于技术状况，则请主任机械师来评定。”

克莱什尔轻蔑地晃了一下脑袋：

“机械设备是能够运转的，”他说。

卢米尔不信任地看了一下卡雷尔那张冷漠的脸，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他勇敢地吸足了气。

“波拉克同志的情况是歪曲了的，只根据他们猜想而来的。顶板条的变形和损坏是由不同程度的焙烧而引起的。喷嘴得不到的重油的表志值，因为技术设备已经处于悲惨的境地……”

“这只是一个浅薄学者的看法。”克莱什尔打断了他的话说。

“你跑去看看炉子嘛！”卢米尔吼了起来，“我们在用装盐的洋铁罐在接重油！”

克莱什尔想反驳什么，可是秘书室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奥达卡尔和科塞克没有敲门便闯了进来，后面跟着彼得。

第 九 章

约然住在河边一座旧房子的一层楼上。夏天从敞开着的窗外传来哗啦啦的水声，船舶的汽笛声，船只和游泳者拍打水面的声音。在他唯一的一间房子里放着一张宽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还有一个塞满了书籍的大书柜，这大都是专业用书。房间里还有一架留声机，数百张唱片，一个小冰箱和一部电视机。这一切家当都是他用劳动赚来的钱积攒起来的。走廊上有了洗脸池和一个炉子，门上贴着一张约瑟夫·贝什卡① 工程师的名片，他已经来不及等到大学毕业，下午就将它隆重地钉在门上了。

他们并排躺在宽床上，窗户遮得黑黑的。唱片已经转完了，重又能听到河水拍打着河岸和桥墩的声音。

① 约然是约瑟夫的爱称，此处为约然的正式全名。——译者注

"还喝葡萄酒吗?"约然问丽达，起了床。

她沉思地点了点头，千头万绪的回忆一齐涌上心头。她感到行为有些过度，不过他们还是有些缘分的，然而她更多的是老想着那首使她感到揪心和忧伤的歌。

"再放一遍那唱片吧!"她说。

他乐意满足她的心愿，在留声机前弯着腰放唱片。她望着他。他体格匀称，还像个男孩，没主心骨，对她感恩不已的。她突然无法理解，今天怎么会和他作爱、呆在一起。她很少去找过他，在最后几个月从来没在他那儿过过夜，她更多地把约然看成一个愿意为她干一切事情的朋友而不是恋人，今天是出于屈辱的愤怒而来到他这里的，如今她意识到，这太无聊了。

当阴影爬上屋顶，
你又将孤身一人倍受凄凉。
黄昏稻草芬芳一片，
我对你说些什么好?
在我蛛丝宫堡的顶楼上，
鸽子的宝座多堂皇!
我将给你写上千言万语，
并给梦幻鞋儿一双。
你的幸福已从后门溜掉啊，
昨日的风你无法再抓回到身旁。

风在屋顶上空回旋，
道声：祝福你啊，
可你对我了解得太少……

她注意到约然说了句什么，可她没有回答，并转过脸去背对着他，她根本不愿听他说话。"布拉贝切克，"她心中请求他，忍住哭泣，"你为什么没来？你为什么允许发生这一切啊……"

"怎么啦，丽达？"约然轻声问道，想要吻她一下。

她猛地一动，把脸埋在枕头里，摇着头。

"让我安静吧，求求你，"她说，"至少一会儿。"

很少有人知道，通向幸福的门是多么不
　　牢，
早上离去的爱情，你再也无法追上。
它去得并不遥远，也许就在你身旁，
下次定要给它位置，切记莫失时光。

约然拥抱着、安抚着她。她恼怒地推开了他的手。"疯子，"她心中咒骂他说，"白痴！"他也想要掺合到这支歌里来，可是他并不明白，在很早以前，在很远的地方，我和卢米尔一起听着这首歌，在我俩爱情的史前时期……我那时担心着朱

扎娜的威胁，我怕他去找她，可眼下却……原谅我吧，布拉贝切克，原谅我吧，我没顶住，彻底地失败了。”

他又触着了她。

“再喝点儿吧，丽达，”他劝她说。

她摇摇头。

“你不舒服吗？”他关心地问道。

她没回答。

“我怎么使你不高兴啦，丽杜什卡？”他不幸地摇着头。

她对他既不反感也不轻蔑，她只看不起自己。这么软弱！这种无聊的对抗！

“丽杜什卡……”他几乎是在请求她。

“把这张唱片给我吧，”她说罢指着那已经不再转动的唱盘。

他立刻照办，将唱片装进袋里，搁在她的枕边。

“今天你可能喝过量了，对不对？”他说着哈哈大笑了，“会过去的，你等着吧！”

她收好唱片，起了床，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他疑惑不解地望着她。

“你怎么啦，丽杜什卡？”他惊慌地问道。

“我回家！”

“回家？夜里？为什么，丽杜什卡？你说啊，为什么？”

“这是一场过失，约然！极大的错误！我必须到那里去，你明白吗？……”她感到自己说话含糊不清。喝了酒，干了蠢事，她非常难过，想痛哭一场。

“可这……丽杜什卡，我……”

他感到绝望，一个绝望的男孩。

“我们俩以后永远也不能，约然，”她说，“你必须忘掉这一切。我们两人都必须忘掉。”

他突然抱住她，紧紧地抱住她。他直盯着她的眼睛，一会儿就模糊不清了。

“放开我吧，约然，”她请求地说。

他抱得更紧了。她无法反抗。他说了句什么，抽泣起来。她希望一切都就此结束，突然感到一种惊慌。

“约什卡① ……”她轻声劝阻他，“放开我吧，约什卡，我求求你，我害怕……”

他抽搐地摇着头，她模糊地意识到他要干什么，便猛地推开他。

“你不能这样，”她说，“你不能这样！”

他跪在床前，眼里噙满泪水，一个被拒绝了的情人。

“你反正会怀上我的孩子。”

“这不可能……”

---

① 约然的爱称。——译者注

他微笑了。精疲力尽地笑着点了点头。她的下巴直发抖，她对准他的胸脯就是一拳，号啕痛哭起来。他还想拥抱她，一直微笑着。她倒在床上，闭上了嘴唇。

“丽杜什卡……”他吓坏了。

她仇恨地瞅了他一眼。

“你滚！”她喊道，“你滚！我再也不要见到你，懂吗？”

他缩着头，欲言无语地张了几回嘴，便开始穿衣服了。她把头埋在枕头里哭了起来。房门呯地响了一下，房里剩下了她一个人。睡觉，睡觉，把一切全忘掉！要是时间能够倒转，根本就不曾有过这一晚上又多好啊……

在这一刹那她简直不想再活。

“你来得正好，奥达卡尔！”巴尔达说，看得出来他轻松了一些，“你去过作业楼了吗？”

“去过了。”奥达卡尔怀疑地撇了一下嘴，怒气冲冲地瞅了一眼克莱什尔，“我倒很想知道，为什么钳工们不去拆卸炉子里的喷嘴，而在那里捡重油洋铁罐，做这蠢事干吗？”

克莱什尔惊惶失措地耸了耸肩膀。

“这是防火措施，我们将在炉子里焊接……”

“瞎说，”彼得突然说，“维修组在消除痕迹，想把停工的责任推到卢米尔身上！”

“他干得好，”科塞克说着以责备的目光瞟了一眼奥达卡尔。

“你们想为这次停工惩罚谁吗？”奥达卡尔问道，看了一眼卡雷尔面前打开着的大本子，怀疑地皱起了眉头，“这是不是备忘录啊？”他感到吃惊，拿起一张纸来读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对巴尔达说：“这是什么？”

“实验室主任的判断书，”巴尔达说。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卡雷尔忙申辩说，“现在还来不及进行详细的调查。”

奥达卡尔走到巴尔达跟前，将卡雷尔写的材料放在桌上。

“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召开这个会，来听这些意见，我倒同意大家都到作业大楼去，尽快排除机器的一切故障，”他对卢米尔说，“你有工作进度表吗？”

卢米尔惊讶地点了点头。

“那就拿去复印一下吧，咱们上作业大楼去，现在不是开会的时候。”

在去到作业大楼的路上，奥达卡尔仔细询问了发生事故的情况，尖锐地指责了卢米尔一通，最后又和解地拍着他的背说：

“好在结果还不错，其实你该想到类似反应。你不能怪他们，他们的奖金本来稳拿的，你也知道他们是怎么挣来的，这一停产把他们吓坏了。

他们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所以才这样一致地来阻挠你。”

“你不在乎奖金？”卢米尔问道。

“当然在乎，不过运转更重要，你不这样认为？”

“所以我才停产。”

“一切都好了。何况不会减掉谁的奖金。过两三天我们开全会，到季度末我们还有一个礼拜六和礼拜天。”

“你到哪儿去弄来代用部件？”

“那你就看我的吧，卢姆佳！”

卢米尔平静下来了。对奥达卡尔什么也不用害怕。他来得正是时候。

“我一直在想，奥达卡尔，是谁把你叫回来的呢？”卢米尔问道。

奥达卡尔笑了，仿佛想起了什么开心的事儿，摇了摇头说：

“我的吉祥福‘十三号’也很关心我的朋友，”说着便伸手到口袋里去摸他的吉祥福，“丽达来电话时，我正好从建筑工地回到家里。她曾试着在厂里找到你，可是厂里的人告诉她说生产中出了什么事故。你给莱恩卡打了电话……”

“丽达怎么样？”他打断奥达卡尔的话问道。

“她让我们今晚别等她了。说你们原来有个什么协商好的事告吹了。”

"那么说她生气了，"卢米尔叹了一口气，"她答辩通过了吗？"

"成绩是优等，等我们把事情弄出个头绪来之后，再好好庆祝一番吧！"

卢米尔脸上的肌肉略微有些颤动，这是无法控制和掩饰的。一种丢失的标志，他想，她属于在成功的生命攸关的考试之后的佼佼者大学生团体！

"丽达如果生起气来，要延续多久？"卢米尔问道。

奥达卡尔笑了。

"她要是对我发脾气，我要嘛走开，要嘛给她一巴掌，不过你不是她哥哥。"

"我在这种情况下更惨？"

"这我可真不知道。她还从来没有过像你这样被她看得要紧的男孩子。"

卢米尔不得不深深地吸一口气，一股由激动引起的寒气穿过他的脊背。奥达卡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一片刻使他感到如此亲切。

"谢谢你的帮助，朋友！"他说。

奥达卡尔搭着他的肩膀。

"我们两人不帮，谁还帮？"他说着诚挚而热烈地握着卢米尔的手。

厂长在早上的厂务碰头会上分配了任务。奥

达卡尔负责下午4点那一班，他坚持说自己已经休息好了；卢米尔要到夜里才跟班。他在考虑要不要到布拉格的什么地方去找找丽达。她杳无音讯，城市那么大，她可能去的地方有千百处，他又累又困，还要准备上夜班，于是便上马什卡家去了。

马什卡家里没有人，父母亲在上班，然而花园凉亭里却很热闹。杨娜和她的朋友们在度假，她从花园旁门走出来，身穿游泳服，手拿羽毛球拍。

"你找我姐，卢姆佳?"她问道。

"她还没回来?"

她大大咧咧地呶了一下嘴，摇了摇头。

"她才不着急哩！你不在这儿等着她吗?这些人可棒啦，一个个精神饱满的……"

卢米尔笑了笑，他心里并不好受，可又不得不笑笑：

"我再去看看她是不是在家里，"说着就沿着柏油路朝十字路口走去。

"她肯定不会在那里，"杨娜扮了一下鬼脸，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卢米尔，"她苦涩而劝慰地说：
"你别在意，我姐姐有时要迁居那里，这是愚蠢的，我了解她，她是不会离开这座房子的。"

"可能吧!"卢米尔困惑地耸了耸肩。他意识到他是不理解杨娜的。他和这些十九二十来岁的人完全不同。他们敢于公开说任何话，敢指责评论

乃至伤害人。

“我走了。你们好好玩吧！”

“卢米尔，你可别放弃那房子！你要是让我住那里，我肯定会把我的房间和存折都给丽达的。你会想念我吗？”

“会的。”

她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她尽管不及丽达迷人，但也是漂亮的，她们两人长得一点儿也不相像。

“不过你不会放弃那房子的，即使这整栋房子属于丽达你也不会放弃那房子的。正因为这你才算够意思！”

她微笑着，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睛，她还不是一位成熟的女人，她既坦率，又爱骚乱，且不可理解。

杨娜望着离去的小汽车，直到它消失在高高的活篱笆之后，不禁有些忧伤。他肯定还没睡觉，肯定还没吃早饭，肯定满脑子的操心事，可是还关心着丽达，开着车到处找，什么也不知道。我值得让某个人为我而忘了自己吗？没有，没有，没有任何人。

“杨娜，拍子！”凉亭里有人叫她。

她朝那儿走去。这喊声，笑声和尖叫声突然使她感到烦躁。瞧这踩坏的青草，到处扔着的啤

酒瓶和汽水瓶，赤裸的身体，这冲天的无忧无虑的情绪，这种对豪华的别墅和完美的花园的做作的轻蔑！可他们感到多么地满意！他们是怎样地无法掩饰他们战栗的骄傲心情啊！因为这个花园至少整个上午都属于他们，他们可以在草地上打滚，他们四周是他们与别人相隔绝的篱笆。他们使人感到失望，他们完全不是他们所佯装的那种人，他们互相嘲笑着那些最隐秘的希望。

“你们的小地窖里有一瓶 把葡 萄酒吗？”班上的红人雅库普扮了一下鬼脸说。

“我们家谁也不喝酒。”杨娜说。

“老爹的瓶酒有数，是不是？”

她轻蔑地瞟了他一眼，还踩了一下他翻来滚去的肚子，疼得他嗷嗷直叫。接着把羽毛球打了出去。

“刚才那位美男子是谁？”米路什卡问道，她是班上第一个失去童贞的，还以此为荣，眉里透着妖气。

“姐夫！”丹尼艾尔讥讽地说。

“你胡扯什么？”杨娜冲他嚷了一声，又甩了一下头说：“他和我姐在谈恋爱呢。”

“我还以为他们结婚了呢，我常常碰见他像回家似的上你们这儿来。”丹尼艾尔淘气地笑了，又瞅了一眼别墅正门，“那么说我这栋房子还没丢掉啰，是不是？”

“傻瓜!”杨娜轻声骂了他一句。将羽毛球拍子往草地上一扔,“你真是个傻瓜,丹尼艾尔!一个地地道道的傻瓜!”

丹尼艾尔在这意想不到的发作面前退却了。其他人不再作声,瞧着他们。她受不了这目光,受不了包围着她的这一个圈子,她推开丹尼艾尔,跑到屋里去了。

后面发出敲门声时,她正在哭,她讨厌外面这一伙人,讨厌丽达,讨厌自己,讨厌这房子,她讨厌整个世界,包括卢米尔在内。她慢腾腾地走上楼梯,她回忆着第一次遇见他的情景,她如何察看他的小汽车,当丽达开始和这个她配不上的人谈恋爱时,她是多么地难过啊!

她打开门,走进自己的房间。迎面袭来一股凉气:冰凉的墙壁,冰凉的家具,没有一点儿温暖与热情,有的只是学究式的严厉。而他们却常常在这里谈情说爱,丽达和卢米尔。“卢姆佳,卢,他从来不关心我,不理解我,他只是给予而从来得不到回报,他为丽达可作出任何牺牲,可却不知道,我也可以为他这样做。”

卢米尔在这间空房子里思索着杨娜的话,房里除了一张行军床和几件旅行用品之外,什么也没有,连窗帘都没挂,他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终于明白,丽达为什么不觉得这是个家,因为在这

么个住宿处要想有住家的感觉是不可能的。好歹也是个家嘛！那时她还采购了一通，准备了美餐：沙拉，炸猪排，还往花瓶里插了一束花。当然她那一次是在等着带来小汽车的奥达卡尔，她叫他哥哥，哥，好哥哥，奥达，如此深的兄妹之情确不多见，那时总有一股家庭的凝聚力显示其中，当然这是从那别墅里带来的，这是丽达从来也没有放弃的。

他独自一人在这小房子里，在这昔日的仓库，白费了很大的劲才整理成住房的地方喝着咖啡时，思念着丽达；当他站在这一眼可以环视沉寂街道的整个空地，一直望到广场口的窗前，抽着烟时，他想着丽达；即使他已累得精疲力尽，处于六神无主甚至昏迷状态时，他也想着丽达。

他真可以起誓说，在敞着的门窗外传来的冷空气把他弄醒之前，他已经听到和感觉到了她的脚步声，嗅到了她不同于别人的香水味，总而言之他知道她已经在这儿了，可是他等着她走近，来吻他。他等了很久，然后睁开了眼睛。丽达站在房子中间，脚边放着提包和手提留声机，自知有过地、毫无笑容地呆望着他。

“我没法来，”卢米尔说。

“我知道。”她一动也不动地回答说。

他突然感到，准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严重的事情，天翻地覆的事情。也许她已改变了

主意。也许她已从一种什么表面的错觉中醒悟过来，回到了现实。她已经结束了毕业考试，马上就要当硕士了，说不定要嫁给一个科学博士或者一位什么年轻有为的医生。

"学校情况怎么样？"他问。

"29号毕业。"

"这太好了……"他自责地笑了笑，"我连去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

她摇了摇头。分秒过得十分艰难。

"你要吃饭吗？"他说。

"你有什么给我吃的吗？"

"我煎个鸡蛋。"

他准备了煎锅，打了个鸡蛋，身上什么地方有些疼。丽达变了，跟某个时候的朱扎娜一样。他看着她放唱片，他一直在等着她终于能说点什么。可是一直到他将装着煎鸡蛋的碟子放在桌上时，她才说话。

"我给你带回来一张唱片。"她说。

他走到唱机前，这是他俩的歌，他打开唱机开关。

"现在别放！"她请求道。

"啊哈……"他说着垂下手臂。

在这一刹那她拥抱了他。紧紧地，像在寻求援救。

"饶恕我吧，卢！"她轻声说。

他既幸福又难过。他知道她干了错事，但任何时候也不该知道是怎样干的，为什么要干，不该问这些。

“饶恕吗？”

他吻了她。她紧紧地依偎着他。

“我哪儿也不去了。”她轻声说，“我想这样留在你身边，永远这样。”

“晚上我还得去上班。”他说。

“这不要紧。我等着你回来。”

他重新掂量了这种幸福感，只需要信任了，她从卢米尔身边走开，凝视着他。

“你喜欢我吗？”她问道。

“喜欢。”

“你爱我吗？”

“比你应得的爱还要深。”

“那你放唱片吧！”

他们在尽情地相爱着。唱片中放出了他俩最喜爱的歌曲：“是啊，我们互相了解得太少，”他突然想到。

他将唱片翻了个面，她撑着胳膊肘坐起来。

“我们在毕业那一天之前结婚？还是在以后？”

“你想哪一天结婚呢？”

“那就在星期六结婚吧！”

“真的？那我可以去安排一切了吗？”

“这很简单嘛，只要两个证婚人就行。”

她不同意地皱起了眉头。

“这可不行。我们得把父母请来，我的和你的，可是不能用信邀请，得亲自去请。”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时间。”

“咱们去一趟吧，一有时间就马上去，别跟我争了。”

“好吧！”

他放上唱片，又回到了丽达身边。她立刻拥抱了他。她的嘴唇、手掌、肌肤和呼气都是火辣辣的。

“我真幸福，卢米尔，”她说，“真是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我都有点害怕啦！”

他闭上了眼睛，吸饮着她秀发的芳香，有一小会儿他曾试图设想她昨夜在什么地方，可是很快就把这些想法赶跑了。

天亮了。这个星期他已是第3次站在他办公室的窗前观察黎明的来临。地平线上的山岗轮廓逐渐从黑暗中浮现出来。煤厂，砖厂的水泥柱篱笆乃至提货场也都像新起的建筑一座座崛起。厂子里的砖全销完了，几块装满了一半产品的高脚平车摆在运输轨旁。一大清早，提货场工人将夜里的产品摆在高脚平车上。其他空车停在汽车库门前。

卢米尔点燃了一根烟。他的嗓子有些发痒，

烟雾进到肺里，弄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可是睡意和疲劳已经减轻了些。他给厂务碰头会打了个电话，把上一班的产值记在值日簿上，砖的生产达到了108%，顶板条已有两天亏损，今天的亏损还在增加。生产线已恢复正常，烘烤箱也已运到，可是窑炉里喷火嘴上的压力管没运到。只有巴利兹的一个电报，说他在出差的途中。除备料场以外，净是些令人不快的消息。生料转化场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堆着这么多的生料，可是炉子是凉，不烧窑，又有什么用呢？

卢米尔走出办公室，外面已经大亮了。门房前已停了一大串卡车。供销科科长怎么劝他们回去也没用。顶板条的需求量是没有个满足的时候。卢米尔慢慢走过提货场，深深地呼吸着早上的新鲜空气，奇怪的是连为上釉车间生产的试用顶板条也没见。不是装了好几炉车吗？看来是在困难的时候把它们发出去了，免得要向那些已经签订合同的买主赔款。何况这些顶板条并不比别的差。

从传达室传来发动机响声，卢米尔回头一看，一辆车子飞速开向作业大楼，突然拐到他跟前停下来，从窗口探出彼得的头。

“闲散之日结束了，工艺师！”他喊道，“几个小时之后窑炉就要重新烧起来了，坐上来吧！”

卢米尔撩开篷布，上了车，只见在坐椅之间

放着一堆用于窑炉喷嘴上的崭新的压力管。

“你们从哪儿弄到的？”

“巴利兹从斯洛伐克一个什么地方弄来的，他现在在家里，整整两夜没睡觉。”

“奥达卡尔呢？”

“他捎了个口信说，开工前一定赶到。”彼得转过身去，扮了一下鬼脸说，“你不用害怕会出什么新毛病，你将看到它们会很合适的。”

的确如此，克莱什尔已经带着他的全班维修人马在等着压力管，并立即投入了工作。顶板条生产线又运转了。炉前已经装好坯子的炉车增多了，只须尽快组织特殊加班，连这也不困难。特殊加班的报酬比普通班高两倍。奖金的魔力驱动着整个米勒瓦厂一片沸腾。

彼得和卢米尔都呆在办公室里，彼得在啃着一大块摩拉维亚熏肉，卢米尔往值班记事簿上写特殊加班人员的名单。克莱什尔走了进来。

“可以开工了，”他说，“窑炉已经准备就绪。”

卢米尔惊喜地看了一下表。

“配电也准备好了？”他问道。

“全都准备好了，点炉子吧！我们不能让人等着，创造出了不到三天就复工的奇迹。”克莱什尔自觉了不起地笑了。

“那要看是给谁干啰！”彼得说。

"你知道，反正不是给你干的。"克莱什尔把头一甩，难堪地走出门外。

"他真是吃饱了撑的找不自在。"彼得得意地说，"他自己是个机械师，还到我们这儿来宣布一通。"

"奥达卡尔大概使他失望了，"卢米尔耸了耸肩膀说，"他原本以为奥达卡尔是跟我们作对的。"

"只可惜他别无他法，只能同我们一道走。他只能把自己的真面目掩盖起来。"

卢米尔疑惑地从值班簿上抬起眼睛来望着他。彼得往嘴里塞了一片熏肉，狼吞虎咽地将它吃掉，然后点点头说：

"他让窑炉加快运转速度时，曾坚决表示，由他来承担一切风险。那15辆炉车的顶板条确实是因为干度不够而损害的，实验室那个小博士基本上说得有道理。事实上，这种干燥度不够的顶板条受不住煅烧，这奥达卡尔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不得不反对调查，所以说和我们一道走了。这是个耍滑的天才，朋友！"

卢米尔皱起眉头。这种持久的怀疑和诽谤使他感到很不愉快。何况奥达卡尔已经表现出无私的精神和友情。

"你说得不对，彼得！"卢米尔坚决认为。

"我非常希望我不对，卢米尔。"

从传达室那边传来一声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卢米尔扶着栏杆朝窗外一瞧，从门外开进一辆蓝色的菲亚特牌小汽车，当然是一辆崭新的车，一直开到作业大楼前。他意识到，这是奥达卡尔，还在他下车之前他就猜着了。卢米尔打了一声口哨，奥达卡尔顺着口哨的声音朝上一瞧，向他招了招手。

"我就来！"卢米尔说。

彼得好奇地从窗口探出身子，惊异地打了一声口哨。

"一百三十一号，崭新的一辆小汽车！朋友，你快写上：即使这砖厂炸成灰烬，这个季度我们也照样完成计划。"

卢米尔没答话，怀疑地瞅了一眼彼得，第1个走出办公室。

丽达打那位客气地向她问好的门房前面走过，沿着走廊走向楼梯，今天她在研究所里感到心情舒畅，再也不会有什么神经质、操心事和恐惧心情了。开始一种真正充实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因为各方面都已有保障。布拉贝茨工程师夫人——马什科娃，科学硕士，这可能更好听，可是这样工资太低，还得过3年苦日子，也许差不多。

到了二层楼上她在研究所概况一览表面前停

了下来。今天看到它的感觉与往日完全不一样：“实验室，独挡一面的研究人员，研究室主任，成员们，这个位子可不错，相当不错。领导6位独当一面的工程师——研究人员，12名中专生和20个实验员，还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一个男秘书或女秘书，一间召开研究所领导成员会议的会议室，月薪5000克朗，还不包括研究成果被使用的奖金在内。真是迷人的设想，一个不可实现的梦！在这座楼里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夺，每一个研究组成员的位子都有好几人在盯着，他们都跟猛兽似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他们之中，争斗场的中心站着的就是我爸爸，一个仲裁，一个法官，一个疲倦的人。”

她走进秘书室，随随便便向秘书问了个好，直接朝父亲的办公室门口走去。

“所长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秘书像通常那般劝阻说。

“我只去拿一样东西。”丽达回答说。

“他希望任何人也别去打扰。”

她轻蔑地看了女秘书一眼，还是闯了进去。

在父亲办公室的男人们围着一张桌子站在那里，一个个看去都怒容满面。起码霍扎特工程师和一个衣着整齐的灰白发须的人是这样，父亲表情镇静和精力集中。

“我们将坚决支持马什卡同志的建议，副所长

同志！"霍扎特工程师说。

"你们，指谁？"副所长讥讽地笑了笑说，"是指未来的组员？还是正式职工？"

"这建议已经在整个党员会上讨论和通过。我们都是赞同的。"

"不这么简单。整个事件要求更深一层的分析。"副所长咳嗽了一声，朝门口瞟了一眼。

直到现在才发现丽达在场。

"你在隔壁屋里坐一会儿吧，丽达！"父亲说。

她没动。要她离开这儿，不就证明女秘书对了吗？她不乐意。

"去呀，丽特卡①……"

副所长看了一下表，非常不自在地整理了一下衣服。

"反正我还得参加讨论。"他明显地降了温，表示这次谈话已告结束。"所产生的形势根据我个人的意见更需要企业经理②的审查意见。我将把一切情况告诉他。"

他握了握父亲的手，对霍扎特工程师只是高傲地扫了一眼，挺得笔直地走出办公室。

"一切都会顺利结束的。所以必须承认，我们的建议是正确的和有远见的。"

"但愿某个研究室成员别把自己写成合著者，

---

① 丽达的爱称。——译者注

② 研究所附设了一个企业。

霍扎特苦笑了。

“我细看了最近两年的记录，他没有参加任何一项研究任务。”

“副所长同志还是参加了……”

“确实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件工作他确实啥也没干。”

“这我们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告诉所长同志，将副所长从委员会里任免掉，他在里面利用职权达到个人目的。”

父亲有点儿感到震惊。这话的确不轻，丽达瞅了他一眼，她非常希望他不要屈服。

“他要是自己不肯退出委员会，我就去找党委会。”他说。

“谢谢您，”霍扎特握了握他的手，紧紧地热烈地抖动了一下，然后离开了办公室。

父亲一动也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写字台旁，望着打开着的装有概况资料的夹子，样子显得有些神经质，这使丽达感到吃惊。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她问道。

父亲还在翻阅着材料，点着头，到后来才合上文件夹，疲倦地，几乎是无能为力地笑了笑。

“什么事？年轻的，不怎么掌权的人提出自己的要求来反对年长的掌权的。你以后会了解的，

一张工程师文凭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你呢?"她盯着父亲的眼睛问，"你站在哪一方呢，爸爸?"

他脸上的微笑消失了:

"我想站在合情合理的一方。"他严肃而又忧虑地说，"协调两方的要求，对研究所和企业有利。"

"这就好。"

"对，这样恐怕最好。只是有时连我自己也拿不准，不知自己是不是选择了正确的尺度。"

她瞧着父亲，他如今站在摆满了办公用品的所长办公桌旁，而不是在绕着复杂的实验仪器在转悠。她突然回忆起童年时代，她如何看着父亲穿着白大褂，拿着装有不断起泡和变色的溶液的玻璃管工作的情景，不禁一阵心酸，他从来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且很准确，毫不犹豫啊，怎么一下子变得拿不准了呢？也许是因为他今天要退休了？谁也不再需要他了?不再需要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经验……

她坐到桌子边，笑着说:

"有一位工程师不久前对我说过，这是他所见到过的最好的研究所，他已经30多岁了，他通过副博士论文时，至少跑过一打研究所和科学研究单位，哪个地方的所长也不像这里这样关心年轻人。"

父亲也坐下来，几乎是沉缅于梦想地眯起眼睛说：

“你瞧，丽达，”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从前的同事说，我出于害怕才和年轻的搞在一起。”

“你有什么好害怕的？”她反驳了一句。

他没回答。他继续那样富于幻想地凝视了一会儿，然后轻轻一扬头，打开抽屉，取出一大把授予学位的通知书来。

“30张，在我这儿放了很久……”他像为一个小小的欺骗行为而抱歉地耸了耸肩膀，他把一张通知塞到桌上的玻璃板下面，其他的移到丽达跟前，“一个也不能忘了！”他和蔼地补充了一句。

“爸爸……”丽达犹豫地说，“我也需要一张学位证书，而且要尽快，下个星期六我和卢米尔要结婚。”

他吃惊地瞧着她，摘下眼镜，用手指揉了揉鼻梁根，额头和眼皮。她早就知道，他要说什么，连她自己也奇怪，怎么能这么透彻地了解她的父亲，猜中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分担忧。

“你们一定已经仔细考虑过了，肯定无疑……”

“肯定无疑，”她重复了一遍，她激动极了。

父亲点了点头，苦苦沉思着。

“没有学位对你有什么妨碍吗？”她试探着问道。“真的，爸爸！”

他表现出不同意的样子。

“不在乎有没有研究院的学位。头衔本身并非能力的尺度。你自己也知道，卢米尔懂得的比你多得多……我只是有点儿感到吃惊的是，你们居然决定共同生活，你们的性格完全不一样。恰恰是你比较注重超越你的实际的表面效果，我想他能稍微改变改变你，我相信他。”

“我可不干，你还是少打那改变改变的算盘吧！”

他微笑了。往日历上登记了预约印刷厂的事儿，用红笔注上了结婚日期，突然严肃地看看丽达问道。

“你决定什么时候上班工作？”

“听你的。”

他不同意地皱起了眉头。当然，她早料到是这样的反应，可她没有忍住不说。

乌斯季要是只有一个化工学院毕业生，我不一样得在研究所跟你一块儿工作吗？”她几乎有点激怒地说。

“只可惜在乌斯季有三个化工学院毕业生。”

“可我就喜欢在这个单位。我不乐意像个多余人似的到那些只能挣1500大元的地方去干活。”

“挣工资不是绝对目标。”

丽达固执地甩了一下头，皱着眉头。父亲叹了一口气，无能为力地抬了一下手，然后放在蓝

色的玻璃板上。

“你这是从哪儿学来的，丽特卡?”他忧伤而责备地说，“你一下什么都想得到，奥达卡尔甚至整个一生都服从于这个……”

“你别管奥特克!”她打断了他的话，“谁也不能责备他什么，无论在家里或者在工作中。”

“他可以更好得多，他在负责砖厂生产的同时建造自己的住宅，人家会怎么想他这个新厂的生产领导者啊!”

“等他到退休前几年才起房子，起了又有什么用呢?”

“咱们来谈点别的近情理的事吧!”父亲说，“你们已经商量好请谁参加婚礼吗?”

“按一般规矩请。一般该请谁就请谁，亲戚和几个熟朋友，这以后还可商量。”

父亲沉思着，又伸手去拿台历，算了一下什么，然后瞧着丽达说：

“你们需要钱。”

“那又得打破你的原则规矩……”

他挥着手臂打断了她的话。

“够了，丽特卡，够了。当然由我和你妈妈来操心婚礼的事，也为了卢米尔。奥达卡尔的车子肯定是你去说服他卖给你们的吧?”

丽达扮了一下鬼脸说：

“你好像爱上了卢米尔嘛!”

"我爱上了他?"父亲忧郁地笑了一下,"也许你说得对。要是我们的奥达卡尔有他的某些特点,我会感到高兴的。"

"正是这样,爸爸,可你任何时候也别对哥这么说。我和卢米尔的事都决定于他。"

马什卡博士的秘书禀告说扎奥拉尔工程师已到。丽达拿起装着通知书的口袋,吻了吻父亲的脸,和他告别。等她走到研究所门外夏天的阳光底下,心里暗自琢磨着:找工作还有的是时间,而且这是最后一个假期,她得充分利用,尽情享受。

第十章

不到6点钟，卢米尔便把车开到停车场，迅速朝砖厂走去。卡车长队已不像前几天那样使他心绪不宁了。提货场上已经码上了第一批顶板条。生料转化场已经堆得过了量，备料场和压制车间都运转正常，窑炉前的运输轨上摆满了装上坯子的炉车。技术的作用发挥得很棒，人的问题却比较困难。明天没法安排特殊加班，因为干坯不够，最后一个6月的周末，也就是假日，谁也舍不得牺牲，工长们对加班尤其表现得不热心。

“你别感到奇怪，”彼得向他解释说，“工长的奖金是根据开工时间来定的，他们的时间已经够了。他们哪会去帮这些盛气凌人的技术员们操心啊！特殊加班人员得你们自己去想法找。”

星期六和星期天要上班！这意味着卢米尔要脱下婚礼服，穿上工作服。或者同奥达卡尔与斯莱比契卡分担工作，至少留下一天同丽达在一

起。

砖厂的各级头头脑脑们已挤在厂长秘书室门前等着参加星期五的厂务碰头会。表情没有几个和善的，奥达卡尔在度着最后一天假期，只有卢米尔一人来对付他们。

“你想靠我们省点奖金，是不是啊？”卡洛乌斯幸灾乐祸地说，环视了一下大家，“你该拿运动牌香烟去下赌注的，这玩意儿有的是。”

“你要是干活时也像你饶舌时这样卖力的话，奖金不会少了你的。”卢米尔生气地说，第一个走进办公室门里。

巴尔达已在里面等候，大家安静地坐下来，等着碰头会开始。

“发货组先说吧！”他点了一下卡洛乌斯。

“砖的销售完成了102%的任务，顶板条还差大约两天的货，炉子加快转速将帮上我们的大忙。”

“炉上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卢米尔？”巴尔达问。

“我们有足够的装好了坯子的炉车，即使是最高速度也够用了。可是我们要到星期天夜里才能加快速度。整个隧道需要均匀地加温和稳定下来。”

“我们又不是在西伯利亚！”克莱什尔反对说。

“只有逐渐增加的烧窑速度才能保证煅烧产

品的质量，”卢米尔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和生产部主任研究过这一程序。”

巴尔达点了点头，翻阅着每日记事本，抬了一下手说：

“半年计划怎么办？”他关切地问道，“你能保证完成吗？”

全体人员都注视着卢米尔，好奇地等着他的答复。

“完成计划是现实的。”卢米尔的口气很坚决，“顶板条还差不到三个班，可将一个维修保养班来代替普通作业班干活；另外两个班我必须组织一些放弃最后一个六月周末的人来干。工厂领导必须担负起值班的责任。”

“你是个乐观主义者，”斯莱比契卡工程师表示怀疑，“停产期间就因为维修班才使得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你倒还想打他们的主意，让他们变成普通班？”

“整个顶板条生产线已经进行了一次大维修，”卢米尔说，“当然，维修班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也应作好随时接受任务的准备。”

“你想谁会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来上班？”克莱什尔表示反对说。

巴尔达不同意地摇摇头说。

“这个问题提得没有意思。克莱什尔同志，你们大家都应该想法保证这个特殊班的组成。你们

别以为奖金已经不成问题了就万事大吉。工资支付表我要到7月1日，等你们把最后的计划完成了才签字。别想有什么例外或把下个季度的挪上来。这个问题我同巴利兹以及科塞克同志都商量过了。这是他们的观点，与集体合同完全吻合。"

办公室里一片嘈杂。头头们惊呆了。卢米尔觉得，他已成了整个砖厂最惹人恨的人。

奖金的问题搅乱了整个碰头会。卢米尔为它的结束感到由衷的高兴。

他请求彼得关照一下生产，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筹划加班的事。备料场和压制车间的看管，两条生产线上的码砖工作，流动月台上的工作，还要一个关照粘土和制砖灰的人，这一切在星期六早上、下午和星期天都必不可少。这是一个几乎难以完成的壮举。靠每人200克朗加班费能把这么多人招来吗？

有人敲门，敲得很响，像是没有好气。

"请进！"卢米尔说。

克莱什尔闯进了办公室，以敌视的目光打量着卢米尔，可又一声不吭。

"什么事？"卢米尔问道。

"什么事？！"克莱什尔气鼓鼓地甩了一下脑袋，"你把生产搞得一塌糊涂，现在不知怎么来摆脱了！"

"这是你来到这里要对我说的一切吗？"

克莱什尔发愣了，他没想到会等到这样的回答。突然向前挪了一步，挥了一下手说：

“还有，要是不发奖金，你在这里也完蛋了！连奥达卡尔也帮不了你的忙！这是所有人的意见，请你记住！”

卢米尔站起身来，朝门口一指：

“你在妨碍我的工作，”他厌烦地说，“等我把对维修班的要求拟出来之后，我就叫你来。”

克莱什尔慌慌张张离开了办公室，任那办公室门敞着。卢米尔关上门，坐到桌旁，可是无法再集中精力继续工作。他非常生气，“说什么是所有人的意见。这将是非常艰辛的一个星期！”他想道，突然感到疲倦已极，函大的入学考试毫无准备，丽达的毕业典礼，婚礼，特殊加班……这将是很可怕的一个星期，熬过这一个礼拜，然后就终于可以开始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了。

就连这一次卢米尔也没能自己把门打开。他按了一下门铃，等着家里人来开门。

母亲不由得退到走廊里。

“你们也不事先写信告诉一声……”她一个劲儿地埋怨着，“我们什么也没准备呀，我刚刚采购回来……”

“您别操心，布拉贝茨太太！”丽达微笑着说，“我们在这里不是跟家里人一样吗？”

“是啊，只是我给你们点什么呢，孩子们！”

“现在你首先得让我们进屋去，”卢米尔说，“别的事嘛，以后再说。”

他们脱鞋的时候，父亲从他的画室里走了出来，他非常自然地欢迎他们，仿佛他们昨天才刚刚离家。

“我找到一件好东西。跟我来看！”他领着他们朝一张大桌子那儿走去，桌上摆着一大堆花100克郎可以买上20张的名画复制品，这是莱谢克给我从罗马尼亚带回来的，你们瞧见没有？雷诺阿①、凡·高②、毕加索③，这是菩提切利④，不错、是吗？算是吧！这张毕加索的我还得修补一下。我并不怎么喜欢他这一张，可是莱谢克想把它挂到卧室里去。又有一阵活儿好干了。我正盼着哩！”

母亲走进了房间。

“在我煮好饭之前，先来杯咖啡和吃点饼干吧！你们要是饿了，我去开一个熏肉罐头……”

“别忙乎了，妈妈，”卢米尔说，“我们到城里去吃点什么，反正也得去转转。”

---

①雷诺阿(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

②凡·高(1853—1890)，荷兰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

③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画家，法国现代画派主要代表。

④菩提切利(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你们可不能跟我来这一套……”母亲抱怨上了。

“你们还上哪儿去啊？”父亲也反对说，“冰箱里还有昨天煮的红烧猪头肉。”

两位老人忙开了，丽达看着直眯眯笑。看得出来她很喜欢卢米尔的父母，他们的操心，他们的诚挚、纯朴，想当初他还为此在朱扎娜面前感到不好意思呢。大家在饭桌边坐下来，母亲将咖啡倒在节日用的杯子里，把家里所有好吃的都搬上了桌子。父亲抬起粗大的手掌：

“你们到底过得怎么样？”他问道，“住得那么近，可是老不见你们露面。”

“他们的操心事肯定够多的，”母亲像往常一样总是想法让卢米尔的同伴过得自在些，不触犯她，不使她感到为难，帮他们开脱。

“我们过得相当不错，”卢米尔说，“我已经有房子了，两居室的，的确很漂亮。”

“你们有房子了？”母亲高兴得愣住了好久。

他觉察到了他们的怜悯，会不会又是艰难地在一起凑合过日子呢？

“学业怎么办，丽特卡？”父亲连忙问道。

“已经毕业了。”丽达微笑着说，“星期四举行毕业典礼，星期六我和卢米尔结婚，我们专程来请您们去参加婚礼的。”

父亲惊叹了一声，母亲的下巴在发抖。

“可是卢米尔……孩子们……”她儿次抬起胳膊又放了下去，眼里闪烁着光亮。

“别太激动了，“父亲安抚地说，“他们日子还长着哩，他们俩，是不？是嘛！”

母亲摇摇头，擦着眼泪，找了一会儿手帕，哭着说了声对不起，起身走到里屋，悄悄招手叫卢米尔进来。

卢米尔不声不响地站起来，朝母亲那儿走去。

“什么事？”他问道。

她端出一个旧磨花玻璃盘，从里面拿出两封没有拆开的信，上面是朱扎娜的字体。

“我把它们烧掉！”她悄声说，充满着仇恨。

“别烧，“卢米尔提醒母亲说，“你下次别保这个密了，丽达全知道。”

“你不致于念给她听吧？”母亲吓坏了。

“当然念。”

“她一定会不高兴的。”

“对她一点儿影响也没有。”

他把两封信塞进口袋里，以鼓励的目光瞧了一下母亲，然后走出了房门。他真想知道朱扎娜写些什么，但是他知道，要是他比丽达先读这封信，她会不高兴的。

“拉特尼采地窖”酒店几乎没什么客人，丽达

和卢米尔坐在屋角的一张桌子旁边，头顶上方那个用红布蒙着的扩音器在播送音乐。两封信摊在别致的桌布上。

“你怎么不把信撕了封好退回去？”丽达生气地说，“你还是难于与她分手？”

“撕信不文明，”他耐心地回答说。

“那你给她打个电话，让她别再给你写信了。”她又顶了一句。

“这也不是个聪明办法。”

她感到屈辱。这些信使她非常痛苦。朱扎娜走了，可又在最出人意料的时刻回来了。这是对付男人的多情善感的可靠武器！真是再有效不过了。她多会装成那副痛苦怀念的样子啊，毒蛇！

“……有些买主对你的一些画感兴趣。有人把钱寄到我这里来，他们以为我们是夫妇。我无权同意卖。即使我有权，我也不会卖。我会将它们留作纪念……

……我永远也不会嫁给罗曼。我不愿意，你是了解我的。我一直在等待着另外一种结局，你不会完全忘却的。我走过许多地方，看到的只有雾和你……

“毒蛇！”丽达说，她几乎是厌恶地将这些信推得老远。

“朱扎娜是个凶恶的家伙，”卢米尔摇了摇头说，“她根本不是这么想的，关于这些画的事也是她编造出来的。”

可是你一谈到她，声音就颤抖！”

“这对我来说是很不愉快的事。”

“你可别说你不会到她那里去。”

“我去干什么呢？丽达……”他和解地拉起她的手，“我们总不能为一件已经结束了的事来吵架吧？”

他设法让她平静下来。她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是毫无意义的，可是面对这种折磨人的忌妒心，理智显得软弱无能。她打定了主意：

“明天我们去一趟温泉！”她说。

“这是多余的，丽达……”

“对我来说并不多余。我想知道，你曾经住在什么地方，去过哪里，你不是曾经很喜欢这个城市吗？”

“我曾经喜欢过。”

“也喜欢过她？”

“这已经是早已过去的事了。”

“可是我得了解这一切，卢米尔。我必须这样，你别来说服我！”

这座城市既吸引着她可也使她感到恼怒。他们一道穿过乐声悠扬的长廊，遇到各式各样的疗

养者和旅游者，却没有遇上朱扎娜，尽管丽达一直在寻找她，她怀疑卢米尔是不是也在找她。每一分钟，每走一步她的怒气都在增长，她越来越难以抑制这种愤怒。卢米尔爱着这座城市，他整个变了一个人，他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子，连治病的温泉水他也能叫上名字，他显得过于无忧无虑和幸福已极。

她买了一个瓷水杯，卢米尔为她装了些矿泉水，她喝了一点点，其他的都倒掉了。

“不好喝吗？”他笑了。

“太难喝了。”她说。

“你会喝惯的。”

她盯着他的眼睛，她非常不好受。

“你大概愿意住在这里吧，是不是？”她问道。

“愿意。”他承认说。

“好离她近点。”

他拥抱了她，吻了她的头发。

“哥德并不认识她，可是也想住在这里。这在整个欧洲都是数得上的。”

“平庸的逸事！”她撇了一下嘴，再也不吱声了。

在新旅馆特尔曼的餐厅里吃午饭时她也一声不吭，在水果酒店里也一声不吭，到后来走出酒店，来到长廊，快该回家的时候她还是一声不吭。

他们上了车。发动机轰隆隆响了，她却几乎要哭。

“你为什么难过呀，丽达?”他轻声问道。

她低头不语。他拥抱着她，又问了一遍。

“我必须见她一面，卢米尔，”她说，并为不必望着卢米尔的眼睛而感到高兴。“在她门口停车吧!”

他大声叹了一口气，放开了她，抓住方向盘，车子开得很快，一个劲地往前冲。

“你要是那么受不了，你可以不往那儿开。”她毫不让步地说。

他没有回答，只意味深长地微笑了，这一笑使她气得无法抑制。

“开回家去吧！我不愿意有人为我作牺牲。”

车子穿过市区，开到树林丛中清静的旧房区，卢米尔将车子停在人行道旁，从窗子朝街上看了一眼。

“就是这所房子。”

“你们曾经在这里?”她略微动了一下嘴唇。

“不，朱扎娜和罗曼住在这里。”

他们默不作声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丽达打开了车门，走上人行道，微微转向车子。

“你不想和她谈谈那些画的事?”她挑衅地问道。

“想谈谈。”他说。

她靠在街心花园的一张椅子上。

卢米尔按了一下电铃，从门边向后退了几步。丽达心情紧张，连气都透不过来。不多一会儿门就开了，罗曼出现在门口，他比丽达想像的要老一些，不那么漂亮。他们互相道了个好，非常冷淡，近乎仇视地。接着朱扎娜也出来了。她长得很漂亮，卢米尔画她画得挺像的，他一定非常喜欢她，比对我更喜欢，喜欢得多，喜欢得久。

卢米尔和她互相问好，朱扎娜瞅了一下停着的小汽车，然后又打量了一下丽达。她隐约地讥笑了一下什么，请卢米尔进屋去。卢米尔朝身后点了点头，显得无可奈何与疲倦，仿佛在向阻止他接受邀请的什么人申诉什么。

朱扎娜突然穿过街道，丽达离开了座椅，她感到特别紧张。

"你好，"朱扎娜说，有银铃般的清脆嗓音。她礼貌地答了话，握了握朱扎娜伸出来的手。这是令人感到舒服的一握，可亲得叫人生恨。

"我想请您进屋里去，"朱扎娜殷勤地笑着说，"卢米尔有些画在我们这里……"

"不去了，谢谢，"丽达打断了她的话，"他需要什么，让他去处理吧，我就在这里等候。"

"你最好还是……"

"不，我的确不想进去。"

朱扎娜稍稍耸了一下肩膀，回到屋里去了。

卢米尔转过脸来，点头示意丽达进来。丽达转身背对着他。稍后等她再朝那儿看时，卢米尔已经进到屋里去了，随后门也关上了。她闭上眼睛，片刻屏住了呼吸，伤心恼怒得想哭。"我真是一只笨鹅!"她自己骂自己说，"我这样做是想说明什么呢？意义何在呢？只是更加痛苦。他曾经把她当作自己的妻子和她在一起生活，8年啊，他们曾经分了手又和好，搬到一起，重新开始，彼此相爱，互相等待，在一张桌边吃饭，在一张床上睡觉，8年来他们在一起作爱多少次？而我们才多少次呢？"

她望着这栋房子，感到泪水在徐徐淌下，反正我永远也不会相信，这一来就更不会相信了，我不该见到这个场面的。

卢米尔站在教室前的高脚烟盒缸旁。沉思着。不参与外界的事情，以避开那情绪紧张的应试者的热烈交谈。正值休息时间，数学已经考完，他把所有例题又过了一遍脑子，下面还有化学、物理和口试。他对这次考试一点儿也没作准备，可是他一点儿也不害怕。他边抽烟边想着她们两个人，他想着丽达，如今正在布拉格寻找毕业典礼服及婚礼服的服饰配件；也想着爱情波动甚至驱使他去找了一趟朱扎娜的那些日子；主要想着朱扎娜。当他刚一看到她出现在门上，便立刻意识到

他不该来找她。几个月来对心灵创伤的医治一下付之东流。压在他肝脏胸膛上的熟悉的重荷又出现了，丽达固执地留在外面，罗曼很快又走开了，说是去敲定一下卢米尔起初不愿接受的出售条件。

“干吗要卖啊？卢米尔不是从女方的陪嫁中得了一辆车了吗？”朱扎娜对罗曼说，他只好表示同意了。“你已经不画画了，是不？”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她问道。

“偶尔画画，”卢米尔回答说，“我现在不像以前那样有时间了，我找到了一个较艰巨的工作。”

“在乌斯季吗？”她刚问了一句之后紧接着又说，“这辆车子是乌斯季的车牌。”

“对，我在乌斯季。”

未来的大学生们开始走进教室，卢米尔掐灭了烟头，跟在他们后面。化学试题很容易，教科书上通常列举的一般化合物的实验反应。当然，应考的人不多，好多坐位空着。卢米尔没费多大脑子便都填空完毕，剩下的时间献给了朱扎娜……

她烧上水，将咖啡放在杯子里，她的指头纤细、柔软，又白又嫩。他还记得，为了能在一起生活，朱扎娜宁可到螺丝厂当工人。他记起了许多事情。

“你应该把那位姑娘叫到里面来，”她一边说，

一边小心地瞅了一下窗子外面，“我觉得她好像有些不好受。”

“她不会进来的。”

“你肯定不会让我在外面这样等的。”

“现在我让了。”

她微微一笑。笑声清脆如银铃。

“在我面前你什么也不用装了，卢，我比你想像的还要更了解你。”她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走近他问道：“你结婚了吗？”

“星期六结婚。”

“啊……”她痛苦地呼了一口气。

“我也了解你，朱扎娜，”他劝说道，“你也别装成这事使你感到特别难过的样子。”

“我凭什么要装啊？”她摇了一下头说，“这的确使我感到痛苦，我本来不相信你会结婚的，她是干什么的？上大学？”

“是化学工程师。”他一粗心便撒了个小谎。

“你瞧，”她笑了笑，迅速眨了一下眼睛说，“我虽然任何时候也没说过，可我知道，你配上一个比我更强的女人。我怎么会以为你在与我分手后过单身日子呢？这恐怕是夜郎自大吧？一定是。实际上你是多么容易被人爱上啊……”她立刻走到炉边，将开水倒在盛咖啡的杯子里。

“你只是离开了，”他说，“轻易地离开了。”

她将咖啡杯放在桌上，点燃一支香烟。他甚

至连她抽烟的样子也喜欢。瞧她眯缝着眼睛吐出来的这一片片蓝色的小云彩！

"你根本就没阻拦我。"片刻之后她说，"你完全听天由命，这使我很生气。你为什么没来找我？"

罗曼走进屋来了。他将两张画放在椅子旁，将3000克朗搁在桌子上。

"我先替拉佳、霍拉克付了这3000克朗，其他的钱以后给你寄来，你给我把地址留下吧！"

他第一次向人念着他的地址，往日的仓库的地址。他突然想到，这些钱正好可以用来买窗帘、地毯和房间里的别的什么小东西。

"还剩下这两张，相当不错的画儿，"罗曼行家般地评论说，"我倒认为，这两张几乎比展览会卖掉的那些画还要强。"

"我要了！"朱扎娜连忙说，"你想要卖多少钱？"

"每张2000克朗。"他故意提高价格，好让她别买。

"不只值这么多，"她说，看了一眼罗曼，"你估个价吧，请求你！"

罗曼微微点了点头，善意地笑了笑，他很善于控制自己，说着又去取钱了，他有的是钱。

"我知道，你会为这些画来的，但是你没想到能卖这么多钱吧？或者你已经想到？"

"没想到。"卢米尔说,"我用这笔钱去买块地毯和一些家具。我们的房间几乎是空的，我们睡在两张行军床上。

她的脸突然红了，接着又变得刷白，她生着闷气，忌妒人家,"就像我们所有的租房开始时那样。"

"你们正在布置房间吗？"她干笑着:"大概花销很大吧？你才几个月就买了一辆小汽车，手头肯定够紧的。你们住在一起已经很久了吗!"

"一个多月了。"

"在这以前住哪儿？"

"在父母那儿。他们在斯特舍霍夫有1栋房子。"

"别墅？"

"别墅。带花园和凉亭。"他瞅着朱扎娜那副瞧不起的样子就生气，补充了一句说:"7间房子，两间停车房。"

她又看了一下窗外，笑着点了点头。

"那好，卢,至少我知道，你总还有点个人的活动余地。我要是什么时候想来乌斯季过夜，你肯借给我钥匙吗？你一定会住在别墅……"

"你真是坏透顶啦！"他说。

"可能吧！但是你爱着我,卢，我知道，你爱着我，我感到幸福。"

不错，他曾经爱过她，他已经离开了她，这

已写进他的每条皱纹里，丽达没跟他大吵大闹一番，她沉默忧伤。第2天，他便用罗曼给他的钱买了地毯和两个窗户的窗帘布。丽达和他一道去买的，虽然没提什么反对意见，但对住房没有兴趣，卢米尔不得不把料子拿到百货大楼服务部去缝窗帘，丽达推托说她不会缝。

他想，到结婚那天会什么都准备好的。咱们的住宅到结婚那天总得弄得像个样，好让我们能在那里生活……

有些考生已经交了卷，卢米尔也交了卷。到下一堂考试还有一点儿时间。他走了出去。

丽达已经买完东西，坐在车上等着。

"考得怎么样?"她和悦而注意地问道。

"你自己也知道，这算不了什么。"他回答说，在她身旁坐下。

"我给你拿来了一些吃的，"她关切地说，"恐怕没时间去吃午饭了……"

她从提包里取出切好了的香肠，白面包和一小罐美味沙拉。他细嚼慢咽地吃着，感受着她探索的目光。他在她面前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他为她这么审视他，看不起他而感到心绪不宁。

丽达怀着紧张的心情从巴莱克教授手中接过红色的工程师证书，像在梦中似地回到自己的坐位上。这算是真正的结束，一劳永逸地得到这个

职称。

只有父母和杨娜陪她参加了毕业典礼。奥达卡尔和卢米尔没能从砖厂赶来。约然也来了，她曾担心他会来出她的丑，可他只是来和她告个别，脸上一副忧伤已极的样子。在简短的仪式之后，他们坐上父亲的轿车离开了。

在家里也没举行什么大张旗鼓的庆祝，因为 3 天以后又要大忙一通结婚典礼了。奥达卡尔送了她一只细条金手镯。卢米尔送了她一大束鲜花。父亲为她打开了一瓶专门准备为这一天喝的地道的法国白兰地，致了一通祝酒辞。卢米尔只是出于礼貌喝了一小口，便把杯子搁在桌上。

“你不舒服？”她问道。

卢米尔耸了一下肩膀，一副恳求的表情。

“我想，我们晚上回自己的屋里去。”

“到那座仓库里去？”

“回家，丽达。”

他的固执使她很生气，但她不打算吵架。再说，她也不相信卢米尔会坚持要走。今天可是她的一个了不起的日子啊！

这个小小的家宴持续得越长，她就越发感到委屈。在整整 5 年的学习中她都在想着这一天，盼望着有点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有意义的东西，节日的气氛和激动，可是如今大家只是吃呀，喝呀，聊着自己的事情。

晚饭后，杨娜立即离去，紧接着伊林娜也走了，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她出于无奈连喝了几杯白兰地，卢米尔起身要走时，她也没有拦他。

房间里既寂静又不舒适。连新铺的地毯也没给这个家带来魅力。丽达坐在折叠椅上，手掌支着头，感到空虚和失望。可卢米尔却莫名其妙地精神振奋，他把酒杯放到桌上，打开一瓶香槟酒，两人干杯。

“热！”她厌烦地说。

“等我卖画的钱一到，我们就去买台冰箱。”他和解地说。

她不吭声。这一会儿什么也引不起她的兴趣。

“窗帘已经缝好了，”片刻之后卢米尔又说，把印有百货大楼标记的纸包打开，把另一张椅子搬到窗子前，“咱们也稍微改善一下这里，”他微笑着说，把窗帘往窗子上方比划了一下，下面的一端离地板起码有15厘米远。

“你原来是想让它一直拖到地上的，不是吗？”她问道。

“是这么想的。”

“他们剪掉了一段？”

他微笑着摇了摇头，开始挂窗帘。她喝了一大口酒，点燃了一支烟。她望着他如何爬上爬下

地忙乎着，耐心地布置着这房间，还不是跟过去布置他和朱扎娜住的房间一样！而且窗帘更长，更加罗曼蒂克，总而言之没有什么不同，她想着想着突然不能自持。

“根本就不合适。”她说。

他回头看了一下，显得很抱歉的样子。

“是可以再长一点儿，”他附和她的意见说。

再长一点儿……”她撇了一下嘴，朝着格子弯着腰，“太太，新建筑的天花板有多高?”她挖苦地学着卢米尔在买窗帘布时向售货员讨主意的声音说：“得买5米是吗？太太？您肯定知道，不用更长了吧?”

“丽达别——”他规劝地说。

“怎么啦?”她猛然顶撞说。

“何必这样呢?”

“你干得笨，还是不笨?”

“我没想到这儿的天花板更高些，不过这窗帘也不是坏得不得了。”

她皱着眉头。

“这窗帘又短又恶心，跟这房子一样讨厌，跟你那些馊主意一样讨厌，我才不管它什么仓库不仓库哩，懂吗，我想过正常的生活！”

他举着双臂站在椅子上愣了一会儿神，然后放下手臂，慢慢地从椅子上下来，靠在窗台前。他不言语了，沉思地皱着眉头，这又有点使丽达

惊愕了。

“怎么啦，你?”她怒气未消地问道，可是已经有点害怕，这回是不是有点儿过分了。

他没回答。

“你别是觉得受了凌辱吧?”

他摇了摇头，瞅了她一眼。

“我只是想，我们这婚事办得太草率了。我们总不能就这样在一块儿过日子啊!”

她全身发热。

“你干吗吓唬我呀，你说啊?”她还在采取攻势。

“我不是吓唬你，要是换了你也会这样。这样的婚姻可一点儿意义也没有。”

“那么你建议吹?”

他咬着嘴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想，这可能更好，丽达!”

她喉咙发紧，心跳加速，明显地感到一种剧烈的痛楚。

“卢，”她轻声说，摇了摇头，“怎么回事?你根本就不喜欢我?”

她一直哭着，直到他向她证明了他的爱情为止。

婚礼服已经准备好，挂在房里的衣架上，梳理只需半小时就够，杨娜答应梳个最摩登的发

式，所以从早上起她们便和卢米尔坐在花园的凉亭里，品尝着准备晚宴上用的美味，下午的婚礼将在“波希米亚”酒馆举行，接待参加婚礼的客人。这样安排得既舒坦又实际。像每个星期六那样，父亲上研究所去了，母亲和伊林娜在理发店。奥达卡尔在砖厂加班，杨娜在睡觉，正如她自己说的：为的是晚上能熬得久。

最先来到的是卢米尔的父母。一辆白色的光亮的特朗班特牌小轿车，停在卢米尔的日古利牌车旁边。卢米尔的父亲下了车，他看了看门牌号码，又瞅了瞅手上拿着的小纸片，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母亲也下了车。这时，主人已经迎了上去，热忱地欢迎了他们，丽达请他们进屋里去。

父亲一指手说：

“我该在车窗上扎上彩带的，因为要载新娘子嘛，是不？是这么回事。”

“新娘子会乘车的，”卢米尔说，“有的是车！”

“有的是……”父亲不满意地喃喃着，他四下里环视了一下，“你们那辆车到底在哪儿呀？我左瞅右瞅也没瞅见它。”

“这是我们的车！”卢米尔指着日古利说。

“新的？”母亲感到惊愕。

“那辆菲利采呢？”父亲问，“你们别是把它卖掉了？”

“我们把它搁在家里。”卢米尔微笑着说。

父亲疑惑不已，使劲摇头。

“这个毛头孩子，有两辆车，姆，谁听说过？怎么样？有两下子！”

他们慢慢地走到了凉亭那儿，围坐在桌子边。

“你们的住宅在哪？”母亲问道。

在克利希。”卢米尔说，“咱们明天去那边看看。”

“可是我们可以住在这里。”丽达连忙说，“一个月之后我哥他们就要搬到自己的新住宅里去，整个一层楼都将空出来，只是卢米尔不想住在这儿。”

父亲环视了一下，赞赏地点了点头。

“这地方很不错，真的很不错。这座花园，近处又有森林，又安静，空气又新鲜……”他看了一眼卢米尔，“你们该决定在这儿安家。要是你们有了小孩呢？怎么样？喏，你说呀！”

“住在这里，你们可以随便让小孩到花园里去玩，用不着提心吊胆的怕他出什么事。”母亲补充说，“我说呀，带花园的房子，离森林又近，这对孩子来说简直是天堂。”

“对画家也是！”父亲强调地补充了一句。

“你们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丽达说着，调皮地眨了一下眼睛。“可是卢米尔不听劝。”

父亲欠身对着他，皱起了额头。

“这可就有些较牛劲了！我看，在家里住着最理想了。”

闪亮的新车菲亚特从十字路口那边开来，猛地一刹车就停在离特拉巴特车几十厘米的地方。

“哟，开得够疯的！”

“这是我哥，”丽达说，甜甜地一笑，“开疯车，说得真对！”

奥达卡尔已经站在篱笆旁，他大声嚷嚷道：“喏，卢米尔，咱们什么时候干杯结束你的光棍生活？我给你在厂里找了一只猫来。”

莱恩卡抱着一大包什么东西从后座车门走出来。卢米尔站起身来，不知所措地耸了耸肩膀。

“只管去吧，孩子们！”母亲说，“今天我们不能老把你们拴在自己身边。”

他们站在门口等着。奥达卡尔把那一大包东西接过来，莱恩卡向他们表示祝贺：

“这是厂委会、生产部和厂长同志送的。”她说着用小手绢擦了擦眼睛。

奥达卡尔将礼品交到卢米尔手中，回到车上，取出另一包礼品。

“这是伊林娜和我送的。话说得够多的了，咱们该喝喜酒去了。”

“厂里情况怎样？”卢米尔问道。

“像一匹惊马似的在飞奔，”奥达卡尔说，接着

对丽达扮了一下鬼脸，“丽达，我请求你，至少禁止你这位新郎在今天谈工作。”

“我禁止，”丽达点头，突然感到一种无限的欢乐，“真奇怪，布拉贝切克，我已经开始完全相信：我们今天结合了。”

两位老人坐在一张白色的大桌子旁，桌上摆着丽达给他们端上的点心糖果。

“这里真棒，对不对？”母亲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陶醉地望着这花园和亭子。

“这活儿干得很讲究，”父亲望着这栋房子直点头，“今天恐怕谁也买不起这样的房子了。”

母亲轻轻挥了挥手：

“马什卡家肯定住得起。你知道，他们该费了不少的钱。两间车库房，两辆汽车，儿子快要盖成自己的房子……他们一定也为卢米尔那辆新车垫了点儿钱。”她骄傲地微笑着，显得非常满意。卢米尔找到了一个好家，甚至一个最好的家。“要紧的是在这里扎下根来，别再满处飞着去找什么房子。”她关切地补充说。

“喏……他完全可能放弃它，”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一个人任何时候也不知道，何时来享用这样的住宅，这种条件比较好的家庭，让普通人家的孩子来住着反而会感到不怎么对劲儿，总觉得欠人家点什么似的，不是吗？就是这么回事。”

“至少是双脚踩在地上啊！”母亲却这样认为。

他们坐在桌边喝着黄澄澄的桔子水。太阳照得别墅墙壁闪闪发亮，花园的树叶一片翠绿，马什卡博士从篱栅门那儿走来，他们起身，互相热忱问好致意，就像通常双方父母在孩子结婚时那样。

“我们班上有点事儿耽搁了一会儿。”马什卡博士解释了一句，坐到桌子边。

“反正还有的是时间嘛，”母亲笑着说。

“他们忙，我们不必着忙，”父亲扮了一下鬼脸说，“不是吗？是这么回事。”

“是啊，他们决定得够快的，”马什卡博士打开话匣子了，“可是丽达不能作出更好的决定了，卢米尔是个很能干的小伙子，为人正直，勤劳，目标明确，极其逗人喜爱。”

母亲听着他的话，惊愕不已，她没想到，儿子能有这么大福分。因为曾经有过朱扎娜，从卢米尔19岁起就蚕食着他的生命，摧毁着他的各种计划和梦想；她手段高明，争走了他们的儿子。她把他迷住了，他们对她毫无办法，因为卢米尔爱她胜过任何一个人，他为她放弃了学校、家庭乃至他出生的那座城市，为她牺牲了一切，忍受一切痛苦。

“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老妈妈激

动地对她的老伴儿说，她去换件衣服，好尽量打扮得与今天这个大喜日子相称，配得上如今笼罩在卢米尔周围、使她充满幸福之感的一切。

下午，屋里挤满了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在婚礼厅里大约聚集了20来人，在“波希米亚”酒家的午饭席上已经多达30人，家里的人不算在内。似乎大多数来客都是趁这个婚礼来与自己的同伴们聊天的。杨娜和她的同学们占据了楼上一层，听着录音机里的音乐在厅里跳舞，老爷爷和老奶奶们坐在凉亭里，年轻人坐在饭厅里，双方父母和近亲们坐在起居室里。

卢米尔和丽达也在摊开的桌旁，丽达热忱地和兹登娜交谈，兹登娜很快也跟伊林娜交了朋友，她们惊喜地弄清彼此是姑嫂关系；双方父母之间也谈得十分投机，只有卢米尔夹在中间难受得要命。

莱谢克从罗马尼亚得到一笔外汇。如今坐了一辆新什科达牌车来，这比以前那一辆要宽敞得多。如今却被身边的这一明显的豪华奢侈的场面刺激得有几分难受。

“这辆什科达要多少油？”卢米尔试着和他聊聊天宽宽心。

“8公升，”莱谢克不耐烦地答了一句，“你那辆菲亚特起码能装12公升，是不？这样的汽车在

咱们的公路上也白搭，我也可以买得起，外贸商店里有的是，可是赶这个时髦干吗呀？我又不是嘴上没毛的小孩！”

“这辆菲亚特是丽达她哥的，”卢米尔说，“他把这辆日古利卖给了我。”

莱谢克顿时显得高兴了一些，可也只是一会儿的功夫，接着他又瞧不起地撇了一下嘴说：

“我早上去乌斯季时，超了5辆日古利，而且我还老是绕着弯路走。”

卢米尔赞许地点了点头，他因奥达卡尔把他找到饭厅里去干杯而感到高兴。

几乎整个生产部的领导班子都聚在这里。出其不意地，当然看去又好像很自然和谐地碰上彼得·恰佩克和莱恩卡，巴维尔·斯莱比契卡和三个女实验员，当然还有略带愁容的自然科学博士卡雷尔·波拉克。卡雷尔刚刚评论了一番特殊加班，一副怀疑的表情。

“我对他们有了解，明天那儿连个人影都会见不着。兴许那些退休老人能去，打扫一下车间就可回家。”

“听见没有，卢米尔？”彼得点点头，扮了一下鬼脸说，“还过什么新婚之夜啊！让你老婆给你准备一份足足的干粮，你搬到米勒瓦厂去吧！这牵涉到奖金的问题！”

“这事交给我吧！”奥达卡尔说罢举杯一碰，

“我总不能让我的老妹子头一晚上就没有丈夫啊！”

“这倒也是！”彼得点点头，看了一眼卡雷尔，“何况你们这儿还有位会钻空子的博士。”

“你指的是你那光棍宿舍吧？”卡雷尔问道。

“这个你知道得最清楚，博士！”彼得说。

奥达卡尔拿起一瓶白兰地，皱起眉头说，“你们就是进了养老院也得干蠢事说胡话。”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给每人把酒杯斟满，“谁要是想打架，我去从地窖里把拳击手套拿来。”

卢米尔在饭厅里也没坚持住多久。客人们热情的纠缠把他和丽达隔离开来，而他是多么希望和她哪怕单独呆上一会儿啊！

他趁伊林娜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去到花园的机会，向兹登娜抱歉了一声，便拉着丽达的手朝大门走去。

丽达的母亲和卡雷尔正站在楼梯口的大厅里。

“您知道，博士先生，我宁可看见丽杜什卡旁边站着的是您……”母亲看到他们，突然一怔。

他感到丽达使劲捏了他的手一下，让他别说话，他非常后悔自己喝了酒，没法马上带着丽达回自己家去，离开这栋讨厌的房子，后来又意识到，丽达不见得愿意和他一道离开这儿，突然，对朱扎娜的一股怀念之情勾起了他的忧愁。

第十一章

他们双双躺在自己的行军床上看电视。这是奥达卡尔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他俩的，今天饭后，卢米尔将它安放在一张旧的雕花小桌子上，电视上播映的各大洲田径比赛还没结束，卢米尔便起身，他得走了。

“奥达卡尔答应由他来照看……”丽达不同意他走。

“他倒答应了，可是砖厂从一大早就他一个人在照看。”

“让我一个人呆在这儿，你无所谓？”

他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脸颊。

“我10点半就回来。”他安慰地说。

“我知道你回来，”她叹了一口气，俯身躺着，烦恼地望着荧光屏。

“你生气了，”他问。

“生气？我只是心烦，不知怎么打发这个晚上。

傻呆呆地看电视。”

“我想要你在这里，在家里等我。”

她不情愿地同意了，像是作出了重大牺牲。卢米尔同她告别后匆忙离去。他们的两辆车都在人行道的石柱旁。他突然想到，等有了钱，就该把菲利采送去维修一下，这辆车在他过去的生活中意味着很多，他舍不得和他分手。他望着油漆剥落的车身，突然意识到，丽达对她的斯特利科夫老家，她度过了此前全部岁月的房子准也怀着同样的感情。他明白过来，他那种固执是只为自己着想，是毫无意义的，肯定有一天还得搬回去。“有什么理由不搬呢！”他想。等丽达的父母一走，这是一所很理想的住宅。

他7点过后到米勒瓦厂。提货场的运输轨道那儿已经摆了砖和顶板条，两天来窑炉烘烧正常，可是流水作业楼却一片静寂。他突然想到巴维尔，斯莱比契卡说准了，到礼拜六下午是没人来加班的，可后来看见几个人洗完澡换了衣服的工人在传达室呆着。他忙去找奥达卡尔，他的车就停在工厂领导的楼前。

他穿过整座作业楼，没有遇到一个人，机器也是凉的，最后他朝办公室走去。

奥达卡尔坐在办公桌旁，面前摆着半瓶红葡萄酒，电子计算机和半年收支表。

“怎么回事，整个生产都停摆了？”卢米尔不

知其解地问道。

奥达卡尔满意地笑了。

“我们已经完成年计划。甚至还超额了10%，眼下我得在纸上结算清楚，跟我一块儿弄？”

卢米尔没答理他。他不理解，奥达卡尔有什么好值得他这样高兴的。

奥达卡尔突然严肃起来：

“怎么啦，卢姆佳？你是不是又跟丽达闹别扭了？”

“今天没……”卢米尔看了一下表，信不过地皱起了眉头，“你们到7点钟就装完了90车？”他问道。

“当然没有。”

“可我已经看见小伙子们回家了……”

“你假如想要谁参加你的星期天下午班，你就不能让他们一直干到10点，反正装不完90车，这样一来他们到了下个礼拜六还会来加班。”

“可这个季度明天结束。”

奥达卡尔微笑了，友好而宽厚地，自鸣得意地，甚至是无所顾忌地笑了。

“下礼拜六两条生产线都是畅通无阻的，克莱什尔把养护挪到月底去，我们把那一天借过来。我们把工资额材料，沙力和管理经费通通算到上半年内，”他瞟了一眼愁眉苦脸的卢米尔，宽慰地抬了一下手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欺骗，也

不是我的发明，那么你帮着我一块儿弄？”

卢米尔犹豫不决地来回踱步，奥达卡尔一方面有他的道理：欠的帐到星期六就补上了，凭什么为一个班就毁了半年的成绩呢？可是另一方面这样报告完成计划情况又是不真实的。

“要是有人来检查怎么办？”卢米尔问道。

“这只有我作为生产部主任，下一个特殊加班的监察员来检查。我自己不会把自己供出来，我想你也不致于把我这位内兄供出来。”

“可是有多种检查和审核啊！”卢米尔不同意地说。

“他们可以检查啊！检查值班记录，那是绝对没有任何漏洞的。明天碰头会时，我将它传到巴尔达那儿，让他把下星期六的成绩也换上。”

卢米尔一直犹豫着。

“卢姆佳，”奥达卡尔由衷地劝说他，“我要是不把这一班活儿补写上，没有一个技术员能得到奖金，而他们是花了不少力气的，他们就会对你不客气，到时候我也帮不了你的忙，假如你能意识到：我们只欠一天的成绩，而节约了原计划的停产一个星期，你就不会难于决定干什么。”

“真的只是少上了一班？”

“真的！到头来你也会看得清楚的，”奥达卡尔从抽屉里掏出奖金分配表来，“你是在跟自己作对啊！8000克朗总不是可以随便扔掉的吧，对不

对？”

“什么八千？”

“巴尔达因你的合理化建议而给你加的奖金。想必你该知道，拿着它干什么用呢，不是吗？”

“我知道。我还欠你16张票子呢！”①

“这个你别急，我还没到破产的时候。”

没什么防线了。只有傻瓜才反对自己得好处。”卢米尔想，坐到桌子跟前。

“我该干什么呢？”他问道。

奥达卡尔迅速将表格纸分成两堆。

“备料场和压制车间的差额，普通班次，运转时间，因维修和劳动组织而耽误生产等等，这些你都不用太死心眼，三两吨都没事儿，反正谁也搞不清生料转化场有多少料”。

他画了个表格，开始算了起来。干起来很轻松，的确，在这个巨大的数目中，多或者少个两三吨根本看不出影子来，可当他一个一个班次地数下去时，他便开始感到烦恼不安，因为他意识到，谁都发现不了他在计划上能搞多大的鬼。他向奥达卡尔透露了这一点。

奥达卡尔停下了手中的活，异乎寻常地严肃起来：

“卢米尔，”他又不寻常地用本名称呼他说，

① 指买车欠奥达卡尔的1000克朗。

"我在你面前什么也不隐瞒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我们绝不滥用这一可能性。而且今年是我们根据计划的完成来获得奖金的第一年，在建设中原是机械地分配奖金的，可是为了今后要意识到一个重要的东西，我们是处在别的厂子像我们这一层次的人要费好些年功夫才能获得的地位。为了我们不致一事无成，我们之间必须绝对信赖，的的确确是绝对的……"

"我可是信任你的呀，奥达卡尔……"

"我有这么个印象:你在摇摆。"

卢米尔摇了摇头，奥达卡尔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白兰地，斟到两个杯子里。

"这样咱们会干得更来劲些。"

"咱们怎么回家呀?"

"一杯把酒不碍事。"

他们干了杯，卢米尔已经完全平静了。奥达卡尔开着玩笑，笑声是纯洁心灵的标志。

"我们还需要把一些去年的数据用于生料转化场，奥达卡尔突然说，他朝柜子那边点了一下头，"在上面那些灰夹子里。"

卢米尔拿了出来，翻阅着，不禁大吃一惊。

"这是经济科一个星期的工作,"他不知所措地说。

"只可惜我们不是经济学家,用不着在这上面费事"。奥达卡尔鼓动地笑了,"明天你在碰头会上

把报告一宣读，就可以在家里呆上两天。

卢米尔看了一下表。9点半了。丽达说对了，她等不来他。他叹了一口气，准备造下一张收支表。

“怎么回事？”奥达卡尔问，“你要睡觉了？”

“我答应丽达10点半回家。”

“明天上午？”

“那会翻了天，”卢米尔担心地说。

奥达卡尔挥了一下手：

“你会熬过这一关的，丽达也会。”

“可能晚上您在那里会害怕的，窗子很矮，一翻墙就得。”

奥达卡尔装出一副疑惑不解的表情，又倒了一杯白兰地。

“你别以为她还留在那儿过夜吧？别担心，卢姆佳，她恐怕早就在我父母那儿呆着啦！”

“这倒也是，”卢米尔难过地想道。他的确为丽达老恋着娘家而感到不安。

“别为这事伤脑筋了，卢姆佳，”奥达卡尔说，“搬回我们家去吧，你有一个房间，总得有人让步嘛，你会走运的，不会吃亏的。”

“兴许你有道理，”卢米尔附和着。

他们又干了一杯。在奥达卡尔的导演下慢慢地到了召开早上碰头会的时候。卢米尔被推着一幕幕的上场。所有头头们都已经坐到桌子边，他

和卢米尔进场时，大家都注视着他们。探询地、惊愕地，怀着某种期望地努力想从他们这两位命运的判决者的脸上读出点结果来。

奥达卡尔坐了下来，和蔼地瞅了巴尔达一眼，然后转向卢米尔：

“布拉贝茨同志宣布半年收支情况，”他声调严厉，然后又和蔼地补充了一句：“你用不着全读，卢米尔，只挑最重要的读。”

奥达卡尔用手掌撑着头，合上了眼睛。女秘书送上两杯咖啡，他们谁也没有拒绝，他们为保住这笔奖金而整整忙碌了一夜啊！他听到了卢米尔的声音，可是没去听他读的内容，用不着。他对材料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从4点到6点把它弄出来的，还誊抄了两遍。他搅和着咖啡，表情疲倦，观察着在坐的技术员们，他们很高兴，为总结里的每一句话喝采，有的以眼睛和手势表示谢意，盼望到手的钞票终于可以稳拿了，他注意到他们的表情，内心感到十分满意。使他高兴的是，恰好是由卢米尔来宣读这份关于完成任务的略微有些歪曲的报告。卢米尔和他算了一个通宵，几天之后就可以去财务处领到8000克朗奖金。他得到了一个绝对可靠的人，而且很能干，被牢牢地捆在他的战车上。这段时间就得安排一位新的生产部负责人，斯莱比契卡野心太大，卡雷尔·波拉克又驾驭不了，卢米尔是最好的人选，最合

适的人选。

报告完毕。从嘈杂的人声中可以判断出来这是一种满意的嘈杂声，欢快的嘈杂声，放荡不羁的嗡嗡声。

“祝贺并谢谢你们！”巴尔达庄重地说。他赞许地点点头，“这一成就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完成了计划，尽管出现了计划外的顶板条生产线和一个窑炉停产3天的情况。当时这个停产碰到的反映是怎样的，大家一定还记忆犹新。”

嘈杂声消失了。有谁悄声地提到了卢米尔，其他人将目光转向了他。唯独克莱什卡尔直愣愣地望着前面，不服气地顶着牛。奥达尔懂得他的心意，上釉车间生产线往后拉了。

“上半年的情况表明，我们是有能力完成计划上所规定的任务的。”他以一个生产部领导所应有的声调庄严地说，“这还不够，在下半年我们将对上釉车间的建造给予最大限度的注意，使之圆满竣工。我们要增加品种，提高收入。因为布拉贝茨同志出色地证实了他的才能，我决定将这任务委托给他。”

卢米尔惊愕地环顾了一下，奥达卡尔用意味深长的目光使他安下心来，又用期待的眼光看巴尔达。

“我当然同意。”厂长表了态。

“从生产部这个角度来说今天该办的事全办

了。"奥达卡尔说着便同卢米尔一道走到走廊。

"我还想去看看生产情况"。卢米尔不同意走。

"把这事忘了吧，该回家了。"

"那上釉车间呢？你什么也没告诉我，突然来那么一下，像是事先与巴尔达商量好了似的。"

"咱们一道去吃饭的时候再扯吧，"奥达卡尔无忧无虑地说，朝办公室走去。

8点刚过一会儿他们便在广场停车了。这是一个阳光充裕的美丽的上午。男人们挽着袖子，年轻人不穿皮鞋。他们像喜欢这座城市一样地喜欢这个季节，再理想不过了。在这里你可以认识一切有意义的东西，可以自由活动，的的确确感到像在家里一样随便。

奥达卡尔和卢米尔在广场上的自动餐厅要了一份西红柿酱牛肉汤和几个脆皮角形面包。

按卡罗维温泉与布拉格的老习惯，面对面地坐着吃起来。

他知道卢米尔对上釉车间并不热心，但是必须获得他。

"不久前像米勒瓦这种砖厂在全共和国还是独此一家。"他从老远扯起，"如今有两个这样的厂子了，正在建造第3座，我们必须争取更大的成就，成为这几家厂子中最好最先进的。这个上釉车间就是理想的一招，它能使现今产品获得难

以估量的价值，我们还可预料得到些外币……”

“我总觉得有些轻率。”卢米尔耸耸肩说。

“你是估料不到所有结果的，卢姆佳，你在这儿瞎担心。我们没订合同的零散顾客至少就能消耗掉我们半年的产品，我们还一块砖也没卖给他们。老兄，我要是个私人企业主，我就把所有产品都涂上釉。”

“我恰恰觉得你像一个私人企业主那样在考虑问题。”卢米尔的语气很严肃。

奥达卡尔微微一笑。

“你得把觉睡足，否则你一点儿幽默感也不会有了。”

卢米尔沉默了片刻。他陷入了沉思，然后犹豫地抬起两只手说：

“上釉车间这条生产线要求特殊的生产条件，绝对的清洁，不尘不染，一级原料，受过训练的操作……”

“正因为如此，我才建议由你去抓。这里的生产要求高，这样一来对你的评价也会不一般了。”

卢米尔已经不再提什么反对意见。“他还是爱钱的嘛！”奥达卡尔松了一口气想道，“可是话又说回来，谁能不爱钱呢？金钱总是有分量的实力啊！”

他们在停车场分的手。卢米尔坐着日古利朝

克利希驶去，奥达卡尔还打量了片刻他的菲亚特。这辆车子真是有气派，比卡雷尔的那辆运动型的好多了。

奥达卡尔驶出停车场，过了桥沿着他常去的那条道朝别墅区开去，当然不是往家走，他已经两天没空去看看他的新住宅工程了，不免有些牵肠挂肚，他在这所房子里走着瞧着，感到无比幸福。一个月之内通上煤气，这座房子就会有生气了。全部装修都是新的，上等的最好的。

他在台阶上停下步来，扶着栏栅，俯视下方的城市。是啊，这是一座理想的城市，壮阔的欧洲大河；可将最大的快艇一直运载到海里。交通四通八达，四面环抱着群山、森林。从这里可以望见他的屋顶，兴许这所老住房更大些，更有气派一些，可是当别墅区都知道小马什卡在森林边建造新房子时，这毕竟令人感到兴奋！奥达卡尔在这种快感中陶醉了片刻，突然忧虑地皱起了眉头。只差半年了，在某处找个理想的安乐窝。然后便彻底结束这一切！

也许这夏天她从来还没有过像今天这样迷人的早晨。她坐在那房间的晒得暖洋洋了的阳台上，啜饮着咖啡，抽着烟，眺望着美丽的花园。卢米尔随时都可能出现在她面前。既然他晚上没回来，她想，他准是找了间空房子，在那儿耍牛

劲；可是奥达卡尔也没回来，那就不言而喻，他们俩都在熬夜工作，要到早上才回。“等他一回来，”她想，“我就要领着他走遍这座房子和花园，然后对他说，我要留在这里，因为在美好的东西中间生活，天天见到它们，享用它们，向它们打发自己的爱是每个人的自然愿望。只差1个月时间，我们就能得到奥达卡尔的现在的房子，只需1年就能得到整个这座房子。因为杨娜反正会从这所房子里逃跑掉，要她住到这所往日的仓库里去肯定会感到无比幸福，因为这样她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着，大造反、闹独立。这是一些十分有力的理由，卢米尔必须承认。到别处什么地方可以布置出一间画室来啊？到别处哪有这么安静的工作环境啊？”

她将烟头往花圃地里一扔，走下楼去，楼下空无一人。伊林娜肯定又上林子里散步去了，她一休上预产假，便每天上午散步，说这样到分娩时便感到轻松些。屋前只停了一辆菲利采，除此之外，一片孤寂。

他们也该回家了呀！

她转到爸爸的工作室里，花园的芳香从敞开的窗户传到房里，同好闻的纸张味、化学药剂味混在一起。她毫无兴趣地瞅了一眼那张放着专业技术书籍的书架，翻寻片刻之后，顺手拽出一本德文版的百科全书出来，童年的回忆历历在目。

记得有一回，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她和奥达卡尔钻进了爸爸的工作室，翻看这本书，神情紧张地看到一张画着男女人体彩色解剖图，丽达羞红了脸，奥达卡尔像淘气的男孩子那样地笑了。那时他已经开始跟女孩子谈恋爱了。随后他们小心翼翼地把这本书放回到原处，擦掉他们摸过的玻璃上的手指印，免得人家发现他们的地下活动。抽屉里放着爸爸的奖状，另一个抽屉里装满了信件，那时在爸爸念书的期间和妈妈互相写的。样样东西都摆得井井有条，有着各自的位置、意义、特有的香味和历史。“难道应该放弃这个温暖的绿洲，搬到一个找不到一点回忆的旧仓库里去，完全生活在冷清的空虚中？永远不！”

她躺在沙发上，翻阅一本旧童话书。“今天才是星期一，还要熬上漫长的6天，才能去卡雷尔的小木舍里度周末的日子。用什么来填满这些日子呢？为什么卢米尔没有空？新婚夫妇在结婚之后本该有空并走得远远的，让他们完完全全两人在一起……至少能提前1个月上南斯拉夫去也好啊！”

大钟已经敲过9点。她放下书本，烦恼地对了对表。“他们在哪儿耽搁了这么久呢？这些怪男人！他们一个劲儿地追求功名、地位，没完没了地干着一项又一项的工作，非得总有一个什么在威胁着他们，他们才会感到舒服。是些怪毛病，

其结果当然是壮观的啰！奥达卡尔领着300来人，卢米尔是他的第一位助手。谁能跟自己最好的朋友搭档工作更高兴呢？他们彼此之间充分理解，知道对方可以像对自己一样信赖。

她走出屋子，来到花园。由于闲得无聊，顺手浇起花来。脸朝阳光，手持胶皮管浇水，头顶上方拱着彩虹。“彩虹？只不过是彩色的光谱而已，”她心里想，“水滴中光的折射。”她能科学地解释一切，可却不能把卢米尔叫来，她决定给砖厂去个电话。这时，柏油路上传来了汽车声，奥达卡尔从蓝色的菲亚特车里走出来：

“你在浇花？”他微笑着问道，“你度过最后几天假期的方式很奇特嘛！”

她关上水，用手挡住阳光。

“就你一人回来了？”

“就我自己。”

“卢米尔在哪儿？”

“怎么回事？他还没来？他说了要回家来着。”

丽达愣住了。他找到了一个空房，她该想到这一点的。

“他啥时候对你说的？”丽达问。

奥达卡尔耸了耸肩膀。他预感到形势不妙，可又不会撒谎。

“我俩一块儿在小卖部吃早点来着。大概一个小时之前，最多一个半小时……”

她转身朝屋里走去。她恼怒了。卢米尔已经去城里呆了两个钟头不回来。他在赌气，跟我较劲儿，他到底怎么想的？我就这么好欺负？”

她换了衣服，往提包里装上游泳衣、毛巾和几本杂志，沿着楼梯匆匆跑下。

奥达卡尔呆在门口，以为她在读报呢。

“你要干什么？”他问道。

“卡雷尔在上班吗？”她反问了一句。

“他在休假……”

“那太棒了！”她笑了笑。

“别发疯了！丽达！”奥达卡尔劝说她。

她坐上了菲利采，向他招了一下手，猛地一下开走了。“到别墅以外的地方去！离开卢米尔！凭什么不利用卡雷尔的邀请?!至少也让卢米尔清醒清醒，他不能这样对待我？”

“这种情绪逐渐在她脑子里占了上风。她尽情地吮吸着新鲜空气，享用夏日的自由，这冒险行为和假期。突然，她仿佛觉得她与卢米尔的婚姻实际上并不存在，简直像是学生时代才干得出来的瞎胡闹，“也许我们要到生命快要终结时才该互相依恋？”

卡雷尔的小房子坐落在不太陡的斜坡树林中，它是目所能及的唯一一所小房子，可是在山坡的那一面却一座座小房子星罗棋布。卡雷尔的运动型车就停在台阶下面，通向花园的门紧闭

着，她将车子停在篱笆旁，走下车来。

从台阶那边传来了乐声，卡雷尔将这所小房子布置成了第二个家，他们曾常来此处，总是在下午，冰箱已经准备好一瓶葡萄酒，他们一块欣赏录音机里放送的音乐，一块儿喝葡萄酒，煮甜酒，谈情说爱，有时也在这里过夜。父母从不加干涉。卡雷尔是个有才智、有学问有教养而又有水平的人。

他对每件小事都安排得精确无误，细心周到，卡雷尔讲究完美，他从来不慌不忙，无论什么事都按计划、集中精力和略带感情色彩地去做，只是在谈恋爱时有点淡漠。

她悄悄走上台阶，进到屋里。卡雷尔在厨房里生炉子。天气炎热，他备了一瓶加冰块的白兰地和几瓶可口可乐。他根本就不喝啤酒，认为这是一种下流人喝的饮料。

她像从掩蔽部那样从门口观察着他。她知道他喜欢她，这使她感到惬意。他搠了搠炉火，抖了抖手，伸手去拿杯子，猛一回头——

丽达说话了：“这里布置得很漂亮嘛！”

“丽达，……”他惊讶得下巴直颤！“就你自己？”

“就我自己。你呢？”

“玛丽亚要下午才来。在实验室替我的班。”他举起白兰地酒瓶，“喝吗？”

她摇摇头。

“我是开车来的。”

“当然啰！你们有两辆……”他笑了笑，往干净杯子里倒了可口可乐：“冰箱里有冰块。”

“谢谢，够凉的了。”

“你丈夫呢？”他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睛。

“他在睡觉，上了一整夜的班。”

他直摇头，装出一副伤心的样子：

“我不能理解他。我要是家里有这样一位妻子，那我晚上哪儿也不去。可他真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人。”

“他只是有点独特而已。”丽达堵了他一句，“总而言之有些与众不同。”

“有点儿缺乏才学。”卡雷尔说话时像牧师似的抬起双手，他有一双漂亮的手。

“我并不这样认为。”

“可是他已经报名去上函授，不是吗？”

“报了名，因为他不得不报，他的职务要求大学学历。”

卡雷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他走近丽达，含情脉脉地盯着她的眼睛说：

“丽达，”他用的是规劝的口吻，“我很了解你，这你也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呢？你想听到人家说，这毫无价值，可同时你又护着他。”

她没回答，她突然感到很难，他们曾在这所

小屋子里作过爱，结婚和更换了姓氏① 都不能抹掉这一事实。

“我弄不明白，丽达，”他继续规劝她，“你也没法弄明白，因为连我也理解不了这桩婚事，都理解不了。这恐怕是你最大的失误。”

卡雷尔的过分表现惹恼了她。他知道什么呀?!他从来没见过朱扎娜，也没谈过她的来信，只会在这儿饶舌和瞎猜胡说。

“你盼望什么?”她忍不住回击说，“让我痛苦流涕，倒在你的怀里?”

“绝非此意!”他严肃地说，“我太喜欢你这样解决问题了。”

她叹了一口气。若有所思地扫视了一下他们曾多次共同坐过的这地方，耸耸肩说：

“我不该来找你，我在干蠢事。”

他表示同情和理解。她很熟悉他这种表情。

“你们星期六再来吧!”他友好地说，“我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俩。”

她走了，没有任何许诺地走了。她生自己的气，生卡雷尔的气，主要是生卢米尔的气，气他什么也不懂，根本不担心会失去她。

屋前没有停着车，房间的窗子敞开着，屋里

---

① 在捷克，姑娘结婚后改姓丈夫的姓氏。——译者注

空无一人。她心乱如麻，他通宵未眠，生着我的气，能上哪儿去呢？什么东西能这么吸引他呢？什么东西呢？或者更可能的是什么人？

她环视四周，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便条，可是，什么也没看到。直到在厨房的柜子抽屉里找到了一个写有卢米尔的名字和乌斯季地址的蓝信封，熟悉的字迹，邮票上盖着卡罗维温泉的邮戳。仿佛有个什么东西堵住她的喉咙透不过气来，她急忙打开信封读起信来：

卢，我亲爱的：

我怎么也没料到，我你的会面竟使我如此地心碎。我想变得勇敢些，我装得若无其事，可是我的双膝却在发抖。我非常非常地想念你。我们共同度过了多少时光啊，我无法忘怀。每一栋房屋，每一条街道，甚至傍晚的灯光都使我想起你。我爱你啊，卢。一切都是过去，我必须见到你，我简直不能想象我们今后不再相逢的事实。小伙子们又在筹办一个新的画展，他们希望你参加。你再送些新画作来吧，放在我处的那些我不能给你，我一天也离不开它们，罗曼将卖掉的其他几幅画的款子给你寄来。他吃你的醋呢！眼红你的成就，也因为我一直爱着你而吃醋。只要你

说一个字，我就会来到你身边，我们重新开始。这样下去你会不幸的。

朱扎娜

她将信收回原处，激动得下巴直哆嗦，世界沉默了，声音消失了，只觉得脑袋里嗡嗡响，嘴里泛起了一股苦味，他准是找她去了！他一得到信，其他一切对他来说也不存在了，只想着回到她那里去。甜蜜而又痛苦的人！

丽达倒在行军床上，手指插进被褥里，这种失落使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卢米尔走了。我的丈夫抛弃了我，总而言之走掉了，不辞而别地走了。”

当他在邮局取出钱来时，突然想到，要是在几个月之前他就能卖画，由一般售价升到当地有点名气的画家的价钱，他该会高兴得发狂的。现在却什么感觉也没有，只有难过，因为他如今已经不再画画，他为自己如此轻率地、无痛苦地与自己的生活梦想告别而感到一种良心的责备。这些梦想竟如此浅薄和轻浮？肯定的。

他把钱塞进口袋里，慢悠悠地沿着剧院的走廊往前走，心里想着朱扎娜。她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这样一封简单明了、挑逗性的信？她并不相信这种婚姻，还是真想重新生活？可是为什么？

她认识到和罗曼在一起不能幸福吗？

他很不好受。自从和朱扎娜见面之后，他不自觉地愿意相信她的一切。“你疯了？”他提醒自己：“你相信她？她能坚持多久不跑掉呢？现在去找谁，上哪儿去呢？……”

他沿着人行道走着，显得疲惫乏力。他像个无所事事又无法随便溜号的大兵。这座城市拖住了他，他开始对它产生了反感。他和朱扎娜在一起虽然日子过得拮据，但确挺实在，在这里却越来越显得不知所措，互不理解。为什么呢？丽达真像她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意味着与朱扎娜分手之后的未愈伤口上的止痛膏？她要是稍微变一点点儿又多好啊！他突然这样殷切地期望着。

他竟然觉得自己懂得了丽达的心意，她淡漠他，犹犹豫豫地干了一桩蠢事。她嫁了人，因为见老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没嫁给卡雷尔呢？

城里熙熙嚷嚷。他像丢魂失魄的人在人群中穿行。他突然决定：做一个独立的人，这是取胜的唯一办法。他朝家具店走去，脑子盘算着：用奖金来还掉所有欠奥达卡尔的债。床、壁纸和桌椅出不了3000克朗，能把房间布置得称心如意。他从保险公司把新婚夫妇保险单取了出来，决心坚定地朝斯特舍科夫开去。丽达不在这儿，奥达卡尔在睡觉，伊林娜还是早上见过丽达的。

他开着车慢悠悠地朝家移去。"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总不在，"他难过地思忖着。"你想过一种特殊的生活，完全另样的生活，你的幸福观也不一样……"

他从广场那儿已经瞧见停在家门口的菲利采。他连车门也没关便一个箭步地跑进屋里。他盼着的是提着行李袋准备离家的丽达，可此刻她却躺在行军床上，哭成了一个泪人儿。

"我以为你走掉了……"说着又哭开了。

他俯身向她，安抚她。

"找朱扎娜去了？……"她抽泣着说。

朱扎娜的信躺在地板上。他将它捡起来。

"你想到哪儿去了？……"他微笑着亲吻她，"这通篇谎言。"

过了好大一阵子她才平静下来。朱扎娜可从来没有为他而哭过。

"你去哪儿啦？"她责备地问道，"你为什么没跟奥达卡尔一道回来？我一直在等你……"

"我以为你会呆在这儿。"

"我一个人？"

"比方说一个人吧，你得下决心，丽达，我们不能总是这么分成两半地过日子。

她恳求地望着他。

"可是这房子对我们一点价值也没有，卢米尔。婚前或许有点用，可现在就多余了。1个月

后奥达卡尔就搬家，然后我父母，那栋房子便完全空出来了……”她摇摇头，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也许有一天会这样，可我不愿意任何人搬家。丽达，至少请你明白这一点：我愿意与你一道白手起家，不在此处而在别处是绝不可能的。”

“可咱们怎么过日子啊？”

“我们去制办家具，我已经把贷款单取出来了，这太理想了。”

她一声不吭地听说他关于如何如何干的、热情洋溢的讲述，耸了耸肩膀。

“等我们一搬过去，这些家具怎么办？要不你还想保留这一套房子？”

“等我搬过去时，这里的房子就还掉，这是通常的规矩。”

“家具呢？”

“咱们带过去。你父母肯定也要带去一些家具……”

她低下头，心里有些感到不是滋味。他也为他们之间有些不明朗而感到烦恼。

“咱们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她轻声说。

他又吻她。她紧紧地抱着他。

“窗帘……”她悄声说。

他拉上了窗帘，窗外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了。

第十二章

闹钟的声响像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传到她的耳际，这响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她探出头来，伸了个懒腰，在地板上瞎摸了一通。闹钟声突然停止，她孤零零地一人躺在沙发床上。

她微微睁开眼睛，可也的确只是微睁而已，因为阳光已经透过短小的窗子照进了屋里，光线十分耀眼。她瞅了一下房门，卢米尔上洗澡间了。当然，她感到有些不快，两天假期一晃就过了，米勒瓦厂又在等着它的工艺师。又会丢下她一个人，一直要到星期天，因为连星期六他们也不歇班。

洗澡间里传出哗哗喷水声，丽达撑着胳膊欠起身子，四下里打量了一番。觉睡足了可真惬意。起居室里已布置得十分完美。小伙子们昨天好不容易用那些箱啊盒啊的码成了起居室的墙，已经累得够烦的了，今天还要把床铺、行军床和一些

旧东西搬来。

室外阳光明媚，丽达突然想到，老这么赖在床上不起来对卢米尔恐怕不大合适，便嚯地一下起了床，踩着柔软的地毯来到了厨房，冲洗了一下脸，将一壶水放在炉灶上，然后取出煎锅和鸡蛋，开上电唱机，当然是他俩的那支歌。

卢米尔边从洗澡间走出来，边用浴巾擦着身子。他个子高大，肌肉发达，长得很帅。他惊讶地拉长了脸说：

“你别不是真要起床了吧？”

“谁给你准备早餐呀？”她微微一笑。

“哟，我本该想到这一点的，你呆在我身边便越变越乖了。”他淘气地开着玩笑。

“你别想得太美啦，我去洗个澡，你把鸡蛋煎好！”

这是一个迷人的早晨，小两口在一张新方桌旁共进早餐，用新买来的茶具饮了茶，然后像一对地地道道的新婚夫妇那样在屋前告了别。

卢米尔走后，丽达留在台阶上站了一会，观察着来往行人：母亲领着孩子匆忙去上幼儿园或托儿所，退休老人及推着婴儿车的妇女们出门去买报纸和生活用品，仿佛整栋房子的人都在忙着奔向哪里，唯独丽达一个人无所事事地站在台阶上。她已不再是大学生，但也还没有当上妈妈，是刚从化工学院出来，持有工程师红皮证书的毕

业生。她若有所思地望着流动的人群，然后拿定了主意。她决定尽快收拾一下屋子，开窗换一换空气，然后坐着小汽车出去。有了两辆车方便得多了！她想想。当她第1次看到那辆红色的、难看的小破车时，连做梦也没想到，她自己竟会成为这辆车子的主人。

杨娜坐在屋前的一条短凳上浏览《青年世界》画报，瞅着那辆越来越近的小汽车，惊讶地扮着鬼脸说：

“姐，你莫不是又想回到这个安乐窝来吧？”

“压根儿就不是！”丽达笑着回答说。

“好样的！”杨娜点了点头，一本正经地赞扬她姐说，“那么你是来打劫的啰！”

“我只是来取证件的。剩下的东西准备开辆卡车来取。你在这儿干吗？”

“今天我值班，怕伊林娜万一要分娩。明天妈妈接班，礼拜五再轮到我。你也该过问过问我呀。太阳这么好，我离了水简直没法儿活呢。”

“等奥达卡尔3世出生时我才能回家呆呆。”丽达笑着回答说，连蹦带跳地绕过杨娜，进到屋里去了。

一进到屋里她原来的热情猝然下降了：熟悉的家庭温馨，宽阔的大厅，走廊上的画，还有这宁静，一切的一切都使她不舍离开这所房子。“这只是暂时搬去住住，”她自我安慰说，来到门外走

廊上。

伊林娜从楼上下来，她手扶楼梯，走得很慢。

“你是不是准备去妇产医院？”她的确为伊林娜担心。

伊林娜摇摇头，打着手势表示她热得难受，温柔地笑了笑说：

“奥达卡尔还老说，你们那里布置得很美呢。”

“他既然这么说……你们有空，也过来看看嘛！”

伊林娜抱歉地歪着头，将手撑在肚子上。

“我这副样子哪去得了啊，等我行动方便了，你们也搬回来了。”她带着母性特有的温柔说。

“这倒也是。”丽达点头附和说。接着跟她道了别，迅速上楼去了。

她一进到自己的房间，变得没有勇气了。与这一切道别，哪怕只是暂时的，也多么叫人难忍啊！她把存放在她俩共同的一个盒子里的证件取出来，包括毕业论文毕业成绩单。踌躇片刻之后又将所有的唱片包好准备拿走，其他的东西留在这儿不打算动，等搬回来时再说。好不容易告别了自己的房间，慢慢走下楼来。

“你真的要搬走吗？”杨娜感到吃惊。

“绝不反悔！”她坚决地说。

“那间屋子可真不赖，”杨娜叹了一口气说，“我早就为你们那所小房子磨得牙齿直响了。真有你的，姐！”

她安抚地用手摸了摸杨娜的头发说：

“别担心，你会等到手的。我们已经说定了。你什么时候需要，只要打个招呼，我和卢米尔都可以让出来，到电影院去看个上下集。”

“为了感谢你们，那我可以给你们照看一次小孩。”杨娜喊道。

丽达在车上朝她招了招手。她在拥挤的街上行驶了一刻钟之后将车停在化工厂的大门前。父亲的车子也停在这儿，可她没去研究所，却走进了办公楼的候客室。这不过演演戏而已，因为即使找不到父亲，其结果也坏不了，她既不胆怯也不心慌。

接待来访者的姑娘给她开了一张会客单，请她上人事处去。那里全是些礼貌周全，面部表情可笑的40来岁的人，他们对所有来访者，这些毫无分量的人总是显出一种隐约可见的傲气。

“太太，”丽达叫了一声。

“你有什么事？”

“我想来这里工作。”

“过去的职业是什么？”

“没有职业。”丽达这样回答，心里暗暗得意。

那女人立刻粗鲁地盯了丽达一眼。

“因为我一直在学习，”丽达补充说：“上个月刚结业。”

那女人悄然平和下来，从会客单上抄下丽达的名字，神经质地用圆珠笔敲了一下桌子。

“你没怀孕吧？”她问道。

“为什么？”

“要是怀了孕这里就不能接受。”

丽达愣了。她没想到戏中又出现这么个插曲。

“我不是孕妇，”她冷漠地回答道。

“反正你还得去检查一下，”国营企业人事处的这位女干部顶了一句，“你学的什么专业？”

“化工学院学生。”

丽达略带惊奇地回答了她。

“学完了吗？”

“当然学完了。”

女干事打了个招呼，穿过玻璃门走到隔壁办公室里去了。她的同事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丽达没有注意到。门又开了。

“处长同志在等您。”女干事说，尴尬地一笑，“凡是大学生由他亲自接待。”

“我明白，依您的职务您处理不了这问题。”

人事处处长坐在办工桌旁，和蔼地笑了笑说：

“您想来我们这儿工作，有什么具体打算吗；”能和这样一位有魅力的姑娘谈话，他自然感到高

米。

“我想上早班。”她说。

“那您该去找研究所。我们这儿需要一位能连班倒的工程师。”他沉默了片刻后说，“也许您已经去那儿问过了。”

“我不想去研究所。”

“原来是这样……”人事处长开心地点了点头。这时副厂长没敲门就走了进来，丽达曾在父亲的办公室里见过他两次。“您好！瓦格涅尔同志！”人事处长恭敬地向他问好；并站了起来。

瓦格涅尔回答了他的问候，打量了一番丽达，若有所思地眯起了双眼。

“这位女同志是来了解就业问题的。”人事处长介绍说。

“化学工程师？”瓦格涅尔问道。

“而且是红皮文凭。”丽达又开心地演起戏来了。

“棒极了！”瓦格涅尔表示赞赏，然后举起双手说，“准备好在8月1日上班吧！为了发展技术我们正需要一名工程师，你们已经有关于她的简单情况了吗？”

“当然啰，副厂长！”

瓦格涅尔和蔼地接过一个厚厚的塑料文件夹，他浏览了片刻，然后望着丽达说：

“您抽空来谈谈上班的条件。给我秘书室挂个

电话就行了。我等着您的电话。”他说完与丽达握了握手便离开了。

人事处长还在那儿愣着站了一会儿，然后清了清嗓子，坐了下来：

“得稍等一会儿。……请问，喝杯咖啡吗？”他客气地问道。

“不了，我到爸爸那儿去喝。”她漫不经心而又神秘地说。

他像是有些明白地点了点头，其实他根本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他又看了一下会客单，从抽屉里掏出了职业登记卡，问丽达要证件。他打开丽达的身份证一瞧，怀疑地皱起了眉头。

“这是我出嫁前的姓名，”丽达说，“我还没来得及拿去更改。”

“哦……”他点了点头，这回已不由他来开心逗她玩了，从他脸上的表情就能看出。“您马上要从这儿到博士先生那里去？”

“我打算这样。”丽达承认说。

“请您回来时在这儿停一下，我们立即去把手续办完，免得耽误了您的时间。”

她同意了。他把她送出了办公室，一直送到走廊上，微微弯腰与她告别。

“我绝不放弃我的房子。”她一边想着，直朝研究所走去。

父亲高兴地微笑着，可又立刻表示抱歉地

说：

“我非常高兴看到你，丽特卡①，可我只能和你在一起呆几分钟。”

“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她叹着气，坐到沙发上，“能在你这儿喝到一杯咖啡吗？喝不到？”

他表示同意地眨了眨眼，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小袋咖啡。

“我给你煮一杯好的，”他风趣地说着，闻了闻咖啡袋，“刚磨好的。”

他本可抓起电话叫秘书来煮，可他没有这样做，起身走到电炉旁，丽达连忙抢了起来。

“你也喝一杯吗，爸爸？”她问，“至少来一杯淡一点的怎么样？”

他同意了。他们面对面地站着，父亲以骄傲而怜爱的目光望着女儿，随后又一脸严肃地说：

“你在家里呆了两天。”

“3天，”她纠正父亲的话说，“现在条件差了点，爸，我搬到丈夫那里去住了。”

“这就对了。”他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他向生活期待的是什么。你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就好。我本来还真有点担心，不知你们的婚后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卢米尔不肯妥协，要是你也不肯妥协，

---

① 丽达的爱称——译者注

我真不知道你们结合后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她往杯子里放了些咖啡。这些杯子，她在家里见过。当他们只剩下4口人的时候，妈妈买了一套新咖啡杯子，父亲便将旧杯子搬到办公室里来了，中午休息时，他们就用它来喝茶或喝咖啡。

“妈妈已经不常到这里了？”她问道。

“好久不来了。最近几年我们老是不能同时有空闲时间。”

“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电炉上的水已经煮沸，溢了出来，这炉子相当旧了。

“你还要推迟退休吗？”她将脸转向父亲问道。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可不想挡我接班人的路，可另一方面我又想建立并检验一下研究所的新组织，好让谁也没有办法说我把这儿搅得乱七八糟的就溜走养老去了。这可真难拿主意。等你一工作，你自己就会知道的。”

“我下个月就要上班了。”她骄傲地说。

他吃惊地摇着头：

“你已经找到地方了？”

她没有回答。水开了，她沏上咖啡，然后才以一种神秘的微笑表示了认可。

“上哪个单位？”他问道。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很快你自己就会知道

的。她模仿他的动作，以友善的进逼姿态挥了一下手，“你知道，我不会去你们那个研究所的。”

她将咖啡端到桌上，坐下来。父亲又显出一副满意而骄傲的神情。

“这么说来你已经成为一个相当独立自主的人了，已经根本不需要我们了嘛！”

“你真的这么想？”她试探着问道。

“绝对如此。”

她仔细地打量了父亲一番，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包香烟和一个打火机。

“你想在喝咖啡的时候抽支烟吗？”她问道。

他无言地拒绝了。等她点燃了烟正准备抽时，他毫不客气地告诫她说：

“你不该抽烟。”

“你的忠告我当然要考虑，可是没有通过。”

他叹了一口气。

“到头来就怕惹得卢米尔不高兴啊……”

“没事儿。”

“这是最要紧的。”

“我真高兴你能这样考虑问题。”说完之后，她顿时意识到她很想向卢米尔谈谈今天的事儿，她实际上很想回家了。

反对派的主要头头们围坐在单位领导人会议室的圆桌旁。反对派们将自己的炮弹统统射出，

他们紧张地等待着，不知道经理胡利赫将站在哪一方。

胡利赫沉默不语。浏览着摊开的文件，他皱起了眉头，默不作声地动了动嘴唇。

马什卡博士微微转过身去，瞅了下窗子外面。已经是夏季，天气闷热得难以忍受。这是他在这个单位的最后一个夏天。等到秋天他就该满60岁了。高龄了！至少在几年前就感到自己已经高龄了。光阴似箭啊！简直可以说是无情。歇上两个礼拜，然后一直工作到底，在下一年还有240天，在这期间，研究所的体制改革成还是不成，就可以见分晓了。也许让他在秋天就接受感谢辞，打扫干净写字台和柜子，离开办公室，这可能吗？这是可以容忍的吗？等小孙孙出世，为他争得个美好的童年？

“这是一项很彻底的措施，“胡利赫终于说。他沉默片刻，将手掌按在桌子上接着说：“当然这是改善研究所里各种关系唯一可行的方案。我同意马什卡博士的建议，但是必须以最简洁的语言向群众进行解释，在公开的会上进行一次讨论。什么时候合适，奥达卡尔①？”

“星期一吧，让组长向所有下级宣讲。”

“我很愿意参加这次会。”

---

①丽达的父亲马什卡博士也叫奥达卡尔。——译者注

"我们当然欢迎你参加。直接解答问题有利于整个讨论。"

胡利赫点头表示赞同，又环视了一下大家：

"还有什么意见吗？同志们？"

扎奥拉尔没吭声，体制改革对他来说一无所失，只不过是少当一年研究所的头头而已；瓦格涅尔则神经质地以手指敲打着桌面说：

"我还是早些提醒的好：即使在公开的党员大会上。我不相信它能成功，我觉得，由马什卡同志来提出这样的方案是不负责的孤注一掷。他有一套关于如何领导那些年轻的、新任命的成员的设想。当然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工作要在一年以后才表现得出来，也可能在更换职务半年之后。还很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即马什卡同志的接班人由于接受这项建议而在第二年就被罢免掉。"

这是一些外交辞令。瓦格涅尔是个外交家，代表着那些老经验的组员们的强大力量。肯定他们已经另外想好了一套体制改革的意见，马什卡博士暗自想到，他正琢磨着怎么回击他们的进攻好。

"奥达卡尔又不退休，"胡利赫友善地笑了笑说，"否则的话，我可要难过了，奥达卡尔！你是不是要提醒我说，我只比你小1岁啊……"

"在完全通过我的建议的情况下，我想至少

在头一年我还担任现在的职务。”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保障。”胡利赫说完站起身来。

会议结束了，反对派走散了。马什卡博士告别后，朝门口走去，他不想单独和胡利赫在一起呆很久，别人都紧紧地盯着这一分一秒，添油加醋地猜测着一切。

技术发展室的副主任艾夫仁·瓦格涅尔站在走廊里的烟灰缸旁，笑着说：

“大概会照你的意见办啰！”他半信半疑地说，“也许一年之后你就能让我信服。”

“我相信。”

瓦格涅尔装出一副赞许的样子说：

“你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奥达卡尔。你现在可以从技术发展室得到第一手信息材料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

瓦格涅尔信不过地眯起眼睛：

“你难道没把你的女儿派到我们室来？”他问道。

马什卡博士立刻明白过来，他感到很尴尬，“我去劝她换个地方。”

“别这么干，奥达卡尔，我会好好地照顾她的。”瓦格涅尔将手搭在他肩膀上说。“我需要工程师，再说你也拦不住她。何况她有红皮文凭和可靠的后盾。至少在你退休期中，不会感到烦闷。”

他狡黠地眨了眨眼睛，横过走廊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还回头笑了笑，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仿佛赢得一个有力的同盟者。

马什卡望着他的背影，琢磨着怎么去解决这个尴尬的复杂局面。“兴许是瓦格涅尔接受了一切刚毕业的工程师到他们单位来？难以猜测；更大的可能并非如此。丽达会听我的劝阻吗？可她极力按照自己的设想来安排生活，而不需要我的观点和原则……她会拒绝的，而且她是对的。我为别人去搏斗，而来压制她……”

他慢慢地在走廊上踱着步，胸中隐隐作痛，可他没在意，只觉得很累。“还有杨娜，”他又不安地想到。“还有杨娜……”然后稍微休息了一下。

卢米尔站在上釉车间的操作台上，随便巡视了一下七零八落地放在那儿的机器设备，它越来越不中他的意。砖厂原来的设计方案里没有这个上釉车间，直到格莱什尔和奥达卡尔决定用米勒瓦厂的材料来改建库房才有它的，这可是个根本性的错误。不仅是钳工们因为修建上釉车间而忽视了其他生产，而且谁也没想到检查一下，在这间房子里，能否创造出像建造这种要求很高的上釉车间的条件来，也不管需要多大的代价。这些同意修建上釉车间的人，只顾炫耀预想中的经济

效益，其他一切就忽略不管了。

不！卢米尔根本就不喜欢这个上釉车间，可是在一星期之前，他必须作出如何安排好扫尾工作的决定。剩下的3天时间逼得他只能表示同意。如果要否决这项工程，必须有详细的分析，具有折服力的论证和计算，可他根本没有时间，因为明天安排了一个“特殊班”，还答应丽达下午到卡雷尔的小别墅去，要在那儿一直呆到星期天。

“我答应参加晚间聚会这事儿又无法推托”他烦恼地想着，顿时忘了上釉车间的事，思绪又转到了家人中间，听着他们的哲理味儿十足的谈话，看着他们一张张机智的脸，实在是没法拒绝他们。丽达是在这些人中成长起来的，只能随俗，只能慢慢地、毫不勉强地领着她离开。”

彼得从敞开的大门那儿走进来，他张望了一下上釉车间，扫兴地擤了一下鼻子，转身就要往回走。

“等一等，彼得！”卢米尔叫住他，从操作台走下来，“机器运转中出了什么事吗？”

“那儿没事，”彼得回答说，一脸怀疑的表情，“你真的把上釉车间的事都揽过来了？”

“迄今还没拿定主意。”

“那太好了。你别接这摊活儿！”彼得点燃了一支烟，摇了摇头说，“这是一项欠考虑的工程，

卢米尔。这些小子在发疯，我简直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想起来搞这么一项工程。好几百万由你来签字，到头来只能到澡堂里的水管子去吊死。你什么时候见过上釉车间这玩意儿吗?”

“在学校见过。”

“不是参观访问过，对吧?”彼得做了一下鬼脸，“光发货包装室一处你就需要10个能干的男子汉，因为娘儿们没法上一次班连续端动20公担重的东西，咱们还没说到操作机器呢。干这一行的与其说是制砖工人不如说是艺术家。”

“这我非常清楚，”卢米尔心事重重地皱起了眉头。

“你在想什么？拆掉？能行的话，就把它卖了，剩下的交给那两个魔术师去抵帐。”

“这个解决办法虽然很理想，但是连你自己也知道，这是行不通的。我需要数字。”

“数字?”彼得挥了一下手说，“在这个砖厂里，奥达卡尔想要个什么数字就是个什么数字。明天的班里就可知道。他也不必准我的假，这一点我看死了!”

卢米尔感到自己的脸色在发白。知道奥达卡尔完成计划的真实情况的还实在不少。

彼得笑了笑，友好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别害怕，卢米尔，我不会扔下不管的。那炉膛机不就是我们俩安装的吗？你还是从我这儿脱

身的呢。到傍晚我就溜之乎也回家去，要是呆在镶板房还过得去，我就在这儿干到秋天结束。”

“你要是因为住房问题要离开这儿，过几天礼拜你就可以把我的拿去。……”

“别那么手松，朋友，兴许什么时候还用得着呢，你放心吧，不是为了住房。”

他在办公室问奥达卡尔，为什么彼得想辞职。奥达卡尔停止写字，点头沉思了片刻，微笑了。

“彼得要辞职？瞎说！他经常这么嚷嚷，他也许以为这样能晋升，要不就是想出出闷气。彼得总觉得不受重用。他以前要是真愿意的话，今天完全可以坐在你的位置上，甚至可能坐在我的位子上。”

“他明天会来上下午班吗？”卢米尔装得啥也不知道地打听道。

“明天？他请了假，要回家。”奥达卡尔困惑地咳嗽了一声，眯起眼睛说，“可你别担心，丽达已经告诉过我，你们要到卡雷尔的小别墅去，我中午来，下午的班我亲自来抓，兴许我还来看看你们。上釉车间的事你已经拿定主意了吗？”

“我还没有看完呢……”

“我不催你，”奥达卡尔说罢直盯着卢米尔的眼睛，“到星期一你还有足够的时间。主要的是你不必认为欠我什么情，你可实实在在根据自己的意见来决定。”

卢米尔点了点头，但他心里明白，为了奥达卡尔所作的和正在做的一切，拒绝接受这一摊子是不可能的，奥达卡尔也知道得很清楚。

丽达等他回来吃午饭。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下午该有一种节日气氛。哪能没有呢？大多数人都像过节日似的，因为星期五下午就开始周末了。他吻了她一下，坐到饭桌边，疲倦地叹了一口气。

“又出了什么问题？”丽达问道。

“没有”。他耸了耸肩膀说，“奥达卡尔给了我一项任务，但要到星期一才接过来。”

“那就好，”她满意地说。

午饭间她表现得温顺而可爱，反倒使他感到有些不安。她一个劲儿向他讲述着，她一天都干了些什么，采购啦，做饭啦，主要是等着他回来。午饭后她烧了咖啡，放了唱片，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

“布拉贝切克……”她撒娇地喊了他一声，挨到他身边。

他坐近她若有所思地咬着下嘴唇，透过一扇长形的玻璃窗，望着某处一面裱了壁纸的墙壁。

“咱们今天就上山去怎么样？”她终于问道。

他没有回答，只是叹了一口气。拒绝请求比击退进攻要难得多。

“你不去上班，就这么一回总不至于出什么事，工厂不会毁掉，何况明天是礼拜六。”

“不行啊：丽达。”他恳求地说。

“为什么不行？奥特克说了，他只是到安装技师那儿去看一眼就来找你，他11点以前必须到你那儿……”

“那我们11点走吧！”

“5点钟你还有什么工作可干吗？”她晃了一下脑袋。

“6点我得去关照生产。我放心不下，那答应来加班的人未见得都会来。”

“他们要是不来，你去又有什么用呢？”她的声音明显有些急躁不安了。“你比他们要懂行？你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技术人员参加这类活动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卢米尔……”她又恢复到请求的口吻。

真难作出决定，可是又毫无别的办法。

“丽达，……”他劝她说，“你既然这么想上那所小别墅去，那你今天就坐上车去吧，我只要可能，马上来找你。”

她火了，嚯地站起身来，怒不可遏地盯了他一眼，突然甩了一下手说：

“我坐车去，干吗我去？我原以为，我们主要是陪你去。我全认识，而你要明天才来，大家正玩得痛快的时候，你却像一只瓷象一样出现在他

们中间。你以为，这对我来说好受？这是一个有水平的团体，你懂吗？而你却要裤腿上带着制砖的泥巴到他们中间去。”

他只得眯起眼睛来，“这些话真可怕，我妻子瞧不起我，像他们一样。”

“你为什么不说话？”她嚷了起来。

他摇了摇头。

“当人家看到我孤零零一个人时，都会议论你，你怎么想？”她挑战地问道。

“够了，丽达？”他说，“完全够了！”

他站起身来，从桌子上拿起一包香烟，朝卧室走去，他两腿发抖，气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你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她冲着他的背后激怒地嚷道，“你捡起你的东西就走开，这是什么意思？”

连现在他也没回答。他紧握拳头，指甲都扎着了手心，痛苦的失望！没预料到的口角揭示了一切，几乎是一切。杨娜说对了，她比我更了解丽达，我是疯子。

丽达走进房里。

“你要不去，我自己一个人去！”丽达发出最后通牒。

“请便！”他同意地说，“我不愿意让你同我在一起感到什么限制。”

“我现在就去！”

她开着新车日古利走了。由于车开得过猛，轮子底下的碎石四处飞溅。他回到外屋，心里感到十分沮丧。突然觉得必须开车去追她，把砖厂忘掉，但又意识到，这样做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他将上釉车间的设计草案和实施资料摊在桌上，可是一个个字母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又累又恼，一点儿也没法集中精力。他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无可奈何地吸着烟，听着丽达的那张唱片。他想起了彼得要他不把房子送掉的嘱咐，也想起了朱扎娜和她的信，丽达把它扔进垃圾堆里去了，他失去了许多许多……

丽达坐在舒服的沙发上、两腿交叉放着，边喝咖啡边看电视，在渐渐平息的怒火之后感到一种忧伤和惋惜。她孤孤单单呆在这座城市里，抛弃了所有的人和一切。父亲根本不出他的工作室，伊林娜在躺着，据说她今天很不舒服。奥达卡尔至今未从工地上回来，恨不得明天就能搬家，天晚了，杨娜下午出门了，她自由自在，独来独去，母亲使尽了劲，也无法改善她的情绪。

“快演电影了吗，丽杜什卡？”妈妈在厨房里问道。

“还在放广告呢！”

“我得赶快干完，快，我都盼了一天啦……”

她把一个新鲜松软的甜面包放到桌子上，瞅

了一会儿屏幕，装出副生气的样子说：

“他不能这样对待你。”说完转过脸来对着丽达，“他必须明白，你在家里已经有了别一种生活方式。”

丽达只是难受地听着。这时她后悔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告诉了妈妈。她希望得到劝慰，可从她那儿得到的只是火上加油，要她去斗争，而这是多余的，没有意义的。

标题字幕已经放完，开始放映电影。“不知卢米尔是不是也在看电影，”她想道，“真奇怪，我们在看同一部电影，却各在一处……”

“你该一个人上别墅去，”母亲说，“要是我就去了。”

“我求你别说了。你知道这会惹出多少闲话来吗？”

“那你们可以两个人去啊，他早晨起来，可以从那儿直接去上班嘛。”

丽达半信半疑地点点头，把咖啡喝完。下一步怎么办？看电视和琢磨着他大概在干什么。在退却前的恐惧中挣扎吧！

“打开葡萄酒，”母亲建议说，“我们可以干上两小杯……”

“我不喝。”丽达拒绝了。

“为什么不？”

“我还要开车。”

“你不在家里过夜？丽达？你不该让步，不彻底性在这种事情中是划不来的。”

丽达没答话，银幕上的恋人在接吻。“为什么卢米尔早已不在这儿？为什么他不道歉？不请求原谅？也许他根本不会求情，总而言之，一走了事，反正有地方可去。”

她站起身来。

“怎么啦，丽杜什卡？”

“我要走啦！”她疲倦地说。

“你不该走……”

她走出房子，慢慢驶过夜城，一直开到有名的小广场，然后穿过两道围墙间的街道，朝她的小家开去。窗子亮着灯。她感到一阵心酸。“我们都有些过头了，布拉贝切克啊！”她暗自试着讲出第一句好的话，不好意思地微笑了，“我是个最糟糕的女人，但这很快就会过去的，我要上班了……”

卢米尔睡在新沙发床上，桌上摆着半瓶罗姆酒，该死的砖厂的一份写得乱七八糟的什么材料。丽达把一串钥匙扔进了抽屉，卢米尔动了一下，睁开了眼睛，不经心地看了她一眼，又闭上了。她又恼了：“老爷受辱了，他正等着我到他面前下跪呢；当然他是绝对等不到的！”

“早上别叫醒我，”她冷冷地说，“我一直等到11点，然后就上别墅去。”

她进了卧室，关上身后的门，她以为他会跟着她进来，可她白等了，然后她睡着了。

“该死的一天！”卢米尔走到屋前时，心里想，“可恶的早晨！”他的脑袋像撞碎了的一堆残片。昨天他出于无奈喝了好长一会儿，尽管他知道喝醉了之后免不了要干蠢事。今天早上他多余地早起，冲了好长一阵澡，在房子里弄得乒乓直响，但是丽达根本没有从卧室里走出来，直到如今他已站到大门口准备要走时，她也没露面，她可以从窗子里看到他，可她没露面，没喊他，什么也没干。她昨天晚上气得大着嗓门喊出最后通牒，现在还算数。“管他三七二十一，让她到11点就坐着车去找她在特尔尼采的朋友吧！”

惹人讨厌的星期六。他心灰意懒，举目望了一下天空。四处弥漫着薄雾和化学臭味，和特利维诺夫的夏天一样，那里在山风刮来吹走闷人的热气之前也是这么臭乎乎的，只是今天连一丝微风也没有，帆船不动，游泳的变呆了，从天上只能降下龙卷风。

两辆汽车紧挨着停在一起，他虽然两把钥匙都有，可他从来没想过要坐新车。“这两辆中只有一辆是我的。”他突然冒出这么个想法，“它和我一样穿得破旧，和我一样难过。”

他上了车，开动了马达。响声打破了街道尽

头的死一般的寂静。可却没能把丽达从睡眠中，从执拗中惊醒。“管她呢！”他心想，“我的生活也许注定这么复杂多难。”

5点半钟就到了砖厂。烧炉工已经换好了衣服，准备换班。压制车间和备料场此刻仍然空无一人。他往压制机里放了气，检查了运输带、干燥室、粘土的储存情况以及水泥坑里的灰料，早班已有足够的原料，喂料可坚持到下午班，奥达卡尔的班。在这可恶的日子里总算还有这么一点点称心之处。

他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原料场。退休回聘老工人已经坐在各人的机器旁边了，他们像平常一样守时，长年的劳动使他们养成了严格按照各种班次准时上下班的习惯，总是在上班前5分钟到车间，检查一下机器，边抽烟边聊聊天，总而言之不至于瞎乱忙乎。

卢米尔在一个个劳动点转了一遍，粉碎机那儿还没有干活的人，他不知所措地环视了一下，然后朝布雷姆老头走去，他是驾驶送灰机的。

“布雷姆先生……”他开始要求他关照。

“别担心，我会照看的。”

“多谢了，我可以把起动闸打开了吗？”

“打开吧，小伙子！”

机器上方闪着澄黄色的灯光，汽笛一响，原料输送带开始转动，随即整个备料场的机器都按

照程序一一运转起来。

压制车间的机器尚未开动，压制工人和他的助手比好了断切的尺寸，作为试验，从成型室已出来了几根灰色的顶板条。

“还行吗？”卢米尔问道，捏了一下闪亮的材料。

“再硬一点怎么样？”

“会合适的，”压制工人说，心事重重的擤了擤鼻子，“比较糟糕的是码砖工人那儿，有3个人据说要到中午才来，准是昨天上酒吧去了。”

卢米尔环视了一下周围，码砖工人们在运输斜坡那边激烈地争吵着。他们只有4个人，勉强能担负起两条轨道的装卸任务。

“装卸工作来不及，”压制工人说，“咱们会有半个班歇着没事干。”

“没有空房子吗？”

“装砖的房子还有几间，我们要是把它们拿过来用，到星期一，流动月台就会乱得像个疯人院，废品准会比好砖还要多。”

卢米尔看了一下表，差1刻7点。第一批5辆砖车该进到干燥室了，“我去烧砖！”他说得很坚决。

压制工人笑了笑。

“你去只会碍事，码砖需要专门训练啊。”“喂！拉佳！”他向他的助手招了一下手，“今天

你去码砖吧！我试着一个人照看着这一摊。不致于会出什么事情。”

终于压制机也转动起来，总共算起来耽误了1个小时，缺5个码砖工。“我们没估计到这种情况。”卢米尔暗自想道。他意识到，这种速度给完成计划所留下的窟窿，是无法补上的。他登上转运台，戴上劳动手套，加入到第三轨道的装卸工中，码完第一车砖之后，他不得不承认压制工刚才说过的话是对的。有1/3的顶板条没抓住，任其运进了粉碎机中，而且累得全身酸痛，直不起腰来。

还当他在等着新车运来时，一个转运工来到他跟前说：

“你如果愿意去干燥室的话，这里可以让我来替你，我干过码砖的活儿。”

“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在转运台上的这仅仅半小时中，他心里一直在暗暗咒骂着。一分一秒都难熬。将两车顶板条生坯送进干燥室里，从另一室运出两车干坯，将它们摆成塔形交给码砖工，立即跑到压制机旁去取刚刚装满成型砖坯的车子，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干，不得休息，好让压制机一刻也不停止运转和个别偶然出点毛病而需要修理，从而使得半年计划的弄虚作假露马脚。该死的自动！每个环节都须干得一样迅速，一样地不要命。10点半了。30分钟之后才能

休息。离完成这一班的计划还差60来车。终于到了11点，休息！

卢米尔走到电话机前，给传达室挂了个电话。

“工程师先生还没来。”门房回话说。

“你的表几点了？”他不知所措地问道。

“11点零3分。”

“只要他一露面，您赶快给我往流水作业大楼挂个电话。”他叮嘱了他一句，便挂上了电话。

他来之后会怎么样呢？会坐到转运台去？难说。奥达卡尔从来不干这事。更不可能的是大发雷霆，把班组人员解散，在米勒瓦厂他领导所有人和一切事，乃至每一个数字，就像彼得所说的。

卢米尔朝自己办公室走去，他坐在电话机旁一直等到差1刻12点，然后拨了奥达卡尔的电话号码，电话倒是挂通了，可那边没人接，马什卡博士在研究所，伊林娜在散步、杨娜在游泳池、母亲可能在外面采购，可奥达卡尔能呆在哪儿呢？丽达即使火冒三丈了，半个小时还是会等的。……

他放下电话，朝窗外张望。院子里停着两辆卡车，好几十号子工人在往上面装质板条。卢米尔一个也不认识，当然供销科的人员每个月都有

变动。他琢磨了一会儿，忙往供销科接待室去了个电话。

“我是斯莱比契卡工程师，”对方回话说。

“巴维尔，我非常需要增加一个人到运转台去。”卢米尔请求地说。

“我这儿连一条腿也找不到，院子里那些人是建筑合作社来的，他们把我从床上拖起来了。”

“你至少可以给我照看几分钟生产吧？奥达卡尔答应11点来，我有急事要办，他很快就能来到这里。”

巴维尔肯定在犹豫。

“你的运转台上还缺一个人？”他沉默了好大一会儿之后有些怀疑地说。

“不缺人，”他很快回答说，“我只是想，要个人来替我一下。”

“那你只管走吧，可是12点半时我要走，我也有点事儿要办。”

“谢谢，巴维尔，你帮了我大忙。”

卢米尔把电话挂上了，他连衣服也没换，只是拍了拍工作服上的砖灰，便匆匆地奔回停车场，刚到十字路口，便使劲踩了一下加速器，皱眉蹙额地瞅着他面前的灰色小车阿斯法特卡，心里直嘀咕，“等休息时间一过，工人们到处找他找不到，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也许巴维尔会来，转运台的人重又干起活来，到12点半，巴维尔就要走

的啊！理所当然会这样。他曾经劝过我，而我却像一个冒失的小男孩那样行事。”

他回忆在军队里，曾经押运过一位训练时跑回家去的朋友。离他们的流动观察所只两公里远的地方，他用望远镜看到了他们村的广场，于是便忍不住跑回去了。巡逻兵花了几个小时搜捕他，最后终于找到他了。

“我在冒什么险啊？”他突然想到，“也许小伙子们一发火，便会关上机器，散伙跑回家去？也许偶然的不幸事故会落到压制工头上，到法庭上就会有人问我，怎么可以让他不带助手地劳动？最糟糕的是住宅里空无一人。”

他拐进了死胡同，放慢了速度。他感到心中充满惋惜，失望和愤怒，不可抑制的波涛在翻腾，小汽车已经不在，丽达的最后通牒不折不扣兑现了。她一点机会也不给，走掉了。

他开着车子穿过城市，琢磨着去哪里找她。城市里又大又陌生又敌意，他恨它，因为他在这座城市里是孤独一人，而丽达在这儿有双亲，有杨娜、有奥达卡尔和好几十位朋友和熟人，他将小车开进别墅区，因为他没法相信她真能这样走掉。

别墅门前空空如也。他下了车，按了按门铃，按了好久，好几次，可是房子仍然没有回声，显得神圣不可捉摸的样子。他又上了车，开向奥

达卡尔新建的房子那里。

篱笆后的工地上只停了唯一的一辆车，可不是奥达卡尔的车，房子已经完工了。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非常漂亮，非常华丽和有气派，就像房子的主人一样。“这里的劳动组织得无可挑剔。”卢米尔难过地想到，沿着主道走进里面。

他在走廊上、房间里走着走着摸不清方向了，怀着几分妒意参观了几十名手艺人精巧的劳动，最终还在澡堂里遇上了一位安装技师。

“你是来找工程师先生的吧？他今天清早便送妻子上妇产医院去了。”安装技师说，还没来得及等卢米尔提问，他便快乐地眨了眨眼睛说，“他说，准是个小子……”

他实在笑不出来，连忙转身上了车。他意识到，奥达卡尔直到傍晚也来不了砖厂，他本来就根本没打算来的。

该死的砖厂！

他开车很猛，从拥有花园、凉亭的漂亮别墅旁边一闪而过，拐到了桥上。他根本没去考虑往那儿开的问题。他知道，是往特尔尼采开。丽达根本不会料到，这他完全理解。

捷青的瞭望台那儿停满了车子。他不得不开慢一点。他发现，就在这一瞬间，他清楚地意识到没有别的路可走，必须赶回厂里去，因为巴维尔肯定已经走掉，他为自己的行为而大吃一惊，

连忙刹住车子，将头伏在方向盘上。想到丽达根本没有等他，一个人在她那些自命不凡的逛荡朋友中欢度良宵时，深感自尊心受到侮辱，心底阵阵发疼。他真想大声喊叫痛哭，可这些他都早已经历过。他只是这样一动不动地趴在方向盘上，等着痛苦的受辱之感过去，直到又能重开快车，他在最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倒了车，越来越远离丽达所在的地方。在这片刻他又恨她，又爱她。

第十三章

11点20分的时候，丽达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第五个烟头，喝完那杯已凉了的咖啡起床了。她还张望了一会儿广场上街道处，可是像整个上午一样仍然是那样的空荡与寂静。总是等待，一味的等待，她痛苦地思忖着，苦恼很容易便发展成了愤懑。等待、等待、等待。傍晚，会不会来讲和？早上，能不能终于不再示威性地绕过她的车子，至少冲着敞开的窗户，说句什么呢？今天这个上午，11点已经过了20分钟……

“这可不行，卢米尔？”她激愤地提出申辩、决心坚定地走到门口。“谁乐意，尽管显示你的力量好了！可是你休想惩罚我。这你还嫩了一点，小男孩！”

她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环顾了一下屋里的一切，又回来了。把吃早饭的脏碗洗掉，倒掉烟灰缸里的灰，将垃圾送到垃圾箱里。把这些事儿

全干完也只花了5分钟，下一步呢？哪儿也没有卢米尔。下一个5分钟留在小车旁，就在那辆奥特克不肯借给我和卢米尔，为了表示抗议而没有开走的那辆车旁。最后一项检查，看看房子关了门没有，再没有什么可干的了，只好走。

半路上她买了葡萄酒和咸面包。卢米尔肯定会忘掉这些，他不能空着手来啊，她在娘家门口停了一下车，门是锁着的。最后一个替他解说的理也没了。奥达卡尔实现了诺言，卢米尔却造反了。“那好吧，你想要斗争，那就斗吧。”

她离开这个家时也是怒气冲冲的，可是没坚持多久。她一靠近那所小木屋，便开始进行凯旋而至的准备，戴上无折光度的金丝边眼镜，披散开长发，在短衫和针织裙腰间加上一根黑色窄皮带。

“随你什么时候来，我都在等着你。”约然这个遭她拒绝的、痛苦的追求者多次重复过这句话。他大概在哪里？做什么呢？也许出于绝望投军去了。

“我一直在等你拿出果断行动来，哪怕是丢人现眼的……”这是卡雷尔说的。他是个永远冰凉的狠心人，只会为我而颠狂。

“大家都在追求我，等待我，唯独卢米尔默默地拒绝我。”

她已看到了卡雷尔的小别墅，在通向花园的

路口已经停了3辆豪华轿车。"理所当然"，她想，"凭什么不可能呢？今天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得到的收入，是他们的父母曾经只梦想过的啊！何况卡雷尔的朋友们大家都出身于教养不凡的富裕家庭，总而言之，是有来头的知识分子啊！"

她瞧见他们聚在台阶上，6位漂亮的年轻人，她独自通过旁门走进花园，停在台阶下面。可她坐在车上没动，卡雷尔该亲自来迎接啊。

他马上来了，穿着一条浅色亚麻裤，他声称瞧不起新浪漫派，他总是穿得整齐而又潇洒。

"我担心你不会来了呢，"他说得的确忧心忡忡，吻了一下她的手。

"我不是答应过了吗？"

"他呢？"

"不知道。而且我对他的事也不感兴趣。"

"你来了我真高兴，非常高兴，丽达！"

她将装着采购来的东西的提包递给了他，下了车。他请她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她后面，几乎能够触着她，好让大家都看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压根儿没有完结，好让玛丽亚也明白这一点。玛丽亚稍微向后退了一步，明显地红脸了。

巴维尔的车子已经不在停车场，建房工地的两辆卡车也已经开走，提货场上空旷无人。卢米尔担心地朝流水作业大楼走去，可是刚到楼前，

轰隆隆的机器声已经使他平静下来，压制机在运转，备料场也在工作，即使他不在场的时候也没停止运转，他在码砖工中看到了一个烧炉工，他在工作台上熟练地干了起来，仿佛他就是这里干活的一分子，他带着几分歉意走到压制工面前。

"我因为要办点事而耽误了一会儿……"他耸了耸肩膀说。

"我没有感到你缺席。咱们的机器要是能这样坚持两个钟头，我们至少能出整整140车砖来，"压制工谦虚地笑了笑，可他知道得很清楚，今天的工作效率特别高，的确值得骄傲。

"我不会忘记你的。"卢米尔感激地说。

"你主要别忘了去码砖的小伙子们那儿，他们今天紧张得像牛似的。"

他答应了他，留在压制机旁。机器运转得正常，顶板条乖乖地排放在架子上，同样乖乖地上了干燥架，程序完备，他满意地想着。可后来他突然意识到，等到下午那一班时他还得呆在砖厂，顿时感到十分沮丧。"丽达准会把这看成是我故意和她斗气。"他看了一下表，1点半过了。"要是来上下午班的人数够，我兴许在下午6点以前能脱身。"他琢磨着。他尽量依靠着有经验的老人来保证安全。

彼得的全班人马都来上下午班了。还有那3个使他的生活遇到不少麻烦的码砖工也来了。他

将他们打发去挖粘土和灰料，开动了备料场和压制机车间的机器，然后上办公室去了。办公室一片空荡，当然，谁也没法勉强奥达卡尔在他等待孩子出世的最大的节日里还来上班。这的确不能要求他。

还差几乎四个小时到6点钟，卢米尔吃了茶点，煮了杯咖啡，把有关上釉车间的各种文件摊到桌上。作了仔细的分析。坚决地、毫不妥协地作出了决定。把什么欠情、致谢和尽义务统统抛至脑后！

在机械方面他对上釉车间的生产线说不出什么来，因为他不懂机械，但是他注意到这套生产线需要的高水平的操作和复杂的机器维修保养，这会影响到其他生产线的机器维修，在整个顶板条产品中，就连专门用来上釉的顶板条份额问题也不曾被忽视。在试产过程中曾预计每天加工两炉车，1200根顶板条按上釉每条10个克朗计算，以一半生产成本获得3倍于原价的价格。每一天的利润在15000克朗左右，一年则为500万。可观的数额！经过可靠的试验之后，两班轮流可以加工出5炉车上釉顶板条来，1200万……卢米尔猛吃一惊，他瞅了一眼计算数字，至今那些未经登记的为上釉车间准备的一车车顶板条用去干吗了？这在去年10月就列入草案了的。

他翻了一下材料，终于找到了！用于试验性

生产的只能是烧坏了的成品，这是不记到入库产品中去的，他读到了这一条。“这是写在操作规定上的，是法定的”，他想。但他接着又意识到在几个月中他最多只见到了12根上釉顶板条，只是用手工喷湿后拿去做试验的，然而在他担任提货场工长的这期间，他几乎每天都看到从窑炉里出来不登记的车子……

他的胃感到一阵紧缩。从他手下曾经出过多少炉车标榜为上釉车间准备的顶板条啊！还没等他把这些没登记的车数估计出来，一种怀疑的念头从他脑海中一闪而过，他想像着这些没有入到砖厂堆货栈的顶板条，可以堆成一座小山了。因为两炉车顶板条就能把一辆重型卡车装得满满的。

他从桌边站起身来，走到窗前。长形的上釉车间建在发货场院后面，周围只堆了几小堆工具和工作服，存料本应从地板上一直堆到天花板那儿的……

他无法再留在办公室里。他打开保险箱，拿出装有砖厂各道门的后备钥匙的密封盒，这盒只有两个人可以打开和封上，就是巴尔达与奥达卡尔。他把封条一扯，掏出钥匙，拖着不很坚定的步子朝上釉车间走去。

这里又黑又冷，为了防尘，窗子都封得进不来一丝阳光，他打开了一丝灯光，新的机床在闪

闪发光，在木板台上只码了几百根顶板条，在旁边的一条带子上放着至今试制出的样品，10根分别上了各色釉的顶板条。

他走出来，到了提货场院，感到非常激动与烦恼。他本以为这里应该放着大约15炉车的顶板条，他也意识到，在停车维修后，这里没留下一丁点顶板条，那么这些没登记的一车车顶板条到哪去了呢？从登记数字上看，不在库里，可实际上应该在，要不然将这么大数量的顶板条码到哪儿去呢？

他在提货场的接待室门前停下脚步，一动也不动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抓住门把。门是锁着的，他在后备钥匙中找了一通，没能打开。怀疑增长成惊人的幻想的链条。每辆推进窑炉里去的炉车都是码满了坯子的，如果有人弄错，将没登记的板条当货卖出去了的话，那么盘存就会发现多了出来，可是最近这几个月并没有发现过……

他顿时屏住了呼吸，有人把它们卖了钱装进自己的腰包！真是不可置信，也无法查考，他叹了一口气。也许这一切只是一种错觉。可能在复杂操作中损耗掉了。从纸上谁也弄不清，多运了几车，运到哪去了……他突然意识到，他在这里只是一个人，必须找到一切证据。他犹豫了，他害怕这试验，他害怕结算之后会发现什么。

他决定了。从接待室拿走了所有的登记卡，在工长办公室里又拿了每天产品报表和两个炉子的出产登记册，把这一切材料带到自己办公室，画了一张大的每月概况表，动手工作起来。在第一栏里填上从压制车间出来的生坯，顺次到了干燥、码砖、锻烧以及出窑数字。他这么写出了几天的数字之后放下了，因为这是白费力气的事。一天出的生坯够3天干燥的，而根据窑炉运转的速度该一个星期之后才能烧成出窑，全是乱的。他一方面高兴是这样子的，可同时一种认为砖厂里存在着他没想到过的不协调的念头使他大为苦恼。真是矛盾之极！或一走了之找丽达去，或试着解开这个谜，可又怎么解法呢？从记录本上来查很难。唯一的办法是跟踪，像个侦探、猪狗一样。

压制车间一直运转得很正常。很明显，今天这几个班不仅能把半年计划中的缺额任务补上，还能为新的季节提前完成点任务。炉前的运输轨上几乎都排满了车，炉子的运转保持着最高速度，也用不着担心要处理烧过头了的砖。提货场逐渐摆满了产品，一天72炉车的产品创造了一直可卖到星期五的足够的货，在这刹那他突然想到，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个奇怪的疑团的薄弱之处。他转身向窑炉走去。

“布拉贝茨先生！”压制工人在叫他。

他回头神经质地点了一下头。

“你需要什么吗？”

压制工人耸了耸肩膀，他让他的助手关照一下机器，自己走到卢米尔跟前：

“我只是想告诉您，不知你知不知道，今天8点下班，”他犹豫地说，审视地看着卢米尔，“是这样跟生产部领导说定的，他该和咱们一起呆在这儿的。……”

当然。奥达卡尔通常是这样的。

“既然他这么说了，那就可能真要到8点。”

卢米尔犹豫了一下。绕是绕不过去的，奥达卡尔曾断言，我们必须迎上去……

“你们没干足的那两个小时也让付钱？”

“干吗不？”压制工人笑着说，“反正上班和回家路上还要费时间。”

一个码砖工关掉了滚珠道，望着他们。卢米尔明白了，必须同意原来的决定。这是一个自动化的砖厂，按照奥达卡尔天才的脑袋指挥运转的。

“我不能改变马什卡工程师的决定。”他说。

滚珠道又开始运转了，压制工人回到了自己的岗位。还有三个小时才结束这一班，何况成绩将会同普通日子用八个小时所完成的一样多。

他已经走到炉子跟前，感到了它的炽热温度。工人正在装进一车待烧的新坯，从敞开的喷火口可以看到熊熊的火焰，喷头很好使。

“你们把这些装满的车登记在哪个本上？”卢米尔问道。

“向控制室的烧炉工报告。”炉前工说，按了一下播音器，说了车号和进车时间。“正常，”他补充了一句：“跟正常一样。”

卢米尔走进了窑炉控制室。这里只坐着一个烧炉工在读报和抽烟。这里很舒适，气温测试器运转得很正常。

“英德拉去办点事儿了，”烧炉工说，又冲着一台新电冰箱说，“你不想喝杯汽水吗？”

“倒真想喝啊！”卢米尔回答说。

冰箱摆满了汽水，烧炉工每个人上一轮班得5瓶。卢米尔喝了个够，粗略地看了一下测度表。

“是开到最大限度？”

“一天72车。”

“这儿有什么每日进炉车数记录吗？”

烧炉工有点儿慌张，他连忙从小桌子里掏一个小本本来，这是卢米尔在提货场接受产品时常见到的。烧炉工耸了耸肩膀说：

“我还没把最后一车记上去，我已经记在小记事本上了。”

“那你现在把它添上吧！”卢米尔说完等着他把数字填好，翻了一下过去的记录数，已经整整一个礼拜是开的最高运转速了。每天72车。一个例外也没有，毫无疑问之处。

“你在找什么吗?”烧炉工问。

“你是怎么给上釉车间的用料做标记的?”

“我们根本不做。据我所知,根据质量从焙烧砖料里挑出来的。”

猜不透的谜!不可理解的谜!进料车数与出炉车数竟然是相等的。按理说进料车数应该大一些。他仔细看了看写在两页纸上的进料与出炉的同一数字。又翻阅了一下整个登记本,发现往往在刚换上新班便出第一车,总登在前一页的最后一行和下一页的第一行。

“你把这一车算到哪一天里?”他指着最后一行问道。

“一般根据日期来算。”

卢米尔翻过一页。

“这一车呢?”

“也是。根据班次,两天平衡一次,斯莱比契卡工程师在机器开全转速就是这么弄的,否则这些车数就不匀了。”烧炉工很乐意给他讲个一清二楚,这些事在他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我把这个登记本拿走。你先登在你的小本上。”卢米尔说。

“有什么差错吗?”

“没有。”

卢米尔摇了摇头,合上登记本,走出了操作房。他意识到,极其费事的工作在等着他,丽达

一定等得不耐烦了。他核查了前几个月的所有登记本，他结算了两遍这车数。会惹出大祸来的！奥达卡尔太相信他的朋友们了。可惜将付出代价；弄得不好连自己的位子也保不住。

到11点半时，奥达卡尔已经紧张得不行，他在白打了好几次电话之后，便去买了一大杯白酒来喝。

“这么早？”酒家的女招待吃惊地问道。

对，11点半对于友谊酒家来说的确是有点儿早，一般要到下午才慢慢热闹起来，等第一位女清洁工来到时，也就是差不多快到天亮了，顾客才走完。

“把钱带进去吧！”奥达卡尔说，两眼盯着楼道上的电话机说，“我在等待快要出世的儿子呢？”

“这么说我不能拒绝啰，”穿黑工作服的姑娘笑了笑说，没过称就斟给他两杯酒，“祝你生个儿子！”

他们喝得心里舒舒服服的。“小轿车可以安全无事地停在外面，街上人来人往的出不了什么事儿。”奥达卡尔想道。他又看了看表，“卢米尔肯定火冒三丈了，可是老婆要生孩子了，谁还顾得上工作啊！？生个儿子吧！”

“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招待员问。

“奥达卡尔，”他回答说，“或者奥尔卡。”

"奥尔卡?给小男孩取这种名字可是少见。"

他们两人都笑了。紧张的心情缓和了一点儿。可已经到了时辰呀！10点前有个不认得的小孩跑到工地上来叫他立刻回去时，他就紧张开了。当他见到母亲和伊林娜时，就更加紧张了，伊林娜跪在沙发床前，不停地咬手帕，母亲扶着她的肩膀。

"上医院去吧！"他马上作出决定。

"我已经叫医院来车。"母亲说，"说话就到。"

伊林娜突然耷拉着脑袋开始呻吟，难受得要命。他看到她在难受，可是又帮不上忙。这又真是难熬的5分钟啊！等车子将伊林娜拉走后，他无力地倒在沙发上。

"别老坐着，去找些花来呀！"母亲给他出主意说，"要不你先别找花，呆在家里，给医院打电话，我去找花，你这个样子出去说不定在哪儿撞上车。"

母亲给父亲研究所挂了个电话，约定在城里某个地方见面，然后出门了，奥达卡尔很快上伊林娜那儿去了。医院不让他进，磨了好久也不让进。他便跑到最近这一家开了门的店子，占住了这架电话。

"你有50赫莱① 的网崩儿吗？"

---

① 捷克斯洛伐克最小的钱币单位，100赫莱为1克朗。——译者注

"你想打电话？可以从厨房里打。"

这次也没得到什么新消息。马什卡太太仍旧躺在产床上，护士这么回答他说。他又回到了酒吧。

"咱们再拨一个电话？"他紧张得一塌糊涂地说。

"你看着办吧，"女招待员说，"可是你得吃点东西，要不会不舒服的。"

"咱们在这儿共进午餐吧！"他提出建议说。

她同意了，到厨房去叫了一份好菜。奥达卡尔又喝了一杯白酒。一想起卢米尔，心情便不那么紧张了。"我没去他会理解的，也会高兴的，说到头，他也快当上姑父了呀。过一刻钟，我再打一次电话，最好是半个小时，过一刻钟能有什么根本变化呢？"

开头是厨师，后来又加上值班经理也和他一起吃午饭了。

"工程师先生在等着他儿子出世呢！"女招待员逢人便说，奥达卡尔提前接受了祝贺。

第三代的奥达卡尔、马什卡于1点半出世了。35厘米长，4.8公斤重。

"个儿够大的了！"产院护士说，"太太说他长得非常像你．大人小孩都平安，明天下午您可以来医院探望。"

他立刻打电话告诉家里，他们很高兴，本来

正要给妇产医院去电话呢。母亲问他现在在哪儿，什么时候回家，他没说，只说明天下午在医院会面。

他放下电话，和他的新朋友们一块儿喝完最后一点儿白酒，付了帐，走出酒家。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望着蔚蓝的天空，“欢迎你儿子！”他骄傲地思忖着，心里感到很激动。“你只管在医院花园后面使劲地喊叫，使劲地吃，好好呼吸，平平安安地别出什么事。我是不死的，”他充满英雄气概地想着，酒劲已经开始发作，“我有继承人奥达卡尔老大、奥达卡尔老二、奥达卡尔老三，爸爸好有福气啊！”

他特别想继续把这告诉别人，但不能告诉卢米尔，那不策略。告诉谁呢？他回到电话机旁，拨了卡雷尔·波拉克的号码。

“卡雷尔上别墅去了。”波拉柯娃老太太和蔼地说。

对了，我忘了这事儿，他自嘲地笑了，给巴维尔打电话。

“我在‘友谊’等你，快来吧！”他神秘地说。

“出了什么事吗？”

“我生了个儿子！”

他又坐到了酒吧，建议给所有的人都斟满酒。女服务员给自己倒了一点果子酒，她要到早上才有班。她亲切而周到，奥达卡尔感到无比幸福，

瞧周围的人都那么和蔼。

“她分娩疼极了，”他愁眉苦脸地描述着他回家见到伊林娜时的情景。

“这些她可能已经忘了，”服务员说，“生下孩子的幸福会压倒一切的，可你不要忘记，工程师先生。每当想发脾气时，你就想她给你生儿子时受了多少罪。”

“我不会忘记的，”他发誓说，“我明天用卡车把花运来，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

巴维尔一会儿就来了，他住得离这儿很近，他一走进酒家，便伸出手臂直朝奥达卡尔奔来，

“祝贺你！朋友，”他微笑着久久地握着他的手，然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

“在这之前你把我吓了一跳，老兄……”

太阳下山了，这里比山下那边还天黑得晚一点儿，丽达从别墅的台阶上望着快要消逝的夕阳，心中升起了一阵忧愁。大家还在里面吃晚饭，畅饮红葡萄酒，这是卡雷尔用一种什么神秘的办法弄到的。他们又说又笑的，可丽达借故说要到台阶上去抽烟便走了出来。她细听着是不是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突然出现那辆老掉牙了的旧车菲利采。一片寂静。静得叫人感到窒息、发痛。她的喉咙里、胸里乃至胃里都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压抑感。

下午，他们在小湖里游泳，在清澈的凉水中嬉戏，或在岸上聆听录音机里播送的音乐。其中有一支歌勾起了她心中的忧愁，唤起了她对卢米尔离去的那个傍晚的回忆。她坐在湖岸上直后悔来到这里。"卢米尔会说些什么呢？啥也不会说。实际上他已经说过了，他已经表露出不喜欢这帮人。因为我是属于这帮人里面的，可能他也不喜欢我了。"

她感到有人用手轻轻搭在她的肩膀上，立刻回头一看，卡雷尔的表情既富幻想，又很严肃。他这种表情是非常熟练和有经验的。

"我给你拿了件毛衣来，免得受凉。"

她很熟悉这件毛衣。卡雷尔常常把这件毛衣借给她，并对她说，她穿了这件毛衣如何如何温柔可爱，他巴不得总想拥抱她。他肯定也拿它去给玛丽亚穿。

"谢谢"，她说，可是没穿。

"你今天怎么啦，丽达？"他温情而关切地问道，"我要是不了解你的话，还以为你在闹情绪呢！"

"兴许你已经不了解我了。"

卡雷尔正想反驳几句，可是数学工作者切恩达·莱伊赛克从小屋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杯红葡萄酒，责备地抬起头来说：

"你这个花花公子……"他冲着卡雷尔来

劲了，“我想跟丽达谈谈，你非得夹在中间不可？”

他又打哈哈，又做鬼脸的，一下把丽达惹火了。

“那来吧！切恩达，”她毫不客气地说，“别不好意思，卡雷尔不会向艾维契卡泄露的。”

切恩达小小地吃了一惊，他喝掉那一点儿葡萄酒，接着装笑脸说：

“你知道吗？丽达，我曾经想娶你们家的杨娜，”他装成一副痴心的样子，“真的！当我得不到你的时候……”

“那你怎么没娶她啊？”

“我要是在她的眼皮子底下跟大姨子相好，不就对她太不礼貌了吗？”他和好地笑了笑，抱歉地抬了抬手，踉踉跄跄地走进屋里去了。

“切恩达有点儿过头了，”卡雷尔有些瞧不起地说，“他平日只有艾娃和数学公式，一旦给他点儿自由，他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

“讨厌死了！”丽达叹了一口气，“他们似乎都变了。”

“也许。你自己也变了呀，你稍微喝一点儿，也许对你有好处，要不要给你一点儿？”

“你也跟我一块儿喝吗？”

“好啊，”又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肩膀，“穿上这件毛衣吧，谁也没有在这儿穿过呢。”

卡雷尔一走，丽达便穿上毛衣坐到了椅子上。太阳已经下山了。再过个把钟头，就要黑天，夜幕降临。这是关键的1小时，这是卢米尔还可能来到的最后1小时。再晚就没有必要等了。

“只是恐怕不会来。他不知怎么走，即使认路，他一个人也肯定不会来的。”

小屋里传出了假嗓子的歌声。屋里的人玩得很开心。他们一个劲儿地唱，也不知道害羞了，竟然唱起了酒鬼唱的歌。“为什么不呢？他们是为了寻开心才来到这里的，只有我一个人是逃跑到这所小屋子里来的。”

卡雷尔走到台阶上来了，用银盘子端着两只大杯，一只递给了丽达。

“祝你现在正在想着的一切愿望都实现！”他轻声地说，善意地笑了笑。

“我什么也不想祝福你，”她回答说，“反正你想要的都能得到。”

他耸了耸肩膀。

“尽管人们不这么认为，可我确是个知足的人，一个淡漠的人。这样也好，免得常常感到失望。”

“也就是说你害怕丢失！”

“可以这么说。”

他们碰了杯。卡雷尔答应过给她兑鸡尾酒的。不过现在喝着的这种酒又香又烈。

“我只想让你露出笑容，总算成功了。你太迷人了，你知道，我是不习惯于恭维人的。”

她不得不再微笑一下，卡雷尔对她说了些有点儿轻浮的话，别人听了准会不知所措的，丽达听了还是有点高兴。

“那么玛露什卡怎么办？”她俏皮地问道。

“玛丽亚？必须让她明白实际情况。没有比一个小姑娘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更可悲的了。”

“多年之后我算是听到你讲真话了，卡雷尔。”

“这证明我的诚意，丽达”。

他把杯子放在桌上，挽着她的手，指着台阶下面说：

“我准备了一项小小的开心娱乐，等天再黑一点儿就开始。”

“你能向我透露一下这个秘密吗？”

“我甚至还要请你帮忙呢！”

他们下了台阶，卡雷尔打开了杂屋房的门，搬出一个上面挂着各色奇怪的火药包的铁丝盘出来，放在草地上。丽达好奇地看着他。

“家庭的焰火啊！”他说，“我在这儿折腾了好几天，你用不着害怕，等我下了命令，他才会燃起来。”

她帮着他掰匀铁丝，捆紧花爆。他有好几次碰着了她的手掌，可是当他想要吻她时，她便闪开了。她感到，卡雷尔是一个并不怎么合适的男

子。被他彻底俘虏之后，他能使人仰慕，他也能使你的生活轻松，但要从他那里得到感情和刺激，绝对不可能。

大伙儿已坐到台阶上来了，他们在商量去南斯拉夫度假的问题，你喊我叫的，总也商量不出个结果来。

“卡雷尔，你不是去过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吗？你要是把经济条件也考虑进去的话，你对去南斯拉夫有什么意见？”医学博士艾米尔·瓦夫希克问道。

“我那次去意大利是出差，就我一个人，”卡雷尔说着瞅了一眼丽达，“我们很喜欢南斯拉夫，我从来没有度过比这更好的假期。”

“你们不想今年再去一次吗？”伊万娜·瓦夫希克太太问道。

“想去啊！我把我的休假证让给丽达了”。

丽达听到一声短暂的讥笑之声，她扫了一眼四周，玛丽亚并没有垂下眼睛来，恰恰相反，她敌意地打量了她一番，卡雷尔也看出来了。

“玛丽亚，关上灯！”卡雷尔说。

她照他的做了。

大家都已坐到椅子上。卡雷尔把立体音响搬到台阶上，男人们把葡萄酒取了出来。在一片漆黑中，火焰堆用香烟一点就着了。

“咱们走，丽达？”卡雷尔突然说。

她站起身来，他拉着她的手走下阶梯，上面的人看不见他们俩。她并不感到有什么浪漫的地方，相反，觉得有几分傻气。玛丽亚肯定在吃醋。

卡雷尔一按电路触点，“劈啪”一声响，小屋前立刻喷射着五彩缤纷的焰火，卡雷尔抱住丽达，开始吻她。她害怕了，这姑娘随时都可以到这儿来，本来已够大胆的了。

“别这样，卡雷尔！”她求他。

他没回答。在这一刹那她想起了绝望的约然和她分手时的那最后一晚的情景。

焰火放完了，四周重新陷入一片漆黑之中，随即台阶上打开了电灯。

“见鬼……”他轻声骂了一句。

丽达从他怀里挣脱出来，第一个回到台阶上。但这样做已毫无意义，反而显眼，玛丽亚站在阶梯口上，装出一副傲慢的样子。

“你什么也不明白，”丽达轻声对她说，坐到自己的位子上。

“焰火真好看，卡雷尔，”切恩达说，“我一看到这种焰火，连宇宙学也引不起我的兴趣来了。”

台阶上引起了一阵笑声，这个科学玩笑开得有水平。接着大家碰了一下杯，有人又说了个什么笑话，又是一阵雷鸣般的笑声，只有丽达和玛丽亚两人没笑。

“跳跳舞怎么样，丽达?”他问她。

本来想拒绝的，可是当她一注意到玛丽亚的气愤与轻蔑，便意识到，此时卢米尔也在某个地方毫无责备且自由自在地呆着时，她站了起来，搂着卡雷尔的肩膀跳了起来。

“玛丽亚根本没法跟你比。”他微笑着说，“我没想到她这么能吃醋。”

“你说过你不习惯于恭维人，现在你却在打自己的嘴巴。”

“我一直是喜欢你的。别人在我眼里都显得呆头呆脑。”

台阶上已有3对在跳舞，只有玛丽亚一个人坐在门口的椅子上。

“有时我想，要是去年休假前我们结了婚，该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大家都劝我们好，连你自己也没有表示反对，……”卡雷尔瞅了她一眼。

“你感到遗憾?”她问他。

“我感到懊恼。”他叹了一口气，耸了一下肩膀，“我只是不知道，布拉贝茨在你家里一出现，你是个什么样子，大概他同样使你倾倒。”

“你有心要侮辱我吗，卡雷尔?”

“我绝没有这个想法。”卡雷尔说。他突然瞅了一下山坳里的什么地方，怀疑地皱起了眉头。

她回了一下头，山坳里闪出两道光柱，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亮光，立即停止了跳舞。小轿车

越开越近了。

“是布拉贝茨？”卡雷尔轻声说。

她没回答。可能是卢米尔，也许他是因为等奥达卡尔才来迟的；也可能他自个儿不敢来。她离开了临时舞场，朝阶梯走去。

“这活动还不是怎么公开的嘛，是不是，年轻的太太？”玛丽亚怪腔怪调地说。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有教养的女孩呢！”她回敬了玛丽亚一句，走到了台阶中段。

“我不想说错话，尊敬的先生们，可这确是一辆伏尔加。”她听到切恩达在他身后说。

“准是这堆焰火招来了警察。”艾娃有些害怕了。

有人关掉了录音机的音乐。

“干吗不能？”卡雷尔轻声说，“吃的东西有的是，咱们请客！”

谁也没有心思笑，车子开到了篱笆门前，车灯照到了小别墅的屋顶。“他终于来了，”她松了一口气想，连忙跑下了阶梯。伏尔加停下了，车门打开了．嘈杂的吵声、嚷声、嘻笑声划破了夜间的寂静．巴维尔下了车，手里拿着两只瓶子，后面跟着两个不认识的姑娘，最后是奥达卡尔。

“咱们到了。是这儿吗？”巴维尔醉醺醺地嚷嚷道，同姑娘们一道走上阶梯。

奥达卡尔在司机窗口那儿弯着腰，付车钱，

挥了一下手，表示不必找还了。

她与他在半路上相遇了。

“卢米尔在哪！奥特克？”她急促地问道。

他挤弄了一下眼睛，幸福地微笑了。

“丽杜什卡，我的好妹妹！过来，让我拥抱你，当姑姑的！”他试图拥抱她。

“他到底在哪儿？我问你呢！”她生气地说。

他失神地看了她一眼，转向台阶说：

“奥达卡尔三世来到人间了！”他大声喊着“5公斤重，40厘米长，我有儿子啦！先生们，太太们！”

回答的是一阵狂呼乱叫，大家兴冲冲地跑下台阶去。丽达抓住巴维尔的肩膀，让他转过脸来，对他说：

“你把卢米尔扔在哪儿？”

“卢米尔？他根本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他最近有重务在身……”

出租车掉了个头，她想立即跑过去。可是有人拦住了她。她猛地一下转过身来。

“别干傻事了，丽达！”卡雷尔说，“他要想来的话，就会来的。”

“你别管闲事！”她对着他吼了一声。

“你说得有理。”他点了点头，放开了她。

后来，出租车已开到山下，只有车尾上的小灯像鬼火一样在黑夜里闪着光亮，她紧紧咬着嘴

唇，恨不得痛哭一场。

“来吧，丽达！”卡雷尔劝她说。

她执拗地抖动了一下肩膀，两眼望着渐渐消失的汽车尾灯，她身后的嘈杂也越来越小了。

“丽杜什卡，我的好妹妹，”她听到了奥达卡尔欢呼的声音，“大家都向我表示了祝贺，只有你装得像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你有了小侄子了，当姑姑的！”

他走到她跟前，想催她干杯。

“你把他留在那儿了？奥特克？”她责备地说，“你把他扔到那儿，可同时你又许诺……”她无法可想地摇着头。

奥达卡尔拥抱了她。

“丽达，”他不同意地说，“我的儿子正出世的时候，你不能要求我再去照顾他，你不能这样，他和我一样已经是成年人了……”

她突然感到孤立无援和满腹愤恨。

“你是个利己主义者！”她大声嚷嚷，“十足的利己主义者，奥达卡尔！”

猛地一下将哥哥推开，号啕大哭起来。

第十四章

半夜里不知不觉地开始了新的一天。提货场上充气管的轰鸣声，黑油总泵的丝丝声，还有从干燥室电风扇吹出的气流声，统统从敞开的窗户传进了办公室。别的什么声音也没有，所有的机器都停着。特殊班次已于8点结束，奥达卡尔这么规定的。计划内的产量已经超额完成，可是那可怕的灾祸不可避免地压在整个砖厂身上，这超额又有何意义呢？

卢米尔已喝完第3杯咖啡，抽掉了烟盒里倒数第2支香烟，竭尽全力地查阅着这些登记簿，谜终于破开了，假数据的机械学再简单不过了。只要是开到最高速度，有一炉车正好在12点交接班时出炉，这一炉车产品便被在生产登记簿的新的一页上重新登记一次，即一炉车产品登记两次，摇身一变顶两炉车产品入帐，用这种暗渡陈仓的手法腾出一炉车产品拿来营私，谁去费那个脑筋

查！谁能有办法从运输道上搬走一个20吨以上的东西？要是有人追查起误差来，还可以说那车产品在上釉车间的料库里，并有关于可从产品中拨出一车来，作为半开工的试验之用的书面批示为证。

他计算了一下开满速的日子，记下了炉车数字，从年初开始就已有八十六。刹那间在他脑子里闪出了另一个数字，500万块砖50万克朗。

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疲倦地揉了揉眼睛，然后眺望着窗外，钢柱上的喷头还在不停地鸣叫着，提货场几乎空空的。在等待着明天卸下的新烧好的砖板料。下决心揭穿这阴谋很危险。他将充当主要证人和原告的角色。在他手里至少少了 5 万根顶板条。

他回到桌前，检查了一遍出炉材料登记卡。连一丁点盈余都没有，有人一直在偷料。这得是一个熟悉生产内情，甚至能够干预生产的人。当然，是生产与供货之间的联络官，巴维尔·斯莱比契卡工程师。跟他一伙的肯定有米哈尔·巴维尔卡，所以移交成品只有一个签字，然后供销科还得有一个人。50万不可能现金付款，这得从收款中扣出来，这是一个高利润的严密组织。难怪巴维尔这么轻而易举地交出了工艺师的职务，自动请求调到发货组来。奥达卡尔太轻信他们了，从日益逼近的灾难中是摆脱不了损失的。

突然，一种可怕的怀疑擒住了他。他点燃了最后一根烟："像奥达卡尔这么精明的一个人至少应该感到产品登记簿和报表上的问题来，一个星期之前他在结算整理半年的产品进出差额帐时，应该注意到那一车登记两次的问题。难道连他也……为什么每当我揭露供货组的砖料进出对不上帐时，他总要给我一个特殊的任务？为什么一下把我提升到他的副手位置？为什么他千方百计坚持要机器开满速，而在停产修机时又站在我这一边？……"

他惊愕地看了一眼奥达卡尔写字台旁的椅子："这么说也有他。我的朋友，大舅子，丽达心爱的哥哥。现在他正在某个地方等着妻子分娩的消息，实际上已经等到了，已经知道了。

"胡思乱想！这是荒谬已极的怀疑！他主要是太信任巴维尔了，自已被工作压得透不过气来，不经心地同意了巴维尔的一些建议，何况这些建议对我也是有益的，想帮我的忙，也帮了我的忙。"

他觉察到自己的手在发抖，他强迫自己恢复平静。"也许这只是一种失误，一种混乱现象罢了，一天一炉车算什么？在复杂操作时损失大得多。也许巴维尔只是在纸上降低损失，以便达到指标。管它三七二十一呢，回家去，与丽达同归于好，星期六加的这一班完成了预定计划……"

突然，他想起了昨天晚上巴维尔打发走两辆外来的卡车，在堆栈登记卡上根本没有关于昨日的发货记载，可是星期六供销科不办公，这笔货款将记到礼拜一的帐上去……这两车砖和顶板条的货单该摆在传达室的桌子上。“要是这方面没什么差错的话，我就可以回家了。”

门房老太太已经起来了，正在煮咖啡。当她看见卢米尔时，不可置信地望了一下电表。

“您现在才回家去?”她吃惊地说，“我还以为我已经放您出去了呢。”

他安详地微笑了。他弹动着手指，像是想起了什么。

“您没有发货组的发货单吗？他们昨天装了两卡车砖料……”

“交班的时候，谁也没对我交代过什么。我看看去。”

他紧张地注视着她在翻箱倒柜，她睡眠惺忪，慌慌张张，当她掏出一个褐色信封时，紧张得吞了一下口水说：

“您要的是这个吗?”她问道。

他看了一下信封里面的东西，正是他要找的单据。他咳嗽了一声，没有把握地耸了耸肩膀。

“我拿到办公室去看一下。”

“可是只能到6点以前。”

“您别操心，明天我直接到供销部去。有人

来替您的班时，您压根儿就别提这事儿。”

她信不过地望着他。

“我可以这样依着你的去办吗？”她犹豫不决。

“当然可以。眼下我是正式检察员，您可以看作是把单据交给了厂长。”

卢米尔在办公室读了这材料，很短：“两卡车，900根一级顶板条，价格9000克朗。购货单位为桥旁莫特向纳建筑合作社。注：运输与装卸由买主自行解决。”计算简单无误，记载是他们大家同意了的，这两辆卡车他也亲自看见了……

突然他又不得不激动得站起来。两辆卡车，为什么合作社要将明明一辆车就能装下的900根顶板条装上两辆卡车？为什么要在交通运输上这样白白地浪费？愚蠢得很嘛！他们可以从这里运走两个这么多。对建筑合作社怎么说都可以。谁急需顶板条，便任何条件都接受。比方说用发货单来抵补本已商谈妥的数量，超量供料支付现款。既然由别的企业的买主负担运输，谁在开发货单时去过问车子的载重量啊，想得可真绝！他把后备钥匙重又放回到保险箱里，装单据的信封放进了提包，锁上办公室，朝传达室那儿走去。

“那些单据呢……”门房老太太拦住他说。

“我说过，明天交出来。”他推开她，走出传达室。

他感觉到了她注视的目光，但他没回首，事

情没弄明白之前，绝不能打草惊蛇。他上了车，开动了马达，一种战栗的激动与恐惧之感擒住了他。不到一小时就能拿到证据，使整个砖厂四脚朝天，甚至要毁掉好几个人的证据！但这得由别人去作出决定。由巴尔达、巴利兹和科塞克去作出决定。他们将在巴尔达办公室里坐下来，他们中间的一个必须去投案！

去莫特向纳的路不用问，他知道这个小镇子离莫斯特只有几公里，他在空旷无人的公路上飞驶时，突然想到该把这一切告诉奥达卡尔，他作为生产负责人却由于自己的疏忽而给了盗窃分子可乘之机，这是要受到责备的，可也会有我的一份罪过。再说，现在到哪儿去找奥达卡尔呢？他去哪儿了？在干什么？难道整整一天都不值得给我来个电话？

他一路上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按理说奥达卡尔对这一切都应该知道啊，砖厂里没有比他更懂得生产的了，他要是知道这些事儿，就该负他的那一份责任，最大的一份责任。他深信自己是不会露马脚的，巴尔达对他绝对信任，怎么能不呢，因为谁都不能不看到他的专业知识，献身精神和威望。既然他赢得了巴尔达的信任，他还用得着害怕谁呢？巴利兹？作为采购部主任他总是在出差。科塞克？科塞克这个人太正派太善良了，从来不会去怀疑什么人。彼得？对，他害怕

彼得，所以他慢慢地损害他。那么我呢？我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揭露的危险？肯定是！所以实际上是把我收买了。奖金、附加工资、小汽车……”

直到不久前一直以调到提货场来作为一种惩罚。懒汉、二流子、轮着个儿换到这儿来，多得都记不过来。也许是故意这么做的。在一片混乱中人们就不会注意到这些问题。直到如今巴维尔在那儿掌管一切——什么都亲自抓在手心里。

在公路上已经看得见建筑工地了，两排住房和一座五颜六色的小轿车岛。建筑者们都已起床，当然，每个人都希望尽早住上这房子，不惜一切代价，像奥达卡尔那样。

卢米尔下了车，慢慢地走上不太陡的斜坡。第1排住房已经盖好了屋顶，可是在第2排建筑物前还堆着一堆堆顶板条，有一堆顶板条旁站着两个人，在商量着什么。等卢米尔走到他们跟前，两人都好奇地打量着他。

“我是从米勒瓦厂来，从供销科来的。”他说着掏出自己的工作证，“我想了解一下，我们生产的顶板条好不好用。”

年纪大一些的人撇了一下嘴，挥了一下手：

“您还不如少花时间了解，多生产点儿料呢，就因为你们使我们都窝工了。你们先是大印其广告，然后又让人家像叫花子一样来向你们乞讨。”

他咳嗽了一声，然后转向建筑物，在长方梁中间摆着几排顶板条，“可是话又说回来，”他表情变得友善起来，“用它盖房子又好又快，比用大老吊吊镶板要好。”

卢米尔像受了恭维那样微微笑了，接着从提包里掏出那个装有单据的信封来：

“昨天正好由我处理了你们的订货单，”他说：“这是第一批供货吗？”

“第一批，谢天谢地也是最后一批。至少我们用不着等到明年去了。”他朝他的伙伴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睛，又朝卢米尔点了点头说，“到头来，您可以通过实践来进行质量核查，活儿有的是！”

“我今天的活儿更多。”卢米尔说。

那人突然眯缝着眼睛：

“那您就写上吧：我们对来料感到满意。特别满意的是我们已经把这些砖用在建筑上了。”

“你们每栋房子得到多少砖？”卢米尔问道。

“多少？450。也要损耗一些，不过，你们已经打进了损耗数，不是吗？”

“当然啰！”

他道了谢，和他们告别，慢慢地沿着正在建造的房子走去。“四座房子就得1800根顶板条，满满的两大卡车。证据就在这里，就在眼前。磨灭不掉的，永远的！有人仅仅提供这一批货就赚了9000克朗。落到每个人头上是多少呢？谁参与分

这些赃？要是他们中间真的有奥达卡尔，那就太可怕了。他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朋友，内兄，丽达从来不让人碰一下的心爱的哥哥……”

他站在自己的小轿车旁，心情无比沉重。“必须找个人出出主意，必须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可是去找谁呢？找奥达卡尔？那就会乱了套，跟去找丽达一样？也许该去找马什卡先生，他既正直又坚强，不过恐怕连他也解决不了问题……”

他坐进了小轿车，开动马达，朝回家的大路，朝利特维诺夫开去。

“对，卢米尔是对的，每一次的犯傻都会招来一场疯狂。”丽达星期天午前从洗澡间走到台阶上来时这么想到。丽多玛和戈莫拉！奥达卡尔的到来把晚会变成了唯一迸发不止的神经性大发作。开始她对他的一切接受不了，可后来她不得不抑制住难过与悲伤，到最后，她和大家一道庆祝小马什卡·奥达尔——她的侄儿的诞生。

她打开通向饭厅的门，惊愕地看到小伙子与姑娘们双双对对躺在沙发床里或地板上，她连忙收拾东西，想立刻离开，逃走，忘掉，因为留下这一印象比仅仅是生气更可怕。可恶！恶心！

她将提包扔在后座上，已经准备开走了。可又想起了奥达卡尔。他不是说过今天该去妇产医院去看伊林娜吗？

她又回到饭厅，从几个睡虫身上跨过去，把奥达卡尔提溜起来。他像重伤员似的哑着嗓子说了句什么，眼睛压根儿就没睁开。她摇晃了他几下，他还是没什么反应。她突然感到他简直可恶，醉醺醺的在地上滚得一身脏。她往空杯子里倒了一些冷水喷到奥达卡尔的脸上，他醒过来了。有一阵子还困惑不解地眯缝着眼睛，摇了摇脑袋，犹豫不定地站起身来。

“怎么回事儿?”他惊讶地问道。

“你下午该去妇产医院!”她严厉地说，并补充了一句，“你像头猪，我的老哥!”

他逐渐回想起来是怎么回事了。

“马上，丽达，马上去……”他嘟嘟哝哝朝门口走去。

她在车上等着他。他很快就来了，头发还油光光的，已经弄得干干净净，又显得精神焕发了。

“咱们可以走了!”他说得很坚决。

“你把你的陪伴丢在这里?”她挑衅地说。

“我们只是偶然认识的，什么事也没出，我发誓! 丽达，你什么也别跟家里说啊!”

她责备地点了点头，小心地驶出了狭窄的花园门。她疲倦极了，从敞开的窗户进到车里的新鲜空气使她感到神清气爽。只是一想起卢米尔的处境就像在做着恶梦一样难受。

“你想他已经恼怒我们了吗?”奥达卡尔突然问道。

“卢米尔?”她反问道。

“卡雷尔。我们突然扰乱了他的休假气氛。”

“我要是在你的位置倒是应该想到卢米尔,你让他替代你在那儿顶着班,可你同时又答应我说11点就去换他的班。”

奥达卡尔皱起眉头。

“我昨天提醒你这事儿,你还伤害了他。”她说着严厉地盯了他一眼。

“我?”他感到吃惊。

“就是你,奥特克!这使我很伤心,我可以认为,你一直到昨天都在装好人。”

奥达卡尔手足无措了,他搔了搔头发,大声地吐了一口气,表情格外严肃:

“丽达,要是我对卢米尔说错了什么话,那完全是无心的。我的确喜欢卢米尔,也很敬重他。并不因为是你的丈夫,我才器重他,最好是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向他解释清楚一切,你会看到,他会理解的。”

她欣然同意了。心里感到轻松了许多。她不是一个人回去,奥达卡尔和她一道,这是不受责备的保障,良好愿望的见证人,咱们将坐下来心平气和地作一番交谈,再也不任性,不固执,不较劲儿了。要理智加感情,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和睦相处。

车子从广场拐进了一条死胡同，她忍不住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卢米尔的车子不在这儿。

“大概开着车子上哪儿吃午饭去了。”奥达卡尔说。

她没回答，把车停在窗子前，迅速朝家门走去，门锁着，她开门进到屋里，发现洗碗池和桌上都没有脏碗，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就像她离家时那个样子。她走进卧室，只见新婚床上铺得整整齐齐，只有她能铺得那么好。

“没在家？”她听到奥达卡尔的声音。

她没掉过头来，发愣地望着蓬松的枕头，摇了摇头。

“也许他还在上班，”他不太肯定地说，“卢米尔干什么都很认真……”

“他根本就没在家睡过觉，”她回答说，仿佛这声音不是她的。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他不同意地问道。

她转过身来说：

“找她去了，”她抽咽起来，扑在奥达卡尔怀里。

家里一片节日气氛，午饭定在12点，好让大家都能在1点整走过医院大门。鲜花和礼物都已备好。餐桌上准备了供6个人吃饭的餐具。

“卢米尔不会来?”母亲怀疑地问道。

“不会来。”丽达硬邦邦地回答了她。

“还说不准，”奥达卡尔缓和气氛说，“昨天他替我上班了，今天我没在他家碰上他。”

“你本该给他去个电话的，你做得不太妥。”父亲说着瞅了一下表，好让一分钟也不浪费，新当上的爷爷有生以来第一次像老人那样幸福得颤抖了。

妈妈给大家盛上了汤。“星期天的节日午餐，对我来说真好比办丧事，”丽达想道，“卢米尔没有经受住她的进攻，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既然已经是低首下心地回去，既然他可以回到朱扎娜那里去，又何必回到我这儿来呢?”

“结婚一个礼拜之后就干出这种事!”母亲突然冒了一句，“他为什么不在家?”

丽达霍地站起身来，眼里充满了怨恨怒火。她连忙走出饭厅，靠在起居室的窗台旁。蜜月还没度完，就开始分手了，完了。根本性的错误啊!

“丽杜什卡……”母亲拥抱着她的肩膀。

她听任母亲的慰抚，她变得柔弱了。这是我的家。我可以留在这里……

“这是你的家，你任何时候都可留在家里。”母亲坦诚而激动地说。

对，我在这儿留下来。等他再跑到那个画家

那里去时，他又会感到懊悔的，不过到那时懊悔也晚了。

“他会懊悔的，”母亲说，“只不过再懊悔也晚了。”

在这里，自己人中间我什么都挺过去，因为我在这里找到了慰藉……

“在这里有你的亲人。丽杜什卡。你知道，我们总是很好过的，过些时候一切都会熬过去的。”

一定的，可是曾经有过比今天更大的痛苦吗？我们两人中谁使人失望了？谁好一些呢？爸爸认为卢米尔更好些，也就是说我配不上他。

“他不配你，丽杜什卡，你可以有个比他好得多的丈夫……”

那是谁？约然？那个两手发抖的胆小鬼？或者卡雷尔？那个冷漠而斤斤计较的人？不，我恐怕永远也没法跟卡雷尔生活在一起。

“我一直认为你该同卡雷尔在一起的，”母亲说，“他的确喜欢你，尊重你。”

哪儿的话，妈妈，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我在这里呆不住，我不能留在这里。等他一回来，我可能就去请求他宽恕。他必须回来，我还拿着我们家的钥匙呢。并不是一切都完全失去了。

这些想法给了她力量，她回到桌子边，脸上带着镇静的表情吃起午饭来。

“你真笨！”杨娜在家门口对她说过，“你要是

知道他想要干什么，你肯定会感到轻松些。”

“我已经知道了。”她平静地回答说。

杨娜吃惊了。她没想到丽达还能随她这么训斥。

“你有些害怕，是不?”她怀着同情说，“可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去找他，我们能理解。”

“我一个人能把事情处理好，你会看到的。”

父亲从车库里开出那辆乌亮的瓦特布格车，男的坐在前面，女的坐在后面，再后堆着礼品和一束鲜花。

“上车吧，丽达，别耽搁啦!”母亲说。

“我随后来，”丽达拒绝了她，打开了自己的车门。

他们的车并排停在医院门口，男人们从小车窗口取出礼物，杨娜站到卖花老太太前的队伍中去了。

“你想去找他，是吧?”母亲问丽达。

“当然啰!”丽达回答说。

“你这样做不好。”

“我怎么想就怎么做，妈妈!”

他们一道走进了医院大门，奥达卡尔走在前面，与他们相隔一步远。一进大门，探望者的人流涌向各个楼亭，奥达卡尔挤到了前面，但还不是第一位。窗外站着年轻的父亲们，窗里的年轻母亲们一个个探出身子来，这里根本不管什么探

望日和探望钟点，幸福使得他们冲破了一切清规戒律。

窗里的母亲们显得很兴奋。

“孩子们得先吃奶，”伊林娜说，“你们稍等一会儿，说很快就给我们送来。”

她一转身，进房间里去了，奥达卡尔生气地咳嗽了一声，父母朝窗边又靠近了一步。

“姐，你不觉得你也该抱上一个娃娃了吗？”杨娜笑着说。

“你知道吗，还真有点儿觉得呢！”

窗里出现了伊林娜，手里抱着一个小白包裹。

“这孩子真好看！”母亲说，“跟奥达卡尔一个样……”

“对，长得像爸爸，”伊林娜幸福地说。

“嘴巴红红的……”激动的奥达卡尔手足无措地耸了一下肩膀，手臂直发抖，真恨不得抱一抱这个小白包裹呀！

丽达看着他，心想：他多么幸福啊！

“现在得他去吃了，”伊林娜说，“至少得一刻钟。”

“我们等着。”爷爷说。

大家都在等着，只有丽达一个人离开了，她从医院花园那边回去的。

这一回家门口仍是空的，房子里面也空无一

人。她坐到桌子旁，拉开窗帘，好让自己能看广场街口。她看了看表。他傍晚前会回来的。他必须回来，孩子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约然也是这么想的……只是我们俩都想要孩子。

卢米尔坐在一间贴满了图画的小餐厅里，喝着咖啡抽着烟，沉默不语。他没法启齿谈这件事：老父母见丽达没跟他一块来，已经吓得够呛了。

“她有别的活动，”他说，“到一个女友那里去了，傍晚才会回来，所以我想回家看看，反正也离得不远。”

他们不相信，样子显得惊慌。怎么办？他在思索着。父亲到小屋里拿啤酒去了，母亲在洗餐具。他们总是合二为一，一条心，分不开，从而有双倍的力量，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前厅的门吱扭响了一下，爸爸进来了，手里拿着三瓶啤酒。

“到我画室里来吧，卢米尔，我画了这张伦勃朗，这是丽达想要的……”

母亲怀疑地抬起了头，卢米尔站起来，把一杯没喝完的咖啡放在灶台上，跟父亲进房里去了。

“你看这张画怎么样？”父亲站在画前习惯性地问卢米尔，“怎么样？还行吧，今天搁下笔的，样子特严肃。”

"你真够能干的啊，爸爸!"卢米尔赞赏地说。

"可你不，儿子!在这里坐上一个钟头，什么也不说。你们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坐到椅子上，两腿突然变软，他环顾了一下房间，显得很虚弱、无力，他为自己莫明其妙地远离这间房子多年而感到心烦意乱，他瞅了一眼父亲，心里十分激动。我们很久没这么坐在一起了，爸爸。很久很久了，可为什么会……

"昨天奥达卡尔把伊林娜送到妇产医院去了。"他说。

"生了个儿子?"

"我不知道。"他耸了一下肩膀。他下定决心讲下去，"我昨天在上班，一直到早上。你知道吗，爸爸，我发现，厂里有人盗窃，而且是一笔大数目，差不多有5000万。"

父亲惊讶地打了一声口哨，房门突然开了，母亲闯进来，她瞪大着眼睛问道：

"卢米列克……"几乎是请求他说，"可你没卷进到里面去吧，你说，没有吧……"

他摇了摇头，微笑了。奇怪的是，人在这种最艰难的时刻还能微笑。

"只是奥达卡尔准知道这一切。"过一会儿他补充说。

父母亲都愣住了，几乎屏住了呼吸，母亲先回

过神来：

“你说的是马什卡家那儿子？”她不相信地说。

“就是，丽达的哥哥。”

“这可不妙……”父亲叹了一口气，神经质地弹着指头，“这非常不妙……”

一阵寂静。我们是小户人家，卢米尔想道，我们常常100克朗100克朗地省吃俭用，家具也是老的。

“可是卢米列克……”母亲请求地将头俯在他肩上说，“你别不是弄错了吧？你在这个厂子的时间不长啊……”

“没弄错，这是一清二楚的。我直接在现场核实了情况。”

“5000万……”父亲又叹了一口气，“这么能干一个小伙子，他怎么会想起来干这个呢？”

卢米尔沉默不语。谁也没法回答。他第一次地完全相信奥达卡尔的罪过，并意识到，这场灾难也将波及到他本人，法庭会将奥达卡尔的一切财产没收，包括不久前卖给他的那辆小轿车；将审查他贷给朋友的款子，发放的浮动工资与奖金是否公平，还会考虑到他提升到工艺师位置的问题……

“你打算怎么办？”母亲问道，“丽杜什卡怎么样，她知道吗？”

“她不知道。只有我和你们知道。”

“肯定你首先得去报案，”父亲说，“任何迟疑都可能被看成同谋罪。”

“总不能去告发他呀！”母亲嚷了起来，见没人答理她，便又温和地补充说，“至少用写信的形式，不署名……我的天啊！”她又嚷了一声，嚎啕大哭起来，“这个朱扎娜！把你的生活全毁了！”

男人们沉默着。

“你看会怎么样？等他们知道一切之后，会折腾马什卡一家吗？”她绝望地摇着头，“丽杜什卡会怎样？你的生活全被搅了，卢米尔，全被破坏了……”

父亲突然朝桌上捶了一下。

“什么破坏不破坏的？啥也没破坏！”他转向卢米尔，眯缝起眼睛说，“是啊，当然啰，情况很糟糕，还会更糟，你会看到的，但你必须与这一切进行清算，你必须像个男子汉一样处理问题，像个真正的男子汉。”

在回到乌斯季去的一路上他都想着这件事。天色渐渐暗下来，白云开始染红，一直到变成灰暗。他，最好的知己，有牺牲精神的朋友，我妻子的哥哥，新生婴儿的父亲，孝顺的儿子，一个招人喜欢的人！像一篇诗文似的在他耳边响着。这的确意味着完蛋了。他的罪该服什么刑？ 5 年牢？还是10年？谁知道他们分了多少钱，审判，丢脸，坐牢。关系必将破裂，孩子将没有爸爸，

妻子将失去丈夫。像个男子汉一样处理问题，父亲说过的，只是60年代的人完全不一样了，在生活中认识了一切。男子汉该怎么个态度呢？去报告公安局？那就只有判刑一项，可假如包庇亲属不揭发问题，他记得法律也有对付这种人的条款。今晚就去找巴利兹？他可能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不能去，奥达卡尔要不是我的朋友的话，那倒可以另当别论……

他离乌斯季越近，心情越紧张。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上马什卡家去，召开家庭会议，让奥达卡尔去坐10年牢？或者直接去找奥达卡尔，让他自己去投案？跟丽达商量一下？她是赌着气走掉的啊！谁知道从昨天中午起发生了什么事呢。这样会很糟糕，这会像是一种报复。

他把车子开进了死胡同。他家的窗子像夏天的灯塔一样地放射着光芒。丽达回到家了。正确道路的领航员，也许是谈判代表？别瞎想啦，什么也没法预料，谁也没法预料，只是我知道，这是最糟糕的一种选择。

他将车子停在新车后面。这辆新车实际上已经不属于他。他下车了，屋里传来轻轻的音乐声。只剩下卡雷尔出来给我开门这一步了，他痛苦地想着。还没等他将钥匙捅进门上的小洞眼里，门就开了，丽达站在跟前，她疲倦而又迷人。

“布拉贝切克……”她幸福地抽了一口气，扑

进了他的怀抱。

他激动得哽咽了，他本来等着的是生气，憎恨，至少是沉默……

“你在什么地方呆这么久啊？”她责备地问道，从她的声调里可以听出，她根本没打算他回答。

所以他没吭声。

“我真害怕你去找她了呢……”她说。

他微微摇了摇头，他们一起进到房间里。卢米尔站在门边，像个罪犯似的。

“你在生气？”她求饶地望着他。

“我感到懊恼。”

“是我干出来的蠢事，再也不这样了。原谅我吗？”

他只得微笑了。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啊！那最可怕的还在等着我们呢！丽达！让你去与它较量，恐你还不够坚强，连我也未必能行。心情这么不好，怎么还能微笑得起来呢！

“反正你在生气！”她知过地说，“你老不吭声。”

“我很高兴你回来了，丽达。”他终于说话了。

她吻了他，激动而近乎疯狂。她就是这么个人。总是摇摆于崇拜与仇恨之间。他最怕的就是她这一个特点。

“你吃东西吗？”她问他。

“我想先洗个澡。”

"可别让我等得太久好嘛?"

他冲了好长一会儿的澡，他犹豫不决，有种负罪之感。我该把一切都告诉她，他想。向她说明白一切，一块儿商量商量。要是奥达卡尔能自己去投案，法庭大概会减他的刑。我必须对她说。我们必须一块儿商量，两人一条心。

丽达已经准备好了晚餐：炸香肠，煮鸡蛋，蔬菜沙拉，面包，托盘里还有一瓶香槟酒，两只小玻璃杯。

"这只是一顿快餐，我什么也没买。"她抱歉地说，"可是从明天起我就要煮饭了，我去买本烹调书，没什么难的。"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到外面去吃。"

她走到他跟前，搂着他说：

"我正要对你说，布拉贝切克，"她轻声说，"我已经不愿意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他吻了她，她倒进了他的怀抱。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漂亮，这样顺从，这样无所抗拒，他什么也无法对她说，他担心这会毁掉这富有魅力的一幕。

他们在一个碟子里共进了晚餐，要是这可怕的事能远远地离开他们而去，该有多好啊！

他打开了酒瓶。丽达往小酒杯里倒满了酒，然后寻找那张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唱片。他望着她，

真想痛哭一场。我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可是还能呆多久呢？她想要个孩子，就在今天晚上，马上。这个愿望在今天是无法实现的啊！要是经不起明天的考验呢？谁能经受得住啊！

他们干了杯。现在我得对她全盘托出，他发誓。加速这个考验的到来，要一目了然，让她知道，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

“丽达……”他犹犹豫豫地开始了，“昨天，奥达卡尔没来上班时……”

她默默地亲吻了他一下。

“我对他发了一顿脾气。”她怒气未消地说，渐渐地又眉开眼笑了，“可你还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把伊林娜送到妇产医院去了。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小奥达卡尔。我已经见到了，跟奥特克长得像极了……”

他没法继续说下去。她说得这么温柔，充满着爱，使得他没法往下说。她爱奥达卡尔。她爱自己的父母，爱杨娜及伊林娜和这个小婴儿，连她自己也没意识到，她爱他们胜过任何别的人。

“咱们也要一个孩子吧！”她娇弱地说，举起了酒杯，“我们光是两个人的时间已不短了，布拉贝切克！”

他无法拒绝。他什么也不能干，完全屈从于她了。他像一个谋杀兄弟者跟她走去。

她闭着眼睛，不去注意任何一点声响，细细领略这爱，这幸福。奇怪得很。她大约17岁的时候曾相信自己不会有孩子。那时她和丹娜·瓦伊托娃是好朋友，她们一块儿抽烟，一块儿交谈自己的爱情冒险故事。那次她对丹娜撒慌说，她还没有过任何情郎。而丹娜却有凭有据地说她有过，比她大一岁，她还去做过人工流产。她对丽达说，打过胎的人就再也怀不成孩子了。丽达也跟着这样说起来。也许出于团结友爱，也许出于对重要的感受的渴望，也许出自整个世界对青春发育期的诅咒，她说得这么肯定，连她自己也相信这种说法，从来也不害怕会闹出什么未婚的孩子来。今天她的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全翻了个个儿，全烟消云散了。我将有个孩子，她着迷地思忖着。今天晚上将会怀上我们的孩子。

“我真幸福！”她喃喃地说。

他抚摸着她，手掌又粗又干又热乎乎的。

“咱们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她问，“叫卢米尔！”

他吻了她。她觉得他在微笑，便睁开了眼睛。

“你以为我只是这么说说而已，是吗？”她有点伤心地说，“你究竟爱不爱我呀？”

“非常地。”

“那你倒是说全啊！”

“我爱你。”

她又闭上了眼睛，感到既疲倦又幸福。她突然觉得这两种感觉总是搀和在一起。

“爸爸因为有了个孙子而高兴坏了，”她微笑着，“他从来没有这样过，我们是孩子的时候他也没高兴成这个样子过。”

“通常是这样，”他附和说，“我从我父母那儿也发现了这一点。”

她抬起手来掰着指头边数边说：

“4月份。”

“什么4月份？”

“4月份出世啊，那时我们已经可以住上我家那栋房子了。就我们自己。也许还有杨娜。这儿咱们可住不下。三个人还勉勉强强住得下，可我们不会只有一个孩子呀。我希望我们有好几个。你知道，当大家围着桌子坐到一块儿时，那是多么叫人兴奋的日子啊！”

她打量了一下自己。她幸福得忘记了疲倦，话越来越多。她忍不住要说，得把一切都说出来，和卢米尔分享这幸福。

“奥达卡尔是什么时候开始起房子的？”他突然问道。

“大概在1年以前。”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大概不是吧？”

她睁开了眼睛，卢米尔正在沉思地皱着眉

头。

“我想是我在上三年级的时候。”她说。

“他贷过款吗？”

“这我可不知道。”她摇了摇头，不满意地补充一句：“你为什么恰恰在现在对这感兴趣呢？”

“没什么，我想问问。他又起房子又买新车，他生活得并不俭朴，可是却拥有他想要的一切。”

理所当然，她从来没去想过这些问题。她自己也是要什么有什么，奥达卡尔更多，那是因为他已经上班挣钱了。

“他去过意大利。”她争辩说，“在米勒瓦厂挣的钱很多，跟你一样，不是吗？”

“他每月大约能挣7000克朗。只是一直到现在他都是高消费。”卢米尔几乎是倔强地一个一个字地说出这句话来的，“这栋房子至少也得花上25万，小汽车在10万以上。”

她困窘地笑了笑，不懂卢米尔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你总不致于眼红他吧？”她摇了摇头，轻快地笑了，“我可不希望你这样，布拉贝切克！你放弃了我们的房子，却又眼红奥达卡尔……”

“我不眼红他。丽达。”卢米尔变得可怕地严肃起来，“我为他担心。”

“你真是个神秘的人，我最喜欢你这样了……”她吻了他一下，紧紧地搂着他。她感到了

他的抵触，这使她很不高兴，“到底出了什么事啊？”她责备地问道。

他犹豫地叹了一口气，咬着嘴唇，用手掌擦摸了一下脸。

“你知道，丽达，我发现，我们厂里有人偷卖产品。”

她笑了笑，摇摇头说：

“你大概不会认为是奥达卡尔吧？”她又笑开了，“傻瓜，他连想都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我们的奥特克去偷产品？！”

“肯定他注意到这件事了。”卢米尔反驳说。

“这太荒唐了，”她说，“谁知道你在哪儿看到了什么，亲爱的，你肯定搞错了，就这么回事。”

他还想争辩，但她没给他机会，紧紧地搂住了他。

第十五章

这一天，太阳像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币一样，红彤彤，黄灿灿地照射着，从敞开的窗户看着他起了床。太阳给他带来了解放。

丽达不相信。他说服不了她，也无法向她证实。她很快就睡着了，平稳地，安宁地呼吸着。他的怀疑在她看来是荒唐的。后半夜卢米尔无法入睡。因为只要他一发睏，脑海里便出现那警告信号，唤起他对头一天的可怕的想象。

已经是4点过后了，从窗外吹进来新鲜的空气，微风赶走了闷人的热气，天空明净如镜，典型的夏季天气。的的确确是一个绝妙的7月的日子。可是许多人却要带来生活的灾难。

他瞅了一眼丽达。她睡得正香，被子卷成一团，呼吸几乎听不见。她是带着幸福感入睡的，在睡梦中一定也感到很幸福。其他人也都还在无忧无虑地睡觉。也许只有奥达卡尔·马什卡一世

已经起床，连孙子的出世也没能减少他的操心。今天又将添上一桩，最严重的，可怕的！

闹钟开到5点钟，他把报响按扭按下来，不愿她今天同他一块儿起床。他得独自一个人，说什么也是荒唐的，真是一个家庭悲剧。当然每一个家庭悲剧都是荒唐的。他小心翼翼地起了床，免得惊醒丽达，他今天连喷水龙头也没打开，把那份对上釉车间的分析文件夹，还有那份结尾写着500万数目字的单据放进了公文包。又看了一眼丽达，以后还可能再这样同床共枕吗？

他来到房前。清新的风儿吹得树叶沙沙作响，麻雀们已在垃圾箱旁飞来飞去。一曲田间牧歌，美得叫人心醉，马达声传遍了整个一条街，唯一能拯救马什卡一家的是汽车出车祸。

他今天开车开得很慢。他对这条街很熟悉。他知道，什么时候拐弯，什么时候出现交叉道，什么时候是波浪式的车行道。他突然想到，奥达卡尔对这条街更熟悉，他在这条道上驶过许多年……可将会许多年不能在这条道上行驶。

门房前已停了一长列卡车。人们坐在车室里，时间还没到呢。这些人到头来还将成为这一悲剧的见证人。也许他们什么也观察不到。几辆值班的伏尔加载着几个人出了砖厂，发货工作有点往后拖了。

他巡视了生产的各个环节，生料转化场已经

装满了料，作好了开机运转的准备，他在烧炉控制室那儿停下来。看看最近3天出炉的记载，然后朝发货组那儿走去。还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一长列装满了成砖与顶板条的炉车。他慢悠悠地沿着运输道走着，边走边划掉车上的号码。最后的证据！又多出两车顶板条，一车是星期六的，一车是星期天的，整个组织照常继续工作，只是没有任何人去分配这12000块……。

等他回来时，提货场的接待室已经开了门。巴维尔在分配提货工人，第一批卡车放进了提货场，一辆辆小车开到工厂的卡车旁卸货，载着粘土的火车在铁轨上缓缓移动着。米勒瓦厂又苏醒了。离星期一的干部碰头会只差几分钟了。

砖厂领导准时聚在一起。刚刚度过星期天，所以一个个都精神焕发地坐在这里，交换彼此的见闻，讨论别墅、小木屋和汽车等等问题。待到中午财务科的小门一开，就发工资了，今天还能拿到半年的奖金呢！

巴尔达终于读完了生产调度的报告，他扫视了一下大家，手扶着办公桌。第一个发言的该是生产部领导。

“奥达卡尔没有来？”他问道。

“还没来。”卢米尔说。

“他准会来的，”卡雷尔讨好地笑了笑，大家都在等着大喜事。卢米尔意识到今天这些人将会很

死他。他等着大家安静下来。

“两条生产线都略微超额地完成了砖坯生产计划，生料转化场已经料满，因此在备料场我们又可开足8小时工，炉膛转速为72，煅烧曲线正常。”

“很好，”巴尔达说，看了一眼经济师：“加班情况如何？”

“假如已经按照轮班表在进行，那么我们能坚持加班。”

“我也许又该开始吃惊了，”巴尔达做了一下鬼脸，满意地眨了一下眼睛，接着说，“下面轮到谈维修了。”

格莱什尔神经质地用铅笔敲打着厚厚的记事本，皱着眉头说：

“布拉贝茨同志今天本该提出对修建上釉车间的工作程序的建议报告的，可是生产部负责人既然不在……”

“你准备好了吗？”巴尔达问。

卢米尔点了点头，他伸手往公文包里去掏，可又怔住了。对于上釉车间所作的分析报告该作为揭发数字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

“对上釉车间的今后去向的讨论可能将是整个生产领导的一件重大事情。目前我只想说出我经过仔细调查分析后作出的结论：我不主张上釉车间继续建成。”

格莱什尔不相信地摇了摇头，但没吱声。

“等他在这儿的时候，咱们再碰头研究，”巴尔达说，“11点钟时您抽个空出来吧！”

卢米尔点头表示同意，在沙发椅上坐下来。对于他来说，碰头会已经结束。他心不在焉地听着其他领导成员的汇报和意见，依次瞅瞅巴尔达、巴利兹和科塞克。考虑着该怎么办。他该站起来，在大家面前说出所了解到的一切？在奥达卡尔不在场的情况下控告他？还该控告多少人呢？控告谁？伤害那至少半年来在砖厂里搞鬼的巴尔达？不，不能这样，得由奥达卡尔自己去说。这实在太吓人，太不可理解，太不可置信了！

巴尔达合上了笔记本，看了看表，微笑着说：

“你们已经看到，同志们，计划完成了，一切正常，20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说顺利通过了。”

不是这么回事，卢米尔心里想，一切都不正常，我必须说。马上说，对大家说。怎么回事，你把这么重要的发现隐瞒下来了？我要是现在不说，巴尔达就会要问。你为什么没去找巴利兹说点什么？你为什么没去找科塞克？你为什么没在我面前透露一个字？你害怕什么？自己的罪过？你感到有罪过？……

奥达卡尔是朋友，最好的朋友。我没有权利

剥夺他最后的机会……

头头们起身离开了，格莱什尔瞧不起地对卢米尔撇了一下嘴，第一个走出了办公室。也许他也是这一伙中的一个，卢米尔突然想到。卡雷尔，丽达的曾经定下的未婚夫，我的个人反对派又会怎么样呢？他会把这看作报复行为。准会有人说，我出于仇恨，出于敌意，出于报复算计了所有的人。

这不可能。这个爆炸得由别人来导引，这个爆炸只能由唯一的一个人，奥达卡尔来导引。

他走进了生产部主任的秘书室，他非常希望奥达卡尔尚未来到这里。莱恩卡停止了写字，看到了他。

“马什卡工程师已经在路上了。说是睡过了头。”她微微一笑，补充说，“喝杯咖啡吗？”

“等他来到时，来两杯咖啡。”

他不知所措地在办公室找了一张椅子坐下。他已经行驶在路上了。最后一趟乘坐自己的车了，然后就会有另一辆车把他从这里带走，还有好几个人得跟他一道，我怎么对他说呢？

他打开文件夹，把提货场拿到的那些单据，上釉车间的分析报告以及没登记的砖和顶板条炉车数目，给奥达卡尔放在桌上，跟其他邮件放在一起，必须由他自己去举报，他想，这样能减轻他的罪责。

他来到走廊上，看了看表，最迟20分钟后他就能来到这里。再过10分钟他就能了解到一切。总共还有30分钟的宁静生活，然后就会大祸临头。要是彼得在这里……

他深深感到他的心在为即将发生的事而阵阵紧缩。

提货场上在繁忙地装着车，他掏出烟来。可怕的等待！他将脸转向上釉车间，他害怕看一眼传达室，害怕看到最后一次显得无忧无虑的奥达卡尔。

巴维尔从卡车旁走了过来，衬衫领子翻在新工作服上面，颈上围了一条防止灰尘的薄围巾，一眼看去还满有风度的。

“你别不是还想回到提货场来吧，工艺师，”他口气很友好，站在卢米尔身旁，望着提货场说，“可这儿闹闹哄哄的，是不是？”

“你领导有方啊！”卢米尔说。

“今天我没有一个缺席的，”巴维尔意味深长地做了一下鬼脸，“这你知道，他们在使劲挣钱，我想推行日工资制，当日见效。”

你已经采用了，卢米尔心想。他匆匆和他道别，朝作业大楼走去。他不敢直视大家的眼睛，他仿佛觉得谁都知道了底细。

顶板条压制机停工了，压制工人和钳工从喂料塔那儿抬起掉下去的干燥室用车，一组码砖工

便将小车挪到滑轮上。

“您来得正好，”压制工说，“这样的自动化真他妈的没劲儿，我已经叫格莱什尔来把整个拉杆换掉。”

卢米尔吃惊地察看了一番，格莱什尔已经朝压制机走来。还是那样满脸的不高兴，鉴定了一下情况，稍稍地给了维修师傅一个暗示，然后把卢米尔叫到一旁说：

“我在搞竞赛，”他说，“可这是厂与厂之间的，而不是一条生产线上的技术员之间的。”

“这条拉杆出问题了。”卢米尔顶了他一句说。

“我说的不是拉杆。请问你，你以为我们会把上釉车间拆了？把它拆成零件卖了。花了200万块钱买来的生产线可不是一辆什么破汽车？”

“这只是我的观点。你可以把上釉车间托付给别人，我也可能说得不对。”

“任何一棵树也长不到天上去。”

“这我已经从你那儿听到过一遍了。”

“我只是想要你别忘了。”

“我们根本说不通，遗憾得很。”卢米尔看了一下表，已经到时候了。

“那么11点见，工艺师！”格莱什尔说，“我高兴听听你的论证。”

他们分手了。他绕过门房回到了办公室，奥

达卡尔的菲亚特已经停在停车场。这是一辆豪华车，非常贵的一辆车。价值一个人一生的好些年的工资。

他在领导办公楼的走廊上遇见了莱恩卡，她正用托盘端着几瓶柠檬汽水。

“我马上回来，主任口渴着呢！”她调皮地眨了一下眼睛，微微抬了一下托盘，“我已把您的电话转到办公室了。”

他望着她的背影，直到她在楼梯上消失为止。勇气，朋友，主要是勇气。

奥达卡尔坐在办公桌旁，手掌撑着下巴，两部台式电风扇吹撒着他的头发。他看去很疲倦，托盘里放着两杯咖啡和一堆没有动过的信札文件。

“你到哪儿游荡去了，卢米尔？咱们的咖啡都凉了。”他抬了一下胳膊，扮了一下鬼脸，“老弟，我没想到生孩子会这么痛苦，我的头都快炸了。”

卢米尔的心都快跳到喉咙上来了，突然连话都说不出来。

“一切都很平安吧？”他终于问道。

“我星期三去接她。你，卢米尔……”奥达卡尔皱着眉头说，“星期六我把你扔在这儿了，可我的确脱不开身啊……”

“这没什么，”卢米尔说着坐了下来，他觉得脚下的地板在摇晃。

“你总有点什么事儿，”奥达卡尔说，“你的样子看去像疲倦到了极点。”

卢米尔张惶失措地笑了笑，伸手去拿烟抽。等他把烟点着，奥达卡尔颤抖了一下。

“我真不明白，今天怎么可能还有人抽烟。”

“我该把它掐了？”

“用不着，我不怕烟味。我只是内火旺盛，我已没有几年好狂欢作乐的了。”他疲倦地用手掌搓摸了一下脸孔，朝着门口问道，“厂长那儿今天有什么事？”

卢米尔长长地吐了一口烟，喝了一口咖啡，指着奥达卡尔的桌子说：

“你已经看过了吗？”

奥达卡尔弯下身子，眯缝着眼睛：

“这是什么？”

“上釉车间的材料，11点在巴尔达那儿开碰头会讨论。”

“11点？还有足够的时间。”

“那儿还有一份分析报告，你得看一遍，奥达卡尔！”

奥达卡尔打开了文件夹，读了一会儿，怀疑地皱起了眉头，他又瞅了一下，伸手去拿烟抽。他的下巴在抖动，颈上、脸上的肌肉都在抖动，样子很可怕。卢米尔抽着烟，藏在咖啡杯后面，外面传来了马达声。

奥达卡尔大声吐了一口气，咳嗽了一声，将文件夹子放回原处。

“谁把它拿到这儿来的？”他冷淡地问了一句。

“我。”卢米尔说。

奥达卡尔的脑袋晃了一下，像躲闪一拳重击那样闭上了眼睛，又咳嗽了一声，掏出一根烟出来。用手指弹打着桌面，然后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望了一会儿窗外，然后转过身来，靠在窗栏上。

“怎么办？”他忧心忡忡地叹了一口气，“看去像是真有人把一部分产品偷卖出去了。你一定预料牵涉到很多人，一定也包括技术人员。这些歪曲的数据不仅涉及生产，也牵涉到发货，甚至供销。”

卢米尔奇怪地看着他。刹那间他心里感到一阵轻松，以为没有奥达卡尔的事儿，可是马上他又觉得，这也可能是在演戏。

“你得向巴尔达报告。”他说，“损失达好几十万……”

“蠢话！”奥达卡尔发火了，“公安局会把五六个技术员带走，整个米勒瓦厂就只有停产。这几千件产品并不可怕，可怕得多的是在操作过程中的损耗，到头来我们还是完成了计划，可是要是吃上一场官司，生产上的损失就会上百万。”他沉默了片刻，绞尽脑汁地思索着，“我认为，我们

应该在这里把问题解决掉，仅仅是在我们之间。我们知道，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杜绝他们的盗窃行为。”

奥达卡尔一个劲儿地劝说着，香烟在他嘴里抖动着，他望着卢米尔，眼里充满了恐惧。

卢米尔站了起来。

“奥达卡尔，”他几乎是以请求的口吻说，慢慢地走到他跟前，“你必须去报告。这是一笔巨款。要是一发现，大家都倒霉。”

“要是我们马上刹住，谁也不会发现。你想，谁会像你那样仔细到那些纸片堆里翻找啊？”最后一句话奥达卡尔几乎是喊出来的。

“这些事你也是知晓的，奥达卡尔！”卢米尔说。

“你疯了不成？”

“那你就去向巴尔达报告吧！”

奥达卡尔抽搐地摇了摇头。

“你得自己去说，奥达卡尔，我不愿意替你去。”

奥达卡尔突然冷不防把他一推，退到了窗子旁。

“你彻底地疯了。为这个他们会把我们大家都关进监狱的。连你也跑不了，你懂吗？你怎么向他们解释清你因一个合理化建议而得到的15000克朗啊？那合理化建议实际上在原来的操

作说明书上就已经有了的；还有你怎么讲得清你所得的满额奖和你同我搞的假计划啊？”他刹那间露出了胜利者的神情，然后又求情地将头俯在他的肩上说，“放理智些吧，卢米尔，我们想法制止住，谁也不可能发现……”

卢米尔像挨了一下烫似的站着。他想，不错，合理化建议奖、全额奖、小汽车……我该考虑到这些。他突然非常气恼，他们是多么巧妙地拉他陷入他们的罗网啊，他们多么有计划地买得他们的逍遥法外啊！

“我一个月该得多少报酬？”他问道。

奥达卡尔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我们能说得通的，我得告诉别的人，可是你想要的，我会给你……”他很快地吞了一下口水，闭上了眼睛，仿佛随时可以晕过去似的。

他走到他跟前，抓住他的臂膀说：

“走吧，奥达卡尔，”他劝说着，“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办法。”

奥达卡尔使劲一晃，从他身边挣脱开：

“你到底要干什么？想坐上我这把椅子？请吧？可你为什么非要毁了我不可呢？卢姆佳，你怎么想的，丽达对这会怎么说呢？我们家的人会怎么说呢？大家都会恨你的！”

他又去抓他。

“别碰我！”奥达卡尔嚷了起来，把他一手推

开。

“那好，我自己去。”卢米尔说，开步走了。

“别干傻事啦，卢米尔!”奥达卡尔嚷道，牢牢地抓住他。

他试图甩掉他的手，就在这时，办公室门开了，莱恩卡走了进来。惊讶地望着这两个正在搏斗的男人，不知所措地端着托盘，上面摆着打开的汽水瓶和两只杯子。

“我给你们送汽水来了……”她说，“我敲过门了……”

“快走开吧!”奥达卡尔气恼地说了一声。

她吓得连忙转身，撞在门上，瓶子掉在地上打碎了。从秘书室传来挪动椅子的声音。

“把门关上!”奥达卡尔说。

莱恩卡跑了出去，奥达卡尔转过脸来，抓住卢米尔的衬衫说：

“你想让我完蛋吗，卢米尔?你放清醒点吧，你不能这样做!”

衬衫勒住了他的颈脖，奥达卡尔力气很大，他回想起了他在学校体育馆里怎样举起了最重的哑铃，在垫子上摔跤时把人家甩得老远的。

“你自己去吧，奥达卡尔，”他急逼地说。

奥达卡尔放下了手，低下了头。但愿他不要开始号哭，卢米尔想道，朝门口走去。

“你不能去!”奥达卡尔抽泣着，一把将他推

开。

卢米尔一摇晃，摔在桌子上，将桌上的书本、电话和电子计算机统统扫到了地上。秘书室传出来闹哄哄的人声，巴尔达走进了办公室。他顺手把身后的门关上了，扫视了片刻地面，激怒地嘟哝了一句什么，看着他们俩：

“这是怎么回事儿，伙计们?”

奥达卡尔扶着桌子，坐到了椅子上。

“奥达卡尔想向您说点什么，”卢米尔说完摇摇晃晃走到窗旁，望着窗子外面。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提货装车工人光着膀子在干活儿。空中弥漫着茫茫砖灰和炉中传出的特有的重油香气。他转过身来，只见奥达卡尔坐在桌旁的大沙发里，巴尔达扶着他的肩膀，轻声地在劝说他，然后叹了一口气，严厉地望着卢米尔说：

“我能得知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卢米尔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他往兜里摸烟、当他摸不到手时，便蹲到地上去捡烟蒂。

在离烟蒂只有几十厘米的地方躺着那根拴有“13”饰物的扯断了链子的项链，他将它拾起来。他想起了丽达，想起了伊林娜，奥达卡尔的父亲，母亲，也想起了自己的父母。

“奥达卡尔自己会向您说清楚的。”说着把项链放在桌子上。

丽达舒服地伸了一下懒腰，睁开了双眼。卢米尔的床是空的，被子也叠好了。房子里一片静寂，外面也很安静，太阳高挂在天空。真叫人感到迷人的舒坦。她突然觉得，这种幸福感只持续了不大一会儿，还没等她意识到，卢米尔就走了，连一声告别的话也没说就走了。为什么？他是一个细心的人，不想把我吵醒。然后她又回想，夜间他们在一块儿说了些什么。对奥达卡尔的思念使她感到不安。奥达卡尔究竟是用什么来建造他那所富丽堂皇的房子的呢？他用多少钱买了那辆新汽车呢？听说砖厂里有人在盗窃……是我们的奥特克？荒唐！他永远不会。他是个自豪的人，强有力的人，无私的人……他要是超过自己的能力多拿回了什么，爸爸肯定会注意到的，不仅是爸爸，还存在着忌妒心重的人啊……

她突然愣住了，门前停着一辆新汽车，菲利采不在了。为什么？她突然感到有问题，为什么？我们之间既然已经平安无事，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疑问？荒唐！他只是为了省用这辆新车吧，或者他是想，让我来开这辆车。

星期一。又是独自一人度过整整一个星期。我应该申请早日上班，尽管在这样的大热天上起班来够……不过还得采购、煮饭，收拾屋子。

她沿着广场逛了几家商店，买了一些她喜欢

的东西，差不多够一个星期吃的食物，她突然发现，她的钱包里只剩下不足30克朗的家产了，然后汽车的油箱里从昨天起就差不多快见底了。钱！今天卢米尔发工资。这是最关键的时刻了，我们花费并不大，这些钱都是怎样用掉的？连奥达卡尔的钱也不用还，可却一点儿也没剩下……不安的心情重又出现。奥达卡尔用钱如水，还常爱接济亲人。短短3年内，他买了这么多贵重的东西……她看了一下表，11点半了，研究所已开始了午间休息。得去找父亲商量商量。

“所长同志有一个重要的大会，”这一次女秘书的表情有点儿爱理不理的。

“我得和他谈话。”她回了一句，打开了办公室门。

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她四下里张望了一下，女秘书往本子上记了些什么，微笑了。

“他不在这里，”丽达神经质地说。

“可是我并没有说，大会在他的办公室里召开……”女秘书申辩说。

“在哪儿？”她气冲冲地问道。

“谁也不许去打扰。”

“是在会议室吗？”她问道，见女秘书不吭声，便得胜地补充了一句：“那就谢谢你啦，你真好！”将挎包往肩上一甩，走出了秘书室。

还在楼道口那儿，她就听到了从走廊尽头传

来的吵闹声。她走进会议室的外厅，小心翼翼地推开了会议室的门。研究室的40名职工坐在里面，有男有女，几乎是所有的工程师和独当一面的研究员，主席台上坐着企业经理，瓦格涅尔副所长和父亲。

“安静，同志们！”瓦格涅尔安慰地挥着手说，“当然要让大家讨论的，可是委员会的报告还没作完，安静，请安静！”

大家终于都安静下来，父亲咳嗽了一声，凝视着在坐的职工。

“在讨论体制变动时我们也考虑到研究组现领导的工作过于繁重的问题，因为他们本身还有研究任务。在上半年组长们的出勤还不到一半时间，这还不包括他们请病假和法定休假的时间，那就是说他们的一半时间都耗费在质疑和讨论上了，或者在研究所外面参加试验鉴定。这一实际情况带来的不利后果是：由于组长们没能参加组里的某些项目，自然使得这些项目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我那个部门的经济效益大大超过了计划。”布列什工程师提出反对意见说，“也应把这个事实考虑进去。”

“作为一个独当一面的研究工作者你将有更好的成绩，其他课题也将得到该有的关注。”企业经理说。

“我很关心新任命的组长的已经解决的研究课题的比例。”副所长说。

又是一阵争辩，两大阵营十分分明。年纪较大和势力较强的这一派占了上风。

“连这个问题我们也仔细地讨论过了。”父亲的声音大得使大家顿时安静下来。“考察出的结果对组长们来说，甚至对我这个当所长的来说都不十分乐观。组长们得了与生产直接挂钩的研究任务，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挑选的。他们解决这些具体的研究课题，马上就能在生产实践中见到良好的经济效益；而把一些长远的要求更高的研究课题给了他们组里的其他组员，也不对他们进行认真的帮助。生产岗位上的领导成员和我们的研究人员分享着好处，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参与研究，我们认为，在分配研究任务方面存在着一种投机交易的倾向。我们要成立一个分配任务的小组来杜绝这种错误。这个小组就设在我们研究所进行工作。”

出现了一片十分安静的神奇局面。年轻人望着父亲，脸上露出一种恭顺与感激的神情。副所长瓦格涅尔站起身来：

“休息15分钟，同志们，然后开始讨论。”

一阵椅子挪动之声。丽达走了进去，逆着人流朝她父亲那儿挤去。她看到了霍扎特和巴耶尔，可她顾不上答理他们的问候，一个劲儿地朝父亲奔去，因为在他身边又已围上了一大堆人。

“有人找你，奥达卡尔！”瓦格涅尔说。

父亲一回头，向周围的人抱歉了一声，疲倦地微笑了。

“什么事，丽达？”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爸爸！”

“这恐怕不好办，”他皱着眉头说，“我们大概到两点散会。有什么要紧事吗？”

她摇了摇头。意识到现在不能打扰爸爸，他正在进行着一场艰巨的斗争，既然不能帮他什么忙，至少也别再去削弱他的力量。

“医院里有什么事？”他突然关切地问道。

“没有，”她微微一笑说，“我在家里等你。”

人群又拥到他身边，他们都显得非常没有耐心。她匆匆告别，走出会场。她突然非常同情她的父亲，他站在激怒的同事们中间，抵挡着他们的攻击。他们曾经称呼他为奥达雷公，在他面前吓得发抖。可当他缓和下来时，他们又向他发起攻击。只是爸爸从来不害怕，任何时候也没害怕过任何人。

巴耶尔和霍扎特站在大烟灰缸旁，他们跟丽达打了声招呼。

“够闹腾的，是不？”霍扎特笑着说。

“爸爸在家里已经这样惯了。”她也微笑了，“可他不屈服。”

“你们的父亲真是一条了不起的汉子，”霍扎

特赞赏地说，"我还没见到第 2 个能像他这样干的人。"

"他干了什么神奇的事啊？"

"来了个总叛逆，"巴耶尔说，"这可需要足够的勇气。"

杨娜躺在花园篱笆旁的一张垫子上，面前摆着一本书和一个笔记本。

"你在用功呢，老妹？"丽达对她喊道，"现在游泳最好了。"

"你在告诉我新闻哩！"杨娜叹了一口气，"我已经被说服了。"

丽达做了一下鬼脸。

"早就被说服了，不是吗？我觉得，那个小伙子没怎么费事就把你说通了呢。"

"你一结婚，就变得那么话里 带 刺儿了。"杨娜装作怀疑的样子，匆忙放下了书。

丽达坐在她跟前，瞅了一眼她的课本。

"吸热反应？"她感到奇怪地说，"假期最合适的读物？你别不是准备上学去吧？"

"我不是跟你说，我已经被说服了吗？爸爸说，他想法让他们按期把我要了去。"

"跟巴莱克一道？"

"兴许跟一个门房老头儿呢，他们已经有70%的申请者了，拼命地招，把所有人都收了去。还

顶乐意的。”

“我们那儿该尽是工程师了，”丽达笑了笑，幸灾乐祸地眯缝着眼睛，“在这所房子里有你的好日子过！”

“这一点我照样会忘记的，过了星期天我就要往这里带小伙子，而不是书本了。作为你的共同所有者，我甚至不需要你仁慈的同意。”

“你在学校坚持不久的。”

“你以为只有你才是天才。”

“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照你这样生活很快就会是个大肚子。”

“你反对生孩子？”

“根本不。恰恰相反。妈妈在家吗？”

杨娜对房子那边点头示意她在家。

“正在为奥达卡尔三世在忙得团团转呢，姐，给我做根吸管吧！我的鱼快要死了。”

起居室的电动缝纫机在嗡嗡响着。我们家这个最小的小奥达卡尔宝贝把全家都调动起来了，丽达想着。她给吸管瓶装满了水，还没吸到10分钟，就忙着想向妈妈去打听点什么消息。

“丽杜什卡……”妈妈微笑着停止摆弄缝纫机。

“你只管好好练吧，妈妈……”她安抚地抬抬手说，“这对你很合适。”

“难道你也有了？……”

“已经有啦！”

“多长时间了？”

“第二个月了。”丽达撒谎说。

“你什么都没对我说呀，丽达……”

“那就算是第1个告诉你了，一定的。”

母亲惊讶地摇着头，把一块布料边扎好，停下机来望着丽达：“你想吃点什么吗？”

“我根本不饿。”

“至少来杯咖啡吧？”

她拒绝地摇了摇头，观察了一会儿母亲是怎样熟练地用软棉布缝制婴儿服的。是啊，小奥达卡尔穿戴得像个小王子一样啊！

“我说，妈妈，奥特克建房子是用了贷款吗？”她终于问道。

“贷款？你为什么问这个？”

“只是随便问问。”

母亲停止了缝衣，叹了一口气，皱起了眉头。

“人家很眼红，是不是？我倒有点感到奇怪，谁也没来找他要过买东西的单据看看，哪有这样的好事，人们总是不让别人安宁的。”

她又接着扎起衣服来。

“卢米尔说，砖厂里有人盗窃。”丽达说。

母亲不相信地皱起眉头。

“他什么时候对你说的？”

“昨天晚上。”

“我们的奥特克跟这有什么关系?”

“说是他该知道内情。”

母亲小咳了一声，将手捂到嘴上，看得出来，她非常生气，同时又很害怕。

“为什么，请问你，说他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蠢话？你怎么能允许他这样说奥特克呢？我们留下了他，给他找了个好工作，住房，他却诽谤起奥特克来了。”她神经质地摇晃着脑袋，突然站起身来走到电话机前，在电话号码本上找了一会儿号码，拨了一个数字。

“我想让马什卡工程师听电话。对，什么?我必须和他对话……”突然她整个地耷拉了下来，慢慢垂下拿着话机的手臂，两眼直愣愣地望着窗外。

“怎么啦，妈妈?”丽达问道。

母亲沉默不语。

“奥特克在哪？你同谁说话了?”

“你对谁也别告诉任何信息！”母亲终于说。

“谁接的电话?”

“莱恩卡，那个秘书。”母亲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放下听筒，慢慢地走到窗前。

丽达抓起电话，找了卡雷尔博士。卡雷尔轻声请求她稍等一会儿，准是换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打电话去了。随后电话铃响了。

“我们这儿出了个案子，眼下我没法告诉你更详细的情况，谁也不知道，正在进行审讯，我

也得去。我一定到你们那里去一趟，可现在不行。”

他把电话挂上了。

“怎么回事？……”母亲问。

“那里有个案子，奥达卡尔大概也在提审之列。”她回答说，内心痛苦到了极点。

“圣母玛利亚呀，我早就知道了……”母亲呜咽起来。

“知道了什么？”丽达嚷道。

“知道他① 只能给我们家带来不幸。”母亲嚎啕大哭起来。

卢米尔坐在厂长秘书室的会客沙发上。他一边抽烟，一边望着踩得乱七八糟的地毯——今天这儿走过许多人。门外的嘈杂声压过了打字的声音。女秘书没同他讲话，也没看他一眼，只专心打着那分重抄的手稿。

他坐在沙发上等着人家来叫他。等了很久，变得软弱无力的领导班子自然没法统一意见。卡雷尔和格莱什尔是奥达卡尔的朋友，什米多娃可怜奥达卡尔的儿子，巴尔达肯定很受震动，就连他也不易摆脱这场灾祸。

为了不至停产，中午开了一辆值班车去把彼

① 指卢米尔。——译者注

得接了来。其他的车送走了奥达卡尔、巴维尔和卡洛乌斯。只有米哈尔一个人过着最后几天逍遥的日子，肯定也已发了电报到意大利去。

卢米尔一动不动地坐着，嘴里发干。他悄悄站起来，打开漂亮的垂帘后面的水龙头倒了一小杯自来水，即使在现在，女秘书也没说一句话或是给他从冰箱里拿一瓶汽水出来。绝对她不理睬他，这很难堪，这是他意料之中的。

他看了一下表。6点过了。7点公安局的人来，两个小时后才走。丽达是不是知道点风声了呢？她可能以为，他和往常一样和奥达卡尔因工作而耽误回家了。不，她肯定已经知道，肯定的。她在想着奥达卡尔，她的哥哥，今天将睡在预审拘留的牢房里，今天和今后许多许多日子。实际上他今天不会睡，今晚许多人都会无法入睡。

办公室的门开了。愁容满面的巴尔达出现在眼前。

“来吧，卢米尔！”他的声音虽然冷淡，但并没有敌意。

他走进办公室，在一把空椅子上坐下。大家都看着他。只有卡雷尔表情傲慢，他当然有权这样，他是无罪的。

巴尔达咳嗽了一声，首先扫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人，仍然一脸愁相地看着卢米尔。

“我想向您宣布厂领导班子的决议。”他说，第

一次用您称呼卢米尔，摆在桌上的两只手很明显地在颤抖，“由于厂里出现的特别情况现临时任命您为生产部代理主任。”

“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科塞克打断了巴尔达的话说。他安抚地抬了一下大手臂，“我也不爱听到这些话的。”

“可是你要明白，同志，”巴利兹说，“有人认为，他对这一盗窃行为早该知道了的，可这是公安局的事情，肯定在很短的时期内会弄个水落石出的，我相信你，大部分同志也都这样。我想，你担任生产部领导工作的职务不会有多大困难的。”

一片静寂。

“您接受任命吗？”巴尔达问。

科塞克紧张地坐到椅子上，咳嗽了一声。

“我接受。”卢米尔说。

“我很高兴，您没有让我们失望。”巴尔达吐了一口气，他看了看表，“等他们把卡佩克接来。您把工作交给他，就可回家去了，我不喜欢任何人在厂里熬夜。我们没法找到新的技术员，但生产绝不能停止，明白吗？”

“明白。”卢米尔说。

“可以走了，同志们，谢谢大家。明天早上我们再碰头，商量一下如何解决由于这一事件引起的困难。”巴尔达站起身来，摘下眼镜，揉了揉

额头。

卢米尔上作业楼那边去了，他很担心。巴利兹和科塞克还和巴尔达留在办公室里，下午班的人从道听途说中得知了一切，生产线虽然在运转着，可是工人们在吵吵嚷嚷，争论不休。

他打装满了砖坯的炉车旁过，码砖工人停止了讨论，都朝他看。他向他们点头致意，有的答了礼。有一个班组长从载料斜坡朝他跑来，不知所措地搓着两只大手说：

“您知道，布拉贝茨先生，”他说开了，“您看有多怪，听说彼得也……听说有辆车子开到他家去了……”

“是有辆车子去接他，”卢米尔说，“生产不能停顿，所以彼得必须回来上班。”

那位班组长转身跑向码砖工，挥手嚷道：

“别瞎说了！”他大声喊道，“彼得跟这毫无关系，他还得跟我们滚在一起！”

“还有什么问题？”卢米尔问道。

班组长抱歉地笑了笑，摇了摇头，笨手笨脚地，像是有些不好意思地回到码砖工那儿去了。

卢米尔喘了一口气，走到压制机那边，观察着由真空室口送出的灰色物质。

“他们没把您带走？”压制工人几乎是幸灾乐祸地说。

“没带走。”

“倒了霉，您大概到8点也不会放我们回家的，是不是？”

“不放！”

压制工人耸了耸肩膀，讲和地笑了笑，拍了一下灰色的顶板条带说：

“就像抹了油似的运送着，是不，头儿？看得出来，这料已经熟透了。

他走过备料场，这儿也一切正常。回聘的老工人已经吃完茶点，跟往常一样随便聊上几句话。

所有生产线都在运转，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他比半小时前呆在秘书室时舒坦多了，可是他知道，今天最艰难的时刻正在等着他，丽达和马什卡家的堡垒。

彼得注意地听着他介绍了情况，心事重重而又恼怒地皱起了眉头，最后点了点头。

“他们在跟咱们捉迷藏呢，这些滑头们！我预感到他们在通过合理化建议者们来掩饰自己，可是没想到他们会搞自己的黑买卖。把他的手铐起来时大概样子够可怜的吧？”

“是这样。”卢米尔说，心想：“我也得过奖金啊。这一切都会有个下场的。”

“50万……老兄，他起码得关上10年。我都有点儿替他惋惜，你知道，有一阵子我还以为你在

为他们跑腿呢。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坚强，但我至少可以放心，我是在一个正派人手下干活。”

“这只是暂时决定。”卢米尔说。

“他们还能把谁派到这个岗位上来呀？”

“你呀！”

“胡说！我属于压制车间。”

“也许让卡雷尔来呢。”

“这个笨蛋？奥达卡尔没把他塞到这儿来，算他是聪明人。他知道他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因为卡雷尔什么笨事都干得出来。”

卢米尔叹了一口气。奥达卡尔是很聪明。一想起过去这段日子不禁心惊胆寒。

“家里已经知道了吗？”彼得问道。

“肯定的。”

“喏，够不好办的，你害怕上那儿去是吧？”

“别说了！”

“那你就走吧，这里我来关照。你必须去到那里，别拖了，像个男子汉那样！”彼得拍了拍他的肩膀，叹了一口气，迈着坚定的步子走了。

已经是第二个人对我说，让我回家去。他说倒容易，可又多么难以付诸于实践啊！

他甚至没把车开到那条死胡同里去，屋前空空如也，丽达已经选定了她的一方。情况会糟透了，他想，又开着车子进城去了。

任何时候也没像现在这样感到通向别墅区的

道路如此地短。他将车子停在十字路口旁，在窗口眺望，像第一次来到这里时那样。日古利车停在门口。丽达该在家里。他走到门跟前，隔边别墅的窗口探出了两个脑袋。这个区的人什么都知道了，也在等待着什么。丽达，我求求你，你该记得，你还希望我们有个孩子呢……

他按了一下电铃。清脆的电铃声响遍了全屋，前厅响起了脚步声，像是充满着希望，兴许来了好消息，兴许奥达卡尔回来了。因为一切都是一场误会，一场恶梦，因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可能相信了……

门开了，奥达卡尔的母亲站在面前，像第1次那样。可是这个样子已经叫人认不出来了。嘴边和眼周围的深深的皱纹里充满着痛苦，她倒退了一步，飞快地眨了一下眼睛，头一晃，嘴一张开又合上了，抽泣着，抬起双臂又放下了，这是一副充满震惊、绝望与仇恨的无声表情。

“不……”她求情地说，“不……”她又重复了一句，回到前厅。“他来了……”她哭着说，“他来了。”突然猛地一抖动，望着卢米尔，“你就这样报答他了，你就这样报答了我们全家……你还想要干什么！”她喊道，“你滚！你滚！”

在这一刹那卡雷尔从前厅走了出来，样子严肃而忧伤，一副很痛苦的样子。

“您请进吧！只管进来吧……”他安抚地、温

柔地搀着她的胳膊，“您不能激动……”把她扶了进去，又回到门口，直盯着卢米尔说：

“我对你的傲慢无礼感到吃惊，你给这家带来了这么大的不幸，居然还到这儿来。”

“请给我把丽达叫出来。”卢米尔说。

“我不认为她会愿意和你说话。”

“对你怎么认为我并不感兴趣，你去叫她吧！”

他突然看到她了。她站在卡雷尔身后，哭得像个泪人。

“丽达……”卢米尔说着，上前走了一步。

“你滚！”她冲他嚷道，“我不想见你，不要见你，你不该这样做。”

“可是丽达……”卡雷尔提醒她。

“让他滚吧！”丽达嚷着跑掉了。

“她很惊慌不安，”卡雷尔悲切地说。

“小丑！”

卡雷尔关上了门，卢米尔一个人留在门外。他掏出烟来，等待着。屋里静悄悄的，哭泣声牢牢锁在坚实的墙壁后。终于，门又开了，马什卡博士走了出来。卢米尔走近他跟前，他们两人离得很近。只需稍微抬一抬手臂就会碰到。

“我得和丽达对话。”卢米尔说。

“最好先别，卢米尔，现在这个情况不是进行任何理智的对话的恰当时机。你应该理解……”

他第1次用“你”来称呼卢米尔，“我不能责怪你，也不责怪你，请你相信我。可是今天，你还是让他们自己呆着，这样会更好些。走吧，卢米尔，开车走吧！”

在父亲的声音里有许多悲伤，许多痛楚，卢米尔都听出来了。他无法想象，等他离开这所房子，接着来的会是什么。这个时候他什么也无法想象，只知道一切都粉碎了，桥梁摧毁了，他坐到车里，离开了独自站在门口的悲伤的父亲，他像一座石像似的站着一动也不动。残酷的巫师摆布着人的灵魂。

卢米尔开车走了，可是马什卡博士却不能动弹。这是一个艰难的日子，他的脑袋快要炸裂。年轻人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他们胜利了，可这是真正的胜利吗？他们不会退却，像奥达卡尔那样？他们今天到底想要什么？渴求什么？向何处去？四个有知识的年轻人，四个技术员，专家，四个成年人，是在我们中间长大的；其中的1个是我亲自培养的，其中一个是我的儿子……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中间是怎么回事呢？每年都添人，他们撞着红灯穿过十字路口，把家门上的门环当做安全圈……。

马什卡博士抬起一只手，将手心按在胸口上，疼痛只是激怒刺激了神经的一种反应罢了，

他想。这实际上是自我安慰。交涉。对，对死神交涉怎么往后延期的问题。它满足了我的要求，连不该满足的也满足了。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疼痛加剧了。他用手使劲抓着胸口，他慢慢朝家门走去。心脏只是一块肌肉，一个水泵，机械的活动，为什么所有感情，所有的痛苦都往那里流啊？……

他绕过正在哭泣的妻子，躲过刚才赶走了自己丈夫的丽达，避开了年轻而可靠的但又死命反对卢米尔的卡雷尔，穿过房间，惊奇地想到，一个人在难过的时候，多么容易将一切价值颠倒过来啊。奥达卡尔作了贼，却有人为他痛苦，卢米尔正大光明，大家反而把他赶开，他明显地意识到这种不平，可是却无力纠正它。一些别的想法折磨着他。奥达卡尔身后留下了他的妻子和儿子。过几天他们就要回到家里来了，他们将在这儿生活，就他们自己，10年，也许15年。请还延一次期，死神啊，唯一的，最长的一次。还得帮助养育这个最小的。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丽达脸朝窗外跪在沙发上，望着黑洞洞的花园。卢米尔走了，父亲连一个字也没提到，他们谈了些什么。他走得很快，一点儿也没迟疑。完了。我们的婚姻短得可笑。

她的眼睛模糊起来。自我怜悯了片刻，可后来在灰暗中瞅见了千金榆树枝绑着的儿童吊床，她想起了奥达卡尔怎么同卢米尔在花园里拳击、射击，或总在比赛个什么，怎么装怪相，哈哈大笑。可突然一想到他们其中的一个今晚得独自被关在牢里，立即怒火满腔。这可耻的行为！这无情无义！伊林娜和小奥达卡尔他们将孤独地生活多久啊？奥达卡尔将在监狱里呆多少年啊？多少个牢房院子里的早晨？多少个无法入眠的夜？像个40岁的人回来？在这些年月里我们家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母亲在轻声哭诉着，她靠在沙发上，想试着站起来，卡雷尔立刻走了过去，一个劲儿地劝她别再服药片，安慰她。他是唯一的一个忠实于她的人。杨娜和平常日子一样离家而去，父亲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独自忍受着痛苦的折磨……随时有倒下和死亡的危险。

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她突然想着。两个都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长大，可是他们的父亲将给予他们多么不同的生活啊。太可怕了！太荒唐了！带他来到这里时是那样地可怜狼狈，帮助他重新生活，可是他却把奥达卡尔毁掉了，这个该隐①！

卡雷尔从厨房里给母亲端来一杯水，给丽达

① 圣经中的人物，刽子手。——译者注

打了一小口白兰地。

“喝一点儿吧！”他轻声而温柔地说。

她喝下了。但很少。白兰地辣得她哭裂了的嘴唇发疼。

“你怎么想，他们会整他吗？”她问道。

卡雷尔叹了一口气，像一个真正的兄弟那样，不错，他们曾是真正的朋友。

“要是审查的结果像卢米尔告发的那样，刑会判得很重。”他说。

“你以为，比方说会判上10年？”她说出了这个可怕的数字。

他没回答。又叹了一口气，她瞅了一下母亲。她还在哭，嘴里念叨些什么。“她在诅咒卢米尔。”丽达想到。诅咒我的丈夫。她很难过，爸爸让她一个人呆着， 他无能为力。 他什么举动也没有，只是懦弱地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免得看见和听见她们。刹那间她对他产生了一种敌意。“叛徒！是他把卢米尔提高到奥达卡尔的水平。他和我！母亲的诅咒也应包括我在内，等伊林娜回来，这里将成为地狱，房子会被没收，属于他们的一切都将被没收。留下一个孩子作为这悲剧的永久纪念。他们的孩子和我的孩子。两个表兄弟，当然我们的孩子还不知出不出得了世呢？”

“再来一点儿水？”她听见卡雷尔说。

母亲点了点头，卡雷尔上厨房去了，她突然

想，他是不是也为这一悲剧而幸灾乐祸呢？人们不乐意看热闹吗？……

父亲在工作室门口出现了。整个人都像是萎缩了，显得疲惫不堪。

“丽达……”他轻声说，走了进来。

她起身走到他跟前。他带上了门。

“坐下吧，丽达。”他说。

她听从了他。突然有种莫明的希望擒住了她，觉得一切都可翻转过来，父亲一向善于给人出主意想办法，解决一切难题，甚至难以解决的问题……

“必须保持清醒和冷静。”父亲终于说话了。他直视着她的眼睛，“假如你哥哥是罪恶勾当的同谋者，不能到任何别人身上去找过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丽达？”

她没回答。从父亲嘴里说出来的这几句话听起来更使人感到残酷难忍。

“卢米尔是个正直的人。”父亲接着说，“他没有监守自盗，一身清白。你是他的妻子，他现在也很难受，你应该去找他，丽达。”

有个什么揪着她的心，“永远不！”她抽泣着，“永远不……”她轻声重复着，趴在桌子上。

尾 声

夜黑沉沉的。是他记忆中最黑的夜，天空乌云密布，下起雨来。打在柏油路上的淅沥沥的雨声是从窗外传来的唯一声响。除此之外，四处一片静寂，静寂而空旷。很长时间他一个人过着。杨娜在半夜时分打附近过，现在已经快2点了。

当她突然来到卢米尔住处时,使他惊讶不已。她和同来的女友喝完一杯咖啡，抽了两根烟，女友该回家了，杨娜延宕了一下，他们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

“你这样做完全行不通，卢米尔，”杨娜说，以期待的目光望着他。

“我尽我所能在做。”他回答说。

“丽达不会来的。”

“可能吧!”

“一定不会来，她胆小,你要是愿意，我和你一块儿等，我知道你多么……”她闭上了眼睛。

“你告诉她，我在等她，请你……”

“好，我转告她。”

她们走了。她们的脚步声消失在通向广场的街道口，他在窗旁坐了几乎两小时，抽着烟，望着广场那边。就像上次那样，春天来到，而朱扎娜却没有再来。那一回他当然不肯相信，今天他相信会是这样的结果。她应该来，应该。否则的话，一切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真是深陷迷宫啊！从幸福的顶峰落到个抑郁消沉。

他瞅了瞅桌子，台灯的光亮照在黑色塑料夹上，他打开夹子，这个夜晚他已经打开过好几次了。米勒瓦建筑陶瓷工厂生产部主任工作日志。那一回任命推迟了 3 天。他想着，其他方面都一样。假如他不再来，我也不留在这里。我要离开！可现在走就难得多，复杂得多。

他仿佛听到了脚步声。他关上灯、探身窗外张望。只能看到50米远的地方。再往前就是一片漆黑了。这不是她的脚步声。在邻居家的门口消失了。可他仍旧留在窗旁。停在楼下的那辆红色旧车，被雨水冲洗得闪闪发亮。坐上它离开这里！不可能啊！还得算清楚帐：清算那次假报的计划，清算买下奥达卡尔的那辆汽车，还有多拿的奖金。靠一个人能顶住这一切吗？

他坐下来，头伏在桌子上。雨点滴到窗台上再溅到脸上，清凉清凉的。

他看了看表，已经不能再抱希望了。早就该与杨娜谈过了。要来的话早就该到了。她拒绝与我谈话时，我许了什么诺吗？我的新生活实在太短了，又够着底儿了。28岁的男子还有权这样六神无主吗？换了几次住房？有过几回家庭生活？"朱扎娜破坏了你的生活。"妈妈常常这么说。当母亲的特别善于辨认出自己孩子的敌人。母亲们也全力保护着孩子们。多年之后又回到父母的住所去，占住他们一间房子——这回只能是父亲的画室？

夜漫漫，至少还要1小时才能天亮，只是这个天亮带不来任何东西。明天会怎样呢？去还掉这个塑料夹，拒绝任命和离开这儿！等奥达卡尔开庭时再来；然后再来一次，同丽达一道上法庭去离婚。

"真正的男人们劝我说，要像个男子汉样。"他苦涩地笑了。"做个真正的男人可以没有感情？还是要十全十美？自持不就是伪装？还需向谁撒谎？为什么？"

他打开留声机，摸黑找了好半天的唱片，终于找到了那一张。他知道，一放这张唱片，他会痛苦得要发疯的。但他必须听，听这张温柔而甜蜜的唱片，他俩曾在这音乐声中整个身心地热烈地作过爱。她现在的形象还像那次一样，当然，每逢想起她，她都是这个样子。

音乐放完了，唱片停止了旋转。扬声器里传出了丝丝余声。卢米尔意识到，这最后的损失是多么地大啊！丽达，这是唯一渴望与我生个孩子的女人。也许孩子能出世，那也有如一个遗腹子。

重新播放了一遍唱片，在他合上的眼睛里展开了他们共同生活的画卷。它是那样地短，只比这支歌儿长一点点，以突如其来的中断而结束，就像通常有些歌曲那样。

扬声器里又传出了丝丝余声，他没有抬起头来。电唱机传出的丝丝余声与打在柏油路上的雨声和在一起，犹如母亲坐在摇篮边安抚孩儿的悄声细语，慢慢地、甜美地安静下来了。他细心领悟着这个带着某种忧伤的轻松的声音，他平静地，怀着一种无能为力的感激聆听着这声音。突然，他听到自远而近的脚步声。

他抬起了头，心情紧张地静听着。脚步声突然听不见了，仿佛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幻影。可后来又重新响了起来，胆怯而畏缩，越来越近。他屏住了呼吸，这不是做梦。他站起身来，打开天花板下的大灯，走到窗口边，把窗户开得大大的。

屋前湿淋淋的柏油地微微闪光，敞开的窗户像灯塔一样照耀着黑夜。这熟悉的脚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跟前。

她已经再也不会迷路了。

译后记

《情与火》是一部反映捷克斯洛伐克当代现实生活的小说。小说作者斯韦达1949年出生，先后毕业于中等化工专业学校和布拉格电影学院，22岁便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和诗歌，他的主要作品有《祸事》、《两千个光年》和《情与火》等，还写过电影及电视剧本，是捷克作家的后起之秀。

青年作家斯韦达与他的同代人一样，没有经受过战争的洗礼，是“压根儿不知道轰炸时的化学变化是怎么回事”的一代新人。他们走向生活，比起他们的父辈来要现成得多，许多东西得来要容易得多，但他们的人生航程并非风平浪静，仍充满着恶浪与暗礁、困惑与险阻、以至前所未有的矛盾与冲突。青年人要在这远为复杂得多的新情况面前抉择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处理爱情与事业、友谊与工作，考虑物质生活与道德价值，认识社会与规范自我。

作者单刀直入地从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直接接触了这些问题。小说一开始便展示了主人公卢米尔等待同居8年、当过模特儿的美丽的未婚妻朱扎娜回心转意归来的焦虑情景，接着步步深入，通过描写卢米尔离乡背井到砖厂工作，以工厂生产问题为背景，实际上解剖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反映了人的危机，最后终于勇敢地揭露和批判了捷克社会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寄生虫生活、腐化堕落以及贪污受贿、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以暴露黑暗面来反衬光明。

小说结构紧凑，情节真实具体生动，在捷克作家第3次代表大会上被评为“近年来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反对派的作家也说它是“少有的”一部作品，捷克斯洛伐克各界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这部小说。尽管小说揭露的矛盾不够深刻、语言的功夫不够深，还是颇值得一读的。

译者 1989年5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情与火
作者＝（捷｝伊·斯韦达著
页数＝５２５
ＳＳ号＝１１４１５５３３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０６月第１版